武俠世界



第31年

41

$10.00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乃是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魔障江湖」，本故事描述一個只懂得三脚貓功夫的青年登連雲闖蕩江湖，向成名的黑白兩道高手挑戰，從打鬥中活學活用，將他人的武功招式接受過來，以其招式還治其人之身，百發百中，從而獲得「血路使」之稱，最後決定向「四靈」下手，而獲得武林至尊的稱號，但他仍不滿足，決要與師兄居淡寧較量武功，幸得師父廣智和尚的啓發，茅塞頓開，決心和師兄聯手，剷除邪惡組織歡喜堂……本故事情節時起時伏，扣人心弦，結局更是出人意料，道出了危機重重的江湖中，你虞我詐，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面貌。

*　　*　　*

東門白先生所著「狐步歲月」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故事內容新穎奇特，妙不可言，喜讀東門白先生佳作的朋友，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馬騰先生新作「霸王樓」，請各讀者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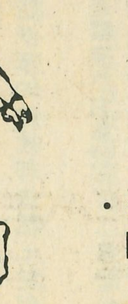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第31年
第41期
（總號 15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魔障江湖



活學活用　敵人喪膽

旭日初升，光芒有若金蛇鑽動。

金光照在寸草不生的惡鬥峯上，亂石崩雲，寒氣未退，一片肅煞的景象。

金光更把兩個人影拉得很長。

左邊是一個穿着淡綠長袍的人。

那人態度從容，氣定神閑，他年紀不大，看來只是剛步入中年，手中卻持着一條棘杖。

右邊卻是另一人。

那人身穿棗紅長袍，臉容深沉詭秘，看他太陽穴鼓脹，定是內家高手。

這人年紀也不大，卻給人一臉滄桑的感覺。

他手持長劍。

一陣微風吹過，吹動兩人的長袍。

那持長劍的，便要抽劍出鞘。

「連雲，何必這麼心急？」那穿淡綠衣衫的人，仍然從容地道。

「我目的是來與你決一死戰。」那穿棗紅衣衫的人，臉容仍然繃緊。

「決一死戰？連雲兄太看得起在下了！」

「不，我是決心如此！」

這姓登名叫連雲的人，一字一字的吐出來，字字清晰，看來卻是表示他下了重大的決心。

他便要抽劍出鞘。

那淡綠衣衫的人，不單沒有激動，反而在這個時候，放下了手中棘杖，坐在一些碎石上。

姓登的有點愕然，道：「難道你……居淡寧……」

姓居的盤膝而坐，微笑道：「咱們兄弟一年一度的相聚，何必說成決一死戰？」

「事實是如此！」

「連雲兄，今次來一次例外，可否？」

「什麼例外？」

「咱們早年立過的例，我一定要奉陪，不過，咱們在較量之前，你何不說說這年來，你在江湖揚名立萬……」

「淡寧兄，難得你在山居之中，仍然有此雅興，看來你仍然有凡心！」

「我當然有凡心，我只是個凡人呀！」

這自稱凡人的，便是隱居在這惡鬥峯上的居淡寧，這人人如其名，一向自持淡逸安寧。

而那登連雲，卻日夕在江湖之中，到處闖關破敵，他心中只有一個目的：名動江湖！

兩人性格不單是不同，而是對立。

而兩人的關係也極其複雜。

登連雲本也有意坐下，細說一下這年來在江湖的風風雨雨，可是，他看着居淡寧臉上的閒逸，竟覺得那是一種諷刺。

他仍然站着，抽劍。

登連雲道：「不，淡寧兄，咱們先來百招，假若我在百招之內，仍未能與你分出勝負，那麼……」

「那麼，我們便要好好談一談？」

「好！」

他的劍已抽出鞘。

旭日的金光映照在他長劍之上，彷彿鍍上了黃金。

居淡寧居然還坐着。

登連雲已是一劍遞出。

一劍八式，刺向居淡寧的要害處。

居淡寧提起棘杖，從容的護着全身，一連八式，化解了來勢，然後是一杖壓着登連雲的劍。

登連雲只覺有千斤力量，從杖中傳來。

他要甩手，劍卻被棘杖所黏着。

登連雲運起內勁，從劍鍔處一直到劍尖，金色的劍身冒起了騰騰的熱氣……

而居淡寧的棘杖卻依然，黏劍如故。

登連雲突然右掌遞出。

那是光明正大的一掌，而居淡寧也同樣以左掌，迎向登連雲的左掌。

兩掌慢慢的迎着。

兩掌距離相當遠，但兩人都可以感覺到一股難以言喻的力量，自掌心而出。

登連雲前額已冒煙。

居淡寧仍然有一股淡逸安寧之態。

突然，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飛鳥，從上衝下。

在雙掌迎接中的空間墮下。

那鳥竟無端的羽翼紛飛，斃在這無形的激流之中。

居淡寧輕聲道：「好掌力！」

登連雲並沒有出聲，並不是他不想出聲，而是他沒有這分心兼顧的能力。

從這一微小的分別，兩人武功已有分野。

不過，登連雲並不是一個那麼容易言敗的人，雖然他是心知肚明的。

兩人杖劍相連。

雙掌迎對，彷彿成爲了亂石堆中兩塊石頭。

登連雲額前的輕煙，已從灰白色中，漸轉爲胭紅，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現象。

他心念電轉。

把劍一推，向居淡寧的心窩推去。

兩人其實功力相若，雖是說居淡寧略勝半籌，但他仍是悉力以赴。

那黏在他棘杖上的劍，被這一推，無疑是順水推舟般推向居淡寧。

這是居淡寧千萬也料不到的一招。

因爲劍是劍客的性命，有道是劍在人在，劍亡人亡，他承認登連雲是個高手，是個眞正的劍客。

他決不能在這場合中棄劍。

但登連雲居然棄劍，而且把劍作孤注的一擲。

居淡寧唯一護着自己的方法，便是以棘杖格擋長劍的來勢。

而左掌也要同時撤去。

這一撤去，不知是禍是福。

假若登連雲可以在左掌加添上一絲內力，只要一絲，也足以使他左邊身體受創。

居淡寧沒有其他選擇。

他立時以劍一格，同時撤掌。

登連雲左掌微動，幸好他再沒有能力加勁，連一絲的內力也不能再加。

那劍如疾飛的流星，在登連雲的左肩飛過。

一股寒意，在他肩上擦過。

那劍直飛，在一塊突起的石上停了下來。

堅硬的花崗石，被劍硬生生的插入。

而登連雲整個人也向半空飛起。

他這一飛起，半是自己發力，半是身不由己。

人在半空，他迅速撲身，便像是一隻大鵬般飛撲向那劍去。

劍從石中拔出，鏗然有聲。

居淡寧拍手道：「好功力！」

登連雲把劍抽出，入鞘。

他笑着，是一臉無奈的苦笑，道：「淡寧兄，我實在佩服！」

「佩服什麼？我也是一額冷汗！」

他額上並沒有冷汗，但他仍然以右手拭額。

登連雲道：「不過，我仍不服！」

居淡寧已回復那安寧淡逸的姿勢，又坐在遠處一塊較爲平滑的石上。

他從容道：「咱們已決鬥了一半，何不暫作休息，來……說說你近年在江湖的盛事！」

登連雲力持從容，不過，他的從容是裝出來的，其實他的胸口仍然起伏着。

他也坐下，暗裏運氣調息。

居淡寧也沒有打擾他。

這時，天上金光已經作萬朵紅霞。

登連雲道：「今年，我完成了四件事！」

「四件事？去年你對我說過，你十大心願，已完成了六件，今年再完成四件，那麼你的心願，總算是大功告成了吧！可喜可賀！」

登連雲道：「不，原來我心中，一直是有十一大心願！」

「十一大心願？」

「是的！」

居淡寧道：「我不理會你三心兩意，又多一大心願，不過，你先告訴我，是完成那四件事！」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

「聽說『人中四靈』，已不在人間！」

「人中四靈……」

居淡寧嘆道：「果然是你所爲！」

登連雲道：「這四人所謂人中四靈，其實是四個邪靈，殺之也可對天地！」

登連雲的話並沒有委曲事實，江湖中久存的「人中四靈」，自恃武功過人，奇行乖悖，很多時候，爲達他們一己之慾望，而傷及很多無辜的人。

居淡寧道：「快說來聽聽，好解我山中寂寞！」

登連雲道：「你居然會說山中寂寞！」

「快說，否則，你要我再與你一比試，便要推往下一年去了！」

登連雲道：「不，千萬不能，我說過我的十一大心願，最後一個心願，非你不可！」

居淡寧並沒有理會他什麼十一大心願，他只希望這位武術已到顛峯境界的師弟，如何殺了「人中四靈」。

＊　＊　＊

登連雲自小，已是一個心比天高的人。

他胸懷大志，要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可惜，他出身並不好。

出生不久，父母在連場的天災人禍中喪命，而他被遺棄在少室山下。

而幸好他命中並不孤獨，在他被遺棄之後不久，竟然又再有一個孩子被人遺棄。

兩個襁褓中的棄嬰，只能狂哭。

兩人不知哭了多久，又睡了多久，終於被一個少林寺的僧人，大發慈悲之心，抱了兩個棄嬰上少林寺。

而這兩人，其中一個是登連雲，另一個是居淡寧，兩人在少林寺中長大，並收托在廣智門下。

當時的廣智和尚，也只是少林寺中一個普通僧人，懂一些平凡的少林武功，但大多時候，廣智要幹很多粗活，因此兩個嬰兒能跟着他長大，已算是奇蹟。

廣智對兩人愛護有加，並且授以武功，當然，這些武功，都是極爲平凡。

五十歲那年，廣智和尚因病而半身癱瘓，不能再幹粗活，因而調入藏經閣。

兩個小和尚也只好跟着他。

其實，當時的登連雲與居淡寧並非眞正的小和尚，他們只是剃光了頭，服侍廣智和尚。

廣智和尚本來只是一個慈悲爲懷的粗人，只看懂一些粗淺文字，但想不到調入了藏經閣之後，心竅頓開，竟然埋首佛經經書之中。

而當時的居淡寧與登連雲只有十五歲，兩人所顯露的性格已大有不同。

兩人都好武，但居淡寧一向生性平和，在好武的性格中，也帶有好文的傾向。

這點最令廣智和尚欣賞。

而登連雲生來偏激，而他只好武。

廣智和尚在武功方面，授他不多，而他也看到二人，在武學的範疇下，應該是有所成的。

本來，在少林寺中，要學武功，正如在城隍廟求簽一般，輕而易舉。

可是，廣智知道，自己出身並非什麼大和尚，既無文材，也無武略，推薦兩個孤兒給上面的達摩堂，並不一定得到接納，就算接納，兩人也要眞正的當起和尚來，才有機會學到眞正的武功！

然而，廣智並不想這兩個棄嬰當和尚。

他反而希望兩人開枝散葉，因此，他決定叫兩人離開少林寺，自闖天下。

對於登連雲來說，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居淡寧却是無可無不可。

但結果兩人都下了少室山，離開少林寺。

自此之後，登連雲便立下心願，要在武林之中，做一番出人頭地的事業。

居淡寧却不同，他在江湖闖蕩，只存濟世爲懷之心，但天下悲哀事是何其多，以個人的力量，做到不多，很多時候，反而使自己陷於一種悲哀無奈的境地。

因此，居淡寧後來隱居在惡鬥峯，不再在江湖行走，而很多時候，也回到少林寺中，探望廣智師傅。

不過，在這十年之中，兩人生活不同，但有一樣却是一樣——兩人武功各有各的進境。

登連雲與居淡寧的武功完全不同。

先說居淡寧。

他每隔三數年便回少林寺探望廣智，每一次，兩師徒都大談佛經之道。

廣智因爲半身癱瘓，日夕在藏經閣之中，翻閱那些無人會讀的經書，因此發現了很多不同的武功片斷，因此他每每示之於居淡寧。

居淡寧是一個聰慧過人的人，他每隔三年，得到一些斷簡殘篇，回到惡鬥峯中自我學習，居然被他在無師自通的境地下，卓然成家。

而登連雲却不同。

他的武功來自江湖四海，各家各法。

自他離開了少林寺之後，他一心想拜師學藝，他走遍了五湖四海，希望找到一個世外高人，得以追隨。

可是，師徒緣份，根本是不能強求。

在這些天涯歲月中，他找不到一位能令他折服的師傅，却看到世間很多不平的事。

登連雲好武，而且體內充滿澎湃的熱血，當他看不過眼的時候，他便會挺身而出。

開始的時候，他只是遇到一些普通江湖中人，恃着有幾下三脚貓功夫，便欺凌弱小。

登連雲出手打敗那些江湖無賴。

在出手當中，他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對手有幾下絕招，會打得登連雲頭破血流。

不過，在受這些苦楚之時，他却領略到每一個人的功夫與招式，因此學到對方長處。

後來，他遇到江湖上一些成名人物。

譬如是採花劇盜花龍吟。

此人好色，但武功不錯，登連雲無端的遇到他，見他鬼鬼祟祟的跟着一頂轎而去。

他並不知道那是花龍吟。

他只是看不過眼，光天化日之下，竟動淫心。

花龍吟跟着轎子，登連雲也跟着花龍吟。

轎子進入了一所大宅，而花龍吟也飛身攀牆而入，登連雲當然追隨着。

那花龍吟，膽子眞大，直上那戶豪宅的小姐閨閣，一連點了三個丫頭的穴，便要向那閨女下手。

登連雲現身。

那一場是登連雲一生中，第一次自己認爲是驚天動地的打鬥。

花龍吟本是興緻勃勃，被登連雲破壞了好事，便施展他的「醉花拳」，猛攻登連雲。

那時的登連雲，並沒有正式的功夫，只能見招拆招。

花龍吟連施殺手。

一招「天花亂墜」，他一雙手舞湧翻飛，化成千百隻手，打得登連雲遍體鱗傷。

花龍吟洩了心中憤恨，却並不放過登連雲，再使一招「地湧金蓮」，雙腿連環踢出，使登連雲更難以招架。

登連雲硬生生的接了他十多招。

他皮肉所受的痛苦極大，幸好，這個花龍吟，日夕埋首女色之中，他武功的招式雖好，但內力却並不佳。

登連雲忍受着痛苦，看清楚花龍吟的每一招一式，尤其是那兩招「天花亂墜」與「地湧金蓮」，並在受打的時間中，已好好把握。

當花龍吟以爲自己勝劵在握，疏於防守之際，登連雲便突然發難。

他突然使出花龍吟所使的兩招絕招。

一招是「天花亂墜」。

登連雲舞手翻飛，手影有如撲火燈蛾，一一撲向花龍吟。

花龍吟被這一招，打得亂了陣脚。

他奇怪爲什麼這一招式是那麼熟悉，却不知如何去招架，因爲登連雲內力比他好，以內力貫徹了「天花亂墜」，招式更是咄咄迫人。

花龍吟見了，喘着氣道：「小子，居然學會我的招式來對付我！」

登連雲答道：「你再看這一招又如何？」

另一招當然是「地湧金蓮」！

登連雲雙腿踢出更密更勁，一連八脚，踢得花龍吟不得不從小姐的閨房窗口跳出避過。

那八脚未完，再在那大宅的綠瓦琉璃之上，把花龍吟踢得遍體鱗傷。

那時，當然是驚動了大宅的主人。

主人叫了護院，排成弓箭手，結果是，花龍吟被登連雲踢得半死之後，神智迷糊，便被亂箭射死！

功勞當然是落在登連雲的身上。

他受到大宅主人當再世父母的參拜，金銀當然有奉上，使登連雲大樂。

從這事中，他居然找到在江湖上闖蕩的法則。

第一，他覺得以後不用再費時間去找名師，他只要找些江湖上的成名人物，與他們較量一下，自然便可從中學到一些不傳之秘。

正如這次與花龍吟對敵，雖受皮肉之苦，却學到花家那套「醉花拳」。

當然，他並不是一招一式的學，却是學到最實用的兩招，這兩招是醉花拳之精髓，也是制敵最有效的板斧。

以後的日子，登連雲以自己的聰明頭腦，把「地湧金蓮」一式，加以發揚光大，自己創了一套踢穴之法，使他武功更進一層。

第二，他發覺把成名的江湖人物打倒，竟然是在江湖成名的一條捷徑。

正如他打傷了花龍吟，而花龍吟被亂箭射死，在江湖傳聞結果中，是他打死了劇盜花龍吟，登時，人人也要探知一下登連雲是個甚麼人，在你查我探之下，附近三省的地方，江湖中人都開始認識有登連雲這人。

登連雲自幼孤兒出身，性格偏激，在少林寺時，與居淡寧相處，也沒有甚麼，因爲居淡寧爲人溫和，很多事情，不但沒有和他爭，反而是處處讓他，因此，他對居淡寧並不存惡感。

但他對廣智和尚却有另一番感覺。

他覺得廣智和尚偏心於居淡寧，其實，廣智是個心地善良的和尚，那有甚麼偏袒？不過，他見登連雲太霸道，有時也忍不住幫一下弱者居淡寧。

廣智和尚對居淡寧與登連雲，事實上並沒有多大的分別，不過，登連雲自己心存狹隘之想，因此，他離開廣智和尚之後，誓要成名。

成名的辦法，並不容易，可是，經過戰敗花龍吟這一役，他便確定向江湖成名人物挑戰，是成名的捷徑。

第三，當然是得到金錢上的報酬，那大宅主人，見自己閨女無恙，爲了感激他，便奉上很多金銀，那些銀票，更足夠他使用三年有多。

本來，他想留在那大宅中養傷，後來發覺那位主人，似欲招他爲婿，他才不辭而別。

在這事件之後，登連雲開始實踐他的闖蕩江湖法則，他不斷去挑釁那些成名的江湖人物。

十多年來，他向不同層次的江湖人物挑戰。

後來，一般的江湖人物打得太多，便覺得沒有甚麼刺激，也學不到甚麼新功夫新招式。

不過，他野心開始擴大。

他決定向江湖中十大高手挑戰。

挑戰這十大高手，便是居淡寧問登連雲的所謂十大心願，登連雲毅力過人，也聰穎過人，居然在三年之間，打敗了六個公認的高手。

這六位高手，包括了慕容世家的慕容羽，在這一役中，他被慕容羽的輕功弄得頭昏腦脹，後來，他竟能學懂了慕容世家不傳之秘「凌虛御空」的輕身法。

第二位是「快刀手」洛雁萊，這人一柄大刀，縱橫江湖多年，四招快刀，膾炙人口，而登連雲在幾乎被斬下頭顱的刹那之間，突然用大刀連番反擊，打敗了洛雁萊。

洛雁萊被連登雲一刀貫心，在他還沒有斷氣之前，還頻頻問：「你怎學得我刀法？」

他並沒有得到答案便死去。

這個答案，當然只有登連雲知道，他以身相拚，先讓洛雁萊大刀連砍，在痛苦血濺之時，領略「快刀手」的刀手精要，因而在最危急之時，反敗爲勝。

第三位是暗器高手「花雨流星」蕭湘晚，這人使用暗器已至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可以在地上拾起任何一樣東西，便能當作暗器使用，他有兩項放暗器的絕招手法，一曰「花雨漫乾坤」，另一曰「流星傾天塹」，兩種手法，比用機簧放暗器還要厲害。

登連雲開始的時候，也是被蕭湘晚的暗器射至體無完膚，蕭湘晚更鄙棄地道：「你是我多年來在江湖所遇見的最佳人靶。」

這話是好大侮辱。

登連雲當然是恨之入骨。

可是暗器的手法，却無法在施放時學得，因此，在這個場合中，登連雲用了卑鄙的手法。

他先用迷魂藥弄暈了他，從他身上偸了那兩本「花雨漫乾坤」與「流星傾天塹」秘本，加以練習。

登連雲在兩日之內，把握了發射暗器的最佳手法，在第三日，蕭湘晚醒過來之時，便以暗器襲擊他。

蕭湘晚被襲個措手不及，左右太陽穴都中了兩顆飛蝗石，他大爲震驚，震驚自己竟然不能閃開，更震驚的是，登連雲的放暗器手法，與自己同出一家。

當蕭湘晚一摸懷內，發現不見了兩本秘本，便知是登連雲所爲。

他怒極。

然而，他的頭顱更痛如刀插火燒。

登連雲輕聲的道：「蕭兄，你知致命的地方在那裏？」

蕭湘晚搖頭。

登連雲道：「你太自負。」

蕭湘晚並不明白，不過，他沒有得到解釋，便要到陰曹地府報到。

這個秘密當然只有登連雲一人知道。

原來蕭湘晚向來自負，身上並不帶任何暗器，因爲只要他要放暗器之時，身邊任何東西都可成他手中的暗器，因此，他的暗器並沒有毒。

而登連雲的兩顆飛蝗石却不同，是塗過劇毒。

自負一向是致命的，可憐的蕭湘晚以暗器名重江湖，也被暗器殺死。

登連雲的手法是卑鄙的，不過，他並沒有心存內疚，這時，他已認爲，要成名，要打敗對手，是要不擇手段，不惜任何代價。

殺了這三位高手之後，登連雲聲名大噪。

然而，他並未滿足，他要向高層次進發。

他終於在大漠之內，找到了「閃手蛇心」風霜雪，此人惡名重江湖，正在大漠之內逃避仇家。

當登連雲一出現，風霜雪便以爲是他衆多仇家之一，他實在有太多的仇家，根本不知究竟那人才是他眞正的仇家。

登連雲並沒有表示，知他外號有「閃手」二字，自然是個出手如電的人物，他決定用從「快刀手」洛雁萊學來的手法對付他。

「閃手蛇心」風霜雪見他刀快，知道自己棋逢敵手，便沉着應戰。

登連雲從「快刀手」洛雁萊身上所學的武功，經過自己的加以改良變化，已獨創了一門「移宮換羽爪掌指」的手法。

無論他使的是爪、是掌、是指，都是快如閃電。

「閃手蛇心」快，他更快。

兩人悉力以赴，不過，登連雲却險些敗下陣來，因爲他忽略了一點，「閃手蛇心」風霜雪，除了有「閃手」之外，還有一個「蛇心」。

一個毒蛇似的心。

他接了登連雲多招之後，知道自己與登連雲之間會有一段時間的惡鬥，而這惡鬥並沒有取勝的把握，因此他詐作敗退。

他一退十里。

登連雲當然是尾隨不捨。

然而風霜雪並不是無目的的退，而是退至一個精心設計的陷阱陣中。

那是一個浮沙陣，實地之中滿舖浮沙，外面根本看不到那是一個個的浮沙池。

他引登連雲入內。

登連雲決心取勝，以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勇往直前。

後來，他被風霜雪兩個虛招，便墮入了一個浮沙池之內，身體漸漸下沉。

「閃手蛇心」在旁邊狂笑，要看看他在浮沙中活活溺死，登連雲也以爲這是自己的末日。

獵犬終於山上喪，他早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不過，他是個永不放棄的人。

當浮沙至頸，他仍不斷動腦筋。

身陷浮沙，還有甚麼法子可想？

「閃手蛇心」風霜雪實在太開心，他一邊狂笑，邊在池邊跳躍。

在跳躍之中，登連雲發現了一點。

他並不是在亂跳，而是每隔一個距離才落下，換句話說，有些地方可以下脚，有些地方不可以。

這時，登連雲已有了一個電轉之念。

他高舉雙手，猛然發勁，力向浮沙池兩邊打去。

登連雲所陷的，是一個沙池，四周仍存實石，這一發力，實石被裂，而浮沙開始自動卸去。

登連雲見浮沙瀉下，心下大喜，當浮沙下至腰間，他已可以發力躍出。

他一躍出，却沒有停下，反身撲向風霜雪，這次的出手，比閃電還要快。

對着這個突如其來的反擊，「閃手蛇心」有點愕然。手脚較慢，一時之間，被登連雲一迫，迫退十步，這十步並不是他估計之內。

想不到十步之後，是另一個浮沙池。

有道是剃人頭者，人亦剃之。

風霜雪便跌入了自己處心積慮所設計的浮沙池中，他拚命掙扎，但下沈更快。

當他整個人陷入了浮沙，只剩下一隻手在上揮動。

登連雲飛身而上，使快刀，把那手砍了下來。

他把血滴盡，然後把那手釘石牆之上，並且在下面寫了「登連雲」三個大字。

後來，風霜雲的仇家趕到，看到那手，便知道是登連雲爲他們殺了仇家。

因而登連雲名字更在江湖沸騰。

爲何人會知那手是風霜雪的「閃手」？

因爲風霜雪的手臂，是紋上了一個閃電與一條蛇的圖案，他所有仇家

都知他有這個標誌。

登連雲從大漠回來，感到的並不是滿足，而是空虛，因爲他要找下一個目標。

要比「閃手蛇心」更厲害的目標，並不易找。

可是，不知是登連雲走了運，還是遇上了霉運，竟然有人要爲「閃手蛇心」報仇。

有膽要爲「閃手蛇心」風霜雪報仇的，當然不是善類，聽說這人的武功極爲厲害，但厲害的程度，只是人云亦云，並沒有人親眼目睹。

有這樣一個高人來找自己，登連雲當然不覺得倒運。

那日，他在五台山道上，遇到一個穿着大紅袈裟的胖和尚，最惹人觸目的，並不是他身上的紅衣，而是他手上所持的一個金砵。

這個金砵金光閃閃，沒有一斤，也有十二兩，如果偷去熔賣，足夠這胖和尚好好的大吃半輩子。

出家人本應過平凡恬淡生活，不應拿着這金砵招搖過市，更氣人的，他竟然向人强乞。

强乞令人討厭之極，但那些五台山進香客，都是膽小怕事之人，大多放下一些錢。

不過，那胖僧大聲叫道：「沒有一兩，不可過去。」

一兩？這和尚倒也高瞻遠矚。

有人悻悻然走過。

只見那胖和尚大紅袈裟一揚，他身沒動，那走過的人突然仆倒在地。

另一個路人又不理會胖和尚，一直走過。

胖和尚嘿笑一聲，仍然是身不動，紅衣一晃，那人又倒地，跌歪了腰骨。

第三個路人仍不信邪。

而這個人正是登連雲。

他一眼也沒有看那胖和尚，便在金砵之前走過。

胖和尚突然坐了起來，他也感覺得，這個在他面前走過的人，並非普通人。

他雙手互納入袖內，衣袂一揚。

登連雲早已有準備，他只感到一陣勁風襲來，猛然要把他推倒在地上。

他穩沉着脚步，定了下來。

和尚嘻笑道：「這位施主，只要一兩銀，也要令出家人失望？」

登連雲回過身來，道：「原來大和尚不想失望，我這個路人也不想失望。」

登連雲一伸手——

手並沒有長，但金砵上的碎金碎銀却似被一股巨大的吸力，一塊一塊的飛進登連雲的掌中。

在旁的人都嘖嘖稱奇。

這紅衣和尚知道遇到了高人。

他却不慍不懼，道：「施主，何必要在這個和尚砵內搶齋吃。」

他已雙手遞出，然後迅速合攏，那些金塊竟然又一塊一塊的飛回他的金砵之內。

這些銀兩飛來飛去，煞是好看，有些人拍手叫好。

其中一個江湖人是認得登連雲的，竟叫道：「登大俠，殺了這攔路劫客的野和尚。」

登連雲回過頭來，看看是誰招呼自己。

那人並不是認識的朋友，登連雲回過頭來。

那和尚突然緊張地道：「登大俠，你姓登？」

「那有甚麼稀奇？」

「登連雲？」

「是又如何？」

登連雲話未說完，那和尚已衣袂獵獵的站了起來，並且飛身撲向登連雲。

這和尚實在厲害。

本有三四十人圍觀，但當他站起飛身撲上的當兒，那股勁風已把這三四十人推開，衆人只覺心中煩悶，不用說也各自走開。

撲向登連雲的勁風更是厲害。

他有一股山雨欲來的感覺，這感覺足以使人身心不安，而勁風又立時加强。

登連雲也有想嘔吐的感覺，他連忙用雙掌遞出。

胖和尚已撲下，雙掌正壓着登連雲的雙掌，而人却在半空倒立着。

力量更如排山倒海而至。

登連雲只覺雙腿下陷，這一帶的山路，都是用碎石砌成，那和尚竟然可以迫登連雲雙腿陷入石中，可想而知，這和尚的外功與內功，都是不同凡响。

和尚見他不倒，又再運勁，可惜他人在半空，不能再加甚麼强勁，登連雲眼看自己雙腿陷入石中，假若和尚再發另一些攻勢，無疑是自陷於一個枷鎖之內。

他猛然雙拳一舉，要甩開這和尚。

這和尚身體本已有三百斤，加上他運下的强勁，少說也有千斤，當然並不是這麼容易甩開。

和尚見他甩不開，心下暗笑。

登連雲並不氣餒，手脚也沒有慢下來，但突然一個挫身，矮了半截。

和尚身體突然下降，重心稍失。

登連雲已把勁力向下移，雙腿一動，本是下陷在石中的雙腿，竟然發出了强大的勁力，迫使石塊裂開。

雙腿既然不陷石中，他便猛然一推。

經此一變，和尚中心更爲不穩，登連雲乘此難得的機會，便抓着他向橫擲去。

和尚被擲上了半空。

人像一個大紅風車，在半空中轉動。

大和尚被登連雲拋上半天，心下凜然，轉了兩轉，在二十丈處落了下來，叫道：「怪不得風霜雪也會栽倒在你的手下。」

他雖然口中說話，但並沒有停止攻勢，只見他一個飄身，落在金砵之前，右腿勾出，金砵已上了半空。

金砵狂轉，向登連雲頭上降下。

金光耀目，而且發出「嗚嗚」聲响，的確是一件駭人的兇器。

登連雲一拳向上打出。

這一拳已運了八成功力，有碎碑裂石的力量，但那金砵却知厲害似的，一個兜轉，已避開了那拳，轉向登連雲腦後而去。

和尚雖在十丈之外，只見他雙手揮動，竟然可以用內勁控制着這金砵的旋轉。

金砵已靜了下來。

然而，登連雲仍然感到後腦勁風已至，人未回首，後脚倒抽，把那旋轉的金砵踢了開去。

大和尚飛身，接回金砵。

登連雲見這和尚竟似有法力的控制金砵，而且似是有爲而來，並提過風霜雨，便叫道：「我登連雲不殺無名之輩。」

「俺是『金砵緇衣』懾魄和尚。」

「原來是個山東和尚——你是風霜雪的何人？」

「俺是他早年的師兄。」

「那你要爲他報仇了？」

「他的手果是你砍了下來？」

「其實他外號閃手蛇心，我應該挖了他的心才是。」

懾魄和尚大怒，金砵又再飛出。

「嗚嗚」之聲更盛，似是招魂的聲音。

登連雲已知金砵厲害，但他最希望知道的是那和尚如何可以用內勁控制金砵，於是，他詐作害怕，左閃右避，目的是看他如何運勁。

只見那懾魄和尚雙掌輪流遞出，口中似是唸唸有詞，而那金砵旋轉速度更急。

登連雲仍然左閃右避，漸漸，他已知道，和尚除了內力控砵之外，還用心意控制。

登連雲立時明白，要破這金砵功力，最重要還是擾亂他的心神，突然，他狂喝一聲。

這一喝足以使人吃了一驚。

懾魄和尚定力雖佳，但對這有如旱天雷的聲响，也悚然一驚，這一驚，金砵突然少了一道力量。

登連雲飛身一上。

脚向上鈎，這一鈎足有十成功力。

金砵立時變了形。

黃金雖是亘古不變的貴價金屬，却並不硬，一脚踢去，再不是圓形。

登連雲道：「大和尚，你的外號要改一下，就叫『破砵緇衣』。」

懾魄和尚大怒，急忙收回那金砵。

自他出道江湖以來，敗在他金砵之下，已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那些被他打敗的人，大多連金砵也沒有摸過，便魂歸地府，那會有人把金砵也打歪了？

「看我緇衣。」

和尚已脫了大紅袈裟！

原來他的外號「金砵緇衣」，並不是單以金砵名聞於世，他那大紅袈裟也是厲害武器之一。

登連雲本來想快手快脚打敗這名動江湖的和尚，可是見他「緇衣」在手，又起了偷師之念。

一件袈裟，如何作武器？

和尚躍起，整件大紅袈裟從天而降。

「和尚，你的爛袈裟有沒有洗過！」

「看我這一招『覆天蓋地』！」

果然是厲害的一招。

登連雲道：「你覆天蓋地，我是開天闢地！」

他一指擎天！

好一招混合了「一陽指」「大力金剛指」與「菩薩蠻指」的「開天闢地」。

袈裟蓋下，並不是軟若棉花，而是硬如鐵板，登連雲的一指，只能暫時把袈裟支開。

和尚已標竄上前，雙拳兩腿，已然使出。

登連雲只能見招拆招，而紅袈裟又蓋住。

原來這和尚利用這大紅袈裟，擾亂敵人，而再進行一連串的拳脚急攻。

很多人顧得了袈裟覆蓋而來，却也顧不得和尚的厲害拳脚，便仆死在緇衣之下。

登連雲已看穿了大和尚的武功精要之道，但也佩服他的能耐，竟能把一件軟薄衣衫與那重重的金砵，控制自如的混爲一體！

和尚見登連雲仍然進退有度，心下更爲發狠。

高手過招，最忌是亂了方寸。

登連雲突然一招快手！

和尚愕然，道：「好熟悉的招數！」

登連雲道：「我打敗一人，便學到一人絕招！」

「是閃手蛇心的快手？」

「看看及不及你的師弟！」

快手又出，閃手已快，登連雲更快，那和尚根本看不清他如何的出招，如何使他心窩狂挫！

他只感到一陣疼痛，全身似要裂開似的。

他倒下。

登連雲看着他，只見那和尚雙目不閉，而整個人也洩氣似的躺在地上。

和尚有氣無力地道：「你……用……的……是……」

「是閃手蛇心的毒蛇噬心！」

「毒……蛇……噬……」

心字也說不出來了。

登連雲看着他雙眼慢慢的閉了下來，相信他已死得甘心！

登連雲把懾魄和尚的金砵與袈裟一起合葬，幸好他的心腸仍算不壞，在下葬之時，竟然在袈裟夾層之中，又得到一張發黃的羊皮，上面寫着懾魄和尚控砵與緇衣的心法，使他在內功心法之處，更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五個月之後，他又遇到了第六位高人。

這人在江湖上，既非邪派，却從來也沒有做過甚麼有益人生的事。

他是個武痴。

這點與登連雲相比較，倒也有點志趣相投，登連雲其實也是個武痴，只不過他們利用武藝，在江湖上出人頭地，而這個高手却不，他學武也只是爲學武而已，他並不想到江湖出名。

出名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件好事，但事實上，人有了名氣之後，自然會惹出不少新痲煩來。

最簡單的，假若武功出衆，便會惹來像登連雲這類人的挑戰。

不過，登連雲這次並沒有去挑戰這個武痴散尾上人，而是他親自找上門的。

散尾上人早年參經醉心煉丹學仙而皈依三清，可是，後來覺得要在虛無縹緲的所謂「道，非常道」的一大道理中領悟出新道理來，並不容易，因而轉向武學。

散尾這個名號有兩個來由。

第一個是因爲他師傅看見一隻孔雀開屏而收他爲徒。孔雀開屏便是散開尾巴，因此譃稱他爲散尾。

第二個是因爲他有一把披開的長髮，他一向都沒有把它束成高髻或者其他甚麼形狀，只是讓長髮散在背後，人們便稱他爲散尾。

散尾上人的長髮並不是普通的長髮，他內功深厚，突然可把內力傳至髮端，沒有人相信頭髮也有內功，不過，事實上他用他的頭髮，却是殺人不少。

散尾上人找登連雲，當然有他目的。

那日，登連雲經過葫蘆峽。

他未入峽谷之前，心中已有一些預兆。

這葫蘆峽入口非常狹小，但內裏却有兩個大峽谷，從空中望下，就像一個大大的平放葫蘆。

他一入谷口，便看見一個清癯的披髮人。

江湖上奇形怪狀的人極多，登連雲並不以爲意，只是提高了戒心。

那長髮人用冷冷的眼光望着他。

登連雲看他眼神無禮，也反瞪他一眼。

散尾上人道：「看公子步履輕盈，當今江湖之上，並沒有多少個！」

登連雲停了下來，道：「原來是個大行家！」

散尾上人道：「天下輕功紛雜，各家各法，但獨是慕容羽的『凌虛御空』却是獨步天下！」

慕容羽的「凌虛御空」？登連雲在這年來的修練，的確練就了慕容羽的「凌虛御空」，想不到一眼便被這散尾道人看穿！

登連雲道：「慕容世家輕功獨步天下？」

「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慕容羽死於登連雲手下，」他頓了一頓，問道：「請問閣下是否慕容世家的人？」

登連雲搖搖了頭。

散尾上人道：「那麼便奇怪了，『凌虛御空』是不傳外姓的輕功，你怎會學得？」

「那很簡單！」

散尾上人臉露疑惑。

登連雲道：「因爲我便是殺死慕容羽的人！」

散尾上人「呀呀」的叫了幾聲。

「你不是慕容世家的人？」

散尾上人的一頭長髮似有異動，道：「你便是登連雲？聽說是大言不慚，要打盡天下高手的登連雲！」

「那是江湖上太誇獎我的傳言！」

散尾上人登時站了起來。「那麼你眞是登連雲了！」

登連雲的頭剛剛點下，那散尾上人已然飛身而上，他那一頭長髮，在空中散開，果然像一頭開屏的孔雀。

登連雲看着他一頭的散髮，也立時知道，這便是江湖上著名的武痴散尾上人。

登連雲道：「散尾上人，你找我爲慕容家報仇？」

他沒有回答，人如飛鵬急下。

整個髮網傾覆而蓋。

好一招「髮網難逃」！

登連雲當然不敢陷進網中，他一挫身，以慕容羽的「凌虛御空」中的「倒行逆」法，向後急退，一退十丈。

散尾上人的髮網並不是一張死網，而是一張有生命的網，再度飛前，猛罩登連雲。

登連雲再退，却見避無可避，他雙掌發功，那種巨大的力量竟然能將散尾上人的髮網翻起。

髮絲是柔軟之物，能練至成網，已是天下難事，而登連雲可從髮罩之下，以掌發功，力拒髮網，實在是難中之難事！

散尾上人突然躍開，道：「你找到金砵緇衣的秘密？」

「金砵緇衣？」

登連雲根本無法把這個散尾上人與金砵緇衣連成一體，因此他只有想出這句反問。

散尾上人道：「你不用再裝模作樣

，我這髮網的覆蓋力量，從未有人破過，除了……」

他似乎不忍心說下去。

登連雲接口道：「除了金砵緇衣？」

「不，他！他破不了我！」

「他那遙控緇衣的功力，足可以把你髮網翻起！」

「果然，果然，你得了金砵緇衣的心法！」

「那又如何？」

「那便是與我爲敵！」

登連雲實在不明白。

散尾上人却不再與他說，手指箕張，散髮飛起，又再攻來。

登連雲只好嚴陣以待。

只見散尾上人指掌倏忽的變化，向登連雲攻來，來勢極快，比起他當日遇到的快刀法，不遑多讓。

登連雲當然不能示人以弱，也以快手對付快手，但最難應付的，却是那一束頭髮。

登連雲一個旋身，雙腿向上踢。

這是採花賊花龍吟的「地湧金蓮」的招式，這招本身已是厲害，加上登連雲而今的功力，以及各家各派武學上的配合貫通，這雙腿的踢出，比花龍吟不知高了多少倍。

散尾上人也知厲害。

閃身橫掠，以髮尾捺向登連雲的腿脛。

就只是那髮尾，已使登連雲痛入心脾！

他翻了兩個觔斗，忍不住痛楚，往後掠出十丈。

而散尾上人得勢不饒人。

登連雲叫道：「我實在不明白，我爲何與你爲敵！」

「力控緇衣是天下唯一可破我髮網之法，本來，我潛心苦練五載，一心要以髮網破緇衣，而且已經有了成就，你却殺了他……」

「那你便怪罪於我？」

「這個當然！」

登連雲幾乎笑了出來，天下間尋仇報仇者，都大有理由，但是以此爲理由，確實荒謬。

散尾上人道：「你既學得『金砵緇衣』之秘，那你便要以遙控緇衣之功，與我髮網鬥！」

登連雲已再沒有回話的時間。

散尾上人的長髮已至，這次並非以網相覆，而是以一束頭髮攻來，虎虎生風。

登連雲心中想，遙控緇衣之法，既能破過散尾上人的長髮功，何不又再多破一次？」

他運起勁力，一掌接着一掌的，隔空擋着散尾上人的一束頭髮。

兩人雖然沒有直接碰着，但掌功與髮功在半空相遇，無形的力量，爆出震耳欲聾的聲响。

束髮狂攻，然而久攻不下，散尾上人頭髮又再度散開，這次却似「毒蛇吐信」！

一小束的頭髮好像無數的毒蛇舌尖，向登連雲飛射而來。

登連雲連躱了七步，第八步却已中了一下。

髮絲雖靭，但沒有甚麼力量，但在散尾上人的控制之下，竟似尖錐。

而且並不是胡亂吐出，而是混亂之中，仍有準繩，其中一束竟刺中了登連雲額上的「神庭」穴。

他感到一陣暈眩。

散尾上人知道自己已佔上風，倒頭再上，所有頭髮成無數倒刺似的飛射向登連雲。

登連雲在勁風之中，感到寒意侵入，立時定了神，雙掌高擧，好一招「沿門托砵」，再一招「袈裟禮佛」，把「金砵緇衣」中兩大招式同時使了出來。

散尾上人也早有防備，髮束又攻。

髮仍是軟弱如游絲，在登連雲眼前幻變，一時是髮如絲網，一時是髮如雨下。

本已有點暈眩的登連雲更是如墜黑髮迷宮。

不過，他並沒有墜進去，他猛吸一口氣，好來一個「一飛冲天」！

人如疾矢離弓，高高的飛上半空。

登連雲落下，只見散尾上人已把一頭頭髮散開，好一招「孔雀開屏」！

這一招是散尾上人得意之作。

也是他深思熟慮，用來破「金砵緇衣」懾魄和尚的一招，想不到而今對付登連雲也用得着！

登連雲下降極速，而他的腦筋也轉得越快！

從上望下，才知散尾上人一頭濃密的長髮上，竟有半個禿頭，只有從上下望才會知道。

中間是分明的牛山濯濯。

登連雲向下，猛力下墜，一個翻飛，脚已在上，雙指擊出。

擊向散尾上人的禿頂之上。

那禿頂正是「百會」穴。

不只是人身上的大穴，而且是散尾上人的死門。

登連雲雙指擊下，以爲只會使散尾上人暫時失去了控髮的能力，那知，雙指有如插下豆腐，直入了他的腦袋！

一時之間，散尾上人有如一堆爛泥的躺下。

不要說頭髮，而是他全身已乏力！

「你……怎……知……」

登連雲看看自己染滿血漿與腦漿的手指，問道：「我知甚麼？」

「你怎知我死門在百會穴？」

登連雲當然不知，不過，他十分聰明，便以攻心爲上的道：「你以頭髮名震於世，沒有人敢攻你的頭，但我不同，我明白外表堅强的東西，其實

甚爲荏弱！」

「我不服！」

正如金剛石無堅不摧，卻不堪被人一擲！」

「這個道理……我明白！」

「你明白最好！」

「可惜太遲！」

散尾上人知道得實在太遲，因爲他最荏弱的死門「百會穴」，已被登連雲擊破。

這次的勝利，畢竟是帶有僥倖的成份。

他呆呆看着俯伏在地上的散尾上人，他的頭髮仍然散開，却正成了孔雀開屏。

登連雲看着，看着，突然感到一陣悲哀。

甚麼日子會輪到自己如此？

甚麼時候會死在別人的手下？

他不知道，他不敢再想下去。

*　　*　　*

登連雲在這三數年間，殺了六位高手，震動了江湖，無論是黑白道的人，對登連雲也產生了極大的戒心。

其實，年輕人闖蕩江湖，專向名家挑戰，而博得成名，並不是甚麼新鮮的事物，每一天都在發生，最令人們驚震的，是時間的短促，與被挑戰者的盛名有關。

是的，登連雲是成名了，不過，他是非常寂寞的，沒有人敢與他交往。

偶爾一些江湖豪客，在不認識他時，倒也與他杯酒暢談，但一知他是名震江湖的「血路使」登連雲，便悄悄地各自散去。

有些人是害怕他的武功。

另外一些人却鄙棄他的爲人，說他爲了名氣，不惜殺任何人，在這些訛傳之下，登連雲漸漸已成爲魔頭，因此又有人在背後稱他爲「血魔頭」。

登連雲爲了這事，心下耿耿不安。

他想過回少林寺，而且也來到少室山下，可是，少林寺上傳來的鐘聲，一派正氣凜然，使他不敢再踏足上去，免致再遭那些和尚的歧視。

他想過居淡寧。

想當初他與居淡寧分開，目的是要顯些顏色，他對居淡寧有偏見，雖然居淡寧並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一類人，但偏見總是偏見，是無法糾正的。

本來，回去見居淡寧應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可是，他殺的六大高手中，似乎除了「快刀手」洛雁萊是較爲偏邪之外，其餘五位，雖不是江湖上甚麼人物，但並不犯了甚麼滔天大罪的人。

他們的死，其實只是他們武功高强，而稍有名望。

登連雲實在有點後悔。

後悔却是無用，也無補於事，不過，他還年輕，而且有極大的理想，他未能像居淡寧那樣過着隱者的生活。

他知道他自己的江湖生涯仍然要繼續下去。

不過，他要改變一下方針。

他要在江湖上殺出一條更大的血路，然而，爲他流血的人，不再是稍有名望的人。

而是極有名望。還是要臭名昭彰。

最重要一點，武功高强，高强至一般人認爲高不可攀的人。

這目標實在訂得太高。

如果沒有這個目標，登連雲是無法把自己外號「血魔頭」三字抹去。

他仍然是個「血路使」，不過血並不是任意流，而是用來眞眞正正剷除江湖惡魔。

從正入邪，並不是難事，但從邪入正，並非易事。

他安靜了一年，有人開始傳他突然受襲，而半生不死，要退出江湖。

其實他並不是。

他退隱一年，原因是一時之間仍沒有找到要對付的目標，另一個原因，是他把過去對付的高手中，所學的武藝，例如慕容羽的輕功「凌空御空」，洛雁萊的「快刀」，蕭湘晚的暗器手法「花雨流星」，「閃手蛇心」風霜雪的快速與狠毒，懾魄和尚的「金砵緇衣」心法，還有散尾上人那一頭鐵髮的功力……他要把這些武功加以運用，經過一年的融會貫通，他的武功又上了一層樓。

「血路使」登連雲又再在江湖出現。

他的出現，又再引起江湖震撼，因爲他搗破了在江湖一帶的「歡喜堂」。

「歡喜堂」是一個淫邪的幫會，在江湖一帶，他們幾乎包辦了所有淫邪之生意。

從販賣童男聖女，到開賭坊、包私娼、煙館……凡是邪惡的勾當，幾乎都在「歡喜堂」的手上。

「歡喜堂」勢力越來越大。

不過，最奇怪的事，「歡喜堂」雖是如此龐大的幫會，但却沒有堂而皇之的幫會首領，或者堂主的出現。

這一個嚴密的幫會，每個人都只是向上面負責，却從來不知道上面是甚麼人。

也許這是「歡喜堂」首腦的聰明。

他們只要利，不要名。

然而，紙是包不住火，江湖上已有沸騰的傳聞，這個「歡喜堂」是由「四靈」在幕後支撑的。

所謂「四靈」便是龍鳳龜麟！

*　　*　　*

「龍鳳龜麟」是當今江湖上的四大武術名家，他們不單是家勢顯赫，武功超羣，而且也是富可敵國！

其實，對於一些家族來說，家勢顯赫，是他們祖先積下來的，並不是

突然而來的聲名。

武功超羣，也沒有甚麼值得非議的地方，他們的家族子弟，偶遇名師，或者其中一兩人對武功研究有過人之處，因而成爲了武功出衆。

最令人非議與訛傳的，便是他們的財力。

以一個江湖人來說，要過一般的生活並不困難，困難在積聚了大量的財富，而且並不是祖蔭傳下，而是在這一代才露光芒。

有所謂「大富由天，小富由儉」，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不過，「四靈」並非節儉的人，那麼，他們的財富一定是從天而降！

從天而降也有個門路軌跡可尋。

例如是發現了寶藏，發現了金礦銀山，因而成大富，不過，在江湖傳聞中，他們並沒有甚麼寶藏，或者金銀山，他們是做商販買賣。

一般做生意的人，當然也會有暴利，不過，任何貨品如何受歡迎，所賺取的金錢總有一個限制，除非是非法的勾當！

因此，「歡喜堂」便與「四靈」有所關連。

「歡喜堂」所從事的是非法勾當，而且所控制的範圍極廣，南七北六，無處不在，所賺的金錢，眞是無法估計，假若「四靈」是眞的與「歡喜堂」有所關連，那麼，他們的財富便不用懷疑。

然而，「四靈」並不承認，而且據說要「四靈」聯手，剷除這一個極惡的組織。

「四靈」表面是互不相關的四人。

至於他們是否眞的沒有關係，那便不得而知。

所謂「四靈」，便是四人。

第一位姓龍，名創始，這人霸氣十足，極爲好名，因此手下養了一大批食客，人人都向他阿諛奉承，他的「創始攝」，據說是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談何容易，不過，因爲人人都如此說，所以他自己也有些相信。

第二位是鳳舞天，此人獨來獨往，但生活奢華，據說他無論是衣食住行，都極其講完，當你第一次見他，不會以爲他是個武學名家，而是個貴介皇孫公子，他並不是道家中人，却隨身帶着一個拂塵，據說這一個拂塵，也是用金絲猴的長毛所製，價值非凡。

第三位姓龜，這個姓已是十分古怪，名子更怪，曰忍祖，龜忍祖爲人深沉不露，有極其堅毅的性格，一般人對龜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是長壽之物，二是與淫邪有所關連，例如龜奴，便是扯皮條之輩；王八，便是家有出牆紅杏之妻，都是天下男兒認爲最沒有面子的事。

因此，假若有人在龜忍祖面前，露出有對「龜」字有鄙夷之色，他便出手，一出手便是他那套「可忍孰不可忍」的古怪心法，令受創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眞正的此可忍孰不可忍！

第四位是麟翔宙，此人輕功了得，有縮地成寸的本領，日行千里，在他來說，簡直易如反掌，因此，他來去無踪，但却能無時無刻不出現。

他爲人外表平凡，却是個守財奴，家中有數不盡的財富，但仍好小利，甚至看見乞丐砵中的小錢，也想染指，從此可知，他實在是個財奴。

他的武功厲害，據說他自創一套「奇趣大異」功，用極其優美的姿態，極易置人於死地！至於他如何發揮威力，江湖上看過的人並不多！

至於這四人是否「歡喜堂」的幕後人，沒有人知道。

扶弱鋤强　博取俠名

登連雲來到杭州，天色已晚。

但是存心來找「歡喜堂」的碴子，因此，他一來到，便入了平安客棧。

在客棧中，他只用了半兩黃金，便知道了杭州內四大「英雄地」，據說都是「歡喜堂」所主持的。

第一個「英雄地」是一間浴館，名爲「浴龍別館」，蘇杭一帶的人，都喜歡到浴堂洗澡。

有道是上午人包水——往茶樓茶館喝茶，下午是水包人，便是往浴堂洗澡。

「浴龍別館」並不招待普通人，而事實上，普通人也付不起他們的價錢。

登連雲先叫了一輛馬車，馬車當然是富貴豪華，令人一望而知道是名門府邸所用的馬車。

馬車來到了浴龍別館的門前。

兩個小二已奔前來開車門。

門開了，卻透出一陣中人欲嘔的氣味。

那是登連雲，但並不是一向的登連雲，而是衣衫襤褸，臭氣薰天的登連雲。

兩個小二退下。

登連雲已下了馬車，走向別館的大門。

兩個小二立刻上前，正想說話。

登連雲已一手抛下一個布袋，袋裏的十多個金元寶，散佈在地下。

登連雲道：「這些黃金足夠吧！」

兩個小二看着發光的黃金，不知道說甚麼才好。

「還不拾起？」

兩人連忙收拾地上的黃金元寶。

而登連雲也大步入了浴龍別館。

他身上的味道實在難聞。

幾個大漢衝了出來，看見登連雲如此模樣，大叫道：「老兄，這不是你來的地方！」

「那甚麼人才配來？」

他雙手一撥，兩個大漢已被推開

牆邊，口角流血。

另外幾個大漢正想上前干預。

兩個小二已捧着黃金進來。

其中一個大漢正想罵那兩個小二，但他一看黃金，便立刻改變了口風，和顏悅色道：「公子，請！」

「那才像個樣子！」

衆大漢見當家的肯招待這汚穢漢子，當然也同時改變態度。

登連雲道：「這裏那一個浴堂最好？」

「當然是浴龍閣！」

「怎麼設備？」

「花香浴露，美女侍浴！」

「是用木桶盛水？」

「當然，以公子的身嬌肉貴，怎能與一般人同浴？」

這本是奉承的話，但登連雲却道：「木桶盛水，那怎算浴龍？」

「公子只要說出，包你心想事成！」

「我要最大的澡堂，只是我一人沐浴！」

「這個……這個……」

「黃金不多？還有銀票！」他從懷中拿了一大叠銀票，在那大漢眼前一揚。

那大漢是個見錢眼開的人，一看銀票，不用估計，已知那叠銀票的價值。

「好，好，我去準備！」

他轉身吩咐衆人，自己却走向一個大浴堂處。

原來這個浴館，雖是極盡豪華，却也分等級。

一般客人，只招呼在衆人的大池之中，而貴賓身份的，却可以入浴私人浴房。

可是登連雲嫌木桶不能大展身手，要用大池，卻要單人使用。

有道是財可通神，何況只是個小小要求。

小二招呼了登連雲坐着，並奉上香茶。

登連雲道：「我不習慣坐！」

「公子想要甚麼？」

「我習慣半卧！」

小二無奈，合力搬了一張半卧的長椅出來，登連雲大模斯樣的卧下去。

不一會，大堂浴室之內，傳來埋怨之聲。

原來那大漢入內叫那些客人離去，那些都是熟客，無端被趕，當然是心有不甘。

不過，那大漢也說得客氣，但客人仍是怨聲載道。

怨只管怨，他們都離開了。

那大漢出來，恭敬的對登連雲道：「公子爺，可以去大池浴龍了！」

「我要全新的水，冷暖適可！」

「好，照公子爺吩咐！」

這浴館果然是杭州第一浴館，他們工作快捷，不一會，便來請登連雲入浴。

登連雲入了大堂之內。

只見一個大池，已有十多個美女在旁。

池上升着熱氣，看來是非常適合沐浴的了！

登連雲走近池邊，把脚放入池水。

頓時，池水泛黑。

登連雲道：「哎呀，太熱了！」

那大漢道：「既是太熱，那麼多放冷水！」

「不，你看，你們這些水太骯髒了！」

其實，骯髒的並不是水，而是他的脚！

不過，那大漢也懂得生意之道，連忙道：「好，好，池水太髒，換水！」

衆人又七手八脚的換水。

要換一池的水，並不是易事。

不一會，池水又弄好了。

那大漢又再上前，恭敬地道：「公子請！」

登連雲走近池邊，把脚放下，又大叫道：「太冷了，太冷了！」

那大漢眞想發怒，不過，登連雲手快，一張銀票貼在他們口上。

那人一瞥，看到是張五百兩，怒意立時改成笑意。

「好好，加熱水！」

衆人又大汗淋漓的加熱水。

試了一會，大漢又再請登連雲一試。

登連雲把脚快快放下去，道：「勉强可以！」

他整個人連衣服的跳了下去，却又立時聳身上回池邊，大叫道：「脚還可以，身却太熱！」

「那麼，咱們又加冷水！」

「而水也太汚穢了！」

其實那些汚穢是從他身上衣服來的。

到了這個時候，那大漢已知登連雲是來找麻煩的，不過，他老於江湖世故，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大漢道：「公子，不知咱們浴館有甚麼得罪的地方，請公子大人大量……」

「沒有甚麼，我只知道你們這間浴龍別館號稱天下第一，我只是求一次稱心滿意的沐浴而已。」

「公子要求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那大漢不語。

登連雲道：「這裏共有多少人侍浴？」

「你指的是美女？」

「不，所有人，包括你在內！」

大漢一眼看去，道：「一共是三十五人！」

「三十五人，不多！」登連雲從懷裡拿出那叠濕漉漉的銀票，一手揚起。

那些銀票在半空飛起。

登連雲道：「一人一張，不要爭！」

五百兩一張，誰說不要爭？

衆人都撲起，連那爲首的大漢也不例外。

那些溫文的侍浴美女，也都撲向池邊，更有人只眼見銀票，不顧一切，噗通下水。

拾奪了一會，衆人都有了銀票，有些還有兩張，對這位大爺，人人更尊而敬之。

登連雲還沒有開口，大漢道：「換水！」

衆人七手八脚，又換了一次水。

這次的水果然是適中，登連雲才脫了衣服下水。

他浴了一會，又道：「這裡人人對我招呼週到，老兄，我把那些黃金賞給你，也分給衆人一些吧！」

「甚麼黃金？」漢子問。

「我入門時，那袋黃金，足有一萬兩！」

其他的人已在低聲私議。

「我看你還是別一個人獨吞！」

其他的人已圍着那漢子，道：「大家都是爲公子爺服務，既然公子爺叫你分金！你……」

「那有一萬兩？」

其實那裏會有萬兩，假如是一萬兩，又怎能納入懷中，不過，那時，他們都財迷心竅，沒有想得那麼多，只希望多分一些黃金！

大漢道：「根本沒有那麼多！」

「既然沒有那麼多，但肯定一定是有的了！」

大漢啞口無言。

衆人見他沒有說話，更加催促他分金。

登連雲更火上加油道：「我一向揮金如土，却最恨那些獨吞的人！」

衆人更爲動容，紛紛上前圍着那大漢。

天下事最難表白的事情，莫過於貪心，你越是說自己沒有貪心，人們越是不信。

最後，那大漢終於在羣情洶湧之下，把黃金拿了出來，但那有一萬兩這麼多？

人們又再不相信。

在他們理論與爭奪過程中，登連雲已從容的換過了衣服，乘馬車離開。

而那浴龍別館內，終於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毆鬥，爭奪的當然是那些黃金。

結果是一池清潔而溫度適中的水，却被血所染紅。

那些參戰的人，沒有死去，但很多比死還痛苦。

最痛苦的是：他們發現登連雲失了踪跡，而那些黃金與銀票都是假的！

黃金元寶是鍍上金箔的鉛塊。

而銀票却是遇水即化開的廢紙。

一個好大的玩笑！

「歡喜堂」的上上下下，還不知道，這只是整個笑話的開端！

登連雲從浴龍別館出來，已換上了一套非常名貴的衣裳，並且在賬房中拿了一疊眞的銀票。

那時已是月暗星稀的時分。

他覺得肚子有點餓了。

在這個時候，還有甚麼地方可以找點玩的？

有，當然有，不過，看你是否吝嗇那腰間錢。

登連雲來到了「偎翠樓」。

據說以前，杭州最著名的紅樓是「倚紅樓」，但自從「偎翠樓」一開業，倚紅樓的生意便一落千丈。

那是因爲人比人，氣死人。

偎翠樓裏的姑娘，全是天姿國色，而且那些名菜，更是由獨步天下的名廚「獨沽一味」所出品的。

兩種東西，都是被男人視爲最高享受，都做得極爲出色，因此，倚紅樓便在如此情況之下淘汰了。

去弱留强，這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殘酷道理，也是人生必然要面對的現實。

能夠在半年內，便把名重天下的「倚紅樓」打倒，當然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據說「偎翠樓」是「歡喜堂」所開的。

也唯有「歡喜堂」才有這樣的財力與物力，才能開到這間幾乎天下男人都夢想要到的偎翠樓！

剛走近偎翠樓，已有人上前奉承。

「公子爺！」

登連雲用鼻子哼了一聲。

那些人見他如此傲慢無禮，更加巴結奉承，因爲根據他們以往的經驗，越是沒有禮貌，倨傲不凡的人，越是肯在偎翠樓內大洒金錢。

在偎翠樓內的人，都明白只要有錢來散，甚麼烏氣也可以吞下。

「公子爺，先吃點甚麼潤潤喉？」

登連雲已入了偎翠樓。

眼見的是金碧輝煌的佈置，耳邊是極輕柔的絲竹之樂，偎翠樓的確是人間樂土。

一班衣履整齊，口齒伶俐的年輕龜奴已簇擁着登連雲進入一間貴賓房。

茶水遞上，竟有十多種不同香味的茶任君選擇。

登連雲隨手拿起一杯，一口吞下，却又連忙吐出，嚇得衆龜奴猛賠不是。

「公子爺……」

「這是甚麼茶？」

「是杭州著名的雨前龍井！」

「我呸！」

衆龜奴不知自己說錯了甚麼！

「這些呢？」

「有玫瑰紅，雲霧飄香，竹報平安，西施餘香！」

「香，香個屁！」

衆龜奴不敢多言。

登連雲道：「讓我教教你們！」他把幾十種不同香味的茶，倒在一個大杯之內。

然後，慢慢喝着，細意的啜了一口，不一會，才發出了一聲讚嘆之聲：「這才像樣！是天下第一香！」

衆龜奴口呆目瞪。

因爲以他們的弄茶經驗，每種茶葉都有獨特的香味，是不能互相混亂的，假若混亂了，不單把他所有不同的香味在中和中消失，反而帶來苦澀。

可是，在面前這位公子，却把幾十種不同香味的茶，混在一起，却說是泡成天下第一香。

「你們不信？喝一口吧。」

衆龜奴你眼望我眼，一齊斟了一小杯，喝了一口，竟是齊聲讚嘆：「天下第一香。」

「對，天下第一香。」

一個極其溫柔的女子，穿着一件翠綠的衣衫站在門外，又道：「果是天下第一香。」

登連雲再喝一口，却從沒有正眼望那女人。

那女人其實很美，雖然她不是十八、二十的俏佳人，但她那靈慧的目光，實在很少人不會讚嘆。

登連雲却不。

「公子爺。」那翠綠衣衫的女子柔聲道。

登連雲望了那女子一眼，眼中並沒有甚麼神采，好像沒有看見甚麼似的。

「公子爺。」

「你是誰？」登連雲問。

到俱翠樓看見一個翠綠衣衫的女子，還要問是誰，那簡直是有點侮辱。

「公子爺定是從老遠而來。」

「你怎知的？」

「因爲你竟然不懂這便是咱們俱翠樓的主人俱翠娘。」一個龜奴搶着說。

「俱翠娘？」

據說俱翠娘年輕時(其實而今她一點也不老)，也是一個極爲出色的紅粉佳人，不過，她不單是美色迷人，而且頭腦也極爲精明。

她決定不再以自己的色相賺錢，因爲那只能賺到有限的金錢，而決定以別人的色相爲她賺錢。

俱翠樓中姑娘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一齊爲她賺錢，這才是致富之道。

「俱翠娘，聽說你這裏有很多美妙的東西。」

「當然，俱翠樓是應有盡有……」

登連雲道：「我却甚麼也沒有——只有銀票。」

他從懷中把銀票拿了出來，遞與俱翠娘。

俱翠娘接過，不用數也知道超過十萬兩。

有十萬兩銀票在手，她的智慧更是過人，道：「公子大爺，先吃點甚麼？」

「聽說你們有個『獨沽一味』。」

「在下正是——」門外已有一個胖的中年人，踏步進來。

「你懂弄些甚麼好菜？」

對一個名厨來說，這實在並不是一句恭維話。

「獨沽一味」有些不是味兒，但當他一看俱翠娘的眼色，連忙道：「公子爺要吃些甚麼？」

「要淡淡的——不，要有鮮味，不——不要太肥膩，也不得不飽的。」

「獨沽一味」明白，這正是自己表現才華的時候，他道：「那麼來一碟鴨舌。」

「鴨舌？」

「那是十分清淡，也有大大的鮮味，更不含肥膩，吃了下酒，也有點飽。」

「好。」

「獨沽一味」笑了。

「不過，我仍嫌是——這葉稍爲粗一點，我有一個好主意，改爲雀舌，那便是一流。」

「獨沽一味」臉色一變，因爲鴨舌雖是難得，但總有一些存貨，但「雀舌」卻並不是那麼易得，何況在這午夜時分。

「沒有？」登連雲問。

「獨沽一味」連忙道：「有，當然有，俱翠樓有甚麼東西是沒有的。」

俱翠娘道：「那好極了，快去預備。」

「獨沽一味」回身出去。

登連雲道：「對了，爲甚麼你叫獨沽一味？」

獨沽一味回身道：「因爲我是眞眞正正的獨沽一味，天下唯一的獨沽一味。」

這個答案似答未答。

登連雲實在不明白。

獨沽一味才驕傲地道：「因爲我能煮出天下最佳美味，而我是獨沽一味——好菜。」

登連雲道：「我明白了，其實是你每一味菜，都要有一個好字。」

「好，獨沽一味——好。」他得意地走了出去。

俱翠娘道：「他是大言不慚。」

登連雲道：「我喜歡大言不慚的人。」

不一會，「獨沽一味」親自端上一碟熱騰騰的菜上來，他臉有得色。

登連雲一看，微微一皺眉，道：「雀舌？」

「名副其實的雀舌。」

登連雲吃了一口，細嚼一下，半晌才道：「好！」

獨沽一味如釋重負。

「好刀章。」登連雲續道。

獨沽一味臉色又變，問道：「甚麼好刀章？」

登連雲道：「在烹煮上，刀法極爲重要，你把鴨舌用巧妙的花刀，切成雀舌的模樣，在下實在甘心拜服，好，實在好。」

這話表面是恭維，對「獨沽一味」來說，却是一次重大的侮辱。

但獨沽一味只能怒而不能發怒，因爲他的確是用鴨舌改爲雀舌，也的確是利用自己神妙的刀法，把鴨舌切成雀舌的模樣。

登連雲挾了一箸菜，遞與俱翠娘，道：「你也試試。」

俱翠娘吃了一口，味道實在不錯，而且她並沒有發覺那是改裝過的鴨舌。

登連雲道：「唉。」

「公子嘆息甚麼？」俱翠娘問。

「我嘆息的只爲俱翠樓也只是浪得虛名。」

俱翠娘立即道：「公子言重，你還沒有看過俱翠樓最重要的東西。」

「甚麼東西？」

「食重要，色呢？」

「啊，有人道，俱翠姑娘天下重。」

「你聽過？」

「是的，今夜來此，目的也只是證實這一句話，是否虛假。」

「那你拭目以待。」

俱翠娘對衆龜奴道：「你們好好招待公子爺。」

她轉身出去。

獨沽一味仍呆呆的看着那味改裝過的雀舌，他實在不明白，也不甘心。

他問道：「公子爺，你怎麼吃出……」

「很簡單，你的厨房內，根本沒有這麼多雀舌。」

「你怎知？」

「因爲鴨舌是你提議的，而當我提出改爲雀舌，你便有點猶豫，你仍答應了，因此，我未吃其實已可以斷定，那是鴨舌改爲雀舌的冒牌貨。」

獨沽一味聽了，心下大爲佩服。

登連雲道：「其實這雀舌比眞雀舌還好。」

本來已十分失望的獨沽一味，聽了這話，又再添信心，道：「所謂識英雄重英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公子爺，你等一下，我再爲你弄兩味。」

他沒有再徵求登連雲的指示，已走出門外。

衆龜奴見登連雲能折服這一個不可一世的獨沽一味，都覺得大快人心，因爲平時，沒有人敢爲他做的菜多哼一聲，事實上他也是做得極好，不過，人們不服的，只是他不可一世的驕傲不凡的樣子。

不一會，俱翠娘來了。

她的後面有七、八個女子，美若天仙的女子。

登連雲看了，幾乎也爲她們而動心。

一時之間，鶯聲燕語似的，招呼登連雲道：「公子爺。」

她們的確是與別不同的女子。

相信只有俱翠樓才有。

俱翠娘道：「公子爺。」

登連雲幾乎想說個「好」字。

但俱翠娘道：「這些美女，其實只是一些庸脂俗粉。」

一陣絲竹之聲，從外傳來。

接着是一陣煙霧，一個女子從煙霧中出現。

翩若驚鴻的一刹。

那女子翩然來至，竟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

姣美、漂亮，天姿國色，根本不能夠形容這個女人，因爲她實在是不可方物。

連那些龜奴，一向視女子爲貨品的龜奴，對這女子也肅然起敬。

他們幾乎齊聲的道：「翠姑娘。」

「翠姑娘？」登連雲努力定着心神。

「怎麼？」俱翠娘問。

「好，是好極，美也是美極。」

「那麼公子爺是滿意了？」

登連雲眞想點頭。

不過，這時獨沽一味手捧着兩菜一湯進來。

他興高采烈道：「公子爺。」

獨沽一味看着翠姑娘，也立時止住了語言。

登連雲道：「好香。」

獨沽一味把菜放在桌上。

登連雲見了，大拍手掌，叫好道：「這才是好菜，天下第一的好菜。」

你道是甚麼天下美味菜式？

原來是一碟青炒的菜心，蒜香、油香與菜香渾成一體。另一碟是鹹魚，乾煎的鹹魚，那種魚香、鹽香，的確是使人有一種反璞歸眞的感覺。

還有一湯。

湯是冬菇豆芽湯，是天下差不多最粗賤的湯，不過，那種天然的味道，却是令人心折。

「好！」登連雲吃了一口白飯，挾一箸青菜，以及一點鹹魚。

俱翠娘實在不耐煩。

「那麼，我們翠姑娘呢？」

翠姑娘似乎從來沒有這麼受人冷落，雙眉微蹙。

登連雲仍然不看一眼。

俱翠娘問道：「怎麼了？」

「仍有瑕疵。」

「甚麼瑕疵？」俱翠娘幾乎光火。

「這姑娘實在太美。」

「太美也是瑕疵？」

登連雲點了點頭，吃下了一碗白飯。

俱翠娘道：「究竟你來俱翠娘，是找甚麼？」

「找兩樣東西！」

「找到了嗎？」

「找到了，第一樣是獨沽一味的天下美味，另外一樣，也幾乎找到了。」

「你說的是翠姑娘？」

「不，是我——」登連雲挺直了身子，大聲地道：「找龜子。」

眾龜奴愕然。

但偎翠娘沒有。

她是見慣大場面的人，她仍然柔聲道：「你要找龜子，偎翠樓也有。」

她輕輕擊掌。

外面已有十條大漢。

偎翠娘道：「我看在你銀票的份上，就讓這幾位護院的大哥，好好的送你出去。」

十個大漢已閃身來到登連雲的身邊。

登連雲却是好整以暇。

十個大漢氣在心頭，同時出手，有人拉肩，有人拉腿，也有人扯衣。

可是，好個登連雲，却是紋風不動。

幾個龜奴高叫：「揪他出去。」

登連雲突然雙手發勁，雙腿分開，改了一個更爲舒適的坐姿。

然而，那六個最接近的大漢，忽地像遇到了電殛似的，同時狂號，身體不由自主的往外彈去。

這一彈的力度，並非弱小，兩個最不幸的護院，被撞到牆角，起來時是一臉鮮血。

偎翠娘已知勢頭不對。

她要退却。

登連雲手急眼快，一個飛身，攔着她的去路，偎翠娘的身手也快，左右一閃，一個虛晃，已來到門口。

登連雲想不到，這個鴇母竟然也有兩招功夫，他再抓又落空。

他是來找龜子的，當然不能讓那頭頭逃去。

再撲上去，一手擒下，擒到的却是一隻溫馨玉手。

登連雲一望，他抓着的並不是偎翠娘，而是翠姑娘，她面有驚色，但柔聲道：「帶我走。」

登連雲愕然，以爲自己聽錯了。

「帶我走，公子。」

沒有聽錯，的確是翠姑娘說的話，她是要求，懇切的要求，却像一道命令。

一道所有男人都無法抗拒的命令。

登連雲本來想把這間偎翠樓打成一個爛攤子，可是，這突如其來的改變，却使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八個大漢又至。

偎翠娘已離開。

登連雲雙手運勁，一招「漫天風雨」，八個大漢躍開，然後又攻上，登連雲一手拉着翠姑娘，向後面一個窗戶飛去，八人如影隨形。

翠姑娘的要求，出乎登連雲的意外，打亂了他一切的計劃，他本想把這偎翠樓打成爛攤子之後，再往煙館，可是，如今一切計劃都不同了。

他牽着翠姑娘，只有見步行步。

他來到窗口。

一陣勁風來自不同方向，登連雲以身護着翠姑娘，雙手似硬接那些暗器。

暗器並沒有釘在他的掌上，而是剛接近他的掌，却無端回頭，反射向那發暗器的護院。

那些暗器都是淬了劇毒，那些護院如何不知，一時之間，各人都退往這大房的中央。

登連雲如今不再想攻，而是想退。

他舉頭一望，只是當中有一盞巨大的吊燈。

吊燈上燭火輝煌。

他隨手在地上拾起了一隻破碎的湯匙，一手甩出，匙羹碎片有如厲害的匕首，直飛吊燈之上。

吊燈上的粗蔴繩，本是非常堅靭，但在急勁的湯匙碎片下，齊口切斷。

整座吊燈便跌了下來，正好蓋着那八個護院，一時之間，衆人狂叫亂竄。

燭火飛揚，已燒着了地上的軟毯。

看來，登連雲不用把偎翠樓打成一個爛攤子，而是燒成一個廢墟。

登連雲已牽着翠姑娘的手，飛身出了窗外。

翠姑娘完全不懂武功，不過，她似乎對登連雲極有信心，一手挽着登連雲，從樓上飛下，沒有半句哼聲。

到了地上，登連雲舉頭一望，已見火舌飛揚，偎翠樓內，一時鷄飛狗走。

登連雲走到馬房，本想找回那輛馬車，可是，在這人聲鼎沸的情形下，只好隨便找了一輛馬車。

他把翠姑娘放入了車廂，自己便權充車伕，手一揚鞭，馬便狂奔。

登連雲漫無目的奔到天亮。

兩隻馬已口吐白沫。

他把車子停了下來，打開車廂，翠姑娘却在熟睡，想不到翠姑娘在如此顛簸的情形下，還能處之泰然，睡入夢鄉。

登連雲不敢嘈醒她，只在看着她另一種美態。

突然，翠姑娘張開了眼睛。

登連雲心中一凜，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一雙如此溫純而又天眞無邪的眼睛。

天下間竟有如此美好的事物。

登連雲半生飄泊江湖，心裏只有一個想法，出人頭地，要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要讓少林寺知道，錯失了一個人材，也要讓師傅知道，他偏心於師弟居淡寧，是一個更大的錯誤，他要一切都勝於居淡寧。

血路使登連雲與龜忍祖在廳中惡鬥。

在這個思想之下，他似乎甚麼也見不到。

而今，他却看到一雙天下最美的眼睛。

他突在懷疑，天下間果眞還有值得自己發奮圖强的東西——不爲虛名，不爲金錢，就只爲這一雙眼，一雙微帶惺忪的眼，一個欲語還休的小嘴……

翠姑娘坐了起來，輕聲問道：「公子爺，這是甚麼地方？偎翠樓呢？」

「我不知道，只知道我們離偎翠樓很遠了。」

「那好極了。」

翠姑娘臉露笑容，那笑容足以使登連雲忘却一切，甚至忘了他來杭州的本意。

「你不喜歡偎翠樓？」

翠姑娘沒有說話，她只道：「我不用再回去了？」

「只要你願意。」

「我當然願意，那是人間地獄。」

人間地獄？

登連雲忍不住好奇地問：「偎翠樓是人間地獄？」

「對我來說——是。」

「爲甚麼？」

翠姑娘沒有正面的回答，反問：「你是誰？」

十分簡單而親切的問題。

「我叫登連雲。」

「登連雲？登連雲路……我想，你父母爲你改名的時候，也對你另眼相看，希望你平步青雲，一飛冲天。」

「我倒有冲天志。」

「呀，我明白你來偎翠樓的目的。」

「你明白？」

「你想找出偎翠樓的眞老闆……我還沒有出來的時候，已聽到有人傳來，說那浴龍別館遭人破壞……那一定是你……好英雄呀！」

登連雲道：「我來破壞你們的東西，你還說我是好英雄？」

「那不是我們的東西，是那位惡魔的東西！」

「惡魔？」

「是歡喜堂！」

果然是歡喜堂！

「我也知是歡喜堂，不過，歡喜堂沒有大老闆？」

「當然有。」

「偎翠娘？」

「她是一名小卒子！」

「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登連雲沒有作聲，只是臉上略表懷疑。

「你以爲我是誰？」

「你是偎翠樓內最美的姑娘！」

「我是偎翠娘的女兒！」

登連雲實在不能相信，偎翠娘竟是翠姑娘的母親，一個母親竟會同時又是女兒的鴇母？

天下間竟有如此喪盡天良的母親?

「你明白我說，偎翠樓是人間地獄?」

一個要女兒作妓的地方，當然是一個人間地獄。

「你母親……」

「她有她的苦衷!」

「無論她有甚麼苦衷，也不應……」

「你要明白，她只是歡喜堂下一名小卒子，一顆過了河的小卒子，再沒有……」

「再沒有回頭的機會?」

翠姑娘點點頭，臉上一陣愁容，不過，那並沒有減低她美麗的容顏，反而是另一番美態，另一番惆悵!

忽然，翠姑娘的臉容一改，仿似自言自語的道:「你是登連雲，登連雲……惡魔登連雲……血路使登連雲……」

血路使登連雲?

他實在不相信，一個養在偎翠樓內的姐兒，竟會聽過他的外號。

不過，登連雲仍然承認道:「對，我便是血路使登連雲，你怎知的?」

「我雖長在偎翠樓，不能目睹四方，卻能耳聽八方!」翠姑娘俏皮地道。

「你有天耳通的本領?」

「不，我在偎翠樓，日夕都聽到很多江湖客的話，他們說過你的事跡。」

「甚麼事跡?」

「三年之內，連殺六大高手!」

登連雲不語。

翠姑娘似乎為了表現她所言不虛，道:「一個是輕功名家慕容羽，一個是快刀手洛雁萊，一個是暗器高手蕭湘晚……還有江湖惡客『閃手蛇心』風霜雪，更有兩師兄弟，一個和尚，一個道士。」

「是的，一個是『金砵緇衣』懾魄和尚，另一個道士是散尾上人!」

「那眞是你了?」

「你害怕我這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不，天下英雄不是雙手打開一條血路?我猜你隱伏了一個時間，並不是退出江湖，而是訂下一個更高的目標，是嗎?」

登連雲對這位美麗的姑娘，實在要另眼相看。

她實在聰明，聰明得像一個預言家，似乎是看透了人們心中所想的。

「我下一個目標?」

「是歡喜堂!一個堂會，無端在江湖中崛起，當然不是偶然的事，不過，我害怕你找錯了目標!」

「偎翠樓與浴龍別館俱不是歡喜堂轄下的?」

「那的確是歡喜堂轄下的，不過，你要打倒的目標實在太大了!」

「你懷疑我的力量?」

「無論你有甚麼力量，你只是一顆卵!」

「以卵擊石?」

「是的，而且並不是一塊石，而是四塊!」

「四塊?果是四靈?」

「四靈是四大武術名家，表面是無所關連，事實上，他們是歡喜堂的大老闆!」

「你母親說的?」

「我母親只是他們手中一隻過河卒子!」

「為甚麼你知道那麼多?」

「一來他們……尤其是我母親，她一向只以為我是一個有色相的女子而已，因此，很多眞實的話，都肆無忌憚在我面前發洩，另一方面，我每次見那些江湖豪客，他們都把我當作世侄女似的，向我說他們在江湖的故事，忘記了我是一個……」

「你太可愛了!」登連雲道。

翠姑娘對登連雲溜了口的稱讚，更為喜悅，續道:「四塊大靈石，你有膽以卵擊石?」

這時，本來已是曙光初露，可是，霎眼之間，天上又佈滿了黑雲。

接着是一陣閃光。

遠處似乎有一個巨大的人影，在閃光中一晃。

翠姑娘道:「你再沒有選擇!」

「甚麼?」登連雲實在不明白，她這突然一轉的話題，翠姑娘實在是一個聰明的人，她的思維比普通人快兩三步，也快過登連雲一步。

翠姑娘道:「最近，據說那『四靈』中的鳳，來了杭州，聽說他是來看我!」

「看你?」

「我從我母親口中得知，他要來找一位女弟子，並且看中了我。」

「你想認他為師?」

「我不知道，我只想脫離偎翠樓!」

「而今你已離開!」

「因此，我再不想跟那鳳舞天了!」

「鳳舞天——」天空又起了一陣閃光。

這閃光更亮。

在不遠之處，已勾畫出一個人影，一個手中舞着一個長長的拂塵的男人。

登連雲站了起來。

那人也就出現在前面，一身華麗的衣服，那根長長的拂塵，金色的拂毛，在微風中飄動。

這人實在極具氣派。

「翠姑娘?」那人說話輕柔，却極具權威。

翠姑娘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

那人忽然嘆了口氣，道:「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美貌的女子，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登連雲忍不住問。

「偎翠樓、浴龍別館都是壞在你手裏?」

登連雲沒有答話。

「我南下杭州，目的便是一試這兩間天下聞名的『英雄地』，可惜是來遲一步……你是否應該給我一點補償，只是一點，我也滿足……」

登連雲聽這人的話，表面是極其有理，其實是極端橫蠻。

登連雲坦然道:「前輩需要甚麼補償?」

「譬如是……就給我眼前的這個美女!」

「前輩倒也坦白……不過，眼前的美女並非我的，她是翠姑娘，來自偎翠樓的翠姑娘。」

「那好極了，既然她並非你的，我便……」

那人稍舞長拂，漫步前來。

翠姑娘向後退了一步，碰着登連雲，索性躲入他的懷內，登連雲當然沒有介意，一陣香氣傳來，叫人心旌搖盪，不能自已。

那人長拂再晃。

翠姑娘道:「登大哥，我感恩圖報，我的一切也要你來作主!」

登連雲根本沒法拒絕。

他只有雙眉略皺，嘆了口氣道:「我……我會為你作主的!」

那人並不理會他們之間的對話，一手伸出，便要把翠姑娘抓去。

登連雲挺身而出。

那人微笑:「煩惱皆因强出頭!」

登連雲道:「你便看看我如何强出頭吧!」

翠姑娘已閃身在登連雲的身後。

那人拂塵在登連雲眼前一拂，一陣罡氣傳來，有一種忽寒忽熱的感覺。

登連雲躍離了馬車。

那人如影隨形，拂塵左右閃動，仿似金絲萬縷，要把登連雲縛了下來。

不過，他的「凌虛御空」已比當年慕容羽更佳，那長拂無論如何，還不能沾到登連雲的衣邊。

「前輩果眞是人中四靈的鳳舞天?」

「你對我有懷疑，立即便有答案!」長拂又起，這次更為綿密。

登連雲也立時以快對快。

他手中無刀，但雙掌已成刀。

「快刀手洛雁萊果眞是你殺?並且被你偷學武功?」

登連雲稍退，手下並沒有慢下來，仍從容道:「假若你對我這個登連雲有所懷疑，立即便有答案!」

這眞是以其人之話，還治其人之身。

鳳舞天似乎有點激動，不過，這一刹那的激動，一眨眼間，已成另一串更綿密的攻勢。

轉眼已是百招。

鳳舞天不由得吃驚，江湖果然後浪推前浪，一個年輕小子，竟可接他百招。

他知道登連雲的「血路使」，並不是浪得虛名。

他果眞是以血殺出一條路。

鳳舞天不能再在一個女子之前，跟這個小子瞎纏下去。

拂塵一挑，人隨拂塵飛上半空。

那是鳳舞天的絕招「鳳舞四梵天」。

他人如飛天蝙蝠般降下，好一招「常蝠天」。

登連雲見他來勢極勁，不敢直攖其鋒，以「凌虛御空」中的「御道鳴駒」，閃開來勢。

鳳舞天正在得意，登連雲卻已轉回，雙腳踢出，好一招「飛仙踹雙腳」。

登連雲去勢快，回勢也快且勁。

鳳舞天以長拂散開，暫阻那雙疾勁的腿力。

那腿力掃開部份長拂的金絲毛，力勁再度傳來，使鳳舞天手心發熱!

鳳舞天把長拂撤出。

那長拂在半空散開，向登連雲蓋來。

登連雲凝力雙掌，便要闖開這魚網般蓋來的長拂。

那知道，長拂並非主要攻勢。

鳳舞天已飛身直竄。

「玉降天」，玉從天降，使登連雲顧得了拂塵，却也顧不得鳳舞天的來勢。

長拂已下，登連雲使出一招「攬葛攀藤」，就以長拂的金絲毛，以力借力，竄開了下覆之力，再是一招「盤坡轉徑」，右掌已出。

這一掌力道實在驚人。

鳳舞天迫得止住自己的去勢。

這一突然的止住，使他體內的氣道亂起來，「玉降天」的威力已大大減低。

登連雲猛揩着汗。

然而，鳳舞天也並不好過，他氣喘着，一手收回長拂，人是微微讓開。

「鳳舞四梵天」已使出兩招，卻被這小子破了。

他不能再敗，否則不單敗了自己的英名，更敗了「人中四靈」的英名。

鳳舞天又再躍起。

那是他的「鳳舞四梵天」的第三招。

「梵度天」。

只見他身形突然變得巨大，登連雲知道，那並不是魔法，而是來勢快，快到使他無法估計。

登連雲唯一的方法是退，他後退十步，但鳳舞天的人影仍是那麼大。

換句話說，鳳舞天仍然迫在自己跟前。

他雙掌齊發。

那是「閃手蛇心」風霜雪的殺着「雙閃手」。

手掌力併，快如閃電，而力量也向周圍散發。

「梵度天」更是以巨大的力量，以半弧的來勢，迫使登連雲避無可避。

不過，「雙閃手」並不是單單一招，而是雙招。

一招兩式。

連接的一招是「蛇心現」。

那才是最致命的一招。

登連雲爲了鑽研這一招，幾乎是着了魔，不過，他最後仍能擺脫魔道，稱心如意的把握這一招。

「蛇心現」，就是千百條毒蛇突然竄出。

竄出的範圍是超過了鳳舞天的出手。

他似在空隙之中受千蛇所噬！

不過，鳳舞天來時快，退時也快。

登連雲正想透一口氣。

然而，鳳舞天又再來。

最後一招，「鳳舞四梵天」的最後一招。

「賈奕天」。

登連雲呆着，還以爲自己無端的眼花。

只見四周，都閃着鳳舞天的身影。

千百個鳳舞天，也有千百支金色的拂塵。

登連雲使出髮功護着身體。

但那些身影仍然不斷，長拂已成一個金網。

登連雲立時鎮懾心魂。

他把頭一抖，頭上本是束着的長髮已披下。

那是散尾上人的「鐵髮功」。

鐵髮也形成另一張網，一張黑色而更爲綿密的網，他身體不停的轉動，頭髮飛起，成了一張大帽子似的。

以髮對網，登時使人眼花撩亂。

而今勝負就在一刻，只要誰能堅持，誰就有勝望。

登連雲的「鐵髮」，比散尾上人更爲厲害，因爲他頭髮綿密，散尾上人畢竟已入晚年。

鳳舞天知道，再堅持下去，自己是有取勝希望，不過，這代價付得太大。

根本並不值得，有道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他只是人中四靈中的一靈，何必要以身相拚？

假若受了重傷，反遭其他三靈取笑！

他心意微動，登連雲立時感到他的內力已退。

敵退我進，他再運功，力自髮端而出。

鳳舞天再不猶豫，已抽身而退。

他向來是一個極講氣派的人，他也極具氣派，他人一退，手握拂塵。

他站定，一晃拂塵，略整衣衫，仰天長笑。

登連雲人也站定，他仍蓄勢以待。

鳳舞天道：「英雄果眞出少年！不過，我說過要的東西，我一定會來拿的！」

說完他看了翠姑娘一眼。

然後再一聲長笑，人便在笑聲中隱沒。

登連雲想追。

翠姑娘道：「鳳舞天既然來了，其他的人中四靈，也快到杭州！」

登連雲道：「你怎知道？」

「本來他們是不會出面到歡喜堂的，不過，他們發現歡喜堂內開始有內奸，他們不想歡喜堂因爲一個內奸而腐敗下去，因而……」

「江湖上沒有人知道這事？」

「當然沒有，因爲大多數的人，只猜度人中四靈是歡喜堂的幕後大老闆，沒有人能證實！」

「爲甚麼他們能跟你談這個秘密？」

「因爲他們不好名，其實他們已有足夠的名聲，在江湖上，以一個名門正派出現，總好過以一個搜括天下財寶的形象更佳。」

登連雲聽了這話，實在有點感觸。

多年以來，自己爲的是甚麼？名，一個字，爲名。

可是，到頭來並沒有得到甚麼。

爲了名，他曾不擇手段，以命相搏，難道出人頭地，成名於江湖，是那麼重要？

他想起居淡寧，此時他仍是優哉悠哉，看那谷上的風起雲湧，聽那松濤鳥語。

居淡寧沒有名，却有一身清閒，身無負累，似乎比起自己更勝一籌。

不，他不願這樣活下去。

他要在江湖出人頭地，以證明自己的不凡，證明居淡寧不及自己，更證明師傅的錯誤。

「你在想甚麼？害怕？」

登連雲微微一笑。

翠姑娘問：「你眞的不害怕？」

登連雲道：「我害怕，但每一次大敵在前，我便不再害怕，因爲我沒有時間害怕！」

「人中四靈也會快來了。」

「那我更沒有時間害怕！」

* * *

偎翠樓已只剩下一個廢墟。

那個老人搖了搖頭，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爲甚麼我總來遲一步？」

「你沒有來遲，三日之後，這裏又會煥然一新！」

說話的是偎翠娘。

她不知那老人是誰，不過，她是個老於江湖的人，她能觀人於微。

她只感到這老人外表平凡，但並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這老人矮小，但身體堅實，兩眼炯炯有光。

他並不是衣着漂亮，但你可以感

到他有足夠的金錢應付任何買賣。

偎翠娘最喜歡這種殷實的人，因爲她究竟是最着重做生意的。

「你好好忍耐一下。」

「忍，我一向以忍爲名。」

偎翠娘心中一凜。

忍？以忍爲名？她想追問。

但人已杳。

「他既然來了，自然會再來。」

三天，果然是三天之後。

兩件事情也實現了。偎翠樓已連夜趕工，已可以招呼客人了。

而另一件實現的事情是，那老者再來。

偎翠娘放下了一切事務，專誠去招呼他。

沒有人明白，她爲甚麼要招呼這一個其貌不揚的老者，他可能很有錢，但在這裏的應該比他更有。

他們不明白。

事實這點才是偎翠娘成功之道。

她是一個賭徒，但逢押必中。

「老先生怎樣稱呼？」

「我只想見一見翠姑娘。」

老者便像其他客人一樣，第一個要求。

偎翠娘嘆了口氣，道：「我也想見她。」

「換句話說，她並不在？」

偎翠娘又嘆了口氣。

老者道：「她自己離去？還是有人帶她離去？」

偎翠娘簡單地把事情叙述了一遍。

老者聽着，眼中發出閃光，道：「假若我能把她從那個小伙子手中搶回來，那麼你……」

「我已沒有能力管治她了，那時，你可以一切作主。」

老者微笑。

「你不嫌有這麼一個女婿？」

偎翠娘有點愕然，隨即意會，道：「你總也不會虧待我這個丈母娘的。」

老者從身上掏出一件有手掌般大的玉牌，道：「這算是我的聘禮。」

偎翠娘看着這玉牌。

晶瑩通透的綠，使人遍體生涼，她把玉牌放在手中，却又感到溫暖柔潤。

玉牌有十分複雜的花紋，但當中是一隻龜。

偎翠娘眼中一亮，道：「你是龜忍祖龜大爺？」

那老者微笑。

偎翠娘道：「有了人中四靈的龜忍祖，我一切都可以安枕無憂了。」

這老者果然是「人中四靈」的龜忍祖。

他對偎翠娘極有好感，因爲當他表示自己姓龜的時候，她不單沒有表示奇怪，更沒有表示不屑或好奇的神色，就是這一點，他已決定要爲偎翠娘找回翠姑娘了。

他本來想立即離去，但爲了偎翠娘的挽留，加上枱上的美酒佳餚，再加上要打探清楚那擄走翠姑娘的小伙子的底細，他決定多留一刻。

當笙歌停下，絲竹不再，龜忍祖便離開了偎翠樓。

他向城西而去。

其實偎翠娘也不清楚登連雲的去向，不過，龜忍祖臨離開之前，他用龜殼爲自己占了一支卦。

卦象顯示，失物在城西。

龜忍祖對自己占卦的技巧也是十分有信心的。

他馳馬向西。

城西是官道，來到城門，剛巧是大開城門的時刻，他策馬馳騁，轉眼已離城五十里。

登連雲果然是在城西五十里。

那日他與鳳舞天大戰一回，翠姑娘一直在馬車上觀看，見那鳳舞天拂塵有如千魔漫舞，而登連雲最後以鐵髮功破他的「四梵天」，一時是樂極忘形。

她是不慣露於風寒，因此在睡醒之後，便咳嗽大作，而且額如火燒。

登連雲幾時侍候過人？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反而是翠姑娘比較鎮定，自己擬了一張簡單的藥方，叫登連雲往附近小縣城配藥。

他們爲避免「人中四靈」那麼快便尋到他們踪跡，早已把馬車推下山崖，而入住了林中一座棄置茅舍。

當龜忍祖在官道上經過，他是個極爲沉毅的人，他看到馬車的痕跡。

他下了馬，跟踪馬車去，只發現馬車到了一處斷崖而不再出現，他已肯定登連雲便在附近。

從斷崖轉過，便是一座密林。

林中有一小茅屋。

龜忍祖見附近是荒田，心想這是一處藏身的好地方，便向茅屋走去。

未到屋前，已嗅到一陣藥味。

他走近茅屋處，輕扣門扉。

「登大哥，你回來了？」

「登大哥沒有回來，但找尋登連雲的人却來了。」

翠姑娘心中一驚，可是，她是一個才智過人的女子，雖然她不懂武功，但很多時候，攻心的計智比武功還要厲害得多。

翠姑娘道：「他等你很久了。」

這話是半眞半假。

龜忍祖停了脚步。

翠姑娘道：「你面前便是一條血路。」

龜忍祖想起登連雲的外號是「血路使」，一時之間，不知面前一段路，是否便是自己血濺之路。

龜忍祖道：「姑娘微恙？」

翠姑娘道：「你可以進來看看。」

這話更使龜忍祖不敢再越雷池半步。

翠姑娘其實也是一次重大的冒險，假若龜忍祖自恃武功高强，不怕甚

麼「血路」，一踏足進來，翠姑娘單身一人，何以爲抗？

可惜，龜忍祖太過謹愼。

龜忍祖爲甚麼不進去看看？

是後面傳來的聲音，像是遙遠飄來，也像就在背後。

龜忍祖想回過頭來，但已太遲。

他感到一陣勁風，唯一的對抗方法，是回身以掌相迎，不過，却會有被推入「血路」的可能。

他只好一個縱身，拔地而起，半空迴身，雙掌同時發出，力道非凡。

兩道勁力在半空相碰，發出「霹靂」的聲響。

龜忍祖只感到對方力道與自己比較，不遑多讓。

可是，前面只是個少年。

他實在不相信，面前的人就是震動江湖的「血路使」登連雲。因爲比他想像中更爲年輕。

登連雲道：「咦，你像一隻……」

龜忍祖接口道：「我姓龜……」

登連雲實在忍不住笑。

這一笑却犯了龜忍祖的大忌，他不再言語，身體急速移近登連雲。

那移近的速度實在厲害。

登連雲只是一眨眼，本是離開他三十丈的龜忍祖已在眼前，並且發招。

那招式詭異，似爪非爪，似指非指。

「龜錐」——正是龜忍祖的獨門武功。

登連雲飛身避過，人在半空，忽然想起鳳舞天的那招「常蝠天」。

他並不知這招式的名堂，只見依憑記憶，人如飛天蝙蝠的降下。

降下之勢極勁。

龜忍祖伏地、旋身，兩個大轉身，才能避過登連雲這一招剛學來的「常蝠天」。

龜忍祖實在忍不住，道：「這是四梵天中的一招常蝠天，你是鳳舞天的……」

登連雲道：「我當然不是鳳舞天的手下敗將。」

龜忍祖也發覺這一問實在多餘。

他心頭有氣，「龜錐」又使出，這次近身而來，氣勢更勁，力道更是驚人。

登連雲稍退，却又再迫回，直迫那「龜錐」。

他是雙拳齊出。

本是一招平凡的「雙龍出海」，但在登連雲手下使出，却有重大的威力。

「龜錐」已插向雙拳。

一時之間，兩人拚着。

龜忍祖自問功力不凡，若以內功相拚，這小子實在是自尋死路。

不過，他的估計實在錯誤。

登連雲的內功並不是平凡的內功，也不是依正道的內功，他是集合了正邪的心法，自己融滙貫通而獨樹一幟的內功心法。

假如以正統或單一的內功心法，龜忍祖無疑是勝他一籌，不過，登連雲的武功並不正統。

龜忍祖只覺內力傳來，左右轉竄。

本來，內功講求暗勁凝聚，但登連雲的來勢却是不定，不是力道的不定，而是一陣接着一陣。

就像起伏的波濤，一浪高過一浪。

龜忍祖再發力，而登連雲也就像無止境的風高浪急，不再是波濤，而是勁浪。

浪成墻，便有吞噬龜忍祖的可能。

龜忍祖「龜錐」一拔，人已飄身而去。

可是，登連雲却是隨身而至，如影隨形，如蛆附骨，不肯放過。

龜忍祖大急，立時使出他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招「忍辱偷生」，力拒登連雲。

登連雲去勢已勁，無法回身，他也不讓龜忍祖再有喘息的機會。

他再以剛學自鳳舞天的一招「梵度天」，以半弧的攻勢，硬撼這「忍辱偷生」。

龜忍祖避無可避，硬接一招。

「砰」的一聲，使他暴退十步。

他倒在地上，連翻五個觔斗。

這是他出道以來，從未試過的味道，不過，他忍着，伏地的忍着。

只要登連雲再來攻，他便會施出致命的一招「大羅天忍」，以死相拚。

登連雲却沒有再來。

他使的「梵度天」，畢竟是憑記憶所學，並沒有經過鳳舞天的指點，力道使出，雖然厲害，使出的法度準則，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力既盡，收回之勢也難，而龜忍祖的「忍辱偷生」是有其一代宗師的風範。

無孔不入的攻勢，只要一處稍弱，便會乘虛而入。

登連雲感到一陣窒息，不過，他年輕力壯，很快便調定了氣息。

龜忍祖等了一會，慢慢的起來。

登連雲也站了起來。

兩人對峙，却沒有攻勢。

龜忍祖知道，再拚下去，兩敗俱傷將無可避免，不過，他實在不明白，何以登連雲有鳳舞天的功夫。

他問道：「登連雲，只要一句話，我便留你一條活路。」

登連雲微笑，道：「不知是我留你一條活路，還是你留我。」

龜忍祖道：「你是鳳舞天的……」

「鳳舞天是我手下敗將，我早告訴過你。」

「既然他敗於你，你怎會學得他的武功？」

「你不明白？」

龜忍祖搖搖頭。

登連雲道：「你看！」

他突然一個縱身，一連使出兩招。

一招是非指非爪的。

「龜錐！」龜忍祖忍不住的叫道。

又再一招。

「忍辱偷生！」龜忍祖說完了，竟合不攏嘴巴。

這簡直是一個學武的天才。

龜忍祖慶幸沒有使出那招「大羅天忍」，否則，自己那套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心法，便會被他學會了七八。那時，他感到一陣寒意。

這人不能再讓他活下去。

因爲越是武功了得的人，與他對招，越會增長他的武功，他學得實在太快。

自己既然對付不了他，還有「龍鱗二靈」！自己何必拚個片甲不留？

他合攏了嘴，道：「姑娘要吃藥了。」

登連雲也嗅到藥味。

他回頭，翠姑娘正半倚門扉。

再回過來，龜忍祖已沒有了踪跡。

翠姑娘道：「這次你學得更快。」

「學甚麼？」

「學與你對招的人。」

登連雲道：「其實那是迫不得已。」

「爲甚麼這樣說？」

「因爲他武功厲害，我根本沒有辦法對付他，因此以他的武功招式來對付他。」

翠姑娘道：「那以後還有更多的給你學。」

登連雲開始並不十分明白這話的意思，但細心一想，便明白了。

他也有點驚怕，也有點好奇。

好勇鬥狠　同室操戈

轉眼已過了兩天，翠姑娘的身體也回復了正常。

那日是萬里無雲，晴天如洗。

翠姑娘突然有好興緻，要在河裏捉魚。

登連雲日夕想着的是學好武功，在江湖上成名，出人頭地，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年輕人的玩意，如今翠姑娘提出，他當然沒有反對。

來到河邊，水平如鏡，清澈見底。

登連雲看着河水，那裏有魚兒的踪影？

翠姑娘道：「這裏不會有魚的。」

她拉着登連雲，走上一堆岩石上，只見水仍是平靜，不過是深不見底。

翠姑娘道：「這裏才會有魚。」

「怎麼捉？」

「你看着我，這是我家鄉特有的捉魚法。」

翠姑娘伏在石上，大半個身體露出了岩石，只見她定睛看着河水。

突然，她一伸手，河水輕淌，一條手掌般大的魚兒已在她手中。

魚兒掙扎着。

翠姑娘一看，笑嘻嘻地道：「你看。」

登連雲道：「好身手！」

「不過，魚太小了！」她把魚丟回河裏。

登連雲愕然，道：「爲甚麼不要了？」

「我想你一定可以捉到更大的。」

登連雲道：「好，讓我試試！」

其實登連雲一見翠姑娘一手便可抓魚，心中也是躍躍欲試，他畢竟還年輕，還有年輕人的心性。

他也伏在岩石之上，他把精神集中，竟然可以看到河裏的游魚。

游魚並不多，而且在下面的石間穿插。

登連雲看了一會，才發現一尾相當大、在石罅處伸頭出來。

他一伸手，即是「閃手蛇心」的閃手。

果眞是快如閃電，却是水不揚波。

一尾大魚已在他的手中。

那魚拚命掙扎，不過，牠那能逃得出登連雲的五指？

翠姑娘高興地道：「放在石上。」

登連雲把魚放在石上，那尾魚仍在掙扎，並且跳起，一跳險些跳下了水。

翠姑娘一手按着。

但魚仍跳，並且跳得更高，眼看便要跳進河裏。

登連雲竄身撲向魚兒。

他竄身極快，但魚兒也快，突然，一個黑影掠向岩石處，接着是一個抄手。

那尾魚已在另一個人手中。

他把魚抄起，人也同時躍起，向另一堆岩石躍去。

那堆岩石離河水較遠，那魚兒無論如何再掙扎，也不能再跳回水中。

登連雲一看，那是一個十分古怪的人。

他年紀不小，但衣着却是十分年輕，那緊身的勁裝既像夜行衣，又像一件文士袍。

假若他是一個年輕人，這打扮也不會太惹人注目，不過，他已年紀不輕，給人一種衣不稱身的感覺。

那人拿了魚兒，並沒有理會登連雲與翠姑娘。

登連雲實在沉不住氣，道：「兄台，你這麼白白便搶了我的魚？」

那人並沒有理會，並且找了一些枯枝，看來似是要生火烤魚。

翠姑娘道：「你再捉一尾。」

登連雲看着翠姑娘，也不忍對這老人下些甚麼手腳，又再伏在岩石上，小心觀魚。

看了一會，他又捉到了另一尾。

這一尾更大，掙扎更厲害。

登連雲已經極爲小心，但魚兒的身體滿是黏液，滑不留手，又被牠跳向岩邊。

翠姑娘一手按着，仍按不了。眼看那尾大魚又要溜走。

忽然，一個身影又至，又是半空一抄，那魚兒已穩穩抄在那人手中。又是那個人！

他實在不客氣，把魚拿在手裏，這次口中更哼着歌兒，便一躍而回到他那烤火之前。

登連雲實在忍耐不住，道：「這尾魚是我的！」

那人白眼一翻，道：「是我拾來的！」

「你搶我的！」

「我怎麼搶你？」

「魚兒是我從水中抓來的！」

「沒錯，那時是你的！」

「但魚兒掙扎，滑向岩邊……」

「假若我不抄魚，那魚將會如何？」

「掉回水裏！」

「對了，既會掉回水裏，那不再是你的，我只是半空抄回，根本是我的！」

這番强詞奪理，令登連雲大爲光火。

翠姑娘忽輕輕按着登連雲，輕聲道：「等一下！」

只見那人在附近找了兩塊極大的野芋葉，把兩尾魚分別包紮，扔進火裏。

這個烤魚方法倒是新鮮。

翠姑娘從身上掏出了一塊金子，故意在陽光之下映了幾下。

黃澄澄的顏色，使那人忍不住望着那塊金子。

翠姑娘道：「果然是他！」

「他是誰？」

「是人中四靈的大守財奴！」

登連雲聽了，望着翠姑娘。

翠姑娘道：「這塊黃金換你的烤魚！」

那人看着黃金，也看着烤魚，終於吞了一下口水，道：「好，我要黃金！」

翠姑娘道：「好，你接着！」

她把黃金一拋。

那人正滿心歡喜接着。

黃金至半空，登連雲一個飛身，已截了黃金在手。

這時，那人光火極了，便要飛身撲上。

翠姑娘道：「還有這一塊！」

另一塊更大的黃金又飛上半空。

這次，登連雲與那人同時飛身而上。

登連雲眼看那塊黃金要落在他手中，便在半空突發出罡氣，使那下墜的黃金突然又再升起。

那人接了個空，不過，他反應也快，一掌打出，登連雲立時以掌相迎。

兩人擊掌，借力上升，又再搶奪那塊黃金。

不過，登連雲上升之力較强，並且曾學得慕容羽的「凌虛御空」，比那人更勝一籌。

登連雲把黃金搶到手中，縱身飛開。

那人也縱身追上。

但登連雲已在地上，停步迎他。

那人並沒有發招，只叫道：「你搶我黃金！」

登連雲道：「那黃金是在半空！我看你接不住！」

「接不住又怎樣？」

「接不住便會掉在地上，那便不再是你的，我在半空抄回，那便是我的！」

這番話正是那人搶魚的强詞奪理的那番話。

登連雲以同樣的道理來激他。

那人一時之間，無詞以對。

忽然，那人道：「你從偎翠樓搶了翠姑娘出來，那又如何算賬！」

「呀，原來你目的是爲了翠姑娘！」

「不，我目的是爲鳳舞天與龜忍祖報兩戰之仇！」

「你有資格？」

那人道：「我麟翔宙自練成了『奇趣大異』功之後，未見過狂妄的人！」

「我算狂妄？」

登連雲作了一個狂妄之狀！

麟翔宙氣極，道：「那便先試我的三趣！」

登連雲不屑道：「甚麼三趣！」

麟翔宙一連出了三招。

那是他所創的「奇趣大異功」的「空趣」。

一招是「鏡裡容」，一招是「月下影」，再一招是「隔簾影」。

三招都是飄忽迷離。

登連雲看看，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只是遠退，一退三十丈！

麟翔宙又再三招。

那是「逸趣」，招數更是奇異。

一招「燈前月」，一招「被底足」，又再一招「帳中窗」。

登連雲又再無法招架，幸好他的武功底子極厚，而且學得百家武學精要，一時之間，只是拆招避招。

翠姑娘忽然朗聲道：「你也來三趣！」

登連雲似如夢初醒，他耳目靈敏，聽穎過人，已依稀記得麟翔宙的「空趣」。

一招「鏡裡容」使出。

然而麟翔宙却又以另一「別趣」來攻。

那是一根「酒微醺」！

是醉拳與醉劍的二者合爲一！

不過，他打不着，因爲登連雲的「鏡裡容」只見一些虛像。

虛像之中，是「閃手蛇心」的雙閃

拳。

這突如其來的拳風逆轉，使麟翔宙一時之間，反而不知所措。

那時一陣魚香飄來。

翠姑娘已把那野芋葉打開，那魚香更盛，她用竹子，把魚上的魚鱗括起，一揮手，魚鱗飛起。

登連雲明白翠姑娘的用意，他立時一個竄身，運勁半空，一聲劈空霹靂，那些魚鱗，竟一片片的飛向麟翔宙。

魚鱗本是輕盈之物，但在登連雲手中，却是不同。

他使出的是上乘暗器手法，那是學自暗器高手蕭湘晚的「花雨流星」。

魚鱗有如流星飛射。

麟翔宙只能飛身躍起，避過那魚鱗的來勢。

登連雲另一招又出。

那是學自麟翔宙的「逸趣」中的「燈前月」。

一拳晃出，麟翔宙仿見一輪明月升起！

那光並非來自月或燈，而是登連雲的拳，並配上「金砵緇衣」懾魄和尚的「金砵破空」。

「燈前月」與「金砵破空」兩種不同的拳法，竟然在登連雲的手中，合而爲一！

麟翔宙吃了重重一招，不是燈月連影，而是金星直冒，脚步游移不定！

登連雲是得勝不饒人。

他騰身半空，急速降下，那是懾魄和尚的「覆天蓋地」，整個人驟蓋着麟翔宙。

麟翔宙雖然人已半昏迷，但仍有直覺，但覺勁風捲來，心知不妙，橫身一捲，避開了致命的一擊！

登連雲這一擊本來已是十拿九穩，被他一閃，心底更怒，招式未老，又再變招。

一招「開天闢地」，一指擎天，竟然把麟翔宙從地上抄上半空。

可是，麟翔宙並沒有跌下來，竟然被一個人托着，單手的托着。

那人是何時出現？

登連雲不知道，連翠姑娘也不知道。

這人一頭長長白髮，臉孔一條皺紋也沒有，却是顯得猙獰可怖。

那人托着麟翔宙，似是毫不吃力。

他把麟翔宙放下，乾笑兩聲，然後用沙啞的聲音道：「果然是名震江湖的『血路使』！」

那聲音極爲難聽，就像兩片破瓦摩擦的聲音。

登連雲道：「你是誰？」

「我是你的天生對頭！」

登連雲有點不大明白。

那人道：「假若你打敗我，你面前的血路，更爲廣闊，你的名聲，更爲響亮！」

登連雲道：「我不殺無名之輩！」

「這個當然，殺了無名之輩，無助你把名頭在江湖震响！不過，你聽我名字之前，最好紮穩馬步！」

好高傲的口氣！

登連雲當然知道來者非善。

「龍大哥……」是麟翔宙的聲音。

登連雲心頭一凜！

「龍？是人中四靈的龍創始？」

那人冷笑。

「你是人中四靈的龍創始！」

龍創始仍然冷笑，一陣微風吹過，把他的長長的白髮吹起。

本來是一幅美好的飄逸的圖畫，可惜龍創始的臉孔實在太猙獰可怖。

這人雖無過犯，但面目可憎。

不過，登連雲也知，這個人並不容易對付。

就看他無端出現，已知他武功造詣，已入爐火純青的階段。

其實他一直在窺看着，窺看着麟翔宙與登連雲的過招，他是個冷靜的人，是個深謀遠慮而後動的人。

「來！」

龍創始仍然是飄逸的站着。

登連雲並沒有客氣，一連三招，竟是麟翔宙的「空趣」：「鏡裡容」、「月下影」與「隔簾影」。

三招連出，竟然比起麟翔宙使出的不遑多讓。

龍創始一看，心下也大爲折服。

剛才也目睹麟翔宙使出這獨創的三招，他只能約略的記起那三招的形式，但細微的地方，早已忘記。

但登連雲不單學了三招，而且運勁的地方，似乎已加上另一些勁道。

龍創始一連退了兩步。

第三步便止着，一掌擊出。

登連雲只覺勁氣撲面，身不由己的退後，退了一步便不由自主的再退。

龍創始這一掌實在厲害。

可是，他並沒有使盡，招式未老，已然收回。

登連雲才勉强站定，一時之間，他實在無法確定，這老人使的是甚麼招式。

忽然，他心念電轉，笑道：「你也偸師，學我的閃手蛇心？」

「閃手蛇心是你的招式嗎？」

登連雲道：「閃手蛇心雖不是我創，但我比閃手蛇心使得更好！」

「我要像你這樣到處吃人口水？」

登連雲知道他在譏笑自己拾人牙慧，不過，在這點來說，登連雲並不覺得羞慚，因爲自他出道以來，便不斷向敵人學習，每一個敵人，都是他的師傅。

而且，他把對敵的功夫，推展至更高一層，他不單不爲此感到羞慚，反而是一種驕傲。

「那你算是甚麼招式！」

「震懾周天！」

「那根本不成招法！」

「當然不成——我這震懾周天之中，共有四招，但我只是各用半招，合共兩招，便可把你打個稀爛！」

「甚麼四招？又合共兩招？」

龍創始再不解釋，只見他雙掌從長袍中遞出。

名家自有名家風範。

「這是半招的『佈施攝』！」

風沙驟起，狂飇自四方八面而來。

登連雲根本看不清楚他的來勢，他只能以自己最基本的功夫，護着自己。

但那狂飇實在厲害，他躍起。

狂飇也同時向上，使登連雲避無可避，更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

他只感到壓力迫人。

人未着地，已見白髮飄動，似是另一招又來！

龍創始自負，叫道：「另外半招的『愛語攝』！」

有道是天下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

而這「愛語攝」也是向着登連雲身上招呼，簡直是無微不至！

他每一個毛孔都受壓迫着。

他感到難以呼吸。

假若不再抵抗，將會被這一招壓至永不超生。

他再沒有思索的餘地。

他的「鐵髮」洒起。

鐵髮是如網的張開，暫時迫開了那「愛語攝」的不斷攻勢，登連雲心神稍定。

不過，他仍無法反攻。

因為龍創始的另一招又來了。

龍創始已是勝券在握，狂妄道：「另外半招的『利行攝』！」

登連雲只感到他猛向自己下盤攻擊。

他似踏着浮沙，無法站穩。

登連雲而今知道遇到大敵，因為自己中心不穩，只要他再加一招，自己必然受創。

他只能努力維護自己不跌，另一方面卻盼望可以看到他如何使這招式。

不過，他並沒有看見。

因為龍創始已在招式未老之前，早已收招。

「看你自己的血路吧！」

最後一招是「同事攝」，是震懾周天中最威猛的一招，足以一連擊斃五隻水牛！

登連雲知道，假若再猶豫半刻，便沒有性命，他使出「凌虛御空」向前飛身。

「凌虛御空」果然是不比平凡的輕功。

他身如鬼魅般在那震懾力量中脫出，但付出的代價並不輕，他口中狂噴鮮血。

果然是一條血路，一條自己噴出來的血路。

龍創始狂笑，並沒有追來。

登連雲一連滾至卅丈外的一堆亂石之旁。

他不敢再把身體顯露，死靠着石旁，因為只要龍創始再加一掌，他是再無倖免之理。

龍創始知道，只要再上，就如捏死一隻螞蟻一樣。

他向來自負，他不屑這樣做。

登連雲仍緊靠石旁，調息定氣。

龍創始道：「登連雲，我告訴你，我這『震懾周天』的四式，我只各用了半招，便已將你變成縮頭烏龜，不過，你千萬不能死去，因為我要你向我三位老弟，逐一叩頭認錯，而且，還有翠姑娘……」

他的聲音已漸杳。

但似乎風聲中帶有翠姑娘的呼叫。

登連雲心下雖急，但他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原來龍創始已把翠姑娘擄了去。

登連雲一直靠着那堆石，直至天黑。

他在這一段時間內，只感到身心極為疲累，幸好在運氣調息之後，那種壓力才稍減。

他走出石堆。

那邊還有一堆熄滅了的篝火，上面還有一包用野芋葉包着的魚。

他把火再弄着，把芋葉投入火中。

一會，他把芋葉解開，仍可以吃到魚肉。

其實在這時候，吃甚麼也沒有關係，他的心裏只有一個想法！為甚麼龍創始說要使出他的「震懾周天」的四招，他卻未能清楚的看到一招？

他每一招都是說出了名堂。

登連雲仍然清楚的記得，那四招是：「佈施攝」、「愛語攝」、「利行攝」以及「同事攝」。

可是，他並沒有使完每一招。

一招未老，半招已是如此厲害。

假若他全招使出，自己豈不是早歸黃土？

不！龍創始沒有理由使出半招——其實他也想一招便把自己弄死！

那麼，他心中有所害怕！

他害怕完整的一招，不能置自己於死地。

他並不是害怕他招式不靈，而是害怕自己偷師。

對，他招使半招，自己根本無從學起！

登連雲這個猜測並沒有錯，因為在登連雲與麟翔宙對手之際，他一直在旁窺伺。

他知道開始的時候，登連雲根本不是麟翔宙的敵手，不過，他在拚了幾招之後，顯然不同。

他在危急之時，反以麟翔宙的招式對付他，這種活學活用，並且即時

活用的手法，實在是一個武學奇材！

假若登連雲循此途徑下去，他的確是可以武功蓋世，最厲害的，他並不是依樣畫葫蘆，而是能融滙貫通，再加以各門各派的武功的精粹，他日他必成大器。

因此，龍創始不敢以全招使出，目的是不給登連雲一個偷師的機會，他既不能偷師，自然不能以自己的武功對付自己。

他實在是個謹慎的人。

幸好他用四招，每招半式，便把登連雲打得透不過氣來，這一來他更是威風凜凜。

而今，登連雲才明白，龍創始說過，各用半招，合共兩招的意思。

忽然，一陣狂風吹來，把篝火吹滅，並把一些餘燼吹起，飛洒在石上。

登連雲急忙起來，把火頭弄熄，但火灰飛揚，一時之間，那能弄熄。

他在石上亂踏，踏熄火灰。

這時，他卻覺得石上似有無數的裂痕，凹凸不平。

這石堆日夕為潮水所侵蝕，早已平滑異常，為甚麼會突然出現凹凸不平？

他拿起一枝乾枝，點了一個火頭。

一照之下，赫然大驚。

只見石上印滿的是脚印。

一行一行的脚印，是龍創始施展他的「震懾周天」時所留下的脚印。

他的功力厲害，竟能在石上留痕。

那脚印並非混亂的，排列極有層次。

登連雲小心的看着，一時之間，竟似迷失了理智似的，他左揣右度，不時自己又再用脚印着那些留下來的脚印，在岩石之上，竟似舞蹈起來。

這當然不是普通的舞蹈。

而是龍創始的「震懾周天」步法。

他學了一會，步法已然在胸中。

龍創始沒有把手上的招式在登連雲面前完全顯露，那是害怕他偷師，但步法是登連雲無法看見的，因此他並沒有掩飾的必要。

「震懾周天」的步法是奇妙的。

雖然沒有了手式，但登連雲已經可以想像得到，假若進一步，退二步，再三步上前的時候，雙手已幾乎可以用任何招式，置對方於死地。

他越學越覺得奇妙。

整個黃昏黑夜，都在石上舞動，遠處經過的漁船，還以為有個神經漢子，在石上跳舞。

他累極而在石上睡着。

翌日醒來，涼風吹來，只覺身心舒暢。

本來日前與龍創始一場對打，已是極為疲累，但經昨夜在石上的練武，竟是血脈暢通。

龍創始的「震懾周天」不單是上乘武功，也是一套使人血脈運行，筋骨舒展的好武功。

他想起了翠姑娘，不知道龍創始抓住了她，會有甚麼行動。

他有些擔心，不過，翠姑娘是一個極其聰慧的女孩子，她定有對付龍創始的辦法。

登連雲學着翠姑娘所教的方法，抓了兩條河魚，又再用野芋葉包好，放在火上烤，好好的吃了一頓。

他決定要入城中。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偎翠樓又再營業了。

完全沒有火災留下的痕跡。

他至今才明白，偎翠樓實在是一處不簡單的銷金窩，那裏不但有足夠的人力、財力、還有一個足以主持大局的偎翠娘。

其實，歸根結底，歡喜堂的力量實在是無可估計。

至於城中的各處「英雄地」，也是照常營業，而且生意是越來越旺。

登連雲決定再闖偎翠樓。

＊　＊　＊

那是接近天亮的時刻。

再沒有客人來的時候，登連雲穿着整齊，來到門口。

那幾個龜奴似乎還認得他。

他們沒有驚懼，反而是慇懃地招呼他。

登連雲覺得有異，便道：「我要見翠姑娘。」

「翠姑娘？」那人似故作神秘。

登連雲道：「她怎麼了？」

「她正在招呼四位重要的客人。」

「誰？」

「我們不知道，只知道是重要的客人。」

「在那裏？」

「那邊小樓。」

登連雲從窗口望出，只見在偎翠樓的後院，那邊有一座獨立的小樓。

樓高三層，但只有上層才有燈火亮起。

登連雲離開大院，直往小樓。

沒有人阻止，看來是一個陷阱。

但登連雲明知是陷阱，他也沒有半點猶豫。

那小樓像個塔。

四周一片漆黑，但樓頂處一片通明。

登連雲站定，正想躍上去，忽然，樓上拋下一件極其巨大的東西。

那東西竟能驚懼的呼叫。

是人，是偎翠娘。

登連雲正想接着她，但偎翠娘却又被扯上了樓頭。

原來她是被人用軟索綁着，被拋下來，又被拉上去。

偎翠娘大聲啕哭，已沒有往日那種樓主風範。

是「人中四靈」，龍創始在中央，三人伴着。

龍創始笑道：「登連雲，你果然守

信諾。」
登連雲道：「守甚麼信諾？」
「來向我三個老弟叩頭認錯。」
登連雲道：「三個是我手下敗將，我饒了他們三條小命，是要來接受他們謝恩。」
三人聽了，實在氣得炸肺，都想躍下。
龍創始道：「慢着，這人已是我們俎上的肉，何必匆忙呢？登連雲，我留你狗命，只是爲了翠姑娘。」
「她在那裏？她不是被你抓去？」
龍創始怒道：「那狡猾的丫頭。」
登連雲聽了，心中才安樂下來，因爲翠姑娘並不在這四人魔掌之內。
最苦的當然是偎翠娘，她已成了代罪羔羊。
龍創始道：「聽這婆娘說，只有你才知。」
偎翠娘叫道：「千萬勿讓他們知道。」
登連雲其實並不知道翠姑娘會躲在那裏，不過，那是偎翠娘以他爲藉口，借他來作活命。
登連雲道：「你們都知道我是『血路使』？」
龍創始道：「那只是嚇嚇一些江湖人。」
「你們都知道我的名聲震江湖，而我闖蕩江湖的目的，只有一個。」
四人並沒有作聲。
登連雲續道：「龍老兄，你是我近年來見過的高手中，稍爲有成的一個。」
「稍爲有成？」龍創始實在氣惱。
「是的，你的所謂『震懾周天』無疑是精靈，可惜的是，使得閃閃縮縮，並無宗師風範，因此我才評爲稍爲有成四字，否則……」
龍創始已踏前一步。
「登連雲，你想再試我『震懾周天』？」
「我只想你好好的使出來，讓我來一次評估，那麼你死落閻王處，也知如何死法。」
龍創始實在忍受不住。
不過，他是個謹慎的人，回頭向他三個老弟說了幾句話。
登連雲道：「你害怕的話，可以四人齊下。」
龍創始白髮飄動，人已下來。
登連雲蓄勢已待，外表是一片閒逸。
龍創始已雙掌齊飛。
登連雲看看他的來勢，果然是石上的步法，他雙手好整以暇的一撥身上衣袂。
龍創始已使出他的「震懾周天」的第一式「佈施攝」，力罩登連雲而來。
登連雲並不害怕，因爲他已完全明白他的步法，換句話說，對於來勢已了然於胸。
他突然退下，未及三步，却又標竄前來。
這一標竄，正是龍創始後退一步，想再發動的一刻，但登連雲已佔了先機。
他突然使出了龜忍祖的「四梵天」中的一招「常蝠天」，這招式蓋天覆地而來。
兩人硬碰。
登連雲一拳遞出。
這一拳並非普通的一拳，而是龜忍祖的獨門拳法「龜錐」。
這一錐，好比疾矢離弓，破空而出。
龍創始不敢直攖其鋒。
上面的龜忍祖却看得牙癢癢的。
龍創始躍開。
登連雲道：「這一招法算是嚴緊，但可惜是大開大合之勢，欠缺組織佈密的招法，對於一些普通人，當然是不知如何應付，但對於我……或者是你的龜老弟，那便是足以……」
登連雲沒有時間再說下去。
因爲龍創始已回攝心神，再使出第二招。
「震懾周天」的「愛語攝」。
那是極柔中有極剛的手法。
登連雲細觀其步法，已知其竅妙。
以柔制柔，以剛制剛。
他使出麟翔宙的「奇趣大異」功。
「鏡裏容」、「月下影」、「隔簾影」，三招倏忽在龍創始的眼前展現。
那似有似無，似進似退的招式，實使他的「愛語攝」無所施其技。
龍創始實也機靈，在柔拳之下，招式突然變更，不再是「愛語攝」，而是最基本的殺着。
一招「龍蛇曼衍」，雙臂如盤蛇直上。
登連雲在這變招之中，脚法也立時凌亂起來。
他只見收招，暴退，躍起。
那躍起的速度與勁度，却又使龍創始大爲驚愕。
只見登連雲全身旋動，雙袖飛起。
好一招「鳳舞九天」。
連鳳舞天在上面看來，也大爲驚異。
鳳舞天以爲自己使出這一招，已是無懈可擊，想不到落在這年輕人的手上，更有神奇的變化。
登連雲旋身向上，却又突然身子大轉，人像一隻大鳥撲食。
撲向龍創始。
龍創始不敢硬碰，「利行攝」使出，以極其短時間之內，發出極大的勁道。
登連雲便是希望這勁度。
他旋身撲下，兩個動作交替，更近龍創始。
這轉動之中，已把龍創始的「利行攝」的勁道化開，龍創始已受了無形的勁力牽制。
登連雲叫道：「火中鳳凰。」

鳳舞天看得呆了。
他以拂塵護體上升而旋即下攻的一招，竟然被登連雲改良，並以身體衣袂配合使出，竟然有這麼大的威力。
龍創始已被捲入一陣罡氣之內，一時之間，似無所施其技。
這實在是難得的好機會。
他一指擊出。
「開天闢地」的一指，這一指是混合了「一陽指」、「大力金剛指」與「菩薩蠻指」的威力。
這一指眼看便要穿心而過。
龍創始自知無法接這一指，他猛然昂身閃過，不過，指力實在太大，他雖然避開，但那力度却令他難以再用腰力撐起自己。
「啪」的一聲，龍創始已躺在地上。
龍創始向來自負，幾時有過這樣狼狽的姿勢？
最令他難以忍受的還有跌下時的背痛，痛楚一直蔓延，彷彿是全身骨碎。
上面三人見此形勢，已躍了下來。
他們也是咬牙切齒，因爲登連雲用來對抗龍創始的招式，竟是學自他們。
最令他們痛心的，招式在登連雲手中使出，威力比他們更大，雖然，其中是有些改良，但基本仍是他們獨有的招式與心法。
「老大。」
龍創始忍着痛楚，站了起來。
「四人天！」是鳳舞天的聲音。
一時之間，四人各佔一角。
登連雲看着，已被困於其中。
四人的步法奇特，忽進忽退，但總是互相補上，看似距離，其實是不分裏外，滴水難漏。
登連雲並不知他們要弄甚麼的玄虛，只知道他們四人聯手。
四人聯手，他實在始料不及。
因爲他們都是江湖上極有名望的人，他們號稱「四靈」，只不過是他們武功各異，各有成就。
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聯手。
登連雲自知難以倖免，叫道：「四人聯手，你們不顧身份了。」
龍創始道：「這裏有甚麼人？」
鳳舞天道：「只有一口眼中釘。」
龍創始道：「這裏還有人？」
龜忍祖道：「還有一個臭婆娘。」
「沒有了？」龍創始叫道。
麟翔宙道：「沒有了。」
龍創始道：「我們還需顧及甚麼身份名堂。」
三人齊答：「不用了。」
招式已開始。
那是從來沒有在江湖出現過的武功。
這是「人之四靈」的「四人天」，聯合了四人的個別優點而成的。
龍創始的「狠」。
鳳舞天的「穩」。
龜忍祖的「忍」。
麟翔宙的「緊」。
原來這「人之四靈」，外表是沒有甚麼聯繫，但事實上是他們每年都有一聚。
自從他們暗中聯合起來，利用他們的手下，構成了「歡喜堂」之後，他們的聚首更爲頻密與長久。
「歡喜堂」的成功，是因爲他們只要利，而不要名，因此，他們的手下，做事都可以不擇手段，姦淫擄掠，無所不爲。
用這些卑劣的手段，財源自是滾滾而來。
不過，四人在歡喜之餘，倒也有點擔心。
擔心紙是包不住火的。
因此，在去年的聚會中，他們合力在五六天之內，以各人本身最精妙的招數，合而爲一。
他們都是武學宗師，又以最精妙的招數合併，便成了他們所謂的「四人天」。
四人聚了五天，這套「四人天」的聯手之法已有了一個大概，但聯手出擊之事，是要講求合作的，他們那有時間再留一刻？
於是，他們爲這「四人天」寫下了一些簡單的心法，以便他們分別之後，各自以口訣而練各人應走的位置與步伐。
其實，他們都相信，這套「四人天」根本只是紙上談兵的武功，並不會眞正使用的。
他們這麼合作，只不過是以武會友，爲「歡喜堂」這件事業表示多一點團結。
環顧天下，那會有一個人，要他們聯手對付的？
他們實在沒法想出。
事實是往往出人意表。
「血路使」登連雲在江湖間崛起，而竟然有本領來犯「歡喜堂」。
這套「四人天」居然是用得着。
人心難測，世事難料。
龍創始叫道：「四人天外曰三界。」
只見「人之四靈」各自按位而行，充份發揮他們各自最佳的力量。
登連雲却是以不變應萬變，他人是不動，但全身已蓄勢以待。
鳳舞天接口道：「四人天外曰三清。」
四人倏忽轉位，各人都使出了最擅長的武功——龍創始的「震懾周天」，罡氣橫盪。
鳳舞天的拂塵，千百絡金絲，要把登連雲繫着。
龜忍祖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堵截了登連雲每一處進退之路，使他進退維谷。
麟翔宙的「奇趣大異功」，虛幻飄

逸，處處都成爲陷阱，引誘登連雲下去。

兩段心法，足以使登連雲手足無措，驚魂不定。

登連雲在這罡氣與勁力的核心中，竟然發覺自己的武功，是如此的不濟。

其實，那並非他的不濟，而是對手太強，太多。

以一敵四，談何容易。

幸好登連雲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對手愈強，他愈是有機會，因爲他有機會學到對手的武功。

可惜，面前有太多的武功，學也學不來。

登連雲忽然感到一陣恐懼，死亡的恐懼。

他年輕，勇敢，從來沒有想過「死」！可是，死亡的陰影已在他前面。

外表，他並沒有示弱。

他仍然一時是「快刀法」，一時是「蛇心閃手」一時「金砵緇衣」，一時是「鐵髮」。

他把近幾年來新學的武功一一使出。

而這不同的招法，居然也有效。

尤其那「凌虛御空」的步法，使他每每可以避過看來是致命的一剎。

龜忍祖低聲怒號，連他也忍不住，叫道：「三清之上大羅天。」

這是四靈聯手的第三招。

登連雲立時之間，更感吃力。

而四靈的「大羅天」卻越使越細，簡直他把登連雲迫至他們的核心中間。

登連雲發覺自己的武功似已無效。

忽然，他聽見一個聲音，似在他耳邊的聲音：「入小樓。」

登連雲看見露台之上，只有俱翠娘站着。

說話的當然只是她。

是她用「密語傳音」。

在這毫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只能聽她的話，可是在這緊迫的核心之中，如何入小樓？

有道是兵不厭詐。

登連雲突然一個撤手，步法有點凌亂。

而在這凌亂一步，登連雲便在地上無端的拔起，這是「凌虛御空」中的最高心法。

全無朕兆的躍起。

一躍便上了小樓，而俱翠娘卻不見了踪跡。

四靈當然不會讓他逃走，也一齊飛身上小樓。

登連雲入了大廳。

大廳之內，是煙霧瀰漫。

登連雲卻不怕，這是一個最好的逃生機會。

他奔入霧中。

四靈也入了樓內，可是，一片迷霧之中，他們都不敢奔入。

四人各佔有利位置。

龍創始道：「掌！」

四人各自使出一掌。

他們的掌力實在厲害，「轟隆」一聲！

整座小樓已陷入火海。

他們要逃，可是「轟隆」之聲不絕，而整座小樓也同時陷下。

本來在他們四靈的武功來說，莫說是一個火海，就算是刀山油鍋，他們也有逃生的本領。

可是，這次是例外。

原來，小樓的爆炸是經過悉心的安排，火藥爆炸之後，無數火頭向四周發射，而樓牆也向內陷，換句話說，整座小樓陷下，成了一處無可逃出的牢籠。

登連雲看着整座小樓塌下。

他還等待着四靈走出來。

四靈已是四不靈！他們已找到了安息之所，葬身在這小樓之內。

這一切當然是俱翠娘的安排。

* * *

登連雲從驚悸中驚醒過來。

俱翠娘與翠姑娘都在眼前。

他坐了起來，才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溫暖舒適的大床上，而俱翠娘與翠姑娘坐在不遠之處。

登連雲道：「我……你……」

一時之間，他似口齒不靈。

俱翠娘道：「登大俠，你好好休息一下。」

登大俠？登連雲覺得十分詫異。

俱翠娘笑道：「你已殺了四靈，你已是江湖上武功最高的登連雲大俠了。」

「我……我並沒有……」

「你記得四靈聯手之前說過些甚麼？」

「他們說……」

翠姑娘接口道：「他們說……四周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他們會四人聯手……聯手並不影响他們在江湖武林上的聲譽，好卑鄙的武術宗師！」

登連雲道：「我也沒有能力殺死他們。」

俱翠娘道：「當然沒有，他們只使出了他們所創的『四人天』中的第三招『大羅天』，你便被他們迫得透不過氣來，假若他們再使出第四招『大羅天上有九天』，那時你不單連命也沒有，連屍骨也找不着。」

「那我要多謝你救命之恩。」

「那是一定要的了，不過，暫時我並不需要你的報答。」俱翠娘道。

「你要我……」

「我要你先好好休息，然後，我自有安排。」

「甚麼安排？」

「我要你成爲武林至尊。」

「至尊？武林至尊。」

「人之四靈是武林中的大宗師，你單手把四人擊斃，其實你已是武林至尊。」

「其實我只是……」

「有沒有人在場，有沒有人看見？」

登連雲搖搖頭。

「那便得了！只要我們向外說出，並且留下這小樓作證據，還有誰會不相信？」

翠姑娘道：「那豈不是你的夢想成眞了？」

有誰不想夢想成眞？

登連雲沒有再追問下去。

他舒舒服服的渡過了十多天，身體已完全康復，在這期間，俱翠娘也來與他說話，翠姑娘也有陪伴他逛一下花園，但再沒有談及他是武林至尊的事。

登連雲當然知道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俱翠娘並不是善男信女。

翠姑娘也不是個簡單的女子。

他隱隱約約的覺得，自己已成爲她們母女手上的一隻棋子，一隻還有利用價值的棋子。

登連雲當然不會如此下去，不過，一時之間，他卻不想走，因爲他想確實的知道，他在這兩母女之間，究竟是有甚麼利用價值。

可是，這以後的大半個月，卻不見了她們兩母女，不過，他在大宅之內，傭僕如雲，他不愁衣食。

太舒適的生活，並不適合登連雲。

他忽然想離開這地方，如果他還有利用價值，就算在天涯海角，俱翠娘與翠姑娘也會來找他。

於是，他決定離開，離開了杭州。

並沒有人阻止他。

登連雲想起了過去一連串的事，實在有點做夢的感覺。在路上，他聽到很多江湖傳聞，已有人開始傳開，「血路使」登連雲獨力斃「人之四靈」，已成爲武林新一代的至尊人物。

登連雲聽了，知道是俱翠娘做的功夫。

然而，他多聽一次，卻是感到汗顏一次。

他根本沒有能力斃四靈，他只是死裏逃生。

沒有俱翠娘的協助，他早已與四靈共在黃泉道上。

他不願再聽這些流言。

他想隱居，離開這地方，離開是非江湖之地。

* * *

居淡寧一直細心的聆聽登連雲的敘述。

他嘆了一口氣道：「難得你對我這麼坦白。」

登連雲似乎並不明白。

居淡寧道：「我雖然隱居在少室山上，不過，我也有聽過傳聞，也爲你慶幸，你果眞成爲了武林至尊。」

登連雲道：「居兄取笑！」

「你夢想成眞了，應該高興才是。」

「不，這傳言只是對我一種難以忍受的諷刺。」

「如果你不對我說，你並沒有力斃四靈，我也永不會知道。」

登連雲沒有作聲。

居淡寧又道：「自江湖中的四靈灰飛煙滅之後，的確沒有人會在武功方面，凌駕於你。因此，無論如何，你也是武林至尊。」

「不！不！」登連雲怒叫。

居淡寧實在不明白，爲甚麼會使登連雲這麼激動。

登連雲道：「我仔細想過，我並不是武林的至尊，我的武功仍然不及……」

「不及誰？」

「不及你。」

「我？」居淡寧詫異地道。

「是的，我的武功不及你。」

居淡寧笑了起來，他的笑是淡然的笑，是安祥的笑，完全沒有鬥爭得失的意味。

但看在登連雲的眼內，那是一種嘲諷的笑。

登連雲道：「因此……」

「因此怎樣？」

「因此，我希望這一次的比試，是認眞的比試。」

「不是點到即止。」

居淡寧望着登連雲的雙眼，看到一種狂熱的目光。

那像是一種走火入魔的狂熱。

居淡寧怵然而驚。

他們每一次的比試，其實只不過是一次師兄弟的相聚，一次武功與感情的交流。

可是，想不到登連雲居然看得如此重。

居淡寧道：「我看我的武功只是紙上談兵，根本不能與你相比。」

「不，我曾偷聽師傅說過，這幾十年來，少林的武功重現光輝，也只靠你了。」

「師傅何時說過？」

登連雲沒有回答，一躍而出，到了那片松林下的空地，臉露肅煞之色。

居淡寧從來沒有看過登連雲此種神色，他說的話並非戲言，他果然是要求一個證實。

一個血的證實。

居淡寧知道，他無法躲開這一場在他來說是極端無謂的比試。

假若他突然離開，看來登連雲將會不惜一切代價去找他，因爲他已認定居淡寧的武功高於他。

既是避無可避，一定要面對。

登連雲朗聲道：「師兄，你千萬不能手下留情，你知我的性格，我是死不罷休的。」

居淡寧皺起了眉頭，慢慢的走到空地上。

登連雲道：「假若我能敗在你的手下，我雖死猶榮，假若你顧及師兄弟之情，你便葬我於這松林之下……」

居淡寧道：「假若我敗於你手下，你又如何安葬我？把我屍留荒野？讓你名揚武林？」

「不，不……」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你不會敗於我手。」

「想不到『血路使』竟然是這樣沒有信心。」

登連雲的心情是複雜的，他既要與居淡寧比試，以期在決鬥之中分出高下。

其實，那是一種心魔。

居淡寧並不是一個出名的江湖人物，他只是一個隱居的人，沒有人認識他，更沒有人知道他武功已臻化境，因此登連雲就算打敗了他，對於他的江湖地位並無任何幫助，不過，在登連雲來說，那是極重要的一戰。

他表面是與居淡寧一戰，而事實上，他是與自己的心魔一戰。

登連雲已蓄勢待發。

居淡寧依然是那模樣，安祥而鎮定。

登連雲一躍起，如大鵬振翼，雙翅盡展，向居淡寧正面攻來。

居淡寧衣袂微飄，不知是左閃還是右閃，居然在眨眼之間，能避開這强大的攻勢。

登連雲穩身於地，雙手倏掌忽爪，向居淡寧的心胸襲來，那强大的力量，竟然使附近的松樹，起了一陣松濤，一陣輕輕的呼嘯。

居淡寧只是輕輕一掌遞出。

這一掌表面看不出有任何勁度。

但當登連雲的掌快要接到居淡寧的掌時，雙方都感到那陣迫力。

雙掌在空中似在膠着。

登連雲是無比剛勁的力，而居淡寧的力却是無比的陰柔。

一時之間，兩人都無法取勝或擺脫。

不過，登連雲在一盞茶之後，臉露疲色，額上排着黃豆般大的汗珠。

而居淡寧是淵停岳峙，態度安祥。

明眼人一看，已經知道勝負如何。

不過，登連雲當然不會認輸，他叫道：「居淡寧，你用的手法並不像少林功夫！」

「師弟果然好眼力！」

居淡寧試圖把那力道收小。

登連雲趁這機會迴身，兩人同時把掌力收起，不過，登連雲要退了兩步，才能站定。

「師兄用的是武當內功心法。」

「其實少林武當本是一家，我在這幾年的修煉之中，發現如果不計門戶之見，各取所長，定然會有所突破。」

「對，師兄想法，完全合我心意。

來，再來看我這十式的『渾然天成』。」

「渾然天成？」

「那是取自各家所長的十式，這名字只是我胡亂的如此命名。」

居淡寧其實也是個武痴。

他向來求取新的武功，都是在古代遺留下來的典籍中尋來，再加上自己的智慧而成。

但登連雲却不同，他是從實際經驗中捨短取長，而他每學一款武功，他都是要先給敵人打敗，從敗中求取勝利，每一招一式都是以血肉換來的。

「這是第一式——震碎虛空。」

登連雲連施八掌，激起一度氣流。

居淡寧感到一道吸力，一時之間，竟無法擺脫。

登連雲第九掌已到，這一掌是正面的攻向居淡寧，因爲他受氣流吸着，這一掌無論如何都會打中他。

居淡寧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壓迫力。

他也以雙掌抵禦。

掌力一出，那罡氣的吸力開始散去，他迴身，雙掌斜斜而出，把登連雲的來勢暫時卸去。

登連雲的掌力越來越猛。

這一卸力，使他掌力的方向改變。

居淡寧再以一招「大江東去」，把自己整個人抽離那巨大的激流。

登連雲的掌力如虎添翼。

「霹靂」一聲。

在空虛之中，竟然有火焰騰升，那邊卅丈開外的松樹，已然倒下。

好一招「震碎空虛」！

居淡寧感到一陣寒慄。

這一招一共九掌，八掌是向敵人周圍攻去，以激開一陣有吸力的罡氣，而第九掌才是致命的一擊。

登連雲是把震懾和尚的「金砵緇衣」，散尾上人的「髮網難逃」，以及人中四靈的龍創始的「佈施指」，三家精妙之法式，合而爲一。

果然是有渾然天成的味道。

居淡寧知道，能夠避開這一招的人，在江湖上並不會太多，其實自己能避開，也有點僥倖。

忽然，在他古井無波的心內，却有一陣爭勝的慾望，這種慾望在這十多年來從未掀起過。

可能他沒有遇到眞正的對手。

如今面前的登連雲，是千古難逢的對手。

居淡寧突然暴退，也突然的竄回。

登連雲沒有看清楚他的招式，他也只有順勢向後。

這一向後使他如入了排山倒海的力道中，一時之間，無法穩身。

他心中一驚，力量稍減，而對方的來勢更進一步，在百忙之中，他猛然抽身，但已見居淡寧的左邊手臂，有如一支金剛鐵杵的攻來。

「金頂佛光？」

「道可道、非常道？」

那是少林與武當兩者合而爲一的一招。

陰柔之中帶有剛勁，而剛勁之中却滿佈陰柔。

登連雲全身感到針尖刺到似的，他倒是個見慣大場面的人，他急速旋身，企圖擺脫居淡寧。

但那力量有如萬縷柔絲，斬不斷，理還亂。

登連雲雙掌撤出。

好一招「花雨流星」，夾雜着一陣「瀟湘夜雨」。

這兩招本是暗器名家蕭湘晚的暗器手法，但登連雲手中並無暗器，只是以撒暗器的手法迫出。

撒出的是一股股如箭的力量。

配合「瀟湘夜雨」的却是「閃手蛇心」風霜雪的辣手狂招，竟然可以敵住居淡寧的佛道合成爲一的絕招。

兩人猛碰，然後各自彈開。

他們都佩服對方。

這時，兩人心境又有了變化。

登連雲是鬥志更被對方的玄幻招數，激上了最高峯，但居淡寧却是不同。

他有點悔意。

他後悔自己使出這一招，假若登連雲武功略差，就算不致死在他的手上，也會重傷。

一時的好勝爭强竟是作孽的因由。

三十年來的隱居生活，何以竟然一旦毀去？

居淡寧突然感到一陣心酸。

自以爲自己得到師傅眞傳，得到天地靈氣，但事實上一切意志、定力，竟是如此薄弱。

這時，登連雲喘息已定。

他又再起來，道：「我又來了！」

居淡寧如夢初醒。

登連雲果然人隨聲到。

居淡寧猛退，一退十丈。

登連雲再而進逼。

居淡寧又退，一退三十丈。

登連雲鬥志已被激起，也是一迫三十丈。

居淡寧知道，他要來一個決斷。

登連雲竟以一人之力，施展了人中四靈的「四人天」的招式。

一時之間，人影、掌影漫天飛舞。

居淡寧看來只有招架之力。

他再退。

這一退却已到了崖邊。

登連雲因爲集中於找尋居淡寧的弱點，因而並沒有留意他們已奔至懸崖處。

登連雲定住身子，正想有所表示。

居淡寧却是全力的一掌。

這一掌力道極爲强大，登連雲因

爲突然定下，無法閃避，竟以胸口相迎。

登連雲胸口已滿凝罡氣。

對方雙掌力量越大，反激的罡氣也越是巨大。

「叭」的一聲。

居淡寧竟然被彈了起來。

彈至崖邊，他一踏步，竟然踩下了一塊崖邊的碎石，一時間整個人仰翻墜下。

登連雲連忙一撲。

在這電光一刻之中，他抓到了居淡寧的手！

而居淡寧人已下了崖邊。

「小心，慢着！」居淡寧先穩定了身體。

居淡寧在半空中搖晃。

一陣大風吹向谷底。

居淡寧似乎再無鬥志，登連雲前身一滑，幾乎連自己也被扯了下去。

他雙脚一蹴，皮靴已陷入了石塊之內，但已可以穩定了身體。

不過，居淡寧的手似已無力。

他再伸手抓居淡寧，居淡寧已似失去所有力量，登連雲無法再抓。

居淡寧已無聲的墮下。

登連雲猛叫。

聲震深谷，但居淡寧已墮下。

這深谷煙霧瀰漫，轉眼已不見了居淡寧的人影。

登連雲呆着。

這一刻的遽然劇變，實在使他難以適應，他還以爲在夢中。

他狠狠咬了一下嘴唇，血滴下。

一切都是眞實。

居淡寧是墮下了懸崖，墮下了深不見底的懸崖。

「師哥，師哥……」

他的聲音响遍深谷，過了一會，又再傳來回聲：「師哥，師哥……」

他實在不能相信，就這樣，居淡寧，他的師兄居淡寧，就這樣死在他的手上。

「我是無意的……」

他狂號怒哭，只有山岳回應。

他站了起來，看着懸崖，想一躍而下。

一陣山風吹來，他有點清醒。

居淡寧有如此的身手，竟然會墮下岩去？他實在不由得生疑。

他小心攀崖而下。

雲霧向上湧來，他攀下了十丈，下面更爲迷濛。

完全沒有居淡寧的踪影。

他攀回崖上，心頭有說不出的沉痛。

覺悟前非　剷除邪惡

登連雲一直在崖上守候了七天。

他一直在哭，並不是號啕大哭，而是眼淚汨汨流下。第七天，他的淚水似乎乾了。

他痴痴呆呆的過了這七日。

他想起很多的事情，尤其是他倆在少室山上寄居的時候，他倆一直是好朋友好兄弟。

他們都是孤兒，不知父母是誰！

這一點令他們有一種無形的聯繫，直至長大，他們雖已各自闖天下，他們仍然一年相聚一次，雖云是同門試劍，其實那是一聚離情。

登連雲是鐵錚錚的漢子，但內心是極其脆弱的。

他一直要在武功上尋求突破，不斷地向江湖上各高手名家挑戰，他打敗了他們，攀上了武林高位，不過，他的內心是寂寞愁苦的。

他一直覺得自己不及師兄居淡寧。

他不服居淡寧，要在武功上蓋過他。

假如居淡寧也是他如此猛烈的性格的話，他倆將會永無休止的鬥下去。

可惜，居淡寧人如其名，要平淡安寧，要在深山隱逸，他在天地萬物之中，找尋另一種境界。

一種超乎人慾物慾的境界。

他的心是澄明的，因此，他在人格、武功的修爲之上，是超過了登連雲。

登連雲也明白這點。

自從他打敗了人之四靈後，江湖上的人物，已認爲他到了武林至尊的地位。

人們不敢再叫他「血路使」，而改口稱他爲「血路尊使」，這實在是一種尊敬。

尊敬他在武業上的成就。

也尊敬他把一個勢力龐大的幫會分化了。

當然，這並不是登連雲的目的，但他能殺死人中四靈，江湖人都是跟紅頂白的，往往把好的一面，都歸向有成就的人。

本來，登連雲應該滿足。

可是，事實並不如此。

他一直認爲，居淡寧才是他最終的目標。

這就是他所謂「十一大心願」！

在江湖上挑戰十大名家高手，只是他豎立威名的踏脚石，要戰勝居淡寧，才是他人生最高目標。

而今做到了。

可是，他却想不到有這般的空虛。

他寧願事情沒有發生，可是，事情的確發生了，而且他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那感覺——

居淡寧的手自他手中滑下。

他是盡了一切力去抓他，但他竟然變得荏弱無力，他已盡了一切。

他死了，無聲無色的墮入了深淵。

他恨自己，恨自已的無能。

登連雲一直跪在居淡寧的衣冠塚前。

他決定要離開，否則他的精神會崩潰。

那日黃昏，他終於下了少室山。

不過，他的腦海仍不斷有居淡寧的影子出現，居淡寧並沒有怪責他，有時是呆呆的望着他，有時是閒逸地撫琴，有時是在松林中翩然舞劍……

登連雲以爲見到他，一開口叫，便驚醒了自己的白日夢！

他離開了少室山五百里。

他不知那是甚麼地方，他的腦海內仍然只有居淡寧的影子，他要洗去這影子，可是，這影子却是揮不去，抹不掉，而且越是想去抹掉，越是清晰。

只有一個方法，那便是酒。

酒入愁腸愁更愁。

但當酒精把他迷醉後，就只這一刻，他才能擺脫居淡寧的影子。

因此他一稍爲清醒，他又要酒。

三個月，精壯的登連雲竟然變成一個酒鬼。

沒有人再認識他，因爲他日夕都是昏沉迷醉。

那日，他半醉的走過一個樹林，見有四人，在樹中一邊傾談，一邊走着。

忽然，登連雲全身戰慄，因爲他看見那四人，並非別人，而是曾與他生死一戰的「人之四靈」！

他咆哮一聲，躍過四人頭上，便出招對付四人！

那四人只不過是普通商旅，見一個狂人披頭散髮的衝來，只嚇得面無人色的四處奔竄！

但登連雲却見那四人是「人之四靈」！

四人散後，他號啕大哭，在樹叢之處，瘋狂地舞拳，一時之間，只見樹葉有如雨般洒下。

當他喘氣未定，却見林中又有一人出現。

那人作書生打扮。

他一手提着一個木箱，另一手是一把油傘。

他看清楚，那是一個年輕的讀書人。

登連雲雖然瘋狂，但他仍是非常威武，假若是一般人，見了他都會繞道而行。

可是，那小書生並沒有。

登連雲看着他。

他也看着登連雲，面無懼色。

忽然，登連雲又覺有異。

臉前的書生，竟變了居淡寧。

他感到異常的害怕，却又不忍不直視那書生，他叫道：「師哥啊師哥……」

那書生開始時有點害怕，想一走了之。

但登連雲却是亦步亦趨。

那書生道：「你着了魔？」

登連雲叫道：「你是我師哥！」

「我不是你師哥！」

「你是誰？」

「你不用知道我是誰，我只是個過客！」

「我不是有意殺你的！」

那書生愕然，却道：「你心魔重重！」

「我？心魔重重？」

「是的，你其實是患了重病！」

「重病？甚麼重病？」

「我不知道你爲甚麼會患重病，但我知道只有一個辦法可以醫治你的重病！」

「怎麼？」

「心病還需心藥醫。」

登連雲呆呆的站着。

他似乎是被書生點透了。是的，心病還需心藥醫。

「心藥那裏找？」

「找你最信任的一個人，把一切事實告訴你所相信的人，那麼，你還可以有痊癒之日！」

「你是個大夫？」

「我只是個想做大夫的書生。」

登連雲自言自語道：「我最信任的人？天下間那會有一個我最信任的人？」

他再想找那書生一問，那書生已失去了踪影。

「誰是我最相信的人？」

天下間，除了自己，他還可以相信誰？

江湖是風波險惡地，那會有知心朋友？

居淡寧是唯一的知心朋友，但……

他不敢再想下去，因爲居淡寧的影子又再纏繞他，他找了一處小酒舖，又喝得昏沉迷醉。

翌日，他醒來的時候，身在路邊，一隻野狗正想在他身上找處肥肉噬下，幸好他瘦骨如柴，無處下口。

他大叫一聲，那野狗跳開。

忽然，他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可以相信的人。

是廣智和尚，是少林寺藏經閣內的廣智和尚，那是他的師傅，他唯一個可相信的人。

他決定走回少室山，上少林寺找廣智和尚。

有了這個決定之後，他的心似乎平靜過來，他到附近的小鎮，買過了衣服，修飾了一下，買了一匹馬，直奔少室山。

廣智和尚在少林寺中，並非甚麼得道高僧，只是一個看守藏經閣的半身癱瘓的和尚。

不過，他年紀已大，也得到寺中其他和尚的尊重。

登連雲並沒有驚動少林寺內的人。

他日間假扮上山遊覽的人，到了夜間，才潛入寺內，並直奔藏經閣。

藏經閣是一間相當大的建築物。

登連雲記得廣智和尚喜歡在閣中

的小廳夜讀。

但躍過前樓，只見閣樓處，孤燈如豆。

登連雲飛身上閣樓。

燈下，是一個和尚，一個白髮飄逸的和尚。

登連雲一時之間，不敢打擾他的閱讀。

一會，那和尚掩卷，道：「你也來了！」

說話似是對他而說。

登連雲心中一凜，道：「弟子回來了！」

「那你為甚麼不出來見我？」

登連雲從暗處走了出來。

廣智和尚看着登連雲，半晌才道：「你……你是連雲？」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的，師傅，我是登連雲！」

「據說，你已成為武林的尊者，為甚麼你竟是如此模樣？」

「我……」

「這世上，除了我之外，你再沒有親人的了。」

登連雲聽了，立時淚如雨下。

廣智和尚竟慢慢的站了起來，走近登連雲。

登連雲道：「師傅，你的腿……」

「治好了。是你師兄年來的悉心醫治！」

「是師兄，是居淡寧？」

「除了他，你還有甚麼師兄？」

登連雲更是錯愕，居淡寧甚麼時候醫治好了師傅的瘸腿，他從來沒有提過。

令他更為不知所措的，是自己殺了他。

登連雲本來是要向師傅懺悔的，但這個時候，叫他如何開口？

廣智見他面有難色，便問：「你遠道回來？」

登連雲忽然下了大決心，道：「是，我回來向你謝罪的！」

「甚麼謝罪？」他頓了一頓，又道：「這多年來，你在江湖的事，我略所聞——你殺人無數，幸好那些都是江湖上一些敗類，尤其是那人中四靈……」

「師傅，你知道？」

「我知道，是寺中傳出的一些消息。」

「師傅，我錯了！」

「你沒有錯，人之四靈已死，可惜的是那『歡喜堂』仍沒有散去！」

登連雲並沒有理會師傅所說，他唯一希望，是說出他殺死了師兄居淡寧。

「上天給你的任務，你還沒有完成！」

「上天給我的任務？」

「這幾十年來，我在藏經閣內，看過不少不少斷簡殘篇，有武術的，有人生哲理的，可惜我悟性太低，不能領略多少，幸好你師兄聰穎，幫了我不少忙……

「他每年來一次，與我通宵達旦的談論，他給我很多啓示……人生本來便是一個過渡，這個過渡之中，各有各的任務，當每個人完成了任務之後，都要歸去。」

登連雲聽着，他只覺得那是智慧之言。

「為了完成任務，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比如我，雙腿早年癱瘓，又可作些甚麼？可以的，我因為雙腿癱瘓，才會來守藏經閣，也才可以專心在這整理這一切典籍，把很多失傳的武功哲理，得以保存……

「而你的師兄，他選擇了隱道的生活，也自有他完成人生任務的方法，在恬靜中悟出天下不同的道理，在那些深邃艱澀的醫書中，領略出前人的智慧，他把我的腿治好，也打破了很多醫藥上的疑點，他編輯成書，使後世人都學其利……」

原來師哥這些年來，都在鑽研醫術。

「而你也沒有辜負上天所托……你從武學中另開一境界，你在對敵中悟求更進一步的武學，你戰勝了當代的武學泰斗，也戰勝了你自己！」

「不……我不能戰勝自己！」登連雲有點激動。

「當然，那是不容易的事。」

登連雲實在不能再忍受，師傅每多說一件事，更令他不敢坦白以告。

他叫道：「師傅，我是來接受你的懲罰！」

「懲罰？」

「我殺了師哥！」

廣智和尚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激動。

登連雲見師傅無動於衷，以為他是因為太震驚而一時之間無以適應。

「是的，我殺了師哥，但我並不是有意的，我迫他比試，只是想證明一下我的武功比他高……」

「因而你迫死了他！」

「不，我抓着他……我抓着他的手，他的手突然變得軟弱無力……我……我抓不住了……」

這時，登連雲又再陷入了瘋狂的狀態。

「於是，你放手了？」

「不，不，我盡了力……我要戰勝他，却並不是要迫他下崖，我實在……我實在……」

他忽然站了起來，要撞向牆邊。

廣智和尚一手攔着他。

他瘋狂的向前衝去，就像一隻野馬。

廣智和尚一手拉住他的臂膀，另一手連番點出。

登連雲只覺眼前一黑。

廣智和尚已點了他的穴道：「命門」、「陶道」、「大椎」與「陽關」。

登連雲已頹然倒下。

廣智和尚道：「阿彌陀佛，他生來

心胸狹隘，做事偏激，但經這一教訓之後，應該可以糾正過來，不過，那要看你！」

「師傅，他的心魔障仍然要你為他解除！」

黑暗處那人回答着。

* * *

當登連雲醒來的時候，只覺自己全身赤裸，被安置在一個小房間之內。

他看着自己的身上，竟是寫滿了「佛」字。

胸前、腿上，甚至是背脊，都是寫上了「佛」。

他不敢妄動。

忽然，他聽到誦經的聲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登連雲聽着，心中有說不出的廣大清明。

他半生人中，實在有太多的事故，他感到非常疲累。而這些經歷，似乎已替他解開了一些重負。

接着，是廣智和尚的聲音：「你的師兄並沒有怪責你，你已盡力，你已盡力去解開這劫……」

登連雲又再想起那天。

那天他實在無意，但在事情發生之時，他的確是盡了力，是的，那是「劫」，是一次「魔劫」。

他並沒有罪，他也是劫中的受害者。

這時，他感到全身血脈沸騰，那些身上的「佛」字，似是保護着他，又讓他有足夠的信心。

「你師哥不會怪你，你自己也不應怪自己！」

登連雲聽了，心境又大為開朗。

忽然，他覺得室中較為光亮起來。

似有兩個人影在他跟前打坐。

他們都口中唸唸有詞。

漸漸，登連雲更覺得心情開朗，一切事都似成過去。一切如夢幻泡影，一切如電又如霧的散去……

室內更為光亮起來。

登連雲微微張開了眼，眼前的是師傅。

還有一個僧人……

他看不清楚他的面容。

只見他是一個眉清目秀，臉孔慈祥的中年和尚，那微動的嘴唇……

登連雲嚇了一跳！是居淡寧，竟然是居淡寧！

登連雲嚇得站起來。

「你……你……」

那和尚道：「我便是你師哥居淡寧！」

「你沒有死？」

「沒有！」

登連雲還以為在夢中。

居淡寧道：「其實，早在去年，我已跟隨了師傅，皈依我佛！」

「為甚麼你仍在山後？」

「師傅早已算到我們師兄弟之間有魔劫重重，為了化解這一個魔劫，我們之間一定要有一個死去。」

登連雲望着師傅。

居淡寧續道：「師傅當然不想我們之間任何一個人死去，但這一魔劫却是連他也沒有能力化解，因此，他先要求我出家，我本也是個清靜無為的人，早已有心禮佛，因此，我歸在師傳門下，法號曰悟智！」

「那你為甚麼不早與我說？我記得見你之時，你仍然是束髮，並不是和尚！」

「是的，你的來臨，早已是師傅計算之內，他認為你當時已陷入了魔障重重，我只能以死，才能點化你的痴迷，帶你衝出魔障！」

「為甚麼你不向我說明？」

「你回心一想，我的解釋能令你放下要勝過我的心？假如可以，我早已說出！」

登連雲回心一想，當時的確是執迷不悟。

「我早已準備了死！」

登連雲道：「你以死點化我的痴迷！」

「但想不到你對我的死，反應竟是這麼强烈！」

廣智和尚突然插口，道：「連雲，其實你也是個佛心性强的人，當你陷於魔障之中，叫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師哥的死，却可以使你悟到，人生的慾望深淵，根本是永遠無法填滿的……」

「是的，師哥的死使我消極起來！」

居淡寧道：「其實那段消沈的時間，正是你脫離魔障的時間。」

「你一直照顧着我？」

居淡寧點了點頭，道：「其實那一段時間，也是訓練我對紅塵的看法，更進入一新境界！」

登連雲道：「但我仍無法……」

「是的，那是劫數沒有完全渡過！」

「再發展下去，我覺得我會自尋死路！」

「我也有這種感覺，因此，我曾化身多人，在你身邊出現，但完全沒有效果！」

「但那小書生……」

「最後，我扮了那戇直的書生，才在無意中點醒了你，你終於要回到師傅身旁，那表示你仍有良知，仍感覺到你在世上有親人，有生存的意義！」

登連雲非常感激的道：「師哥，我實在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報答我？不，那是師傅的指示，阿彌陀佛！」

「師傅……」登連雲喉頭哽咽。

廣智和尚嘆了口氣，道：「其實，你倆仍是未渡那魔劫最後的一關！」

「最後的一關？」

廣智和尚點了點頭，道：「本來，

你在寺中解了這次魔障之後，你以後可以心安理得的活下去，當然，那還要看你的造化！」

「甚麼是最後的一關？」

「你殺了人之四靈，記得嗎？」

「當然是印象難忘！」

「那個淫亂荒唐的組織果然是他們四人在幕後操縱的，他們被殺後，歡喜堂應說也是隨着煙消雲散！」

「但其實呢？」

「歡喜堂並沒有散去，而且勢力日漸擴展，聲勢比四靈在生之日，更爲震撼江湖！」

登連雲實在不明白。

居淡寧道：「那是因爲操縱歡喜堂的人仍然存在！」

「誰？」

「你試猜一下！」

「唯一可能的應是偎翠娘！」

居淡寧沒有表示。

登連雲自言自語道：「她只是一個鴇母，任由她武功再好，也沒有力量要支持起歡喜堂，還說要擴張？」

「偎翠娘並不是你眼中那麼簡單的人物！」

「她有甚麼妖法？」登連雲隨口問。

「對，她是妖婦！」

「以她一個人的力量……」

「不只一人，還有她的徒兒！」

「是翠姑娘？」

「正是！」

登連雲忙道：「不會的，翠姑娘是個出於汚泥而不染的青蓮！」

「你上當了！」

「上甚麼當？」

「當時你見她們師徒兩人，有甚麼印象？」

「那偎翠娘是個深明大義，做事處變不驚的女中豪傑，雖然她是個鴇母！」

「翠姑娘呢？」

「我早已說過，她是火坑中的青蓮！」

居淡寧與廣智聽了，竟然笑了起來。

廣智和尚道：「你在江湖也多年了，你有沒有聽過，五十年前，有兩個女魔頭在江湖出現？」

一時之間，登連雲沒有想起甚麼。

居淡寧道：「那時有兩個女魔頭，一師一徒，西風吹夢總如烟！」

「甚麼，好文雅的外號！」

「師傅是吹夢師太，徒弟是如烟尼！」

「其實她們本是在江湖混飯吃的人，既以武功欺人，武功不及人的時候，却又以美色誘人！」

「因此，後來很多江湖人遇過她們之後，給了她們這一個雅號：西風吹夢總如烟！」

「眞正的意思是，無論遇到她們其中一人，也會身敗名裂！」

登連雲道：「都是那些人好色！」

「是的，那是男人自取其辱，不過，後來兩人得異人傳授武功，竟可以武功震懾江湖！」

「她們以武功稱霸？」

「是的，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過，强中自有强中手！」

廣智和尚道：「這兩個女尼，誓要在江湖創一番功業，因此入了深山，閉關苦練……可惜，這時已是時不與我的時候，她們年紀已有一大把！」

登連雲計算一下，道：「假若偎翠娘與翠姑娘是那兩女尼的化身，那麼她們已是……吹夢師太應該是九十歲以上，而那如烟尼也有七十歲……」

「是的，那是她們的年紀！」

「不過，我見過的兩人，一個看來只有三十多歲，一個是二十出頭的小姑娘！」

居淡寧道：「那是她們修練以及易容之功！」

「修練及易容？」

廣智和尚道：「據江湖傳聞，她們倆入四川，上峨嵋山，在金頂處修練，竟無意間發現了峨嵋的一些典籍，當中有修練長生不老之術！」

「她們修練成了？」

「沒有人知道！」

登連雲問：「那麼你們又怎知道偎翠娘與翠姑娘是她們的化身？」

「這兩個女人處事與一般江湖人不同，我的意思是她們比一般女人更老練更有定力，那種老練的程度是超乎她們的年紀！」

這點，登連雲是同意的。

居淡寧道：「你與人之四靈較量之時，看過他們四人全力而成的『四人天』？」

登連雲點了點頭。

「據說人之四靈，各人本已名成利就，每年都秘密的相聚一次，目的是談武功論世事，這事沒有人知道，只有他們四人之間的一個協議，後來，有一年，他們在岳陽樓聚首，他們的老大哥龍創始竟是愁容滿面，原來龍創始在來此經營的牧場，一晚之間竟成廢墟！」

「爲甚麼會如此？」

「那不人禍，是天災，一次地震，引至地陷，一夜之間，縱橫三十里的牧場，竟然成了廢墟！」

「龍創始損失慘重？」

「沒有了牧場其實不重要，最慘的是欠下一些江湖豪客的巨債！」

「以他的身手，錢不是問題！」

「當然，不過，他却不肯以武力去索取金錢！」

「人之四靈一向名聲不錯！」

「其他三人都無法幫他……這件事，却被老尼聽到，她們想到一個利用人之四靈之法！」

「如何？」

「兩個老尼要他們每人在所處的地

區內，在背後支持一個叫『歡喜堂』的組織！」

「怎樣支持？」

「以他們在地區內的名望作支持，不用他們眞眞正正的出名支持！」

「他們會有甚麼好處？」

「龍創始可以得回一個牧場！」

「這條件實在有利！」

「因此四人答應那兩個女尼！」

「歡喜堂有甚麼能力賠一個縱橫三十里的牧場給龍創始？」

「不知她們用甚麼辦法，不過，在以後的日子，歡喜堂果然在各省市擴大起來，歡喜堂在每個大城市之內，開賭場、浴堂、烟館以及妓院……她們統稱這些地方爲『英雄地』，其實那是英雄塚！」

登連雲道：「那兩個女尼便是偎翠娘以及翠姑娘？」

廣智和尚與居淡寧點頭。

登連雲實在不能相信，兩個清修的女尼，竟會經營這些酒色財氣的事業。

廣智和尚道：「這事我也不能參透！」

居淡寧道：「以我猜思，那可能是一種報復，她兩師徒在閉關修練之時，原是希望以本身武功力量創一番事業，但她們發現，兩雙拳頭能打得多少人？要征服人，只能攻向人的弱點。」

「酒色財氣是人的弱點？」

「對，她們的修練擴大了她們的野心，因此才創立歡喜堂，但開創之時，一定要有眞正實力的人支持，在這個機緣巧合之下，她們兩人利用了人之四靈！」

登連雲道：「人之四靈被她們利用，不會發覺？」

「他們當然發覺，並且覺得這歡喜堂應該是他們的事業才對！」

「人性的弱點，人之四靈也靈不到那裏！」

「因此，他們西下杭州，要與偎翠娘、翠姑娘談判，把歡喜堂的事業分一杯羹！」

「她們不肯？」

「當然不肯，不過，她們並沒有直接拒絕！」

「根本上，以武功來說，兩個女尼，足以對付人之四靈！」

「當然可以，不過，她們都有一個大難題，計算起來，這時吹夢師太是九十高齡，如烟尼是七十左右，但兩人外貌仍是二三十歲，當然是易容之功！」

「天下間竟有這樣的易容本領？」

「有，可是，這樣的易容，功夫並不易做，而兩個女尼想過，一旦與人之四靈打起來，她們的眞面目便要出現，她們是非常愛惜容顏……」

「假如兩個老婦人露出本來面目，就是不用一戰，人之四靈也會被嚇死！」

三人都笑起來。

居淡寧道：「當她們最傷腦筋之時，你出現了！」

「我？」登連雲道。

「她們要利用你，那是易如反掌，因爲你當時是要打遍天下的高手！」

「啊！原來我分別遇到的四靈，竟是她們有計劃的安排！」

「你並沒有眞正的能力殺死四靈！」

「沒有，其實是她們安排一場爆炸，這一場爆炸不單要取四靈的命，也要殺我滅口！」

「是她們趕盡殺絕的本色！」

「問題來了，你沒有死去！」

「不是沒有死去，反而要來覓師哥再決一場勝負，失手讓師哥跌下懸崖，而且反應這麼强烈！」

居淡寧道：「本來，我只是想點化你，希望你從邪惡的頂峯走出來，不再以不斷的挑戰，無謂的渡此一生，但師傅却發覺，讓歡喜堂再發展下去，那麼江湖災劫便會更大，因此……」

「因此開渡了我……」

「並且要委托你一個任務！」

「對付兩個邪惡的老妖？」

廣智和尚合十道：「阿彌陀佛！」

「我一個人？」

居淡寧道：「爲江湖除魔斬妖，也是我的本分！」

登連雲道：「你我聯手？」

居淡寧也合十道：「阿彌陀佛！」

登連雲喜道：「其實那是我希望已久之事！」

＊　＊　＊

偎翠娘與翠姑娘此時都在深山之中。

她們暫時消失江湖，因爲她們要修補她們的容貌，要把九十歲的容顏，易成三十歲的容顏當然不是易事。

如烟尼道：「師傅，你甚麼時候才把整套的易容功夫傳授與我！」

「有我在生的一天，你根本不用擔心你的容顏！」

「但是，總有一天……」

「你詛咒我死？」吹夢師太有點怒意。

「不，師傅當然長生不老！」

「人總有一個極限，終有一天，我會把整套易容的功夫傳授給你！」

「師傅，人之四靈已被我們剷除了，以後，我們將有無窮無盡的財富！」

「不單有無窮無盡的財富，當有更多的臭男人死在我們手中！」

「那些好色無聊的男人，以爲快活在英雄地，那知他們遲早都葬在狗熊塚內！」

兩人相對哈哈大笑。

經過一個月的閉關易容，她們又再回復那青春少艾的容貌。

沒有人會相信，這兩個足以傾倒任何男人的女人，竟是兩個老妖婦。

她們連夜趕回杭州。

那間偎翠樓又已成了一番新面目

，比起從前，更覺氣勢迫人。

到來夜夜笙歌的人更多了。

* * *

那日，杭州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

「兩個和尚入了偎翠樓！」

這件事當然也驚動了偎翠娘與翠姑娘。

衆龜奴實在不知道怎樣招呼兩個和尚。

「兩位大師要……」

兩人同時合十道：「阿彌陀佛！」

其中一個和尚道：「貧僧要見的是偎翠樓主偎翠娘，還有那名動杭州的翠姑娘！」

「大師果然是識貨……」其中一個龜奴說着，忽然又覺得那太不像話。

「偎翠娘是不容易見貴客……」

「我們兩個和尚來，她自當接見！」

那些龜奴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當然要見！」

聲音來自閣樓，那當然是偎翠娘。

還有環珮叮璫的翠姑娘。

翠姑娘一看，破口叫道：「是你？」

「姑娘認得是貧僧？」

「你是『血路使』登連雲！」

果然是登連雲，不過，他已不再是英姿勃勃的登連雲，而是一個牛山濯濯的和尚。

旁邊的是居淡寧。

居淡寧嘆了口氣。

偎翠娘實在忍不住問：「大師爲何嘆息！」

居淡寧道：「天下間竟有此易容之術！」

偎翠娘心中一凜。「甚麼易容術？」

居淡寧又再嘆一口氣：「無論你們如何易容，如何撐下去，人生如夢，西風吹夢總如烟！」

偎翠娘與翠姑娘兩人面色劇變。

三十多年前的事，根本沒有人知道。

偎翠娘轉眼已平靜過來，道：「兩位大師，既要見在下，如今見到了，如何？」

登連雲道：「貧僧來此，只是要求樓主讓我們做一趟法事！」

「甚麼法事？」

「超渡一下英雄塚上的亡魂！」

其他人聽來，不會太明白這和尚的話，但聽在偎翠娘與翠姑娘耳內，那是另一番感受。

有如寒天喝雪水，冰冷在心頭！

「天下英雄多，英雄塚上渡亡魂，也是件好事，你要在那裡開壇作法事，超渡亡魂！」

他們也實在佩服這女妖竟有這忍耐力。

「就在這裏！」

「在偎翠樓內？」

兩人合什，齊念佛號。

偎翠娘道：「你們的目的是……」

居淡寧道：「貧僧的目的是讓歡喜堂做些眞正使人歡喜的事，不再遺禍人間！」

偎翠娘當然明白這是一個挑戰。

「假如我堅持做歡喜堂今日做的事？」

「那麼……阿彌陀佛！」

「憑你兩人，可以毀我百年基業？」

「那只是替天行道而已！」

翠姑娘實在忍耐不住，道：「這處地方狹窄，你們便挑別個地方吧！」

登連雲道：「當年白娘娘下凡杭州，與法海一場大戰……終被壓在雷峯塔下……就讓白娘娘作一見證！」

「好，那便在雷峯塔下！」

兩人又再合什，悄然而退。

偎翠娘看着兩人的背影道：「如烟，你有把握？」

「有師傅在，我怕甚麼？」如烟笑着，那笑意果然有如烟如霧的幻意。

* * *

雷峯塔前，是一片嵯峨的怪石。

早晨的霧靄未散，透着一股凄凉寂寞的感覺。

石上，坐着兩個白衣如雪的和尚。

雷峯塔並不高，經過幾百年風雨的侵蝕，牆垣剝落，塔頂之處，忽然毫光一現。

接着是一陣閃光，一條白色光柱自塔頂射下，直指兩個和尚的咽喉。

這來勢快且勁。

但兩和尚仍盤膝，騰起，避過這致命的光刺。

只見兩個觔斗之後，赫然是翠姑娘。

她手持一條長長的絲帶，正微笑看着兩人。

「姑娘好守時呀！」

「多言無益！」只見她語音未了，人已騰上半空，而絲帶在空中繚繞，撒向兩人。

居淡寧與登連雲交換了一個眼色。

兩人同時騰身，掌風在他們手上發出，迫使翠姑娘無法再在半空耀武揚威。

「好功夫，好功夫！」

聲音來自塔頂。

坐在塔頂的是偎翠娘，她仍是一身翠綠衣裳。

「如烟，你就讓他們看看你的『情絲百結』！」偎翠娘輕描淡寫地道。

只見那如烟尼絲帶翻飛，纏向兩個白衣和尚。

兩個白衣和尚，衣袂翻飛，力抗絲帶的纏繞。

如烟尼使的絲帶，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忽然間堅硬如鐵，忽然是柔弱如絲。

登連雲與居淡寧却也應付裕如，他們以硬碰硬，亦以柔制柔，一時之間，不分勝負。

那時霧靄漸散。

坐在塔頂的吹夢師太，已飛身下來，坐在一塊巨石之上，似有點不耐煩。

吹夢師太見「情絲百結」在百多回合之下仍不見功，便道：「如烟，人間無情！」

如烟尼已收起了絲帶，雙袖在微風中鼓脹。

兩人互望了一眼，知道所謂「人間無情」，定是這如烟尼的另一套絕招。

只見她突然臉露笑容，雙眼含情脈脈！

原來這「人間無情」是如烟尼獨創的武功，招式只是六招，足以道盡少女情懷，但她却起了一個相反的名字，却使人不知所措。

她突然躍起，猛攻兩個和尚的光頭。

「惜花愛月！」吹夢師太沉吟道。

「這一招使得較爲浮躁！」

「師傅，再看我另一招！這招是『倚蘭踏徑』！」

只見她人倒翻，兩脚仍攻向兩個和尚的頭部。

登連雲與居淡寧分別閃開。

如烟尼的去勢未已，另一招再出。

好一招「小窗凝坐」！

如烟尼翻飛落下，態度優美。

上坐的吹夢師太也不由得大大嘉許道：「好徒兒，這簡單的一招，足以使兩個和尚倒飛出去。」

果然，兩人爲避這一招，要翻飛離去。

一切都似乎在兩人之掌握之中。

看着、聽着她兩師徒好像在練武教招，實在使登連雲氣得七竅生煙。

居淡寧雖然修爲較深，但在這個情形之下，也實在氣在心頭。

他倆互望一眼。

居淡寧道：「少林武功中最簡單的是甚麼拳？」

登連雲道：「是伏虎拳！」

「伏虎拳，那太抬舉這雙老妖！」

「那麼咱們就使一套伏鼠拳！」

如烟聽了，當然是明白他們的嘲諷。

她仍是不急不躁，踏着優美的步法，又再攻來。

這兩和尚竟然眞的使出伏虎拳。

伏虎拳是少林根基的武功，一拳一脚，非常呆滯，這套功夫的目的，只不過是訓練人們入門的功夫。

一招「黑虎偸心」。

好簡單的一招，但在兩人同時使出之下，威力却是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是優雅嫻美的「小窗凝坐」，如烟尼竟被兩人的黑虎偸心打得狠狽異常。

好的武功不在乎甚麼花招，而是實用。

「黑虎偸心」一招，簡單但實用。

吹夢師太道：「徒兒啊，千萬不要再手下留情！」

如烟尼避開他們足以開碑裂石的一拳，回身再攻，姿勢回復優雅。

一招「含嬌細語」！

她的體態輕展，看似柔軟的掌力，忽而轉強，掌影翻動之際，竟然是「霹靂」連聲！

兩人開始並不在意，但柔風所及，竟帶有刺人肌膚的勁風，急忙閃避。

這一招得勢，如烟尼再進，看似要在這一兩招之內使兩人俯伏稱臣！

不過，登連雲與居淡寧都是非比尋常之輩。

他們雖無合作的經驗，但由於兩人一同長大，心意有些相通，因此，他們使出基本的功夫之時，那種合拍，如出一轍的手法，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含嬌細語」的招式是連綿不絕。

兩人避開，當力度較弱，又再聚攏。

這一次的聚攏，却並不是使同樣招數，而是各使一招，簡單的一招。

登連雲使的是「青獅張口」。

居淡寧使的是「餓虎撲食」。

如烟尼已陷在兩人綿密的攻勢之內，她仍想以不急不躁的招式迎戰。

可是，他們的來勢已不再是試探性質，而是夾有風雷的勁度！

如烟尼頓感狂飈壓來，使出「人間無情」的最後兩招：「無明無夜」、「乍哭乍啼」。

她身體在狂飈中飛舞，這兩招本來是「人間無情」中最厲害的招數，可是，如烟尼在兩人夾攻之下，再無法度，在這緊張的一刻，吹夢師太大叫一聲：「去！」

如烟尼在混亂之中，仿如明燈，突然抽身，一飛而冲天！

這一躍足有十丈之高。

居淡寧與登連雲本想追上，但見石上青衣晃動。

吹夢師太要親自動手了。

師傅下來，當然又有另一番景色。

吹夢師太青衣再晃，人已標竄而來。

她的來勢勁度實在是令人心膽俱裂，兩人不得不抽身離去，向左右兩旁避開。

雖然是離開，但却躲不過。

兩人只感腰間灼熱，再低頭看看自己白色的長袍，已赫然印有一個黑色的掌印！

這吹夢師太不知使的是甚麼武功！

他們再沒有思考的餘地，因爲吹夢師太又來，這次的勁力又再加强。

兩人吃過苦頭，不再猶豫，一躍各自飛出十丈之外，落在石上，心跳

加劇！

吹夢師太仰天長笑！

那笑聲有如夜梟鳴叫，使人毛骨悚然！

登連雲在這笑聲之中，忽然靈機一動，叫道：「師兄，讓我先來，你好好看我身法！」

居淡寧不動。

只見登連雲飛身向上衝，然後落下，正撲向吹夢師太，吹夢師太笑聲已斂，看着他的來勢，便下殺手。

可是那來勢的招式，極爲稔熟。

在旁的如烟尼也呆了，不禁叫道：「無明無夜！」

那是如烟尼的「人間無情」中最後兩招之一，想不到登連雲在忙亂的一刻學到了！

他那種即學即用的本色又再發揮！

不過，這招「無明無夜」在登連雲手中使出，與如烟尼的大大不同。

吹夢師太在接這一招的時候，心中也實在大大佩服登連雲，他這一招雖是臨時學來，却是法度嚴謹，加上他本身功力比如烟尼高深博大得多，因此，這招發揮的力量，比如烟尼使出，何止十倍以上！

吹夢師太並沒有直接迎戰這一招！

但登連雲已取得上風。

另一招又再出。

那是「人間無情」的最後一招：「乍哭乍啼」。

這次，吹夢師太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她知道登連雲既能學得「無明無夜」，自然也會學得最後的一招。

「乍哭乍啼」是飄忽無定。

吹夢師太以不變應萬變，硬接這一招。

登連雲已出了十成功力，只見吹夢師太，雙掌扣出，四掌相碰！

畢竟薑仍是老的辣！

登連雲只覺自己發出的力量，震在吹夢師太的掌上，却被反彈而出。

不只雙倍的反彈，而是十倍以上！

他身不由主的在石上滚動，一時之間，他的白袍也染上絲絲血跡！

因爲這石是三尖八角，尖銳異常。

居淡寧看到，心下大爲擔心。

但登連雲已借勢站穩，道：「師哥，我這兩招使得如何？」

「師傅所言不差，你聰慧之極！」

「你呢？」

居淡寧一聽之下，並不明白。

登連雲道：「我向來是一看敵人招式，便可以據爲已用，你呢？」

「我看兩次，勉强也可！」

居淡寧立時明白了登連雲的意思，是聯手用這兩招來對付吹夢師太。

吹夢師太又再大笑。

笑聲响徹整個雷峯塔，半晌才道：「看你如何再學！」

只見吹夢師太又再飛身而來。

居淡寧亦同時飛身去。

兩人在半空相遇，吹夢師太竟能毫無着力的半空發勁，一掌使出，居淡寧硬生生的被壓下。

而登連雲亦已躍起，他也在半空發力。

吹夢師太早已預料登連雲有此一着，她突然一個大轉身，把兩人迫開。

身未穩地，又再展開殺着。

吹夢師太身手之快，招式之多，一時之間，使人眼花撩亂！

登連雲根本沒有機會看到她的招式，當然更是無法學她招式。

吹夢師太可以屹立江湖，並不是浪得虛名。

忽然，登連雲想起廣智師傅所言：「這吹夢師太是極爲珍惜易容後的容顏！」

他忽地抽身而退。

居淡寧也相應退至另一旁。

登連雲道：「師哥，你有沒有興趣，再多學一些招式，以破這雙老妖婦？」

居淡寧道：「當然想，我也希望一睹百齡人瑞的眞面目！」

好一招激將之法。

兩個女人聽到他們口口聲聲妖婦，甚至是人瑞，當然是氣往上衝。

如烟尼亦與吹夢師太並肩。

登連雲這次仍是單身先上，他一連使出三招，那三招是學自「人之四靈」的聯手一戰。

假若當時「人之四靈」可以共同使出最後一招，登連雲可能是死無葬身之地！

幸好吹夢師太安排了那場爆炸。

不過，「人之四靈」的三招足以震懾天下。

登連雲一連使出這三招，攻向這雙師徒。

不過，他使的只是花招，有招式的法度，却全無勁力，兩人以爲登連雲厲害，只是多番連閃，當她們發覺那些招式毫無力度之時，想反攻之時，登連雲已然退去！

原來這只是登連雲向居淡寧的示範招式！

居淡寧早已悉心學習。

「人之四靈」的聯手「四人天」，實在是當今武林的絕响，可惜他們陷入了吹夢師太的陷阱之中，否則他們足有資格稱霸武林。

登連雲道：「師哥，怎麼了？」

居淡寧道：「勉强可以！」

登連雲知道師哥向來謙遜，他說是勉强可以，應該是有七八成把握以上。

吹夢師太與如烟尼也在耳語。

登連雲喝道：「攻她們下盤！」

居淡寧聽了，却見登連雲是向二人上盤攻去，他明白登連雲是在胡亂說話。

不只是胡亂說話，而是倒話。

攻下即是攻上。

兩人聯手發出「人之四靈」的第一招：「三界外曰四人天」！

只見吹夢師太與如烟尼肩並肩，向身邊的身影連環出擊，一時之間，身影，掌影，亂成一片！

居淡寧的第一招顯得生硬，未能發揮這「四人天」的最大威力。

登連雲在百忙之中，猛叫：「臉容！」

「人之四靈」的「四人天」第二招是「四人天外曰三清」，本是攻人心腦。

但登連雲猛叫「臉容」，當然是要把這招改絃易轍，居淡寧依着招式出動。

罡氣四散。

吹夢師太與如烟尼都感臉有勁風刮來。

兩人都是惜顏如金。

爲了保護自己的顏容，當然是不再聯手。

高手一戰，最怕是有漏洞。

小小的漏洞，足以致命。

登連雲已好好的把握這一刹，叫道：「大羅天！」

居淡寧並不知道他說甚麼，只是繼續使出他學來的第三招。

第三招眞是：「三清之上曰大羅天！」

是翻天覆地，易轉乾坤的一招。

這一招足以震撼天地。

吹夢師太與如烟尼同時感到那無可抵擋的力度！

她們同時感到臉部繃緊，然後是龜裂！

一陣難以忍受的創痛！

兩人撫臉，失聲而叫！

是極爲悽厲的叫聲。

只見兩人臉容已是龜裂，並且粉屑紛飛落下。

兩人回身，捧着臉。

本來，登連雲與居淡寧可以趁此良機，遽下殺手，但他們並沒有。

因爲他們知道：她倆已然崩潰！

兩人突然回身！

雙手慢慢放下。

這次，輪到居淡寧與登連雲同時驚叫！

因爲站在他們兩人前面，不再是兩個臉如桃花的美麗臉孔，而是兩個——

骷髏！

兩個骷髏！

兩人退後，心如撞鹿！

想不到兩人的容貌竟是如此醜陋。

吹夢師太看着如烟尼，道：「你……」

如烟尼也指着吹夢師太，道：「師傅你……」

兩人拚命把頭搖動。

本來是束得很好的髮髻同時散下，她們的青絲本都是非常滑溜，但而今已是披散，亂作一團。

居淡寧與登連雲已退了開去。

吹夢師太與如烟尼已動了肝火。

一聲不响，便要攻上，這時，她們所使的招式，已是不成章法，不過，力度却是驚人。

雙掌向地上一拍，那堆青石便立刻裂開。

登連雲道：「小心！」

兩人只是閃開而不攻。

不一會，吹夢師太與如烟尼氣喘喘的站着。

這時，兩人又再驚叫。

兩人本是黑透的長髮，已變成半白。

他們嚇得口呆目瞪，那骷髏的臉孔，更是怕人！

半白的長髮已成灰白一片。

居淡寧道：「老妖婦，不要怪我們！」

「不怪你們怪誰？」

她是豁命的撲向居淡寧。

居淡寧猛退，一直退至那雷峯塔前。

如烟尼亦步亦趨。

居淡寧一躍而上了雷峯塔，並道：「妖婦，你用盡了人世間凡人的弱點！」

這一話使吹夢師太呆着。

「而今你並不敗在我們兩人的手上。」

「我敗在誰？」

「本來，我不想告訴你，但看你聰明了九十多年，却糊塗在一刻！」

「我糊塗？」

「你沒有計算過，你們也有人性的弱點！」

「我歷盡人間滄桑！」

「你仍看不透，叫你徒弟，如何看得透？」

這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她回望如烟尼，她也是如自己一般醜陋，不過，比較起來，她仍然……

忽然，她想起那天，她們在深山中，易容之後，如烟尼曾經叫她傳授她整套易容之法。

她立時拒絕了。

「師傅我沒有——」

這句話沒說還可，一說了出來，更增加吹夢師太的疑心，她道：「你竟……」

吹夢師太的骷髏面已是恐怖，由她目光傳來的眼神，更是懾人心魄。

如烟尼退後。

吹夢師太已一掌使出。

如烟尼也同時以掌相對。

掌聲相碰，「轟隆」一聲，竟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兩人同時躍起。

半空又再一掌。

這一掌兩人都是盡了平生之力。

兩個身體立時爆炸起來。

坐在雷峯塔上的居淡寧合十道：

「阿彌陀佛！」

登連雲眼看兩人粉身碎骨，也立時合什道：「阿彌陀佛！」

兩個遺禍人間的妖婦都已自取滅亡。

＊　＊　＊

日落之時，才見兩個身穿白袍，但染滿血跡的和尚從雷峯塔慢慢下來。

他們都爲剛才的一戰而呆了大半天。

登連雲道：「吹夢師太其實在武功，或者人生其他方面，已臻至極限！」

居淡寧道：「是的，她應是無憾！」

「可惜她仍有人性的弱點！」他停了一停，道：「你怎知她會妒忌她的徒弟！」

「師傅說過她們惜顏容比一切都重要，因此我只能大膽一試！」

「這一試果然揭開她心中的瘡疤！」

「假若她們師徒不是自相殘殺，你有沒有把握，把她們擊斃？」

居淡寧搖了搖頭，道：「你呢？」

「不，我決不能，我能在江湖上屢屢克敵制勝，都是因爲我可以即學即用對方的功夫，可是，吹夢師太的功夫已臻絕境，她不單快，而且不再拘泥於招式，沒有招式的招式，叫我如何學！」

居淡寧道：「其實，吹夢師太並不是敗在她徒弟的手上，而是敗在自己的手上！」

登連雲並不明白。

居淡寧道：「只要她心胸稍爲廣闊一點，只要她少一點懷疑的心，我們二人必然死在她倆的手下！」

登連雲道：「師哥，其實她是敗在你的手下！」

這次是居淡寧不明白。

「她是敗在你腦筋之下——只有你澄明透澈的思維中，你才找到她的弱點！」

居淡寧一向沒有甚麼表情，聽到這裡，居然有了一點笑容。

這何嘗不是他的弱點？

兩人出了杭州，居淡寧便要回少林寺。

登連雲似乎沒有其他去處。

居淡寧道：「你要去那裏？」

「回少林寺！」

「爲甚麼？你這個和尚打扮，只不過是方便咱們聯手之用，你不用當和尚！」

「看過吹夢師太的收場，我還有甚麼可想？」

「武林至尊？」

「那只是虛名……有了吹夢師太的功力又如何？有了吹夢師太長生不死之法又如何？那仍不能戰勝自己！」

「你開始領悟了！」

「是的，人生最大的敵人，並不是甚麼高手，其實是他自己！」

「對，是心魔！」

「因此，我要回少室山上，我要戰勝最大的敵人！」

「那是你自己？」

「阿彌陀佛！」

兩人無言的回到少林寺。

廣智和尚仍在藏經閣內，兩人把吹夢師太和如烟尼的決斷情況說了一遍。

廣智聽罷，並沒有言語，半晌才道：「我一生中毫無成就，但得你倆重投少林，是我最快慰的事！」

他轉向登連雲道：「連雲，你一向以爲我偏心於你師兄？」

登連雲道：「我而今才知師傅的心意——性格是天生而成，不能勉強，我天生好強，要在武林中建基立業，要出人頭地，你並沒有阻止我，你早知我會因見的事物多而有所領悟！」

廣智道：「你明白了！」

居淡寧也道：「我生來恬淡，因此，你一直沒有作甚麼鼓勵，但我仍有機緣，好好見識這世上的絕世武功！」

三人合十，相對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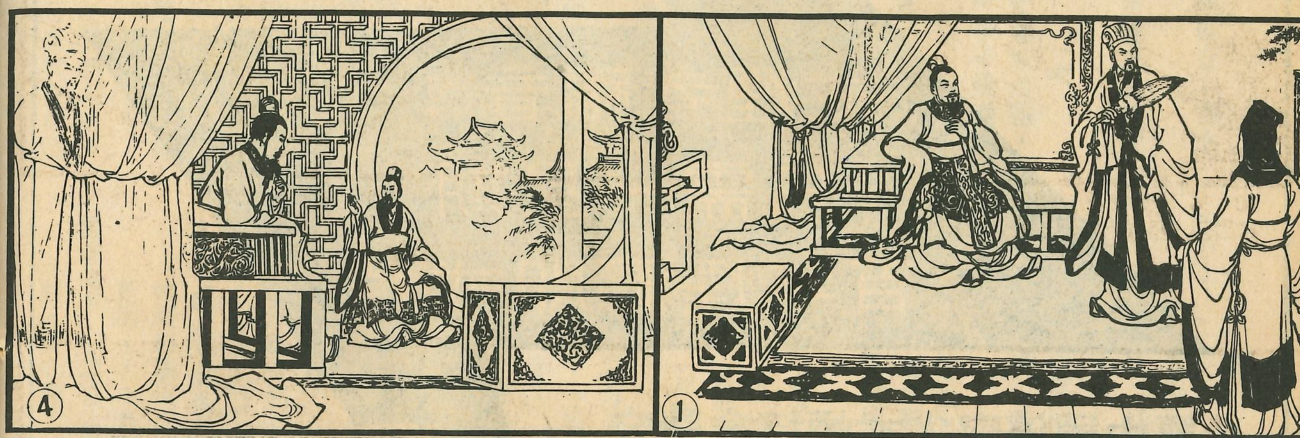
良久，居淡寧輕聲唸出：「回首向來萬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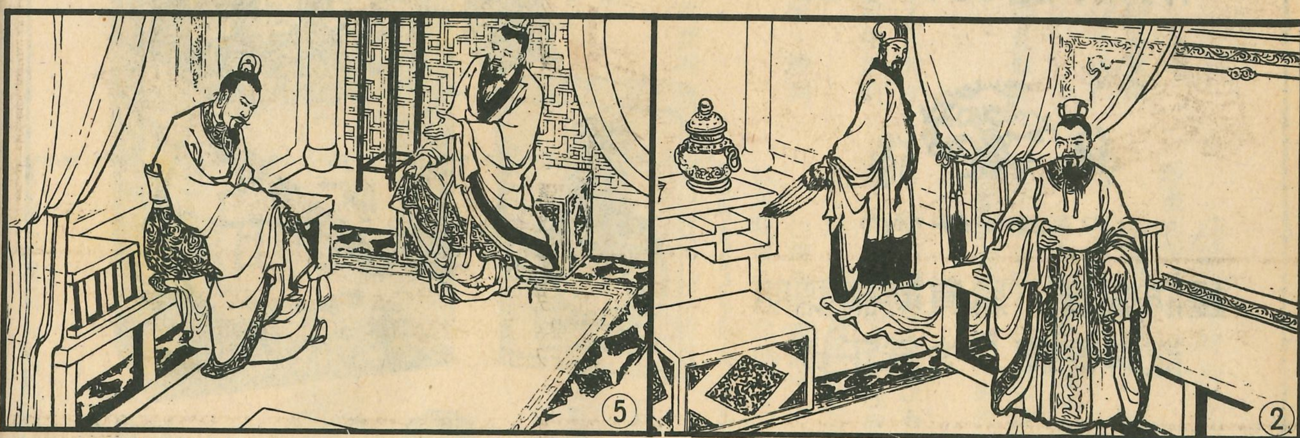
甘露寺（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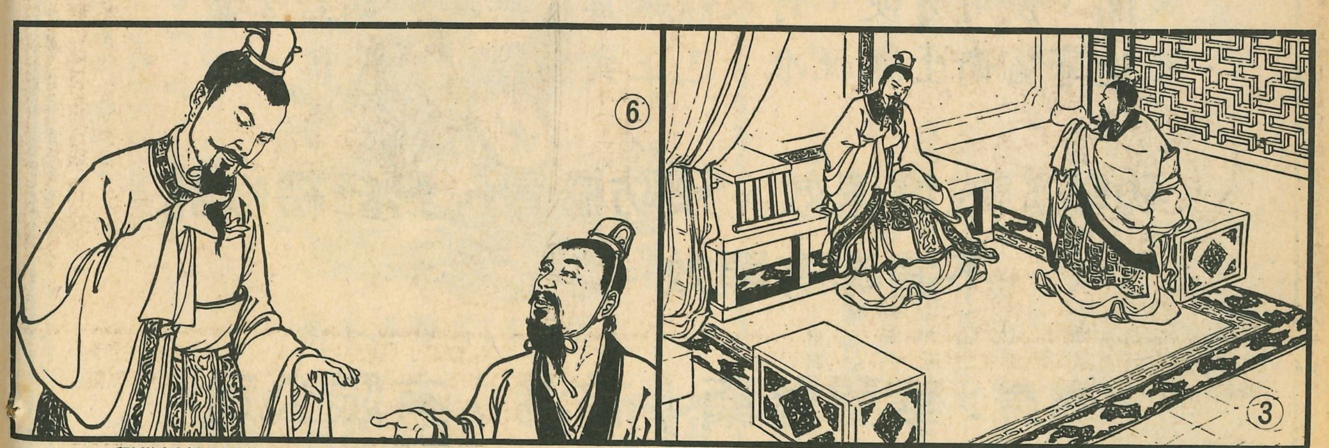
1 劉備自從死了甘夫人，日夜煩惱。一天，他正與孔明閑話，排愁解悶。忽然有人來報，東吳差呂范到來。

4 呂范又說：「吳侯有個妹妹孫尚香，又俊俏，又賢德，是個好配偶。如果兩家結了親，曹操就不敢逞強了。這事對自己對國家都有好處，請皇叔勿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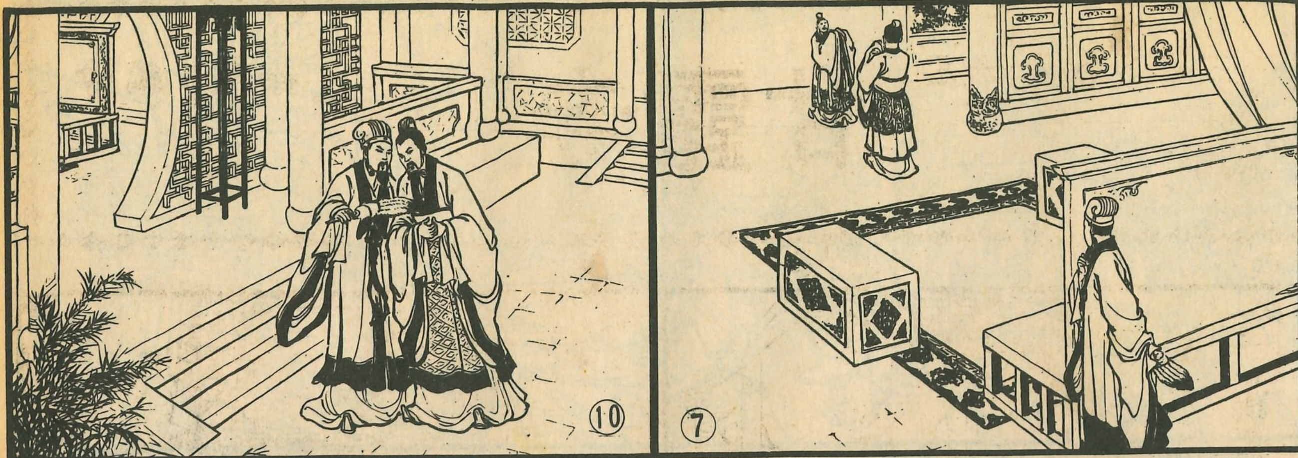
2 孔明笑着說：「這又是周瑜的計策，來要還荊州。主公儘管接見來人，我在屏風後竊聽，有事再作商量。」計議停當，孔明便起身躲到屏風後去了。

5 呂范看了玄德一眼，接着又說：「吳太夫人很喜愛這個幼女，不肯讓她遠嫁。吳侯順從母親的意思，要求皇叔到東吳去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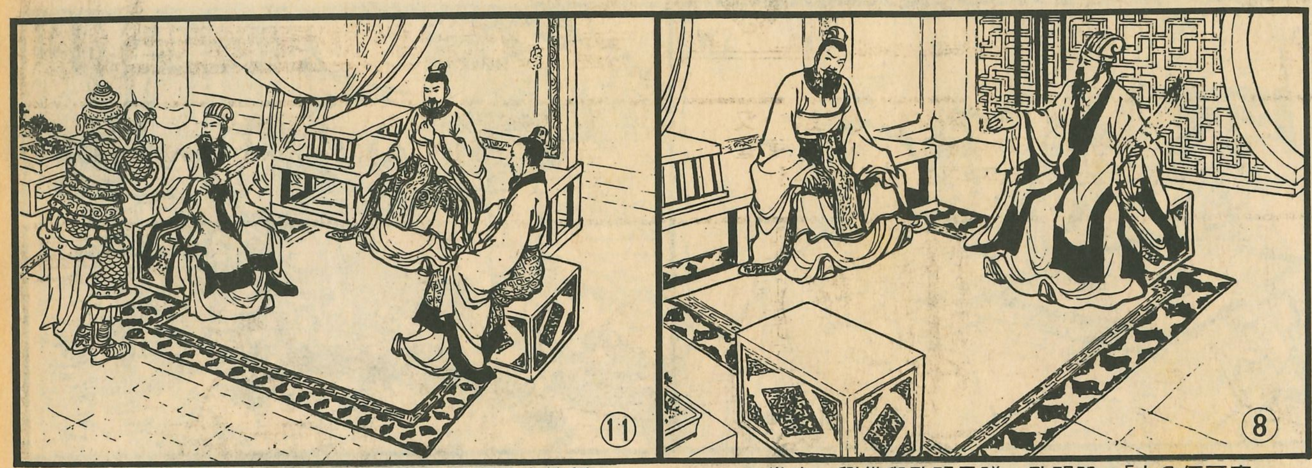
3 呂范進見劉備說：「聽說夫人去世，現在有一門好親，特來做媒。」劉備嘆口氣，接着說：「中年喪妻，眞是不幸！但是她死去不久，我不忍心議親。」

6 劉備捋着鬍鬚，說自己年紀已到半百，頭髮也白了，不配和年輕人結婚。呂范連忙搖着手說：「吳侯的妹子，識見和一般人不同，她要嫁個英雄人物，皇叔名聞四海，正好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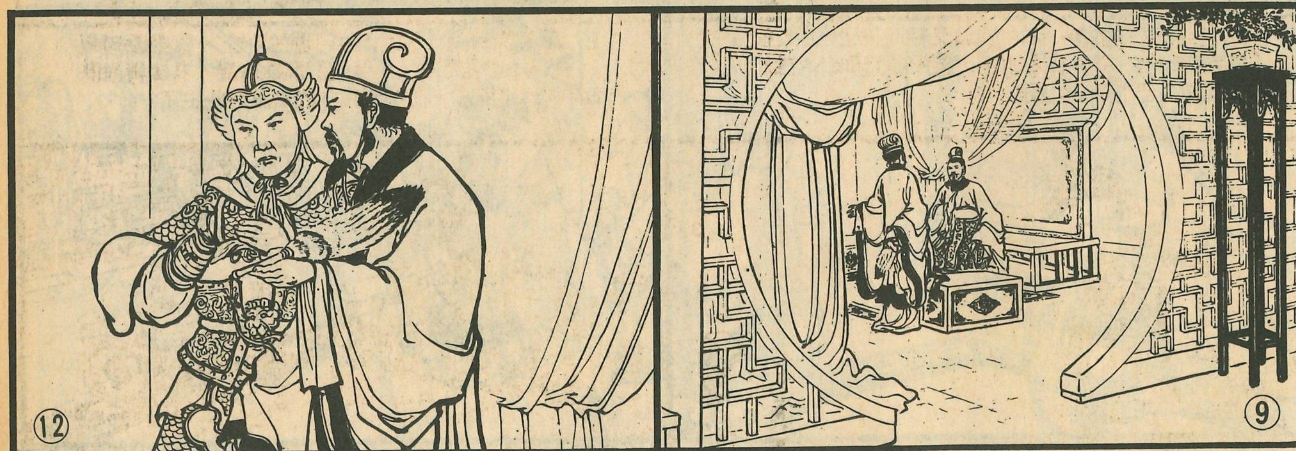
7 劉備不敢答應，說來日回報。便派人把呂范送到館驛中去。孔明站在屏風後，聽得清清楚楚。他心裡有了主意，不禁點頭暗笑。

10 第二天，孔明想好計策，竟把孫乾叫來，派他和呂范一起去見吳侯，說合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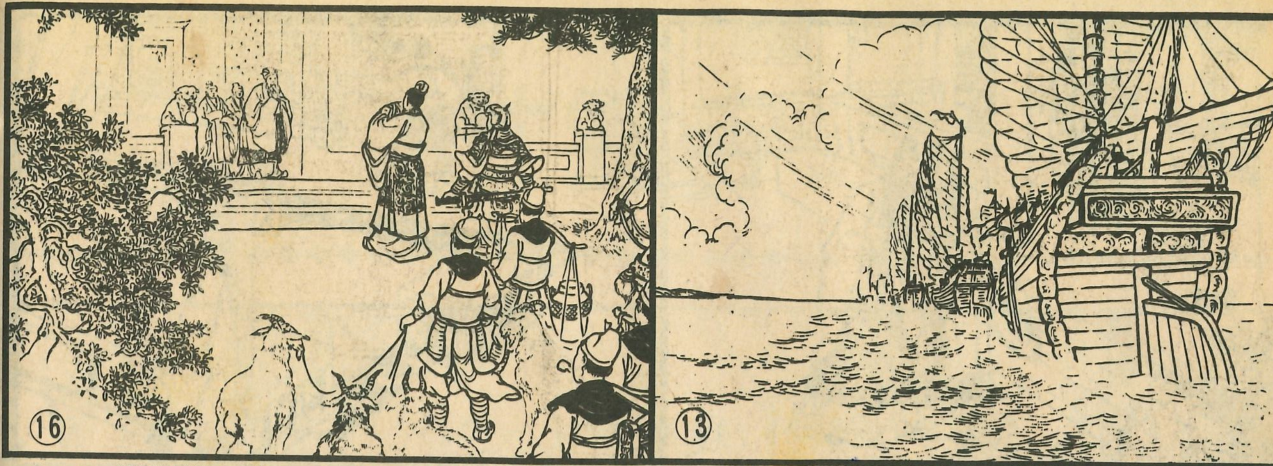
8 當晚，劉備與孔明商議。孔明說：「主公便可應允。先叫孫乾和呂范去見吳侯。當面說定，擇日便去成親。」劉備搖搖頭說：「周瑜定計要害我，我怎麼可以身入危險之地？」

11 孫乾到了江南，見過孫權回來，說孫權專等劉備去結親，劉備懷疑，不敢去。孔明說他已經定下計策，並命趙雲保護他前去。劉備方才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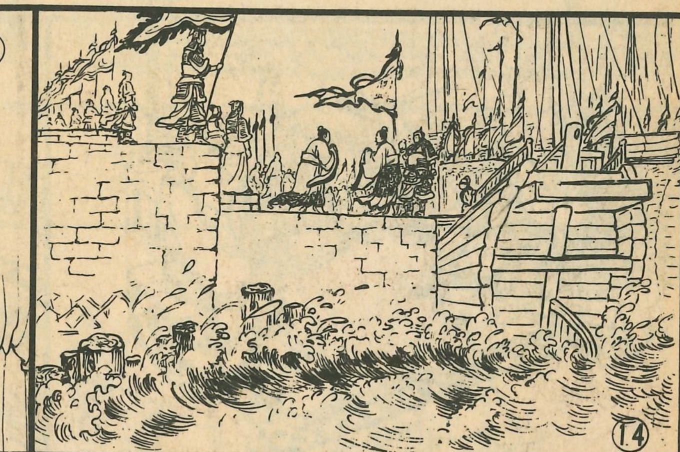
9 孔明大笑着說：「周瑜的計謀，瞞不住我。這是兩全其美的事情，主公娶得吳侯的妹妹，荊州又萬無一失。」劉備還是疑惑不決，有些害怕。

12 孔明令趙雲保護劉備去東吳辦喜事，他把自己擬定的計策告訴趙雲，又再三叮囑，要見機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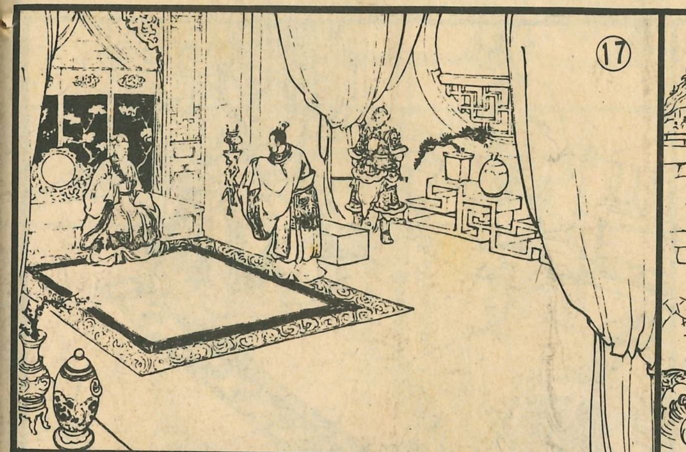


13　江南十月，溫暖如春。劉備與趙雲、孫乾，帶了五百多人，坐上快船，離開荊州，向南徐進發。

16　趙雲又備了一份厚禮，令軍士挑着酒，牽了羊，保護着劉備去見喬國老。喬國老是孫策和周瑜的丈人，他聽說劉備來訪，就迎出門來。



14　到了南徐，孫權早派呂范等人在江邊迎接，把劉備接入館驛。劉備惶惶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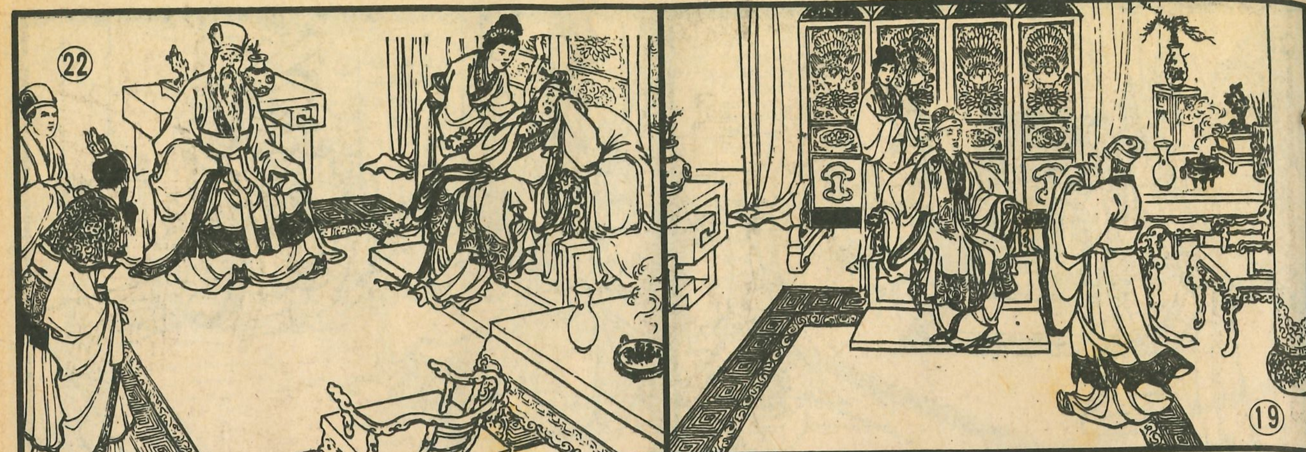


17　喬國老把劉備迎接入內，劉備獻上禮物，十分恭敬。國老再三推讓，方才接受。劉備將呂范爲媒到東吳來招親的事，告訴了他。



15　趙雲依照孔明的計策，命五百軍士披紅掛彩，到南徐市上去採購猪羊果品，並把劉備和吳侯妹妹結親的事，隨口傳揚。不多時，城中百姓都知道了這件事。

18　喬國老見劉備人品出衆，態度謙虛，不禁替吳國太高興，找到了一個好女婿。劉備請他多加照顧，喬國老滿口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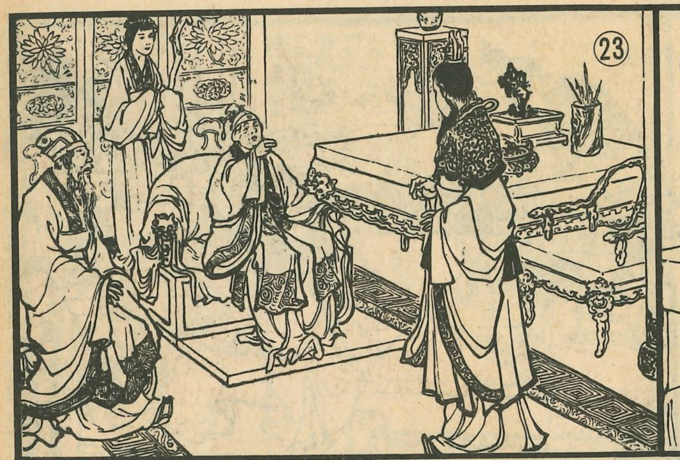


19　劉備辭回館驛。喬國老便趕到吳國太那裡去。他一見國太，連稱「恭喜！」却把國太弄迷糊了。

22　誰知一探聽，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國太正在發怒，恰好孫權進來，她一見孫權，氣得渾身發抖，拍着胸脯大哭起來。



20　喬國老笑着說：「令嬡已許配劉備爲夫人，現在劉備已到南徐，專等結婚。這件大喜事，爲何瞞人？」國太瞪眼望着他說：「我不知道，哪有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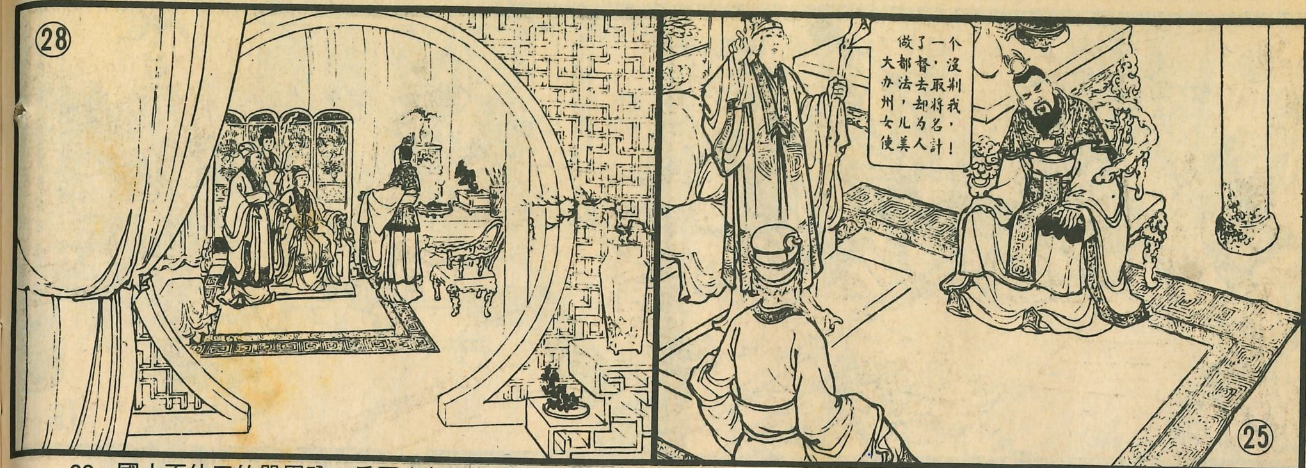


23　孫權吃了一驚，忙問國太：「爲甚麼煩惱？」國太氣呼呼的說：「你把我當甚麼人看待？女兒是我的，你招劉備爲婿，爲何瞞我？」



21　吳國太怔疑不定，忙派人到城中探聽，一面又去請吳侯來問話。

24　孫權一驚，心想：這事國太哪會知道？正想掩蓋，誰知喬國老笑着說：「滿城百姓，哪個不知？老夫今天特來賀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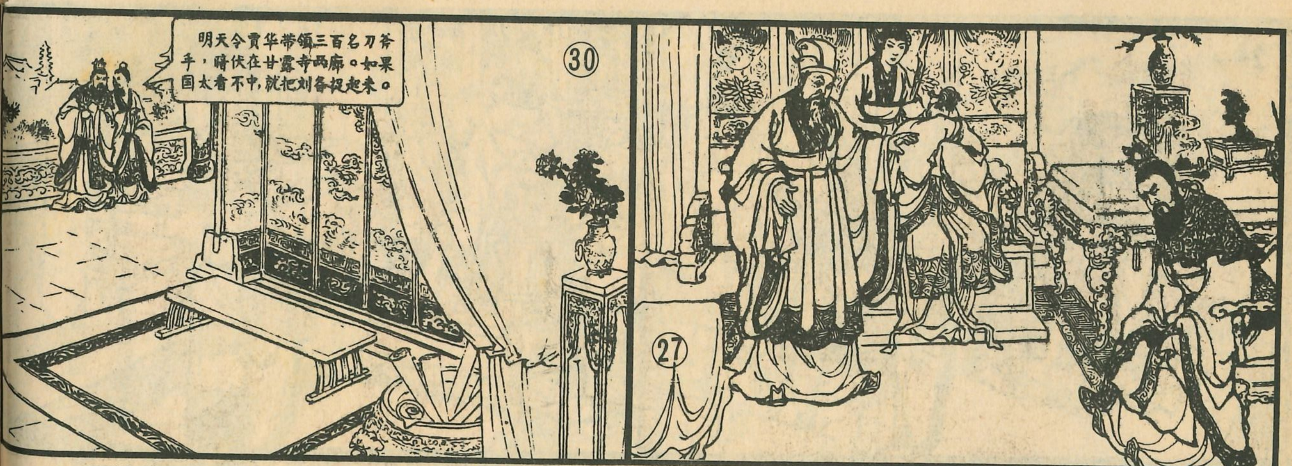
25　孫權料知隱瞞不住，便說：「這是周瑜的計策，不是實意。借此爲名，把劉備賺來，問他要還荊州；他如不從，先把他斬了。」國太不聽還可，一聽，火更大了。

28　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喬國老却說劉備是個英雄，不如將錯就錯，招他爲婿，免得出醜。孫權說：「年紀恐怕不相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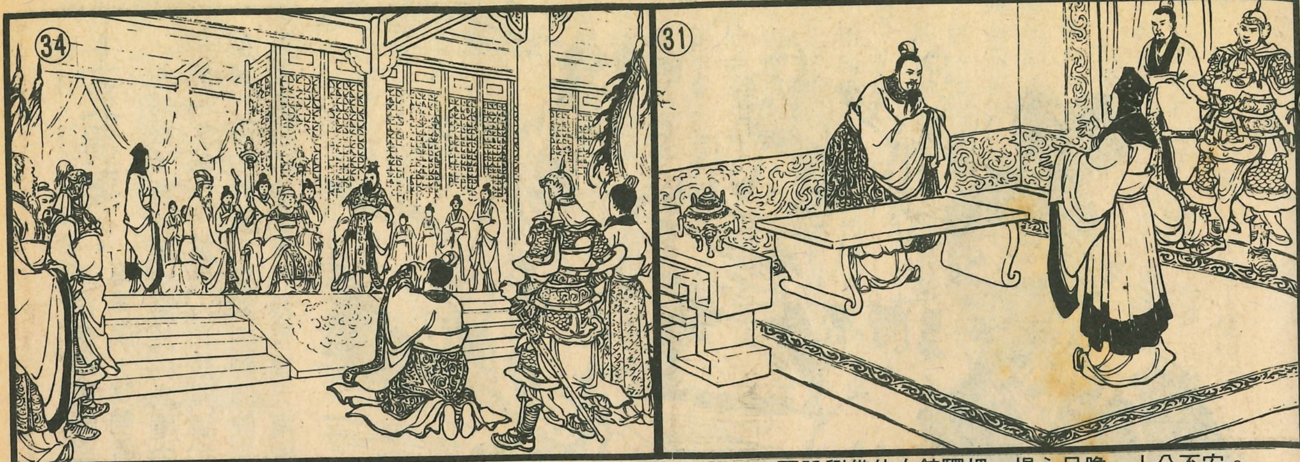
26　吳國太越想越氣，罵着說：「殺了劉備，我女兒便是望門寡，將來怎好說親？這不是誤了我女兒一世！」說完又哭了起來。

29　國太想了一會，對孫權說：「我不認得劉皇叔，明天約他在甘露寺相見。看不中也罷；看中了就把女兒嫁給他，不關你們的事。」孫權不敢違背，一口應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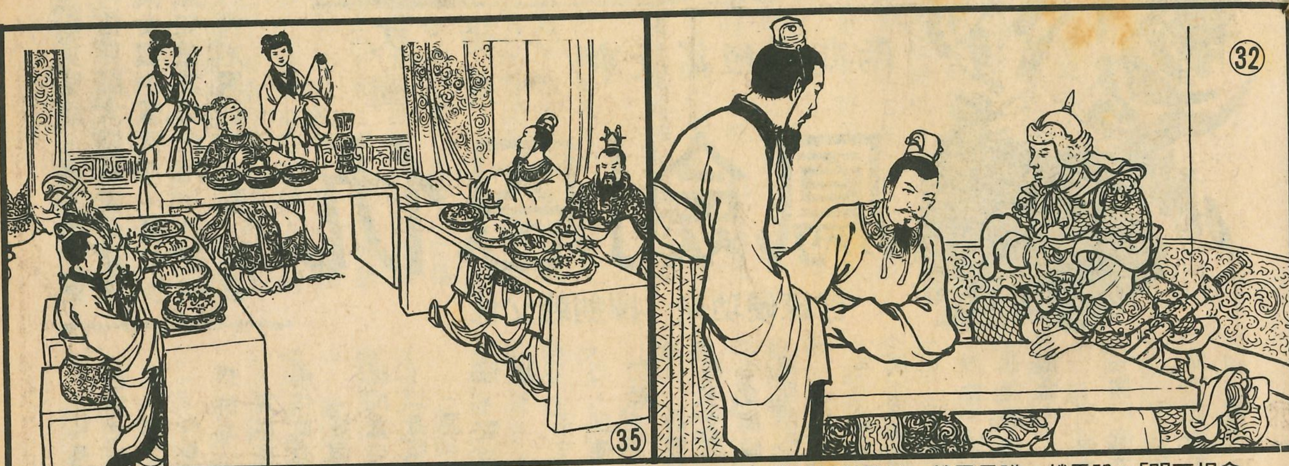
27　喬國老一面勸慰國太，一面瞧着孫權搖搖頭說：「倘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恥笑。這事萬萬行不得！」孫權進退兩難，默默無語。

30　孫權辭了國太出來，心想：這事如果弄假成眞，荊州何日得還？他越想越不安，便和呂范商量，呂范主張伏兵捉劉備，孫權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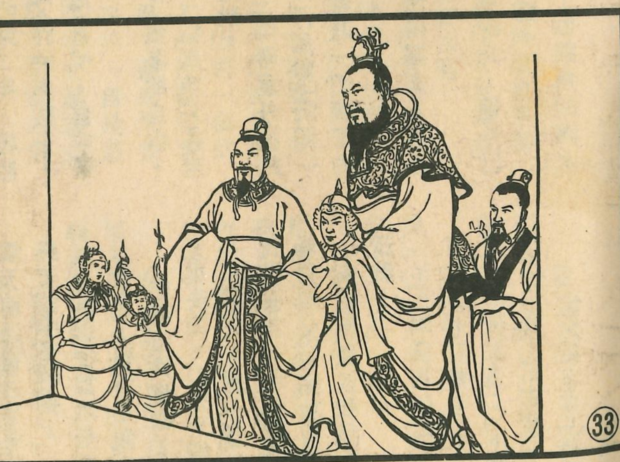
31　再說劉備住在館驛裡，提心吊膽，十分不安。忽然喬國老派了人來，說明天吳侯和國太要在甘露寺親自接見，叫劉備小心在意。

34　孫權引劉備進見。國太把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心裡很滿意。她笑着對喬國老說：「眞是我的女婿啊！」



32　劉備便與孫乾、趙雲商議。趙雲說：「明天相會，吉凶難料，我引五百軍保護主公，主公要好好防備。」劉備點頭稱是。

35　國太立即吩咐擺上酒席，款待劉備。喬國老便向國太慶賀，只有孫權悶悶不樂，坐在席上不開口。



33　第二天，趙雲引五百軍士保護劉備到了甘露寺。劉備下馬先見孫權。孫權見他人品出衆，氣概不凡，心裡很是不安：如果國太看中了，他自己的計策又要失敗了。



36　一會，趙雲帶着劍，急匆匆的進來，站在劉備旁邊。國太不認識他，便問劉備。

（待續）

上文提要：三湘鏢局總鏢頭雲天南押運賑災官銀，遇上仇家鄧車報復，雙雙偕亡，災銀得悟非師太協助安全運去，並將雲天南的妻女藏於白衣庵中避仇，授女雲中鳳武功，藝成後伺機爲父報仇，雲夫人和悟非師太不想雲中鳳知道其父已死，怕影響藝業，暗中派當年護鏢的鏢頭倪志剛、阮翎打探劍魔莊的動靜，因該莊是支持鄧車劫鏢和殺害雲天南的幕後者……

兩期完短篇故事

江揚·文　可飛·圖

鳳劍恩仇

苦練硬功夫　揮劍報父仇

於是，便在一個風雨交加晚上，被宇文赫奪去了寶貴的童貞，因而變成了宇文赫的側室。

失身後，新仇舊恨齊集心頭，本想拚命一擊，但考慮到了自己的功力，實在毫無把握，假使一擊不成，則兩代血海深仇，就永遠沉於湖底了。

好個白雲琴，居然能在這柔腸寸斷的當兒，做了個正確而果敢的決定，以身啖魔。

這一對老夫少妻表面上是恩愛逾恒，實際上却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

宇文赫對白雲琴始終存着一點戒心，即使是在敦倫之時，也不敢疏於防範。

白雲琴被收房後的第二年，居然給宇文赫養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子，宇文赫晚年得子，這份喜悅，自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自此以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宇文赫有時也指點她一點武功，甚至偶而也帶她到江湖上走動。

這固然是給了她一個尋覓外援的機會，同時也給了「神行無影」阮翎一個舖設內綫，獲得劍魔莊一切機密的機會。

這段血淚秘辛，使得雲夫人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倪志剛恰巧將故事說完，菴外已傳來雲中鳳銀鈴般的笑聲。

雲夫人用衣角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然後站起來道：「大概妳黃師叔與師弟來了……」

話尚未完，黃道生已領着尹英杰和雲中鳳走了進來。

倪志剛忙走上前幾步，向黃道生請安，才和尹英杰打招呼，師兄弟久別重逢，自有說不完的話兒。

黃道生向雲夫人拱拱手道：「大嫂見召，必是因志剛此來，有重大事情商量？」

雲夫人肅客入座後，命雲中鳳獻過香茗，才神情肅穆的說道：「黃叔叔說得不錯，這樁秘密，已是箭在弦上，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了，黃叔叔有何善策？」

雲夫人所說的「秘密」，自然是指雲天南遇害之事，因爲這事，至今仍瞞着雲中鳳的呢！

黃道生當然是理會的，他沉吟了一會兒，覺得不便主張，於是建議道：「處理這件秘密，愚意以爲最好讓師太來決定，不知大嫂以爲何如？」

雲夫人想一想，也覺得只有這樣比較妥當，即向雲中鳳道：「鳳兒，看看妳師父行完功沒有？如果行功完畢，就說黃叔叔和我在佛堂敬候有要事請教。」

不到盞茶時候，悟非師太已從靜室出來，只雙手合十，低宣了一聲佛號，然後說道：「兩位施主召喚貧尼，想必是爲了雲故施主之事了。」

「雲故施主？」雲中鳳喃喃的唸了

一遍，腦子突然「轟」的一聲，雙手拉住悟非師太的衣袖，惶急地叫道：「師父，我爹怎麼樣？師父，我爹……我爹……我爹……」

悟非師太伸手將愛徒拉到身前，輕撫她的頭頂道：「痴兒痴兒，看妳惶急得這副樣子，怎能擔當大事……」

雲中鳳淚眼婆娑的仰望着悟非師太，顫聲道：「師父，我爹是……不是，被……誰……了？」

悟非師太突然面色一沉，薄怒道：「妳這孩子怎麼這樣沉不住氣，爲師的常告誡妳，當大事的人，要能在『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看妳遇事如此脆弱，豈不是白費了爲師的一番苦心。」

悟非師太的一番義正嚴詞的話，不啻是醍醐灌頂，只把個慧質蘭心的雲中鳳驚得冷汗淋漓，忙向恩師長跪謝罪。

這時，雲夫人反而掩面暗泣，失聲痛哭起來。

她自從驚聞丈夫罹難惡耗，爲了能使愛女安心習技，將來也好替父親報仇，她强將這份喪失的椎心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而且還得强顏歡笑，說些違心的話兒來欺騙愛女。

五年不是個短暫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着，如今到了揭開眞相的時候，她再也無法克制內心的酸楚，登時像黃河決了堤似的，無盡的委屈辛酸，完全傾洩了出來。

這時，雲中鳳反倒跪在她母親的面前，委婉勸解。

悟非師太宣了聲佛號，沉聲道：「鳳兒，妳娘鬱結已久，就讓她好好的痛哭一場吧，這對她身體是有益的。」

佛堂中，只有雲夫人傷心欲絕的哭聲，其時各人都面色陰暗，默然的坐着，誰也沒有說話。

約莫過了頓飯時候，雲夫人才强抑悲慟，拭去滿臉淚痕，哽咽的向着悟非師太和黃道生道：「未亡人一時悲不自禁，實在是太失禮了，還請師太和黃叔叔原諒。」

悟非師太合十道：「善哉，女施主現在正該盡量發洩，否則，如若讓它鬱結在心裡，是會鬱出病來的。」

雲夫人感激地點點頭，這才請大家落座。

雲中鳳便忙着給各人端上茶來，雲夫人這才將倪志剛方才所說的有關白雲琴的一切，删繁就簡的又說了一遍。

黃道生沉吟了一會，說道：「如果志剛說的全部屬實，那位白姑娘既有父母的血海深仇於前，復又遭受强暴失身於後，她之同仇敵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下有點懷疑，那位白姑娘遭受如此雙重打擊，居然能忍得下來，而且還寄身虎穴之中，與不共戴天的仇人同床共枕，實在有點令人難於置信。」

倪志剛急道：「黃師叔，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且已經曾經和阮翎多方求證過呢。」

悟非師太道：「這件事情現在爭論，徒亂人意，且等她將劍魔莊全圖繪好送來，貧尼自有辦法証實眞僞。」

頓了一頓又道：「今天已是十四，明晚戌正，便是貧尼和陳成坤約鬥之期，屆時陳成坤也許有助拳之人。

「這次約鬥，貧尼本不想讓鳳丫頭代師踐約的，但自得知鳳丫頭絕藝已成，便臨時改變了主意，因爲一個武功高强的人，必須是超人的技藝和實戰經驗相輔而成的。而鳳丫頭却無實戰經驗，如遇上二三流高手，自是遊刃有餘，但是『毒龍劍魔』宇文赫却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自然不能使人無慮。

「好在『奪命雙環』陳成坤並非邪惡之人，而且與貧尼也無深仇大恨，而他的功力，却又與宇文赫相差無幾，所以貧尼便想到讓鳳丫頭藉着這個機會歷練歷練。

「非到萬分必要我們也不必出面，這樣也可測驗一下鳳丫頭處事應變的機智如何。」

黃道生道：「依師太的意思，在下應該是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之下才露面，才比較適合？」

悟非師太斬釘截鐵的說了四個字，「勝負已分」。

*　*　*

戌正。

夜空湛藍，沒有一片浮雲。

數不清的大小星羣，在夜空閃耀明滅。一輪銀盆似的月色，高高地掛在天空。

雲中鳳今晚穿着一套青色緊身衣褲，以一塊同色絲巾綰住滿頭秀髮，足下是軟底小劍靴。

背後斜插一柄帶鞘長劍，兩根鮮紅色的奪目劍總子，在右肩頭迎風飄動，左腰下，懸着一雙鼓蓬蓬的深紫色的鏢袋，裡面裝的是一百零八粒牟尼珠。

她這時獨自玉立在平坦的靈峯山頂，昂面負手，欣賞無塵玉宇中的那輪圓圓的明月。

「颼颼颼颼颼。」

雲中鳳雖然是背着身子，但靈敏的聽覺，便知道是來了五個人，而且依據判斷，五人的輕功都有極高的造詣。

她仍然是負手望月，並未轉過身去。

五人登上山頂，並聽其中一人「噫」了一聲。

另一蒼老的聲音道：「陳大俠，現在已是戌正，怎不見悟非師太踐約呢？莫非地點有誤？」

「不會的，現在剛好戌正，咱們略候片刻吧。」

「喂，陳兄，你看那邊有個女娃兒負手賞月，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

「嗯！在下去問問，各位就請在此稍候。」

「姑娘！」來人在雲中鳳背後七尺停住，很客氣的問道：「請恕老夫，無端打擾姑娘賞月清興……」

「有何見教？」雲中鳳仍然未有轉過身來。

「這不是靈峯山嗎？」

「不錯。」

「這就怪了，」來人喃喃自語道：「現在戌正，以悟非師太的聲望，應該是不會爽約的呀？」

「她不會來了。」雲中鳳冷冷的答道。

「哦！姑娘怎知她不會踐約嗎？」

「因為她已皈依三寶，不願重蹈紅塵，所以事先早有安排，已另覓人代她如期踐約。」

「哦！她已覓人代替她踐約，那人呢？」

「喏！就是姑娘我了。」

雲中鳳說話間，突然轉過身來，嬌臉上微綻着稚氣未脫的笑容，雙目中閃着慧黠的光采，凝視着來人。

來人年約五旬開外，白白淨淨的圓臉膛，三綹長鬚，顯得慈祥而福泰，似與他那「奪命」的綽號，頗不相稱。

他身後十餘步外，併排站着四個人，年紀都約在五旬左右，三人是勁裝疾服，只是一個是穿長袍馬褂，顯得異常扎眼。

來人嘻嘻笑道：「姑娘，這可不是玩的，妳可知道老夫是誰？」

雲中鳳嬌笑道：「當然是知道啦，不然，怎能代人踐約，你是江湖人稱『奪命雙環』陳成坤的陳大俠，大概不會錯吧？」

陳成坤笑道：「錯是不錯，可是妳還沒有告訴老夫，妳是誰？」

雲中鳳道：「雲中鳳，綽號是……是……」

她本想信口編個綽號唬唬人，却一時之間又想不出一個既响亮又好聽的名詞來，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

「哈哈，大概是『神劍玉女』吧。」陳成坤哈哈的逗笑着。

「對！對！本姑娘的綽號是『神劍玉女』！嘿，才不呢，是『聖劍玉女』！」雲中鳳一本正經的說道，接着一指陳成坤身後四人，又道：「陳大俠既然邀得有助拳朋友，怎不代本姑娘引見呢？」

雲中鳳人本生得秀麗，加以稚氣未除，極為逗人喜歡，她這一渾充大人，那份嬌憨之態，更對了陳成坤驕傲自大的脾性，當即哈哈大笑道：「好了，算是老夫疏忽失禮了。」

隨即轉頭招呼四人上前，向雲中鳳引見道：「這四位是彭澤四友，也是武林中人稱的漁、樵、耕、讀四俠……」

雲中鳳笑着一指身穿漁夫裝，腰掛魚簍，手裡握着一根釣竿的紅臉老人說道：「這位大概就是『潯陽漁父』宋夢蝶宋大俠？」

漁夫裝老人宋夢蝶含笑的點點頭。

雲中鳳又指着一個身着樵夫裝的頭戴竹笠，腰插一斧的酒糟鼻子的老人道：「這位應該是『南山醉樵』徐觀嵐的徐大俠了。」

徐觀嵐的酒糟鼻子掀了一掀，拍着腰中斧笑笑道：「這就是我老樵子的標記了。」

「浩山老圃」唐敏聰和「小孤秀士」紀古今兩人，雲中鳳都根據對方的裝束辨認了出來。

陳成坤這才指着雲中鳳向彭澤四友笑着引見：「這位女俠是自稱『聖劍玉女』雲中鳳的雲姑娘。」

引見完後，陳成坤正色道：「雲姑娘，玩笑歸玩笑，老夫想請問妳一個問題。」

雲中鳳也板着臉道：「甚麼問題，你說吧！」

「悟非師太是否眞的不來踐約？」

「噫！我不是早已告訴你嗎？我人在這裡，還會假得了嗎？」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悟非師太不能踐約的原因？」

「很簡單，她老人家因勘破紅塵，四大皆空，不再動嗔念，但又不願失信於人，所以才讓我代她老人家完成心願！」

雲中鳳說得極為認眞，加以悟非師太又未露面，陳成坤和彭澤四友也不能不信這是事實了，不禁有被戲弄的感覺，很惱怒的道：「這老尼姑眞是豈有此理。」

雲中鳳也面色一沉道：「陳大俠，本姑娘尊敬你是一位武林前輩，但請你說話要尊重一點。」

陳成坤怒道：「她顯然有心戲弄老夫嘛。」

雲中鳳面色一霽，微笑道：「陳大俠，這是你錯怪她老人家了……」

反手一按劍柄暗鈕，「颼」的一聲，長劍出鞘，隨手一揮，劃出一道碧綠光華，將幾人鬚髮，都映成了綠色。

「陳大俠應該認識此劍。」雲中鳳劍壓肘後又說道。

「碧玉寶劍，」陳成坤點頭道：「確是悟非師太賴以成名的兵刃，也是白衣菴的鎮菴之寶。」

「陳大俠既然認識此劍，便知悟非師太是如何重視這場約會，對陳大俠並無絲毫不敬之意了。」

陳成坤正欲說對方年紀太輕，輩份懸殊，耳邊突然响起了一縷如蚊蚋，但却字字清晰的聲音：「師兄，我是黃道生，別後一切，容後再告，雲姑娘是三湘鏢局雲天南總鏢頭的女兒，也是悟非師太的得意弟子，她已盡得乃師的一身佛門絕學，即將前往十八盤山的『劍魔莊』，找宇文赫報殺父之仇，不過此女毫無實戰經驗，所以悟非師太才臨時想到這個辦法，讓她代師踐約，藉這難得的機會歷練歷練，以免到時慌亂，悟非師太因恐師兄又起誤會，所以特邀小弟來向師兄說話，一定要請師兄成全此女孝道，至於彭澤四友，亦請師兄看機會暗中告知……」

陳成坤臉上怒色漸霽，最後終於滿面春風的點點頭，一語雙關地說：「好吧，就這樣辦，雲姑娘，老夫同意妳代悟非師太踐約，不過須請妳稍等片刻，老夫還得和彭澤四友商量商量。」

雲中鳳淡淡的一笑道：「陳大俠儘管請便。」

陳成坤所謂「與四友商量」，不過是將他師弟黃道生的話重復一遍，彭澤四友都是俠義道中人物，此次隨同陳成坤到來踐約，不過是想見識見識一下佛門神尼的蓋世武學，其實他們和雲天南雖是緣慳一面，却是早已慕名，對劍魔莊的囂張跋扈，更是深惡痛絕，早有召集白道俠士予以鏟除的存心，只因大都有着苟安之心理，致使他們素願未能實行，如今既有雲中鳳名正言順的代父報仇，而且又有悟非師太在暗中為之撐腰，他們自然是樂得答應。

陳成坤見四友並無異言，便轉向雲中鳳道：「彭澤四友說啦，姑娘年紀輕輕，但神儀內蘊，顯然已至劍道中的最高境界，他們很希望個別與姑娘領教，但恐姑娘誤會他們是以車輪戰法，所以……」

「無妨！無妨！」雲中鳳豪氣干雲的連聲道：「我正想向諸位前輩分別討教一下呢！」

陳成坤讚佩含笑的暗暗點頭，道：「如果到時姑娘感到內力不足時，儘可以叫停，現在就請姑娘準備吧。」

雲中鳳傲然一笑道：「謝謝陳大俠關心，是陳大俠先賜教嗎？」

「潯陽漁父」宋夢蝶笑着接口道：「不！是我打漁的呆鳥先飛。」

陳成坤緩緩的走到一邊，宋夢蝶欺身而上，長達七尺的釣竿輕輕一點，一式「北海釣鰲」，向雲中鳳頭部點去。

雲中鳳身形一扭，碧玉劍已由肘後翻出，平着向釣竿上拍去。

碧玉寶劍吹毛立斷，削鐵如泥，雲中鳳恐損傷對方兵刃，所以迫開劍鋒，以劍面平拍，由此可見雲中鳳厚道之處。

宋夢蝶自然也看了出來，心內暗讚，手裡可沒有停着，「刷刷刷」，從多個意想不到的角度，一連點出二十餘竿，不但快得出奇，而且所指部位，都是致命要穴。

雲中鳳曾經輕易折服過花月頭陀，她原已認為天下武術，都是不過如此，本有一絲驕意，可是宋夢蝶乃是一代宗師，武功高出花月頭陀不知幾多倍，雲中鳳幾招接下來，便感到對方這根釣魚竿很不好應付，忙不迭的收斂心神，抱元守一，規規矩矩的將降魔劍法一招一式使了出來，才將陣脚穩住，她穩住了陣脚，便想到克敵致果。

這時，宋夢蝶正轉到她的身後，一竿向她「玉枕穴」點去。

好個刁鑽的雲中鳳，當她感到腦後一絲勁風襲到，柳腰一挫，劍化「天王托塔」，提劍向上撩去。

這一劍其實只是攻心的虛招，她揣摸透武林人物愛護兵刃，尤逾愛護生命的弱點，果然宋夢蝶中計，釣竿往上揚一揚，雲中鳳便覷看這刹那間的空間，劍式一變，貼地飛掠，自宋夢蝶左側擦身而過，仍然是劍壓肘後，在距離宋夢蝶一丈以外，含笑而立。

宋夢蝶望了一眼，只見繫在腰間的漁簍，被劍從中挑斷了一條篾條，當即抱着釣竿，哈哈笑道：「果然不愧是『聖劍玉女』之稱，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老朽認輸了！」

雲中鳳很虛心的抱拳道：「不敢承當謬讚，是前輩的刻意成全！」

話說得不卑不亢，既謙虛，又得體，陳成坤和彭澤其餘三友都不禁暗暗稱奇。

接着彭澤四友中的「南山醉樵」、「浩山老圃」和「小孤秀士」三人，都一一敗在雲中鳳的碧玉劍下。

他們不是故意放水，而是悟非師太所傳授給雲中鳳的降魔劍法，確有奪天造化般的神奇，彭澤四友不止是輸了，而且是輸得心服口服。

隱藏在暗處的悟非師太、雲夫人、黃道生和倪志剛尹英杰師兄弟，莫不衷心暗喜，這時，「奪命雙環」陳成坤緩步的走了過來，含笑道：「姑娘神技驚人，老夫異常佩服，佩服！」

雲中鳳連挫彭澤四友，對一身所學，信心大增，聞言嬌笑道：「謝謝陳大俠誇獎，這全是漁、樵、耕、讀四位前輩獎掖後進，中鳳可不敢覥顏居功！」

陳成坤道：「雲姑娘確是虛懷若谷，現該輪到老夫獻醜了，老夫有個提議，不知雲姑娘是否答應？」

雲中鳳拱拱手道：「願洗耳恭聽！」

陳成坤道：「姑娘神技，老夫確是自嘆弗如，不過練武的人，都也不肯自甘菲薄，老夫的意思是由老夫攻姑娘十招，姑娘能一一化解接了下來，老夫立即棄雙圈認輸，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雲中鳳笑道：「這對陳大俠不是太吃虧嗎？」

陳成坤道：「不！是老夫投機取巧佔了點便宜。」

雲中鳳說道：「好吧，雲中鳳謹遵台命！」

陳成坤已從腰間取下兩隻兒臂粗的鋼環，分握兩手，不站樁，不亮式，一聲輕喝：「雲姑娘接招！」

雙環一錯，登時幻起了一片銀光

，身形更是快得出奇，向雲中鳳直欺了過來。

他這對圈兒的招式，異常奇特，右手的圈兒似乎全是虛張聲勢，左手的圈兒都是怪招迭出，尤其是這種鋼圈，有鎖、絞對方兵刃的功能，所以異常難於應付。

好在雲中鳳使的是把削鐵如泥的碧玉寶劍，使得陳成坤也增加了不少顧慮，尤其是雲中鳳在三招過後，突然劍招一變，使出降魔劍法中的幾手絕招，不但封住了雙圈的攻勢，而且反將陳成坤逼得連連後退。

突地，夜空响起了一聲悠長的佛號和一聲清越的長笑，緊接着「颯颯」，五條人影縱落場中，來人正是悟非師太、雲夫人、黃道生和倪志剛及尹英杰師兄弟。

陳成坤聽到佛號和笑聲，已自雙圈一收，縱退七尺。

雲中鳳恭謹的拜見過恩師、母親和黃叔叔並和倪志剛及尹英杰師兄弟點首爲禮後，抱劍俏立於悟非師太身邊。

悟非師太這才向陳成坤和彭澤四友合十爲禮的道：「我佛慈悲，五位施主多年不見，身體越來越健壯了！」

彭澤四友也抱拳還禮，陳成坤却高聲道：「老尼姑，妳這是甚麼意思，不但不踐約，還累我替妳徒弟當劍靶子，妳非得還我一個公道不可！」

悟非師太低宣佛號道：「佛說『種因得因』，施主又何必執着？至於貧尼與施主的一點誤會，早就應該冰釋了，現在由貧尼向施主賠個不是吧！」

說完，向陳成坤合十一禮。

陳成坤把身一閃，讓到一旁，哈哈笑道：「師太剛才還說在下固執，想不到現在輪到師太也固執了。」

悟非師太不禁莞爾說道：「夜寒露重，各位施主都勞頓了整晚，小庵離此地不遠，就請去歇息一會吧。」

陳成坤道：「咱們那就叨擾了。」

＊ ＊ ＊

計家坳是離大霧山不足十里的一座鎮甸，由於這裡是通往長沙府的交通孔道，所以市面都顯得十分熱鬧。

鎮上有兩家客棧，有黃道生和他師兄陳成坤、彭澤四友、尹英杰以及三湘七大劍派中的陸續趕來的三位傑出門下弟子孟曉春、關志强、池中龍。

他們曾經仔細的一再討論，如何才能徹底瓦解劍魔莊的許多問題，並作成正反兩面的討論。

當然，討論這些問題時，悟非師太和雲氏母女都下山來參加了。

現在他所等待的，是阮翎的消息。

因爲「毒龍劍魔」宇文赫經營劍魔莊，確是嘔盡心血，不但莊內機關重重，就連劍魔莊附近的各處要道，甚至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佈下極厲害的陷阱，使人防不勝防。

如果阮翎能夠順利的取到了白雲琴所繪下的劍魔莊佈置全圖，則一切自可按原定計劃行事，否則，就只有更改辦法了。

等待，實在是件使人心焦意煩的事，幸好客棧中人多，而且都是俠義中人，志趣相投，談話較爲易接近，所以他們就以天南地北的閒聊來排遣漫長的等待日子。

雲氏母女就不一樣了，因爲她們母女是當事人，有不共戴天仇恨，盼望阮翎的心情，自是萬分焦急，直如大旱之望雲霓，尤其是雲中鳳，更是寢食俱廢，坐立不安。

阮翎終於來了，帶着一身疲倦，也帶着大家渴望的劍魔莊內外佈置全圖。

＊ ＊ ＊

翌日，由倪志剛騎上一匹馬先行出發，趕往益陽準備船隻，其餘的人，則陸續僱車上路，藉以分散目標。

＊ ＊ ＊

因爲這一次遠行，爲使大家沿途舒適，一共僱了三艘帆船，悟非師太和雲氏母女佔用一艘，陳成坤和彭澤四友合用一艘，黃道生和倪志剛等五個年輕人一艘。

船溯資水而上，由於水順風逆，當晚在沅江停泊，歇息一宵。次日一早，開始進入烟波浩瀚，一望無垠的洞庭湖。

依黃道生的意見，船出藕池口，經虎渡口而至江陵，然後棄船登陸，越荊山山脈，到武當山的上清宮會合。

但悟非師太却不以爲然，她認爲此行敵勢太强，應盡量的養精蓄銳，沒有必要翻山越嶺，徒然消耗體力。

最後，還是依照悟非師太的意思，經華容、繞監利，轉入漢水支流東荊河，然後溯漢水而上，直駛光化縣的老河口，這裡到武當山，就只有五六十里路了。

武當山在均州以南，相傳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岩，峯以天柱稱冠，岩以紫霄爲首。

明朝永樂年間，敕建太和，南岩、紫霄，五龍、玉虛等五座備極宏偉道觀，並在天柱峯頂蓋了一座富麗堂皇的眞武殿，也就是當今武當派掌教眞人的修眞之處。

盤踞十八盤山的劍魔莊，離武當山僅只兩百餘里，以劍魔莊的囂張跋扈，荼炭生靈，武當素有萬劍之尊的稱號，與嵩山少林分庭抗禮，爲武林所共尊，實不應袖手坐視，任其胡作非爲，可是，事實上武當派在最近二三十年來，已趨式微，自顧尚且不暇，那有能力去干涉劍魔莊的事！

這天正午，由悟非師太與黃道生，以及彭澤四友中的「小孤秀士」紀古今三人，直趨天柱峯頂的眞武神殿，拜訪武當掌敎玄玉眞人。

悟非師太和玄玉眞人雖然是釋道有別，但却有一份很深厚的交情，早年悟非師太行道江湖，物色傳人時，曾常來武當盤桓，所以武當門下弟子，大多都認識這位一代佛門高手。

玄玉眞人在修眞靜室接待悟非師太等三人，小道童獻過香茗之後，悟非師太便扼要地將此行目的告訴玄玉眞人，並請求拔刀相助。

其實，玄玉眞人對於劍魔莊這座魔窟，已早有剷除的意思，只因衡量本身力有未逮，才容忍下來。

如今悟非師太提出這個要求，正遂了他的心願，自然是滿口答應，並立即派人將玉虛和紫霄兩觀的觀主請了過來，着令聽悟非師太的差遣。

這兩位觀主都是玄玉眞人的師弟，一名玄風，一名玄雨，也是武當派最傑出的兩位高手。

悟非師太向玄風、玄雨合十道：「要辛苦兩位道長了！」

玄風、玄雨也同時稽首道：「請師太多多指教！」

悟非師太謙遜了兩句，便轉向黃道生及紀古今道：「一切都要按原定計劃進行，貧尼和兩位道友就動手，那邊的事，就請兩位多多勞神了。」

黃道生和紀古今得到悟非師太的示意，當即起身告辭。

悟非師太問玄風、玄雨道：「由此到十八盤山，可有甚麼捷徑？」

玄風道長道：「捷徑是有，不過，險峻難行。」

悟非師太微微一笑道：「那麼咱們就抄捷徑吧！」

＊ ＊ ＊

十八盤山在鄖陽府上津縣西北約百餘里，山峯高矗入雲，僅有一條盤折十八曲的羊腸小徑直達山頂，而且途中盡是懸崖峭壁、斷壑深澗。

劍魔莊就建在近山頂的一片鞍部上，紅磚綠瓦，房屋櫛比，雖無危樓高閣，但這片莊院的工程，也算得是宏偉的。

這天早上，黃道生一行十人，魚貫的進入了十八盤山的山口。

初入山口，尚可見到處處梯田，而且疏疏落落的有十數戶農家。屋頂炊烟裊裊，想是正在烹調早點。

深入數里，山路開始循着山勢盤折，愈是往上走，也愈是危險，而且有時深澗斷壑，橫梗道中。

其他人都是舉步輕盈，走來並不費力，只有雲夫人，到底是不常在江湖走動，所以感到非常的吃力，幸得雲中鳳緊隨在身邊，幫助她一臂之力，才能勉强跟得上。

這一行人在盤折的山道上轉來轉去，走了兩三個時辰，才看到山道旁有一座木屋，兩個身穿黑衣勁裝彪形大漢從木屋走出來，各人握着一柄雙鈎長劍，攔路而立。

黃道生打量了這兩個彪形漢子，年紀都不會超過四十歲，但太陽穴都是鼓得高高的，都非庸手，於是上前

抱拳道：「老朽黃道生與侄女雲中鳳，特來投帖拜山。」

兩個彪形黑衣大漢打量了黃道生一行人一眼，嘿嘿的笑道：「既是拜山，爲甚麼暗中派人潛入本山，破壞沿途的機關埋伏？」

黃道生冷笑道：「這個老朽自會向貴莊主宇文赫交代，閣下大可不必過問。」

兩個彪形大漢怒道：「放屁，咱們是專派負責管理這條山道的，職責攸關，豈能不過問！」

黃道生道：「依閣下的意思，要怎麼樣過問？」

彪形大漢道：「將你們拿下，解押往莊中，請莊主或總護法發落。」

黃道生冷聲道：「你們自信有這份能耐嗎？」

兩個彪形大漢怒道：「那你稍後便知道！」

一振腕，兩道如虹的劍光，分向黃道生兩側襲到。

黃道生喝聲道：「來得好！」左脚後退半步，上身微仰，已將雙環掣在手中，一招「杏花春雨」，雙環分向兩柄長劍葉子砸去。

黃道生掣圈還招，不僅是一氣呵成，而且是快得出奇，兩個彪形大漢想撤招也來不及了，只聽得「噹噹」兩聲，雙劍全被雙環砸折，半截劍尖掉在地上。

兩個彪形大漢臉色一變，黃道生已將雙環收在腰間，倪志剛却適時捧上一張大紅拜帖走了過來，說道：「這是咱們拜上的帖子，煩二位在前帶路，咱們須至莊門才能投帖。」

兩個彪形大漢被黃道生一招就碰砸雙劍，錯愕了一陣，兇威盡斂的點點頭道：「好！你們跟我來吧！」

提着半截斷劍，領先向莊中走去。

他們一路行來，不但未有遇到阻攔，甚至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他們心裡明白，這是悟非師太等三人在暗中行事的緣故，劍魔莊方面知道來敵太强，且山道所設的機關埋伏，既被人家暗中潛入破壞，爲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乾脆將沿途所佈置的明樁暗卡，除留二人接待外，其餘統統撤退回莊內去。

約莫走了半個時辰，才到達劍魔莊的莊門口。

劍魔莊莊門，像座城門似的，倒顯得氣象萬千。

莊門兩側，各站着五個懷抱雙鈎長劍的黑衣漢子，一臉冷漠的神色。

兩個手提斷劍領路的黑衣漢子走了過去，低聲和他們嘀咕了幾句，才回身向黃道生一行人道：「各位請隨我來吧！」

進入莊門，是一片綠油油的廣大草坪，當中一條用雪白碎石鋪成的甬道，甬道盡頭，便是錯落的房屋，碎石道至此開始繞着房屋左盤右旋。

黃道生留神觀察，這些房屋的排列都經過極高明的規劃，而且每棟房屋的形式大小，都是一模一樣的。

由於他曾悉心研究過劍魔莊佈置全圖，知道這些房屋都是按九宮、八卦、五行生尅之理所排列，而且其中大部份都未有人住，但設有各式各樣的機關埋伏。

也不知繞了多少個來回，兩個領路的漢子突然在一座房屋門前停下來，其中一個道：「這裡是本莊接待貴客之處，各位就請在此略歇片刻，在下還得去稟告莊主，是否接見，稍待片刻即來向各位回話。」

說完正待離去，黃道生道：「且慢！」

領路漢子微微一愕，道：「尊駕還有甚麼吩咐？」

黃道生道：「咱們是來投帖拜山的，理應先向貴莊莊主投遞拜山帖子，就煩閣下順便帶領老夫這位倪世侄，面謁貴莊主。」

這時，倪志剛已將長劍解下交與尹英杰，並將大紅拜帖捧在手中。

領路漢子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向倪志剛道：「尊駕就請隨我走吧！」

倪志剛緊隨着那黑衣大漢身後轉來轉去，約莫頓飯光景，來到一間同一型式的房子門口，那漢子莊容道：「此地是本莊莊主的住所，請在此稍候，在下這就進去稟報。」

倪志剛打量了這棟房屋，最多也不過三丈見方，心中暗想，宇文赫魔名滿天下，自奉如此之儉，倒也難得！

不一會，領路漢子出來向他說道：「咱們莊主在大廳中等候，屋中另有人引路，你自己進去吧！」

那黑衣漢子說完，冷笑一聲，轉身揚長而去。

倪志剛感到有點納悶，心想這間房子充其量就只這麼大，還用得着要人引路？

想着，已跨步走了進去，迎面是一堵照壁，他剛才見那引路黑衣漢子是向右面轉進去的，他也照樣從右面走進去，裏面是一間客廳，佈置得極爲雅緻，兩壁掛着幾幅明朝仇十洲的仕女花卉，唯一不相稱的是中間壁上那幅巨大的三星圖，怎麼看也不順眼。

客廳中有一個背負長劍的黑衣漢子，見倪志剛進來，斜着眼兒，一副不屑的神色問道：「你便是投帖之人？」

倪志剛看不慣黑衣漢子那份德性，冷笑道：「難道你臉上沒有長眼睛！」

黑衣漢子臉色一變，反手握住肩頭劍柄，倪志剛冷笑道：「我是來見你們莊主投帖的，此時最好少跟我張牙舞爪，要打嘛，嘿，總會給你機會的！」

黑衣漢子重重的哼了一聲，將反握劍柄的手伸向壁上一按，只聽一陣「軋軋」之聲過後，那幅三星圖突然向地下沉去，露出一扇門戶。

倪志剛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宇文赫的居所是在地下底層的。

黑衣漢子領先走進壁間門戶，倪志剛亦步亦趨。

進門數步後，便是一道數十級的石階，接着一條彎彎曲曲的甬道，甬道兩側壁上，十數步便有一盞壁燈，射出昏黃色的光芒來。

甬道盡頭，又是一扇門戶，黑衣漢子停了下來，冷笑道：「進門便是大廳，莊主就在大廳中等候，你自己進去吧！」

伸手在壁上一按，兩扇石門登時向左右移開。

倪志剛抬眼望去，只見這間地下大廳中佈置得富麗堂皇，與上面那間客廳比較，簡直是有雲泥之別了！

中央大廳，擺着一張巨型虎皮太師椅子，像展開兩扇鳥翼。

當中巨型太師椅上，坐着一個面容清瘦，五綹長鬚，頭戴員外巾，身穿古銅色團花長衫，足登福字履的老者，顯得一派雍容瀟洒。

他，他便是這劍魔莊的莊主，匪綽「毒龍劍魔」的宇文赫。

坐在宇文赫左首的那個濃眉巨目，繞頰捲髯的老者，便是莊中總護法高石虎，匪號「大力神」。

右首是個竹竿型的老人，山羊鬍，老鼠眼，一派陰險奸詐的神氣，是莊中總管「黑心狼」楚東門。

其餘都是莊中護法之流。

倪志剛心裡有點緊張，但却毫無懼意，進門前，他深深吸了口氣，藉以平復緊張情緒，然後雙手捧着大紅拜帖，雄視闊步走進廳中。

他在距宇文赫丈許處停了下來，目注宇文赫朗聲道：「武林末學倪志剛，奉師叔黃道生之命，特向宇文莊主投帖拜山，敬請接納。」

話完，雙手向前一送，那封大紅拜帖竟自他雙手中凌空飛起，就像有人托着一般，緩緩的向前飛去。

這一手凌空傳物，頗見功力，宇文赫也不禁動容，他略一過目，便交給右首的總管楚東門，然後向倪志剛道：「煩少俠轉告黃大俠，既承他依禮拜山，老夫本應依禮接見，但因本莊昨、前兩夜均發現潛入了敵人，暗中破壞本莊一切設施，顯對本莊存有極深敵意，現在本莊正要發動全力搜尋敵踪，故老夫今日不能親自接待，尚祈見諒！」

倪志剛道：「宇文莊主之言，倪某定當轉告，告辭！」

宇文赫向末座一個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道：「雷師父，請代老夫送客！」

精壯漢子雷世鈞遵命起身，向倪志剛走去。

倪志剛剛跨出大廳之門，雷世鈞在後突然大聲道：「少俠請慢行，恕雷某不再遠送了。」

* * *

曙色乍綻，這已是黃道生等一行人來到了劍魔莊的翌日凌晨，門外忽然有人大聲道：「黃大俠可曾起身？」

這一宵，黃道生因寄身魔窟，不敢絲毫大意，只是趺坐調息，聽到呼聲，倪志剛已一躍而起，走到大門口，見是個黑衣背劍的壯漢道：「敝莊主於辰正在『迎賓台』接見各位，特命在下前來通知，到時另有專人指引前往。」

倪志剛道聲謝謝，返回室內告知黃道生。

黃道生不禁一怔，雲夫人低聲道：「黃叔叔，這是怎麼回事？圖上沒有『迎賓台』嘛？」

紀古今皺眉道：「依在下推測，有兩種可能……」

雲夫人急問道：「是那兩種可能？」

紀古今道：「第一種可能，那張圖根本就是個陰謀，那些被悟非師太毀去的機關，只不過是誘餌，誘使我們步步走進更厲害的陷阱，第二種可能是他們已經有了警覺性，知道機關埋伏秘密已經外洩，所以臨時變更陰謀計劃。說不定連洩密之人都已遭了毒手呢！」

雲夫人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戰，目注黃道生道：「王叔叔，依你的看法，那種比較有可能？」

黃道生苦笑道：「在下也不敢確定，好在咱們還有一支伏兵，也許他們在暗中窺出些蛛絲馬跡，至於咱們也只有到時見機行事便了！」

* * *

辰正，黃道生一行人等，由一個黑衣漢子領路前進，到了莊門內那片綠油油的廣大草坪。

草坪中間，高建築着一座木台，台口懸着一塊貼着「迎賓台」三個金字的紅布，但台上空空蕩蕩的，並未設座。

木台左右，約與台相距丈許，雁翅般設了兩排座位，左邊座位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貴賓席」，右邊座位前也豎了一塊木牌，只寫着：「主人席」三個字。

這時，主人席的二十幾個位子已全坐滿了人，當中是莊主宇文赫，左首是總護法高石虎，右首總管楚東門，其餘的位子則是莊中護法和武師等類人物。

宇文赫的三十六名弟子，個個懷抱雙鈎劍，分成三排，站在他的背後。

黃道生一行人到場，僅宇文赫欠了欠身，伸手示意請坐。

黃道生等人落坐後，宇文赫抱拳含笑道：「黃大俠帶領這麼多武林朋友莅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教？」

宇文赫的話雖然說得很和藹，但神情之間，却流露出一副囂張跋扈傲慢之色，使人看了很不舒服。

黃道生心裡雖然很惱怒，但却容忍下去，微笑抱拳道：「黃某等無事不登三寶殿，此行是來向宇文莊主討個公道。」

雲中鳳此次尋仇，確是極端保密，因未大張旗鼓，一切都是謀定而動，且都係由黃道生出面，江湖上沒有露出半點風聲，難怪宇文赫要感到滿頭霧水了。

宇文赫聞言一怔，笑道：「就老夫記憶所及，似與黃大俠從無過節，黃大俠可否說得更詳細點？」

黃道生神色一凝，說聲道：「不錯，黃某與宇文莊主並無過節，今日欲向貴莊主討個公道的，是這一雙孤兒寡母！」說着，用手一指雲氏母女。

雲夫人突然的站了起來，兩眼含恨地直指着宇文赫喝道：「宇文老賊，你想不到我們母女也有報仇的一天吧！」

宇文赫雙目中兇光一閃而逝，含笑道：「雲夫人，老夫雖是兩手血腥，妳也得先說清楚，讓老夫知道是那一筆債啊！」

雲夫人叫道：「五年前，你派人在滾龍坡設伏，攔劫賑災鏢銀，我丈夫以及許多手下兄弟護鏢被害，這你大概沒有忘記吧！」

宇文赫「哦」了聲道：「原來夫人是雲總鏢頭的未亡人，失敬了，老實說，老夫與尊夫無仇無怨，區區二十萬兩鏢銀，也未放在老夫眼下，說句眞心的話，老夫還不屑和吃鏢行飯的人過不去。不過老夫手下有位副總護法鄧車，曾被尊夫的霹靂神梭炸掉了一條腿，因此含恨在心，是他向老夫請求支援，所以派出兩位護法和三十六名弟子協助他，事實如此，鄧車也已在滾龍坡死亡，老夫願擔當一切責任。」

說至此處，目光向黃道生等人掃了一眼，又道：「不過老夫不願釀成混戰局面，同時也希望先了解一件事情。」

黃道生示意雲夫人先行坐下，接口道：「依宇文莊主的意思，如何才能不釀成混戰？其次，宇文莊主希望了解些甚麼了？」

宇文赫道：「老夫在雲夫人母女眼下是罪魁禍首，自然得留給她母女報仇雪恨，各位既是助拳而來，總得舒舒胳膀伸伸腿，所以老夫也派九個人，陪各位活動活動……」

突然又面色一沉，雙目暴射芒光，冷森森地說道：「暗中潛入本莊，任意破壞本莊設施之人，是否和你們一道？」

宇文赫一生桀傲不馴，向來不對任何人假以詞色，自從悟非師太領着兩位武當高手潛入十八盤山，不僅按圖索驥，把劍魔莊內外的機關埋伏破壞無遺，而且還將個宇文赫戲弄個夠，所以，宇文赫才强捺下心頭惡氣，對黃道生等人勉强維持了一點江湖禮數，不過，宇文赫陰狠惡毒，誰又敢擔保他不在暗中使陰謀，施暗算！

黃道生並不在意如何打鬥，但宇文赫問及暗入劍魔莊三人時，因他既不說慌，又不願洩密，所以一時之間，感到很難作答。

正在緊急關頭，突聽一聲低沉的佛號，接着，悟非師太和玄風、玄雨兩位道長似是從天而降，突然現身在貴賓席上。

悟非師太雙掌合十道：「宇文莊主可識得貧尼？」

宇文赫陰惻惻冷笑道：「原來妳這老尼在和老夫搗鬼！」

接着，目注玄風玄雨兩位道長喝道：「咱們劍魔莊和你們武當山從來河水不犯井水，兩位道長怎的也來淌這趟混水？」

玄風道長沉聲道：「劍魔莊藏汚納垢，荼毒江湖，罪狀擢髮難數，本派爲了武林福澤，豈能袖手旁觀？」

宇文赫陰惻惻的笑道：「說得倒挺冠冕堂皇，只怕事情管不了，自己先落個粉身碎骨，並爲武當派招來無窮後患！」

說完，仰面大笑。

笑聲歷久不歇，黃道生不禁心中一動，正在這時候，只見一個幪面黑衣女人，扛着一隻長形包袱，如飛般奔了過來，蒙面黑衣女人奔到悟非師太面前，將長形包袱往地上一扔，便退到悟非師太身後，垂手而立。

宇文赫笑了一陣，臉上神色突然變得極爲難看。

悟非師太微微一笑道：「宇文施主可是在等那轟然一聲，將貧尼等人統統炸得屍骨無存？」

宇文赫獰視悟非師太，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但沒有說話。

悟非師太轉面向蒙面黑衣女人道：「徒兒，妳去將那包袱打開，讓宇文施主看看，也好使他斷了惡念！」

蒙面黑衣女人轉聲應道：「是！」便走過去將那包袱打開，裡面赫然是背負雙鈎劍的黑衣漢子。

宇文赫見陰謀已被破壞，更是恨得兩眼冒出火來，轉向總管楚東門道：「你速去給我將那賤人提來！」

楚東門剛剛站了起來，蒙面黑衣女人已將蒙面黑巾扯下，指着宇文赫叫道：「惡賊，白姓奶奶已在這裡，你罪惡貫盈，還不快來受死。」

宇文赫連番失利，已失去了原有的鎮定，開言喝道：「原來妳這吃裡扒外的賊人，已被人救了出來，哼，是那個狗雜種救妳的？快說？」

悟非師太兩道慈眉一挑，沉聲道：「宇文施主也是一方之雄，說話怎的一派無賴口吻，她是貧尼救出來的，而且將她收歸門下，只待此間恩仇了了，即皈依我佛！」

略頓又道：「想不到宇文施主居心如此惡毒，竟在貴賓席地下暗埋大量炸葯，欲將來人一網打盡，炸個屍骨無存，豈料人算不如天算，狡詐被貧尼發覺，孽障，天網恢恢，難道你還想欠來世債不成！」

宇文赫的一切毒計，盡成泡影，不禁氣極恨極，跡近瘋狂地揮臂厲聲吼道：「你們都給我殺！殺！殺！將這羣狗男女通通給我殺光！」

隨着吼聲，雙手連揚，十二支淬毒短劍，帶着破空銳嘯，半數射向悟非師太，半數奔向白雲琴。

悟非師太大袍袖一捲，六支短劍如泥入海，奔向白雲琴的短劍，却被雲中鳳飛縱而出，手中碧玉寶劍閃出一道光環，將六支短劍裹住一絞，只聽得一陣「叮噹」之聲，六支短劍被絞成數十段落在地上。

宇文赫十二支短劍被毀，更是暴怒如狂，一挺雙鈎劍，自座上飛縱而起，以「蒼鷹搏兎」之勢，向雲中鳳凌空撲去。

雲中鳳嬌喝一聲道：「惡賊找死！」

皓腕一振，奇招突出，碧玉寶劍若點若劈，只見閃閃綠芒流動，破招襲敵，一氣呵成，這一招佛門絕學，的確是奇奧無比，饒是宇文赫身負絕學，也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化解，迫得凌空一折腰，向一側縱落。

雲中鳳一招得手，信心倍增，趁勢掄起一團劍光，向着宇文赫捲去。

白雲琴更不怠慢，雙鈎劍一掄，搶上前去和雲中鳳雙戰宇文赫，登時雙方展開一場搶制先機的急攻。

劍魔莊其他的人均奮不顧身，挺劍而出，高石虎邀戰黃道生，楚東門纏住陳成坤，彭澤四友、阮翎、倪志剛和尹英杰則接戰劍魔莊其他的護莊武師和護法，雲夫人橫劍觀戰，藉爲愛女壓陣。

劍魔莊三十六名弟子，佈展正反五行天罡陣法，將悟非師太困住，將可惜只是螳臂擋車，不到半個時辰，全被悟非師太以彈指打穴神功一一制住。

這一場混戰，由於悟非師太上體天心，曾經暗囑黃道生等人，除非罪魁禍首外，不可大事殺戮，所以從已到未仍在纏戰不休。至此，悟非師太不由金剛怒目，沉聲喝道：「宇文赫荼毒江湖，天怒人怨，武林共棄，爾輩脅從，還不明辨是非，回頭猛省，更待何時，現貧尼與爾等約，如願跳出這場是非即可離去，否則，莫怪貧尼出手了！」

悟非師太連喝數次，竟無一人理會，不禁慈眉一軒，低宣佛號，雙手扣指連彈，登時絲絲勁疾指風，如綿密的無形罡風，分向劍魔莊之總護法以及各護法武師全身要穴襲去，中者立倒，無一倖免！

宇文赫目睹手下悉數被制，愈加激發狂性，左手劍右手掌，完全是與敵偕亡的打法。

雲中鳳的一套降魔劍法，雖然尅制住劍魔的左手劍，却無法將劍魔制服，是因爲白雲琴連累了她。

白雲琴功力遠遜，幾次遇險，雲中鳳都得鬆懈對劍魔的尅制來救她，使到宇文赫反而利用了這個弱點，每到危急，便向白雲琴出手猛攻，而雲中鳳却因白雲琴在場，幾招殺手絕學無法使用出來，致使戰況變成膠着狀態。

悟非師太其實早已看出宇文赫的心，只因白雲琴也是身負血仇，不忍阻止她爲父母報仇的孝心，但眼看這場打鬥如此拖了下去，勢必連雲中鳳也要拖垮，這才下決心暫將白雲琴招呼了下來。

雲中鳳解除了這個束縛，登時劍勢大盛，揮洒間，自劍尖湧出朵朵金光蓮，驟看，反不若先前劍勢凌厲，但却使敵人處處受制，根本無法出手，這正是佛門絕學，降魔劍法中的一招「芥子納須彌」。

劍魔宇文赫不禁大駭，這才覺出眼前這個少女的一身功力，竟是高得出奇，超過他的想像太遠！

而這時，他突然感到死神的可怕，想從綿密劍網中衝出來，恰好一蓬光蓮自他頭頂冉冉而下，他竟不顧一切，疾擧雙鈎劍，一招「白雲出岫」，舞起了一片劍花護住頂門，雙脚在地上用力一點，急衝而起。

由於他急於衝出雲中鳳的碧玉劍所交織的光網，却一時忽略了那是柄削鐵如泥的神兵利器，只聽得「卡察」一聲，接着發出半聲「啊！」的慘號，一代黑道巨魔，已被雲中鳳一劈爲二，鮮血五臟流滿地，令人不忍卒睹！

白雲琴見宇文赫被劈，急忙持劍跑過去舉劍便劈，她恨不得將宇文赫剁爲肉醬，以洩心頭之恨，但却爲悟非師太喝道：「人死恨解，毀屍則有失厚道！」

＊　＊　＊

悟非師太一行十五人離開了十八盤山時，天已入夜，回望山頭，只見烈燄騰空，將夜空染成了一片橙紅色！

（全文完）

上文提要：大內高手周公公以朝廷高官為餌，誘捕黃蜂殺手團殺手，結果被他生擒了殺手潘卅七，潘卅七在威逼利誘下，答應替他誘出如來佛；如來佛約定潘卅七在合肥巢湖相見，潘卅七賃了一艘小舟，獨自駕舟出湖，等候如來佛，周公公則扮作商賈，率大內侍衛及太監乘坐兩層高的畫舫，在潘卅七之小舟旁監視，突然，小舟上傳來潘卅七的慘叫聲，周公公連忙下令開船上前察看……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惱金人欺我大漢　允義助重出江湖

許多畫舫都是不能動的，但這一艘不同，由於揮槳之人全是孔武有力之壯漢，是以畫舫不但能動，而且去勢頗快！

潘卅七為何會發出那道慘呼聲？

＊　＊　＊

畫舫上傳來之管弦聲，聽在潘卅七耳中，心頭更是煩燥，就像一個重病之人，突然聽到喪樂一般，令人極不愉快！

水已開了，發出一陣陣怪響聲，潘卅七只好鑽回竹篷裡，就在此刻，小船突然微微一側，隨即傳來一道冰冷的聲音：「引那姓周的太監過來！」

潘卅七心頭一沉，手掌立即落在長劍上，他雖未見過「如來佛」，但却從話音中斷定此人絕非「如來佛」，是以問道：「朋友，你是甚麼人？」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這是黃蜂殺手互相間之暗號，潘卅七心頭再一沉，又問：「如來佛呢？」

「他需要出現時，自然會出現，只要你將姓周的太監吸引過來，便可不計以前！」

這句話是否暗示如來佛已知潘卅七心懷異志？

如來佛對待背叛之人，手段之毒辣，絕不在周公公之下，這刹那間，潘卅七不禁猶疑起來。

黑暗中又傳來那人冰冷的聲音：

「你已無選擇之餘地！不聽命令，便須立即喪命！殺了周公公，你尚有活命之機！何況咱們不是一個人！」

潘卅七猶疑不決，拚命拖延。「是有人僱咱殺周公公麼？」

「不是有人僱他，是如來佛要做一次免費的買賣！因為這閹官是殺手尅星，不除掉他，咱們豈能安寧，而且也需為同門報仇雪恨！」

「但假如他們一齊過來呢？憑你我兩人，絕不能除掉他們！」

「他們都是旱鴨子，不必擔心！」那人聲音更加冰冷：「卅七郎，你問得太多，也說得太多了，這對你絕無好處！我喊三聲，若果你仍不行動，便別怪我不執行如來佛之命令，更莫怪我不念同門之情了，一、二……」

三字尚未喊出口，潘卅七已發出一道尖銳之慘叫聲！慘叫聲劃破了巢湖之寂靜，就像鬼嚎一般，緊接着，便見畫舫向這邊迅速移動，那神秘人又對潘卅七交代了幾句話，然後沉入湖裡！

＊　＊　＊

小舟上一點也不見異狀，周公公有點懷疑，回頭道：「添福，添壽，你倆先上去看看！」

添福、添壽立即推開窗子，居高臨下，躍落小舟！那小舟晃了幾晃，隨即止住，証明他倆輕功造詣不凡。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一前一後射進艙內！

覽無遺，只見爐裡之炭火尚旺，水壺不斷地冒着白烟，但却無潘卅七之影踪，兩人均是一怔。

畫舫那方傳來周公公的聲音：「有何發現？」

添福探首出去，回道：「回公公，艙內不見一人……」話音未落，湖內突然冒出一根吹管，黑暗之中，難以察覺，但聞「嗤嗤」幾聲，添福尚不知發生何事，三枝鋼針已全釘在其胸膛上。

「啊！」添福但覺心房一痲，雙手立即捂住心房，那根吹管又縮進水中。

周公公急問：「添福，又發生甚麼事？」

「奴才……奴才着了暗器……不好……」添福話未說畢，「噗通」一聲，已跌進湖內，激起一股水柱，小舟搖晃不定，幾乎翻側。

添壽虞不及此，幾乎跌倒，連忙伸手扯住竹篷，說時遲，那時快！船頭又冒出一個人來，緊接着是一陣令人心悸之破空之聲響起，無數暗器飛向船艙！

添壽雙手抓住竹篷，根本沒法抵擋，身上中了七八件暗器，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慘呼！

周公公喝道：「快駛過去！」當畫舫與小船只有幾尺距離時，那小船突然翻側，慢慢沉下。

周公公仗着藝高，站在船頭，雙眼緊盯着湖面！就在此刻，兩丈外之處，突然冒出一道黑影來！那黑衣人竟能在湖面上奔跑跳躍，就似有凌波步虛之能！

周公公目光犀利，看出那人是落足在湖面上之木板，而且他每躍出一次，便拋出一塊木板，以此借力前進！猛聽他一聲尖嘯，身子平射而出，飛向湖中。

人在半空，目光犀利，已看中一塊木板，脚尖在木板上一點，人又向第二塊木板飛去。周公公一口氣躍了四五塊木板，已追近那黑衣人，此時離畫舫已頗遠！

那黑衣人似乎已將手上之木板拋盡，待周公公將要追近時，倏地跳入湖中！他那投水之姿勢，証明他是深諳水性的！

這刹那，周公公才意識到危機，因為他是旱鴨子！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立即轉身後掠，向背後那塊木板飛去。

當他凌空之時，下面那塊木板突然滑開幾尺！好個周公公武功的確有過人之處，左足尖在右足面上一點，身子硬生生拔高幾尺，凌空一折腰，足尖仍然穩穩當當地站在那塊木板上。

他足尖一沾即起，再緩緩降下，抬頭一望，前面那塊木板也移開了丈餘，以他之功力，已沒法到達，而背後那一塊，隨着水流漂得更遠！此刻，他就像一位孤立無援之老人！

自他出道以來，雖然歷過不少風浪，但從未試過像是次如此驚悸畏懼過！這比他在陸地上遇到十名强敵還恐怖，因為他是旱鴨子！

驚魂未定，周公公便運氣呼道：「你們都死了麼？還不趕快把船駛過來！」

畫舫上之人這才知道主子陷於危機，連忙下令揮槳。周公公驚怒地道：「都是飯桶！放下小舟，速度才快！」他聲音有如鬼哭，黑暗中令人聽後渾身不舒服！

他話音未落，湖面突然冒出一股水柱，緊接着有個細微的破空之聲傳來！周公公臨危不亂，雙掌齊發，護住全身！他這只是預防萬一而已，却將三枝鋼針捲飛！

水柱一起即沉，掀起一陣波浪，周公公雙脚用勁，把木板穩住，看看由畫舫上放下來之小舟已將至，周公公剛鬆了一口氣，猛覺脚下一虛，身子往下急沉！原來水底下的人，將他脚下之木板抽拉開去！

這當兒，周公公眞是魂飛天外，病急亂投藥，雙掌發出掌風，掀起一股股波浪，下身入水，上身仍能露出水面，嘶聲叫道：「快過來！」

他連發四五掌，又開腔說話，眞氣稍洩，身子又往下沉，一陣急亂，雙脚亂踢，身子載沉載浮，一顆心急得幾乎跳出口腔！

就在此刻，周公公猛覺後腰一陣劇痛，心頭更慌，忙不迭急速轉身，身子却沉得更急，耳畔只聞小舟上大內侍衛的呼叫聲！

周公公「骨嘟嘟」地連喝幾口水，嗆得他難受，却極力忍住，尚未待他定下神來，後腰又猛地吃了一腿，這一腿力道極猛，痛得他齜牙張嘴，又喝了幾口湖水，喉頭一癢，又嗆咳起來！

他心裡也有點明白，這是他最危險之時刻，亦可能是他喪命之時，是故極力要忍住嗆咳，又不能如願！驚恐焦急之下，身子亂轉，四肢亂蹬，居然被他竄升，一顆腦袋露出湖面。

猛聽大內侍衛龍剛呼道：「公公在前面！」左足踝一緊，身子被人扯將下去！他右足踝亂蹬，不料右腿又是一陣疼痛，又中了一劍！

最令人心悸的是他由始至終，均未曾見過那人之面目，教他實在死不瞑目！他發了狠，上身猛力向下俯屈，雙手往下抓去！不料他如此一弄，下身立即向上浮，變成頭下脚上！而那人之水性顯然十分好，身子隨他下身上浮，而且離開周公公手臂遠遠的。

倏地後背後腰一陣疼痛，周公公知道又吃了好幾劍，此刻他只求能與對方同歸於盡，可是力量却迅速地減弱！大概他身上中了二十多劍之後，

腦袋便昏沉沉起來，緊接着，嘴巴不由自主地張開，湖水立即自他喉嚨灌入……

* * *

周公公的屍體被放在湖邊草叢上，他本已肥胖之軀體，此刻更加肥大，可惜已不能動彈分毫。

岸邊坐着兩個人，其中一個赫然是周公公在合肥客棧內偷窺過的那位頭陀！另一個則是潘卅七。

潘卅七手上拈着半顆藥丸，頭陀道：「不管是不是這顆解藥，你也得冒一次險！」

潘卅七立即把藥丸丟進嘴巴裡，咀嚼了一陣，把藥吞下，喘了一口氣，問道：「你到底是誰？」

「這句話你已問過，我亦已答過，再問一次，答案還是一樣！」頭陀道：「我雖然利用你把周公公吸引過來，亦利用你拉開湖上之木板，但我為你殺死姓周的太監，並為你取得了解藥，自問對得起你有餘。」

潘卅七沉吟了一下，方由喉底迸出兩個字來：「多謝！」

「我要的不是這兩個字！」

潘卅七微微一怔，澀聲道：「我自問已沒有甚麼秘密可以告訴你！」

頭陀沉聲問道：「你對『如來佛』了解有多深？」

潘卅七再一怔。「你既然是『孫悟空』，便不該問這句話！」

「我如此問你必有我之道理，否則我為何要救你？」

潘卅七冷笑道：「別說得那麼好聽，你只是為你自己吧！」

頭陀亦報以一聲冷笑。「你以為我有非殺周太監之理由，還是認為我殺他是為了取得報酹？」潘卅七不作聲，無異認為對方正有上述之原因，頭陀續道：「不錯，我有殺他之理由，因為他是漢奸。」

「僅僅是為了此？」

「不錯！無人付我酹金，而我與他亦無任何個人恩怨和瓜葛！我若要殺你，只需把你與他勾結之情況告訴如來佛，相信你命不會長，根本用不着我動手！」

潘卅七聲音更加難聽。「如此你有何目的？」

頭陀稍為提高聲音：「答我所問的話！你不答也可以，不過我會把你的事告訴『如來佛』！」

「你好卑鄙！」潘卅七罵了之後，還是老老實實地答道：「咱們這許多人對他都不大了解，我不知道你想打聽些甚麼！」

頭陀沉吟道：「你知道有關他的任何事，我均想知。」

潘卅七誠懇地道：「可惜我對他所知極為有限，咱們只許接命令，不可問原因！身為殺手亦深明『知道的事越多，生命越危險』的道理！」

頭陀問道：「你知道他是否有家人？他是否有固定之居所？目前以誰為親信？」

「你到底是不是『孫悟空』？」潘卅七更加詫異。「這是絕對秘密的事，我怎可能知悉？包括他和他的親信，從來均不以真面目示人！在下只知道他目前最倚仗的是穆廿一、卜十二和陸三十！無可否認這三人的確很出色！以前還有一位唐十一和白十七，不過據說他倆已經死了！」

潘卅七言畢，忽然又長長一嘆：「幹咱們這一行的，有幾個能夠善終？」

頭陀脫口問道：「你知道有幾個？」

潘卅七道：「在下只知道同門中有一位易老二和歐陽七是順利完成協議，得以退出江湖，過着逍遙快活的日子！」

說至此，潘卅七雙眼射出羨慕之目光，望着漆黑之夜空，彷彿已看到了曙光。「咱們每個人都極之羨慕他倆！事實上，錢財再多，也不如生命之重要！唉，古人謂人到無求品自高！難道有了大量的財產之後，方知道生命之可貴？以前我只想賺更多的錢，絕對沒有想到其他。」

「你出道多久？」

「五年！整整五年！這五年過的，實在不是人的生活，為了保住生命，在下甚至連女人也不敢接觸，有空時不斷練武、騎馬、游泳，務求在下次殺人時能更加順利！」潘卅七有點激動。「這種生活有甚麼意義？」

頭陀身子一抖，同情地道：「我完全了解，如今最近的一批殺手已排至第幾號？」

潘卅七搖搖頭。「我只知道有個黃四十九，但他出道亦已年餘！」

頭陀大概認為不可能在他口中探出甚麼來，遂揮揮手，道：「你走吧！祝你平安順利，終有一日能脫離殺手生涯，過安穩無憂的日子！」

潘卅七微微一怔，終於站了起來，喉底道出兩個字：「謝謝！」言畢轉身馳去，可是他剛跑了幾步，便又轉身跑回來。

頭陀訝然問道：「你不願意回去？」

潘卅七道：「在下自出道以來，從未受過別人之恩惠，只有你……在下可以問你一句話麼？閣下到底是誰？我看你根本不像出家人！」

頭陀怪笑一聲：「我不是出家人？那又像甚麼？」

「不知道！在下亦百思不得其解，但卻覺得與閣下很投契，就像咱們是久經認識的老友般！」

頭陀哈哈大笑，笑聲充滿了悲涼之意。笑畢再度揮手，吟哦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去罷去罷，說不定咱們尚有見面之機！」

潘卅七用深情之目光緊緊地再望了頭陀幾眼，然後轉身離去。頭陀仍坐在地上，雙眼望着遠處，似乎他的

煩惱比俗家人還多！

天色漸亮，忽然遠處傳來一道短促尖嘯的慘叫聲，頭陀如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那是潘卅七之叫聲！是誰在此際傷害他？

頭陀立即向潘卅七適才的去向奔去，剛跑了幾步，只見遠處有個灰衣人亦急掠而來，他連忙住步！

* * *

灰濛濛的天色之下，來者與天色融為一體，兩人同時慢慢走上前。令頭陀奇怪的是，來者竟然也是穿灰袍的頭陀。

先來的頭陀不由一怔，後來的頭陀目光冰冷，似乎世上沒有甚麼事會令他驚奇。「你殺了他，還是傷了他？」

後來的頭陀道：「你不必去看他了！他是你甚麼人？你如此關心他？」

「出家人慈悲為懷，不算關心！你是出家人，難道犯了殺戒也無絲毫自責之心？」

後來的頭陀大笑。「你是出家人？你在湖中殺人，便不算犯了殺戒？」

先來那個臉色一變，沉聲道：「原來你一早已伺伏在旁！我殺那廝是因為他身為漢人，却助金人殺我漢人！他乃該殺該死之人！而你殺的人却不一樣。」

「他與周太監有多大分別？他是殺手，只問報酹不問好歹，任何人都可以僱他去殺任何人，這種人難道便不該死？」

先來那個不由語塞，半晌方道：「原來你還是有心人！有人僱你殺他麼？」

後來那個冷笑道：「世上還無人能僱我殺人，是我認為他該殺該死！你與潘卅七是何關係？」

先來那個一怔。「你知道他叫潘卅七？」

「我要殺人，難道可以不分青紅皂白麼？當然需調查清楚！」後來那個深深地望了先來的那個一眼。「你殺周太監也是自願的？」

「不錯，無人能僱我殺人！」

「那倒未必！」後來那個冷笑不止。「在我眼中，世上根本沒有完人！」

「包括你在內？」先來那個的身子突然抖動起來。「你殺了人又跑過來找我，所為何事？」

「我亦不是完人！」後來那個的聲音突然一變。「雖然無人可以僱我殺人，但我此刻仍想殺人！」

先來那個目光一亮，脫口問道：「殺誰？」

「你！」後來那個突然踏前兩步，先來那個立即發覺周圍瀰漫着令人窒息之殺氣！他心房暴縮，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因為這位跟自己一樣穿着灰袍的頭陀，是他平生最令人畏懼之敵人！

「你再退也逃不了！拔出你的劍吧！」後來那個咄咄迫人，又踏前一步。

對方居然能看出藏在自己身上的是一把劍，先來那個更是吃驚，但他這次却沒有後退，而是敏捷地把手落在腰帶上，一旋一拉，手上已多了一把軟劍。

一劍在手，先來那個頭陀也似變了另一個人，目光堅定而不帶半點情感，身上亦湧出一股殺氣！

後來那個口氣極大。「你先出劍！」

先來的那個踏前一步便停住，此時兩人相距不過八尺餘，他軟劍垂下，緩緩提升，直至胸前方止住。對方既然是勁敵，他可不敢貿貿然動手。

後來那一個頭陀口氣雖大，亦不敢託大，神情肅穆，眼皮連跳都不跳一下。

兩人像兩尊石像般挺立着，附近一片肅殺，不知為何，樹上之黃葉不斷飄下，早起之晨鳥不吱一聲便振翅遠飛了！

天色經已大亮，附近不見一個人，而兩人亦已挺立了頓飯工夫！就在此刻，先來那個頭陀突然發現對方眼光微微一閃，他意動劍先，軟劍有如脫弦之矢，直刺對方胸膛。

這一劍是蓄勢已待，是以去勢之猛、速度之快，一時無兩！

這一劍，發招者有九成把握，迫對方連守十招，這十招之中，只要對方稍有錯失，他便可將對方格殺於劍下。

可是他却沒料到對方之眨眼，實乃一個陷阱，要引對方發動攻勢！是以他眼一眨，對方肩剛一聳，他人已滑開三尺，左手五指如鉤，抓向對方持劍右手，右掌斜拍對方脅下空門！

這一着連消帶打，後發先至，幾時與對方同時發招，但先來的那個頭陀若反應稍慢，這一場龍爭虎鬥，一個照面便可解決。

那先來的頭陀亦非省油燈，一劍刺出，失去對方踪影，便知不妙，雙腳猛地一頓，身子倏地倒飛，人凌空劍已回收，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

後來那個猛讚一聲好，身子如大鳥般掠起，急追而上，對方雙腳剛落地，他已發動第二次攻勢！

先來那一個氣未喘定，對方已攻了七八招，這七八招他已窮於應付，無法反擊一記，不過他顯然歷過不少風浪，依然沉得住氣，見招破招，仔細找尋對方之破綻，耐心等候機會，一點也不焦急。

後來那個頭陀一口氣攻了二三十招，見對方出劍有條不紊，進退有方，心中亦暗暗佩服。

過了五十招，後來那個頭陀左肩剛一晃，左掌尚未提起，先來的那個的軟劍已疾如星火地刺出！後來那個若不換招改式，等於把手掌湊上去讓

對方刺。

他當然不會做這種傻事，立即偏身一讓，改推出右掌，但對方似亦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腕一翻，軟劍改爲橫削，直指對方之腰際，同時右掌斜拍，迎上對方之右掌。

「啪！」軟劍未至，雙掌先行接觸，後來那個掌力一吐，把對方迫退一步，軟劍在身前兩寸之處掠過！但對方的掌力亦十分雄渾，使得他上身晃了一晃，未能及時再發第二掌。

「好！」後來那個忍不住又讚了一句，雙方隨即展盡平生所能，竭力進攻，先來那一個手上有軟劍，佔了便宜，一百招之後已逐漸取得上風。

「你也不錯，空手能接一百來招，佩服佩服！可惜要想殺我，還差一點點！」

「未必！」後來那個斜飛八尺，右手在腰上一拉一振，手上亦多了一柄軟劍。「你看這是甚麼？」

先來那一個又驚又怒，因爲由身份、服式乃至兵刃，對方竟與自己一模一樣，就像是自己的影子般！這刹那，他竟然忘記進攻，脫口問道：「閣下到底是甚麼人？」

後來那個反問：「閣下又是甚麼人？嘿嘿，還是劍下見眞章吧！閣下臨死前，我必告之以實情！」他似乎不願與對方多說，一劍在手，拚命進攻。

兩人兩把軟劍鬥將起來，鬥至酣處，只見白光，不見灰影！兔起鶻落之中，白光突然一斂，兩人同時推出左掌，「蓬！」的一聲巨响，兩人同時後退，先來那個退了三步，後來那個則只退了兩步。

先來那一個大吃一驚，自知內力不如對方雄渾，忙不迭提劍向前，欲以劍尅敵，不料對方突然暴喝一聲：「住手！」

先來那個那裡肯聽？揮劍便刺，後來那個急道：「十一郞停手！」

先來那個頭陀身子一震，手上軟劍亦慢了下來。「誰是十一郞？我是松風！」

「松風？哼，唐郞，你別想再騙老夫了！」

這句話似有莫大之魔力般，先來那個不由自主地住了手，訝然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後來那個哈哈一笑。「你一向聰明得很，應該猜得出老夫之身份！難道五年之韜光養晦，反使你愚昧起來？」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先來那一個慌亂地退了兩步，嘶聲道：「你再不報名，我可不客氣了！」

後來那個頭陀伸手扯下頭上之假髮，露出一顆牛山濯濯的腦袋來，自喉底吐出五個字來：「我是『如來佛』！」

這五個字有如五個焦雷般，在先來那個頭陀的耳中炸响，他又退了一步，怪叫道：「你眞的是如來佛？」

後來那個聲音突然一變，哈哈笑道：「老夫居然尚能瞞得過你的一對利眼，實在足以自豪！不過老夫猜想，你早已料到，只是不敢開腔而已！」

先來那一個頭陀有如洩氣之皮球，嘆息道：「你眞是寃魂不息啊！」

「唐郞，這五年來，你躲在寒山寺內練武，你道老夫不知道麼？老夫如欲對你不利，會等到今日才來找你麼？」

先來那個頭陀果然是昔日黃蜂殺手中最出色的一個——唐十一唐郞，只聽他厲聲問道：「既然如此，你還來找我作甚？當年你已答應放過我，難道你欲自毀諾言？」

「十一郞，老夫問你一句話！」如來佛目光沒一絲笑意。「十七妹贈給你之玉珮何在？」

唐郞扯開衣襟，只見他頸上掛着一條細紅繩，縛着一塊碧綠色之玉珮，垂在胸前，他又提起軟劍，「玉珮在此，你想得到它，先得殺了我！」

如來佛突然大笑起來，唐郞怒道：「虧你還笑得出口，她也是你一手栽培的，替你賺了不少錢，她之被殺，多少也與你有點關係！」

「不，你誤會了！老夫高興得很，這証明十七丫頭沒有看錯人，也沒有嫁錯人，老夫知道你尚愛她便夠了。」

唐郞冷笑道：「她是我妻子，我愛她乃天公地道之事，與你何關？」

「當然有關係！」如來佛忽然踱起步來，考慮了一陣，方續道：「這是一件秘密，老夫本不想告訴任何人，但如今回心一想，我實在不該連女婿也瞞騙。」

「女婿？」唐郞驚詫萬分地道：「誰是你女婿？」

如來佛手指一抬，道：「便是你！因爲白冰冰是老夫之私生女！你身上那塊玉珮，是老夫當年給她娘親的訂情物！若非如此，老夫因何會放過你！」

唐郞又是一怔，忽爾大怒，罵道：「你簡直是禽獸，居然迫自己的女兒當殺手！」

「你錯了，絕不是老夫迫她的，是她一定要幹的，甚至老夫在她去做生意時，要暗中派人保護，她也不要！你是她丈夫，居然連她的脾氣也不知道，眞敎老夫生氣！」

唐郞不由語塞，半晌方問道：「適才你的話只說了一半，請繼續！爲何在此時還來纏我？」

「因爲老夫要你去殺一個人……」

如來佛的話尚未說畢，唐郞已截口道：「我早已發誓不再爲別人殺人，也因此作過不少努力，你休想再拖我下水！」

如來佛有點不滿。「你用這種語氣跟岳父大人說話，不嫌過份嗎？」

「你有把我當作女婿麼？若還有一點翁婿之情，便不該再拖我下水！」

「我要你殺的這個人，是大內一個姓金的太監，所有太監都聽他的指揮，包括那姓周的！老夫指的是殘殺漢人和對付一切跟金廷作對的人。」

「這又如何？」

「他使的也是一把軟劍！十七丫頭和十八丫頭都傷在他劍下，而老夫這次要殺他，並非有人出錢要取其生命，而是免費的。」

唐郞冷笑一聲：「你會免費殺人？他開罪過你？」

「老夫極少免費殺人，只欲在退出江湖之前爲大宋子民做一件好事！」如來佛語氣十分堅定。「殺了他，老夫便立即退出江湖，當然，那廝也殺了老夫好幾位愛將！」

唐郞難以置信地問：「你視金錢如命，會退出江湖？嘿嘿，這種生意，爲你帶來了多少財富？」

「若如此，爲何你們一個個都欲退出江湖？」如來佛走至湖邊，對着湖水緩緩地道：「時光會改變一切……老夫老了，還要那許多錢作甚？你不知道白丫頭之死，對老夫打擊有多大！」

唐郞自小便爲如來佛撫養，一直以來都把他當作一個沒有血氣、沒有人情味的動物，乍聽他述及心事，不但驚詫，而且也很想知道他內心的感受，是以也走至湖邊。

如來佛忽然在湖邊坐下，拍拍身旁的枯草，示意唐郞也坐下，兩人並肩而坐，倒也有點翁婿的樣子。

「老夫本來還有兩子一女，那是結髮妻生的，但二十多年前，也就是白丫頭生下不久，他們四母子便被人殺死了，斯時老夫便把一切希望寄託在白丫頭身上！」

「你眞的姓白？冰妹的母親呢？」

「她身體不好，老夫髮妻死了不過三個月，老夫正想正式娶她爲繼室，誰知她無福消受，一病不起！」如來佛轉頭對着唐郞。「這世上，如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老夫眞實的姓氏！還有，白丫頭是老夫之私生女，也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唐郞對他始終有戒心，不信地道：「你不是還有幾個助手麼？難道他們都不知道？」

「有很多事他們知得比你多，但這件事的確只有你知道，老夫只告訴他們，白丫頭是老夫的遠房親戚。」如來佛乾笑一聲：「說眞的，老夫如今之財富，吃三世也吃不完，還要那許多……」

唐郞冷笑道：「不止吃三世吧？你生活再奢侈，也足夠讓你吃十世八世！」

「這個你又有所不知，老夫很多時是不收錢殺漢奸的，但酧勞則仍給下面的人，這五年來，老夫已花了三百多萬兩銀子！」

「這倒看不出來！」唐郞譏誚道：「你說話一向很迷人，敎人難分眞假，這次我也不敢全信！」

如來佛肅穆地舉起手來：「老夫鄭重宣誓，今日對唐郞所說的話，沒一句虛言，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唐郞沉吟道：「我暫且相信你！但我還想知道一件事，我要知你的眞實姓名。」

如來佛亦沉吟了一陣，方道：「老夫的姓氏你已知道，我單名一個富字，名字十分俗氣，是以老夫對那些助手都用化名——駱英明！小唐，老夫一手撫養你成人，你又是那許多人中最出色的一個，老夫不會再害你。」

「潘卅七又如何？」

白富聲音轉怒。「那廝怎能與你相比，他背叛老夫，與漢奸勾結，死有餘辜！」他忽又長長一嘆：「依老夫之脾性及手段，他該碎屍萬段，但如今只捏碎其琵琶骨……唉，連老夫自己也難以置信！還有一點，你是老夫今生尚活在世上的唯一一個親人，別忘記你是老夫的女婿，老夫是你的岳父！」

唐郞也驀然覺得他有很大之轉變，這刹那，又覺得他是一個可憐的孤獨寂寞老人！他忍不住又問了一句：「你曾快樂過麼？」

「以前有過，後來便沒有了……因爲後來老夫只想賺錢，還有一點，老夫有野心，我要做的是武林中從未有人有過的事業！你不認爲老夫一手創立之黃蜂殺手，是武林中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殺手團？」

白富忽然站了起來，雙眼發出興奮的光輝，這刹那，他才恢復昔日之氣派。「老夫之成就遠遠超過前人，說不定還是後無來者！」

這席話，唐郞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是震鑠古今的，不過這有甚麼值得炫耀？是以忍不住道：「欲幹超越前人的，有很多事可幹，何必選……」

白富沉聲道：「還有別的事比幹這個的刺激麼？此事不必再討論，你肯不肯去殺那姓金的太監？」

「你認爲我殺得了他？」

「除你之外，相信再難覓得適合的好手了！當然有必要時，老夫會派幾名好手協助你！」白富嘆息道：「賢婿，咱們雙手都沾了不少善良的血，修修來世，爲百姓做一件好事吧！金廷還想南下哩，大宋若被滅，咱們有錢也沒好日子過！」

唐郞沉吟良久方道：「好，但只此一次，下不爲例！我是爲大宋百姓殺人，不是爲你！」

白富臉色一沉。「你我本是翁婿，還需這般計較！」

「如此即使被你利用，內心也比較好過。」唐郞問道：「你可得提供一些有關那姓金的資料給我！」

「老夫知道寒山寺的和尚說你塵緣未了，不肯讓你出家，只肯讓你在寺內居住練武，因此你這頭陀的身份也是假的！咱們找個地方吃肉喝酒吧！」

*　*　*

白富帶唐郎跑了數十里路，才找到一個他認爲安全的小集歇下。這裡雖沒有甚麼山珍海錯，但海產十分豐富，倒也可以大快朵頤。

兩人吃飽飯之後，便返回那家小客棧，關在房內密談。白富先向唐郎提供有關消息及資料，金太監名金希舜，因要避諱，進宮之後改希凡。

此人父親是金人，但母親却是漢人，因父親早死，下面又有幾個兄弟，是以自小淨身進宮圖生，後來巧遇奇人，學得一身武功，又因練的是童子功，身爲太監，得天獨厚，因此功力精湛之至，據聞他從未盡全力施展其武功，故而其功力到底深至何等程度，無人知悉，但大內的人都視他爲金國第一高手。

此人擅使軟劍，但成名之後却極少用劍，有一次在御花園內印證武功，周公公只在他手中走了六十多招便落敗。

他身材矮小，駐顏有術，望之全不像五十餘歲人，且行踪不定，一出皇城便獨來獨往，令人難以掌握到其行踪。但奇怪，他的江湖消息却十分靈通。

唐郎聽至此，忍不住問道：「既然如此，我如何找到他？」

白富道：「只有兩個途徑，一是到大內匿着，等候機會；二是等他來找你。不過讓他找上你，可就頭痛！據老夫估計，他武功必在你之上！最好是在暗處下手，方有必勝之把握。」

「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既然有心替大宋百姓做件好事，爲何自己不動手？」

白富嘆息道：「老夫已老，近來舊患常發作，一發作便不能喘氣，又如何應付得了他？」

唐郎雖然不信，却也不願多說。

「既無時間限制，我慢慢計劃就是，沒有把握便不動手。」

白富自懷內掏出一張銀票來，上面寫着三千兩白銀。「這不是酧勞，是恐你身上不便，給你防身的！」一頓問道：「柳丫頭如何了？」

「五年前便被駱常奔殺死了，否則我又怎會打算到寒山寺出家？最可憐的是犬子，他剛出世便遭……」

白富乾咳一聲。「你還年輕，日後必能再找到一個如意的姑娘，要否老夫替你做冰人？」

「多謝了，我早已心如止水，今生是再也不會成親了。」他雙眼望着窗子，喃喃地道：「我這次北上，是準備把冰妹之骨灰移至江南，不想又碰到你……唉，這條命還能活多久尚不知道，又怎會顧得兒女私情？」

「有件事須告訴你，白丫頭的墳墓，老夫早已將之遷至杭州附近，她生前說西湖最美，是以老夫將她安葬在那裡！」

唐郎第一次對他道：「謝謝！」

白富哈哈一笑。「她是我女兒，你謝甚麼？」

「你說有人助我，我如何跟他們聯絡？」

白富沉吟道：「一個月後，老夫着他們到眞定府太平客棧找你！」當下兩人又訂下見面時的暗號、標記等等。

「你也該趁這個時候準備一些殺人工具！你放心，老夫捨不得你死，必要時也會現身助你一臂之力！」

「有關金希舜的行踪，你最後的消息是他在何處？」

「在大名府殺了曹四五，那已是三個月前的事了，也許他已返回大內！總之老夫一有消息，便會通知你。」

兩人談至四更方解衣歇息，唐郎一夜難以合眼，倒是白富睡得十分沉，次日一早便告辭了，唐郎亦收拾了行裝，北上眞定府。

* * *

五年的時間不算短，也不算太長，但對唐郎來說，實在不短，五年前，他在短暫之中，死了兩房妻子，還有剛出生之愛子，這個打擊對他來說，實在十分沉重，從而了無生趣，毅然去寒山寺落髮。

不過住持慧光禪師却認爲他塵緣未了，殺心尚重，不願收他爲徒，但允闢一靜室讓他清修。

唐郎在寺內住了兩三個月，果然耐不下來，忍不住又練起武來。由於寺內清靜，過的又是與世無爭之生活，唐郎之武功突飛猛進，尤其在內功方面，更有收效。

五年後，他自認在短期內，武功難再有進，便辭寺而出。在寺內生活，爲了方便，他作頭陀打扮，重出江湖，仍以頭陀的身份。他本想先把髮妻白冰冰之骨灰運至江南安葬，不料半路遇上潘卅七。

潘卅七與周太監在合肥客棧內之商議爲其所知，便一路暗中跟踪，最後殺了周太監。

唐郎早已厭倦殺手之生涯，但對同門却有憐憫之心，是以暗助潘卅七。但最令他傷心的是另一位愛妻柳青青及愛子之屍體落在何處，他一點也不知道。

到了眞定府，距離約會日期尚有十來天，唐郎不住太平客棧，到處遊玩。只是常見金人欺凌漢人，徒增憤慨，遊興大減，最後索性關在客棧內靜修。

金人入華之後，因深知漢人人多，恐難以控制，是以嚴格限制漢人打造兵刃暗器，唐郎以前擅使暗器、神弩，很想打造一些備用，却找不到門路。

看看約定之期將屆，唐郎方住進太平客棧。不料次晚二更時分，便有人敲打墻壁，唐郎微微一怔，伸手在左面那堵牆上胡亂敲了兩記。

旋即聞鄰室有人吟哦：「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對面有人罵道：「他奶奶的，那個

酸丁半夜睡不着覺，唸甚麼鬼詩句！」

唐郎連忙披衣下床，開門探首，走廊上不見一人，他走至左首那房外，輕輕敲打，低聲吟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房門迅即打開，開門的是位三十不到的漢子，四方口臉，相貌堂堂。

唐郎道：「彼此均是愛詩之人，閣下何不到小弟房內一談？房內有水酒助興！」

那漢子喜道：「如此甚好，在下也不客氣了。」當下兩人同返唐郎房內。

漢子問道：「未知兄台貴姓大名？」

「某姓唐，因在家排行十一，故人稱十一郎。未悉閣下如何稱呼？」

那漢子道：「在下姓卜，因在家排行十二，故有人稱爲十二郎。」

卜十二與唐郎是同期師兄弟，五年前唐郎尚是如來佛身前之紅人時，卜十二並不見得如何出色，不過隨着歲月之流逝，經驗閱歷增豐才逐漸露出本色來，如今已是黃蜂殺手中之有數高人。

「果然是十二弟！咱們七八年未曾見過面了吧？別來無恙！」唐郎揭下臉上之面具，以眞面目示他。

卜十二同樣亦揭下面具，以示誠意。唐郎但覺他比七八年前成熟多了，不妙的是還多了份滄桑。「十一兄，你好不容易才離開，爲何又重出江湖？」

「桐油埕裝的到底還是桐油，一裝別的東西便變味了！」唐郎不想透露太多，故意長長一嘆。「世上有很多事不能隨心所欲。」

卜十二仍不心息，繼續道：「重出江湖最大的可能性是爲了錢。但據小弟所知，十一兄以前賺下來的錢，足夠供你吃三世而毫不憂愁。」

「錢，愚兄早已花得七七八八了，」唐郎哈哈笑道：「重出江湖未必是爲了錢！」

卜十二訝然問道：「如此，十一兄又是爲了甚麼？」

「報仇！」唐郎見卜十二仍未釋疑，只好續道：「白十七妹及柳十八妹都是先傷在他劍下，後來方會被人殺死的。」

卜十二恍然道：「如此說來，十七及十八兩妹果然是與十一兄在一起了。小弟聽同門私語，猶不大相信，如今証之於十一兄……」

唐郎雙眼露出痛苦之色。「不錯，她倆均是愚兄之妻子，十八妹還爲愚兄生了個兒子，可惜……」

卜十二連忙安慰他。「十一兄放心，今次咱們聯手，必能爲十七妹及十八妹報仇雪恨！」

唐郎問道：「十二弟知道咱們殺誰麼？」

卜十二沉吟道：「十一兄應該心知肚明！」他再沉吟一下，又道：「咱們且不開腔，各自把名字寫出來，看看是否同一人！」

唐郎當然不反對，當下兩人以指蘸水，在桌子上各自寫了三個字。一個寫金希舜，一個寫金希凡。名字雖有差別，實爲一人，兩人看畢，相顧一笑。

「十二弟，如來佛是否已把此人之行踪告訴你？」

卜十二搖搖頭。「頭兒說此人行踪十分神秘，連大內的人亦未必清楚，這是咱們最頭痛的一件事。事先完全沒法作佈置，看來非以眞實本領解決不可了！」

唐郎道：「如此派你來此，又有何作用？」

「小弟也不大清楚，頭兒要小弟一切以吾兄馬首是瞻！日後之行動，還請十一兄告示。」

唐郎眉頭一皺，覺得如來佛這樣做，似乎有欠妥當，最低限度也令人覺得有點草率。

卜十二嘆息道：「說不定咱們找三年五年亦未必能找得到他！幸虧這是小弟最後一宗生意！幹完了金希凡，小弟便可過完全屬於自己的日子！」說至此，他雙眼射出一片光輝。

這情景跟唐郎五年前一樣，卜十二之心情，他完全能夠了解，是以衷心地祝福他。「愚兄祝你早日完成最後這宗生意，並預祝你前程似錦！」

卜十二哈哈地輕笑道：「小弟全不理前程是否似錦，只想過平凡人之生活。不知爲何，最近老是心驚肉跳，好像最後一宗生意……」

唐郎忙安慰他。「不必擔心，愚兄以前何嘗不是如此？最後還不是順利完成？憑咱們之經驗，只要謹愼、大膽、機警，相信世上很少人能逃得出咱們之掌心！」

「如此便需仰仗十一兄之大力了！」卜十二精神稍振。「聽頭兒說，十一兄最近武功大進，連他也幾乎尅制不了你！小弟實是杞人憂天！」

「那是如來佛之誇讚，論武功，像咱們這種年紀，五年時間又不短，肯定會有進步，但若說他不能尅制我，乃安慰賢弟耳。」

卜十二似乎不將此事放在心上。「頭兒說，他還會暗中派人協助咱們。」

唐郎笑道：「他這話却令人難以放心！金希凡行踪不定，咱們亦難定行止，他派甚麼人、如何協助咱們？除非他派人暗中跟踪咱們！」

卜十二道：「對於頭兒的話，小弟向來十分信任！」一頓忽然改了口氣。「咱們不談這個了……十一兄之成就，咱們都十分羨慕，包括小弟在內。」

唐郎一楞，苦笑道：「你是在諷刺愚兄？愚兄落得如此下場，還值得羨慕？」

「最低限度你已恢復自由，還能娶到兩房美艷如花的妻子……即使是短暫的，也教小弟羨煞！」

（未完．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狐步門閉關自守　馴狗師擊殺雙魔

武林一向是少林、武當及崆峒的天下，這種均勢不知保持了多久，却好像陡然之間出現了一門怪學——「狐步」。創始人令狐慈，他有三個師弟，一個是建立「狐莊」的徐起，另一個是創建「狐堡」的高鴻、四師弟裴元度較為清貧。

有人說這是一門邪學，却也有人譽之為極富創意的新銳。曾有三大門派中次流人物（如長老及護法者流）試過，有幾人栽得極慘，居然敗在兩位數的招式之下。

當然，這少數幾位當時不免有些輕敵。

一時之間，這門武學好像嚇壞了不少的人，却仍有人說，「狐步」就是「迷踪步」或者「迴文璇璣步」的影子，雕蟲小技，不登大雅。這一莊一堡中人聽了，也不置辯。

自去年傳出消息，「狐步」創始人失踪或已亡故之後，一莊一堡更是閉門自守，與外界老死不相往來。眞正是「有其名者無其實，有其實者避其名」，信哉斯言！

據說這一莊一堡營建費即各達五十萬両白銀，四周良田千頃，其庫存之豐可以想像。即使比財富，三大門派可能也有所不如。

未末時分，莊林在後院馴狗，他來此不到十天，人有點傻，但馴狗却有點眞玩藝。這「狐堡」有三十來隻名犬，如日本的名種秋田犬，萬能㹴、產自英吉利，大丹狗產自德國，拳師狗和狠犬也產自德國，以及來自瑞士的聖伯納犬等等。

莊林第一天來應徵馴狗師時，堡主高鴻考得很嚴，如：狗的智能如何？狗的聽覺比人類靈多少倍、嗅覺多少倍？最高紀錄，狗能越過多高的牆，以及狗遠離人的視線，如何召回牠等等？

他的答案是：狗的智慧僅次於人類及猴子，狗的聽力是人類的十六倍，嗅覺比人類靈敏一百萬到三百萬倍。

莊林最後還奉送一個問題，那就是狗眼有近視及色盲，但夜間却可以看清景物，可算是小偷的天敵。

至於狗遠離主人的視線以外，吹起狗笛子，人類聽不到，狗却能聽到音波。高鴻馬上聘用了他。

莊林馴狗完畢，經過花匠孫七和馬伕李貴的門前，李貴道：「小莊，進來聊聊。」

莊林結結巴巴地道：「聊……聊甚麼？拆那……」

「進來嘛，孫七泡了一壺好茶，還有名點『沙奇馬』，你不是最欣賞『沙奇馬』嗎？」

小莊入屋，先吞了一塊「沙奇馬」，又灌了三杯茶，李貴道：「小莊，看你馴狗這兩套，還眞不含乎。以前風光過？」

「那是當然，十年前爺們在大漠叱

咤一時……」

「小莊，你今年幾歲哩？」

「二十四。」

「十年前你十四，能在大漠叱咤風雲，你他娘的太離譜了吧！」

「記錯了，是五……五年前……」

他有時不能把一句話說得很流俐，尤其是較長的話。

「你既在大漠混過，可知大漠有兩個赫赫有名人物？」

「當……當然，『塞外雙魔』巫天寶和鄺雲……他們自以為是一……一號人物……阿拉根本不甩他們，拆那！」

李貴和孫七眨眨眼，孫七道：「小莊，你眞行！『塞外雙魔』是北國頂尖的黑道梟雄，你居然不甩他們，你說看看，他們是甚麼樣子？」

「儂那能？阿拉連他們兩個豬頭三都不認識嗎？拆那，搭漿……」

李貴道：「你到底見過沒有？吹牛可不犯死罪呀！」

「拆那個娘！阿拉是甚麼人……」

主人高鴻正好行經門外，聞言止步，他那冷電的眸子中充滿了殺機。

小莊續道：「談這個阿拉是第一……『塞外雙魔』巫天寶身高八尺，眇了一目；鄺雲跛了一足，額上有個肉瘤……」

堡主高鴻哂然，噙着頗難詮釋的笑意離去了。

李、孫二人對於「二魔」一個身高八尺，一個額上有肉瘤這說法，還眞有點半信半疑，因為小莊是馴狗名家嘛。

這工夫鐵磬聲響起，這是每天總管毛康為一干雜役及工匠們上課的時間，不外是教些粗淺武功或一些護院的知識及警覺性等等。

小莊坐在這練武房中最後一排。總管還沒到，他已經夢見周公了。毛康是個五短身材的練家子，內外兼修，堡主十分器重。

直到毛康講完，也叫前面的人一個個地演練學過粗淺功夫，輪到小莊，發現他還在睡，「啪」地一聲摑了個大耳光。

莊林被打得暈頭轉向，道：「誰打阿拉？拆那！」

毛康道：「你知不知道你睡了多久？」

「多久？不……不過是一個『二』，拆那……」

毛康揚手欲摑，門外有人道：「慢着！」

一看是堡主，毛康收回手，一干雜役人等紛紛行禮。

高鴻道：「毛總管，莊林剛才所說的一個『二』是甚麼意思？」

「啓稟堡主，此人說話口齒不清，一句較長的話，往往不能表達完整而予以濃縮，一個『二』就是兩個時辰的意思。」

高鴻忍不住大笑而去。小堡主高素素道：「傻蛋！這毛病你就不能改改嗎？」

小莊憨笑着離去。

* * *

高鴻離堡辦事，高素素常到小莊的屋中來。她居然能忍受他的汗臭和脚臭味。此刻小莊在洗澡，洗畢找不到衣衫，就到浴室外面來找。

正好高素素迎面而來，陡然間像挖參的人發現了一根八兩以上的棒槌似的。（七兩為參，八兩為寶）

莊林捂着下體道：「儂看甚麼？拆那！」

高素素捂着眼道：「傻蛋！你在我面前故意亮寶是不是？」

「阿拉的衣衫不見了，也許狗給啣走了吧？」

「八成，秋田犬好討厭！」高素素道：「死莊林，讓姑奶奶出醜！我去為你拿衣衫。」

小莊是馴狗專家，沒有他的命令，沒有一隻狗敢啣走他的衣衫。

不一會，高素素拏來一套換洗的衣衫，就是他丟失的那一套，說是在花圃中撿到的，八成是狗的惡作劇。

「八成是。拆那！」

小莊每次洗澡，他有一種感覺，有人經常窺浴，所以他就熄了燈洗澡。如果有人對他身體上某部的特殊「景觀」有興趣，是看不太清楚的。

稍後，高素素到園中去折花，小莊來到中院，這是「狐堡」的核心地帶，下人未會奉召，絕對不許進入此院。

堡主高鴻就住在這兒，而高素素的院落也在此大院的左後側，僅一牆之隔。

小莊進入此院的客廳，一套高貴的傢具，擦拭得甄光瓦亮。長几上有畫筒，牆上有名人字畫。

長几前有一八仙桌子，上有文房四寶，還有一支水烟袋。小莊仔細打量水烟袋，上面有一層薄薄的灰塵。

他看看門外，沒有動靜，堡主不在家，女傭會偷睡午覺。他拏起水烟袋，吸了一下，沒有「咕嚕嚕」的水聲。水聲是水烟袋的特有現象，揭開底部的烟絲盒蓋，盒內也沒有烟絲。

他知道，大俠高鴻水烟抽得很兇，除了吃飯或睡覺，水烟袋幾乎是不離手的。怎麼？戒了？

「小莊，你到我爹這兒來幹甚麼？」

「狗就是狗……到處亂跑……要是到處亂……亂拉，堡主回……回來，拆那！阿拉倒楣……」

「狗在哪裡？」

小莊背轉身子吹了兩下狗笛子，不一會來了五隻之多。小莊道：「如果一隻拉一潑，堡主回來，妳負責還是阿拉負責？」

小莊總算矇過去了，他的反應是一流的。

* * *

「狐莊」距「狐堡」只有三十里左

右。當初建堡、建莊，也是爲了便於彼此呼應。

時已三更過半，「狐莊」內燈火寥落，此刻一條黑影自側墻外作拋物線狀越牆而入，眞正是點塵不驚。

此人蒙面，身材高佻，猿臂蜂腰，很年輕。

他似乎對這「狐莊」並不生疏，很快就找到了地頭，自然也是此莊的核心地帶了。但是，此院中無人。

這蒙面年輕人想了一下，立刻來到「聽雪小築」。雪可看沒聽說可聽，其實那境界更雅，如果這兒不靜，又怎能聽到雪花落地之聲。

蒙面人十分小心。屋內傳來了男聲道：「『性瑜伽』和『玉房指要』、『玄素之道』以及『洞玄子』等，都是『房中術』，精於此道，可延年益壽。這門學問有九法、八益、七損。先談九法，有龍翻、虎步、猿搏、蟬附、龜騰及鳳翔等等。」

年輕女聲道：「多不好意思。」

「這怕甚麼？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哪一個不來這一手。大詩人白樂天的胞弟白行簡，曾作賦歌頌皇上和武則天交合之樂，美其名曰『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

室內有燈，但不甚明亮，這能見度足夠這蒙面客在窗外分享「大樂賦」的了。

「嗯！小喬，妳眞是天才，一教就會。」

「老爺何不把我扶正，也好經常在老爺身邊侍候？」

「妳別急！等我的『合併大計劃』成功之後，包妳如願。」

屋中像拉着風箱的爐火，似要焚燬一切，包括他們自己。近五十歲的男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女人配合得如此契合，若說不擅「房中術」，其誰能信？

蒙面人想看得更清楚點，儘管他並不想學這個，這些古人流傳下來的秘術，畢竟也不該摒棄於知識的界域之外吧？

那知稍稍向前一伸頭，不小心前額輕輕地碰了窗櫺一下。屋內的男人厲聲道：「甚麼人？」順手拉動床頭上的絲帶。

這絲帶是通往總管及護院住處的警鈴，蒙面人要看的、想知道的也都獲得了印証，立刻撤退。

護院們來得太快，在另一院落中截住了蒙面人。

也許並不是蒙面人不敵，而是不想久留，三個護院，其中還有一個護院頭子，蒙面人連一招都不接，身子一扭兩轉再一滑，忽然消失在夾道中。

他們幾乎以爲遇上了狐仙。

徐起趕到，護院頭子報告了一切，徐起道：「少胡扯，八成你們三人聯手也接不下人家。」

「莊主，屬下說的全是實話，根本還沒有接上手，屬下三人尚未形成鼎足而三的合擊方位，來人以奇特的身法消失在夾道中。」

徐起道：「怎麼個奇特法？」

「一扭兩轉再一滑，好像就是這樣，一晃就不見了。」

「見鬼！來人是甚麼樣子？多大年紀？」

「來人蒙面，看體型及身胚，應該在三十以下。」

徐起想不出是誰，果如護院頭子所說的，這就是「狐步」吧？

這蒙面人會是專程來此看他們共譜「大樂賦」的嗎？那時要施襲，雖然未必鐵定得手，得手的機率却很高。

* * *

「小莊，你昨夜去了何處？」

「別……別提哩！瀉肚！」

「瀉肚將近三個時辰？」

「是啊！瀉了一會又要瀉，所以……乾……乾脆就在茅厠附近……」

「好了嗎？」

「好多了。幸虧我有現成的止瀉藥。」

「一般來說，瀉肚五七次以上，兩頰立刻會凹下去，你似乎並沒有這現象。」

「年輕人嘛！睡……睡一夜就恢復了。」

「昨天你爲甚麼去動我爹的水烟袋？」

「阿拉以爲……抽水烟很……很有派頭……吸了一下很辣……令尊常吸嗎？」

「我可沒有看到我爹吸水烟，水烟袋只不過是個擺設而已。」

小莊很滿意，無意間又印証了一件事。

入夜不久，小莊帶了一隻大丹狗和聖伯納犬出堡而去。他不怕人跟踪，因爲狗能完全服從他的指揮擔任警戒。

在五里外林中，小莊向一個窈窕身影撲去，這身影也向他撲來。兩人在半空中就擁在一起，落地後在草地上翻滾。

每個年輕人都有青春，只不過在他們身上更能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不須修飾。

「裴蒂，我好想妳。」

「小莊，不要說話，用動作的語言來表答。」

小莊有點放浪，裴蒂道：「一個『前科』纍纍的人，一定要保持分寸，可否收回你那隻在犯罪邊沿上的『貴手』？」

裴蒂不是很美，甚至最早認識她時還有點排斥她。

不久，他覺得和她一起其樂無窮。當然，並不因爲她是四師叔裴元度的女兒。

「小莊，千萬要小心！」

「我已經很小心了！」

「有頭緒了嗎？」

「當然，眞的假不了，假的也眞不了。」

「另一個呢？」

「更妙！」他在她的耳邊說了一陣，自然包括了「大樂賦」在內，裴蒂道：「要不是當時你意馬心猿，怎麼會把頭撞在窗櫺上而被發現？他們在窗內『大樂』，你在窗外『大樂』，絕對沒有錯是不是？」

「當然。」

「大師伯(小莊之師)去世，我爹也遇害，而二、三師伯你又未見過，萬一傳言失實，殺錯了人……」

「不會，我在不斷地求証。」

「小莊，我要幫你嗎？我知道，可能會越幫越忙。」

「妳就作個旁觀者吧！我有二十多個幫手。」

「二十多個？你是說該堡的人已有二十多人和你……」

「不是，那些總管及護院等全是他們的人，拉攏他們那還得了，我說的是大丹、聖伯納、秋田犬以及萬能㹴等等，牠們忠心耿耿，不會倒戈。」

「的確，你的江浙土話罩得住嗎？」

「阿拉是老門檻，拆那！」

裴蒂打了他一拳，再次溫存一會分了手。

* * *

莊林初來「狐堡」的半個月之內，堡主十分注意他。

小莊的觸覺非常靈敏，有一次和一個三流護院一言不合動起手來。三五下就被打倒，小莊自稱是輕敵之故。

那一次堡主就在他的樓窗中下瞰，再加上小莊胡吹他見過「塞外雙魔」，甚至其中之一額上長了個肉瘤，堡主對他的監視已經很鬆了。

「狐堡」之中，除了最低的雜役之外，總管及護院全是堡主的心腹，「狐莊」亦然。

深夜微雨，總管毛康如厠，剛蹲下忽見一個人影落在堡主之院墻上。

一看這份輕功，就知道不是本堡中人，毛康提上褲子竄出，這蒙面人飄落另一院中。毛康上了墻頭，只見此人一扭兩轉又一滑，突然消失不見了。

「這是人還是鬼？」正在忡怔，高鴻走出來，道：「是甚麼人？」

「堡主，是個看來相當年輕的蒙面人。」

「很年輕？」

「堡主，這一點屬下可以肯定。」

「去了哪個方向？」

「他本要進堡主的院中，屬下發現一逼近，他就那麼一扭兩轉再一滑就不見了，屬下還以爲見了鬼呢！」

高鴻深鎖雙眉，「狐莊」的銳氣似已不存在了，居然有人敢來找痲煩？道：「毛總管，堡內的人……」

「堡主，堡內的下人，沒有這種料子。」

「那個半朝鑾駕的馴狗小子莊林……」

「堡主，不可能的。」

高鴻抬抬下顎，毛康已懂了他的心意，把小莊叫醒，小莊的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道：「甚麼人吵醒阿拉……拆那！」毛康突然出手攻向他的「靈台」死穴。

小莊大聲道：「儂那能！要打出去擺上！屈死……」

毛康及時收回這致命的一掌，練武之人，保護要害是本能的，不知不覺就會採取行動，在這緊要關頭小莊竟未設防。

暗中偷看的高鴻攤攤手離去，毛康也走了。

「小莊……」高素素倚在門框上，道：「怎麼回事？」

「天知道！毛總管把阿拉打醒……火腿熊掌就一齊來哩……結果……又虎頭蛇尾地走了。」

「你知道爲甚麼你沒有挨揍？」

「八成是堡主仁慈。」

「你眞是吃對門謝隔壁！是我說的情。」

「爲甚麼要揍阿拉？」

「有刺客混入堡中，你馴的狗却未發揮作用。」

「毛總管說，深夜護院常常被狗咬傷……阿拉只好把……把牠們關了起來。」

高素素磨蹭了很久才走。

* * *

一條人影有如一隻大鳥落在「狐堡」中央院中。

「哪一位？」

「不是外人。」

只是一句「不是外人」，門就開了，而且高鴻已迎出。

兩人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神色，來人道：「深夜來此，有要事相商。」

「甚麼事？」

「師兄有沒有見過一蒙面人入侵，身法十分詭奇？」

「有，的確有！師弟知道是誰？」

徐起搖搖頭，道：「事關重大，由這蒙面人的行爲看來，說不定是爲了……」雖未說出下文，雙方已是心照不宣了。

高鴻道：「的確，我們有研商對策的必要。」

「師兄，研商此事，非同小可，小弟不敢說敝莊內無人卧底，師兄也不敢說貴堡無奸細。我看咱們到外面去談比較安全。」

高鴻立刻就答應了，道：「師弟，我向下面交代一番，叫他們加倍小心戒備。」

高鴻去了一下，就帶着兵刃——烏金點穴橛，自後面越墻而出，在五里外停了下來。高鴻道：「師弟，這裡如何？」

「不錯！」徐起道：「是時候了。」

「甚麼是時候了？」

徐起道：「有人說，世上沒有永久的秘密。」

高鴻道：「是有此說，不過你我不露口風，誰會知道？」

徐起漠然一笑，道：「我的看法是，兩個人保守一個秘密，不如一個人保守這個秘密好些。」

「師弟你是說……」

「師兄，今夜我要爲你舉行一個告別儀式。我早有兼併『狐堡』的大計劃，這是一舉兩得的事。」

高鴻陡然一驚，旋又輕蔑地一笑道：「說大話總要憑點甚麼。」

「喏！」徐起一指，四周出現了七個勁裝漢子，這當然都是「狐莊」的一流好手。

高鴻一凜，他的身手和徐起差不多，不要加上這麼多，只要再加上兩三個，他是包輸不贏，甚至包死不活。

徐起道：「看在昔年一起闖天下份上，給你個自絕的機會。」

高鴻冷冷一笑，撤鐝攻上。徐起用刀，兩人實在是半斤八兩，頂尖高手的搏殺，眞叫部下們大開眼界。

五十招後，看不出高下强弱來。

就在這時，忽然出現了一個年輕人，居然是「狐堡」的馴狗師莊林。高鴻心想，你來有甚麼用？毛康來了有多好。道：「你來幹甚麼？」

「幫二師叔擊退三師叔。」

「甚麼？」高、徐二人同時一凜，道：「你……你會是大師兄令狐慈的門下？」

小莊道：「正是，小姪偵知三師叔殺了四師叔，而且還有侵呑及兼併二師叔的『狐堡』的陰謀，所以我到『狐堡』當馴狗師，暗中保護二師叔。」

高鴻半信半疑，道：「就憑你的身手？」

「我把狗輩也帶來了。」

高鴻心頭一亮，如能驅狗傷人，今夜必然勝券在握。

高鴻道：「狗呢？」

小莊下達了攻擊令，十來隻狠犬，秋田犬和大丹狗一齊向徐起的部下撲去。這種受過嚴格訓練的狗，非但能攻噬敵人，還會趨避，甚至還會兩隻或三隻配合攻擊的簡單陣法。

試問，這些總管和護院怎麼成？狗固然有傷亡，人也有傷亡。

此刻小莊和高鴻聯手夾擊徐起，徐起大聲道：「我也是你的的師叔，怎可幫他？」

「因爲你想兼併二師叔的產業。」

「他也想兼併我的呀！」

「他要兼併你的，我不知道。」

他們這才發現小莊非但說話不結巴，身手也非比等閑。重要的是，他的「狐步」莫測高深。

徐起無論如何接不下這兩人的合擊，他眼見敗亡在即，大聲道：「小莊，既然如此，我看還是對你說實話吧！」

高鴻凌厲的一鐝，奇準而有力地戳在徐起的「氣海穴」上，徐起應鐝而倒，吃力地道：「我知道了……那天潛入本莊的蒙面人必然是你這小子。」

「巧得很，那天看到比『大樂賦』更樂透的場面。」

高鴻以爲，徐起多活一會就多一分揭穿秘密的危險，又是一鐝挑去。

這一次小莊以劍撥開了，道：「滅口？」

「你說過，我們本是師兄弟，他居然要兼併我的『狐堡』！」

「師兄弟？得了唄！」小莊一字字地道：「這齣醜劇可以收場了吧！」

高鴻心頭一凜，吶吶道：「甚麼醜劇？」

「你老兄貴姓？」

「我是你二師叔高鴻，大師兄教了你武功，却沒有教你禮貌。」

「呸！」小莊輕蔑地道：「你們兩個血賊乃是大漠的『塞外雙魔』，你叫巫天寶，他叫鄺雲。由於你們以前未履中原，無人認識你們，再加上你們二人頗像我的二師叔高鴻及三師叔徐起，先聯手殺了四師叔裴元度，却因事先不知他有個女兒，倖免於難。這也是我們唯一的線索來源，因爲最初對四師叔之死，並沒有頭緒。四師叔與人無忤，沒有仇人，但不富有。後來我到『狐堡』應徵馴狗師，才發現了許多疑點。」

巫天寶道：「甚麼疑點？」

「過去聽家師說，二師叔高鴻嗜吸水烟，除了吃飯或睡眠，整天水烟袋不離手。」

「我……我是喜歡吸水烟哪！」

「你少來！你桌上的水烟袋不過是幌子或裝飾品，一個一天到晚抽水烟的人，屋中必然充塞着烟味，但你屋中沒有，我看過那水烟袋，裡面無水，下面的烟盒中也沒有烟絲。」

「你居然是個有心人！」

「不錯，我有幾個夜晚，看到窗外有個高大的影子兀立不動，那時你一直監視我。爲了使你相信，我是一個口齒不清，傻蛋一個，就在李貴和花匠孫七面前吹牛，說是我見過『塞外雙魔』，甚至其中之一眇一目，另一個額上還長了個肉瘤，我知道你在門外偸聽，聽了這話必然啞然失笑而去，此後對我的提防也就更鬆了。」

巫天寶看看鄺雲的部下，全被惡犬擺平了。

這些忠犬，一個個伏在地上等候差遣，當然，這些名犬雖受嚴格的訓練，以之對付巫、鄺二巨寇自然是不成的。

「我入堡不久就偸看到你練功，根本就不是本門的『狐步』，這是最早的一個疑點，我和四師叔的女兒裴蒂只認武功不認人，因爲我們以前未見過二、三師叔。」小莊又迴身對倒在地奄一息的鄺雲道：「你的漏洞更多，據家師某次暗示，三師叔徐起乃是天閹，師祖以後才發現，師徒情感已生，也只有算了，反之，他不會收一個天閹之人作門徒，試想，天閹的人會弄個小妞大啃其嫩草，甚至以『大樂賦』自況？」

鄺雲心想：「歲月本長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卑者自隘……」他享了幾年福，也享了幾年武林新銳的盛名，却也說不上含恨而歿，他走了。

「這你就該明白，我爲甚麼要先幫你除去鄺雲的原因了吧？」

「你一人接不下我們二人。」

「對了！你總算還不笨。現在你自衛保命的時候了！」

巫天寶不傻，「狐步」門下在武林中造成氣候，絕非虛名浪得之輩，總管毛康某夜看到一個蒙面人，只是一扭兩轉一滑，就失去了踪跡，那就是莊林。

莊林若無眞憑實學，豈敢面對「塞外雙魔」？就在這時，毛康率領五個護院趕來了。

巫天寶獰笑道：「小子，現在你還能穩操勝算嗎？」

「當然！」他吹起狗笛，發出了第一號攻擊令，「第一號」就是最猛烈的攻擊，死也不退，撕噬攻擊。

巫天寶知道不免，掄刀攻上，這「雙魔」的技藝在中原三大門派中，和掌門人伯仲，如正正當當到中原開窰立櫃，成立幫會，以二人的實力，可以凌駕三大門派之上。

他的刀法粗獷中不乏機變，小莊一點也不敢大意。

「狐步」是一門絕對奇妙的武學，並不是僅僅重於步法，由步法的創新突破，配上新穎的招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風貌。

巫天寶在第三招後就失去了主動，從此以後，一直找不到機會和他硬拚，往往一扭身就不見了。

這就是「狐步」會嚇壞了不少武林中人，連三大門派都告誡門下，不可招惹之故，只不過小莊也挨了幾下。

巫天寶絕對算是頂尖高手，悲哀的是眼看部下在狗陣中嘶嘷而被噬咬，他的攻守都亂了章法。

絕對沒有超過四十招，一劍穿頸而過。

就在這時，一個少女拍手出現了，她激動地道：「殺得好！殺得太好了！」原來是高素素。

小莊吶吶道：「殺得好？」

「不錯，你爲我報了仇，今生我不會嫁給別人了。」

小莊道：「父親被殺，你却拍手叫好，雖非空前，必然絕後。」

「小莊，你那裡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兒？」

「不是巫天寶的女兒？」

「是啊！我爹高鴻……」

小莊想笑，只不過她淚泗滂沱，已泣不成聲，道：「我是我爹高鴻的私生女，自幼住在徐州，也未見過我爹，直到我娘病故，我到『狐堡』去投親，他收留了我。」

「妳是說根本不知妳爹被殺而被冒充取代了？」

「是的，我是私生女，我娘恨我爹始亂終棄，雖然生活很潦倒，我娘也不許我來找我爹，直到我娘病重，才改變了主意，她以爲父女之情非比等閒。」

「於是巫天寶收容了妳，眞的拏妳當女兒看待？」

「是的，他不怕我揭穿，因爲家父的師門及師兄弟和親友，沒有任何人認識我們母女。」

小莊嘆口氣道：「素素，眞苦了妳。」高素素投入他的懷中，泣不成聲。

突然，小莊「咯」地一聲，背後的「至陽」和「命門」兩大死穴被戳中，立刻委頓在地。

「這眞是變生肘腋對不？」高素素道：「我當然不是高鴻的私生女，我是巫天寶的女兒，你殺了我爹，我就殺你！」

小莊痛苦地道：「再不解我的穴，我就要死了。我作堡主，妳作堡主夫人，不也很好嗎？」

「你簡直是作夢！殺父仇人豈可作我的丈夫？」

「妳過去不是常常偸看我洗澡嗎？既然對我身體上某部的『景觀』的興趣好得邪氣，殺了我多可惜？」

高素素微微一窒，這工夫毛康等人雖然擊斃了七八頭猛犬，幾乎每個人都被咬傷，高素素道：「除了毛康，其餘的人可以離開現場了。」

其餘的作鳥獸散，毛康走到巫天寶的的屍體旁，倒地而亡，原來他自斷舌根而死，可算是忠心耿耿了。

這時淸脆的笑聲又傳來，而且也拍着手，道：「作堡主夫人不錯呀，『狐堡』和『狐莊』有良田數千頃，今後都歸小莊所有了。你嫁了他，一下子就變成富婆哩。」這是一個和高素素年紀相仿的少女說的。

高素素不免有點心動，雖然他是她的殺父仇人。

她回頭望去，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小莊就站在她的身後三步之地，她的夢終於醒了，一切都在這小子和這少女的計算之中。

剛才投懷送抱，實實在在地點了他的兩大死穴，他居然以「藏穴」之法騙了她，無非是要看看她在喪父之下會有甚麼反應。

照剛才的表現，她似乎有那麼一點意思想作堡主夫人。

剛來的少女自然就是小莊四師叔的女兒裴蒂，當初「雙魔」殺了裴元度，一時粗心大意，竟未發現他有個女兒，高素素的面貌極像巫天寶，所以她的謊言不具說服力。

「妳走吧！妳如果沒有巫天寶這種父親，妳也會是一個好姑娘，希望妳離開『狐堡』後好好作人。」

小莊爲狗輩們上了藥，死的也埋了，裴蒂道：「現在你最想幹甚麼？小莊。」

「我們回堡來個『二』如何？」

裴蒂擂他一下，仿他的口吻道：「儂那能？拆那！」

只不過莊林却技巧地在她的大腿根上摸了一把。

裴蒂正要發脾氣，忽然有個人自大石後走出來，道：「假貨當眞，眞讓人笑掉大牙！」

二人一怔，同時望去。

這小子大約二十五六光景，馬長臉，即使不笑，看來也像在笑的樣子。

小莊道：「你是甚麼人？」

「還是不問爲妙。」

「甚麼意思？」

「一旦追根究底，只怕穿了梆。」

「穿了誰的梆？你的還是我的？」

「你的。」

小莊哂然道：「我看你只是個混混，想弄點油水吧！」

「咱們二人有一個才是混混！小莊，記得『鈎子』嗎？」

「你……」小莊微微色變。

「小莊，也沒有忘記『隔墻倒』吧？」

小莊忽然有了笑容：「朋友貴姓？我覺得咱們頗爲投緣，一見如故。」

「我姓高，名興，人叫高興。」

裴蒂道：「這名字眞不錯，而且也和你的爲人作風相脗合，你的樣子的確是常常在高興。」

小莊道：「裴蒂，偏勞妳找些人來把一些死人處理了，咱們也好回莊接收。」

* * *

裴蒂指揮下人處理埋人，此刻自然對護院及部下，說了一切，這一堡及莊的主人本是高鴻及徐起，但被「塞外雙魔」害死冒充。

如今已經除去大敵，願意留下的仍予重用，但要改變過去得過且過的作風。

下面的人當然願效忠新主人，而改變作風。

小莊和高興二人則在密談。

「高興，你怎麼認識『鈎子』的？」

「你認識她，我就不能認識？」

「你怎麼又會認識『隔墻倒』？」

「還是那句話。」

「別告訴裴蒂。」

「你眞的喜歡她？」

「這是甚麼話？」

「你對『鈎子』和『隔墻倒』不也很喜歡？」

「這不大一樣。」

「是不是因爲裴蒂是你師叔之女？」

「這……」他未正面回答，似也不能否認。

高興此刻是唯一不大高興的時刻了吧？

當然，他很快就消失了那不悅之色，道：「要我保密，不告訴裴蒂，你要陪我玩玩。」

「玩甚麼？」

「我一生別無所好，就是酷愛賭博。」

「賭？要我和你賭？」

「我們先賭，然後再到大賭場去賭。」

小莊的作風，老實說也有點流里流氣的，在賭的方面，他十分自負。

此刻，二人在「狐堡」小軒內小酌。

這兒自成一小院，十分幽靜。

小莊得意地笑笑，道：「賭嘛，還湊合。」

「咱們這就賭一下。」

「你能賭甚麼？」

高興居然掏出了一大叠銀票，大約估了一下，超過了三十萬兩。

小莊道：「你這小子有點神秘。」

「怎麼說？」

「以你這年紀，身上會有三十萬兩……」

「不可以貌取人，也不可以年齡取人。我常進出賭場，幾十萬兩的枱面我見過多次。」

「賭甚麼？」

「骰子、牌九由你選擇。」

「只有你我二人如何賭牌九？」

「雖然只有二人，仍可發四組牌。」

二人自身上各掏出兩副骰子及一副牌九。

各自檢查對方的骰子和牌九，他們決定輪流使用雙方的賭具。檢查過之後，都沒有甚麼花梢。

議定先賭骰子。

枱面就是三十萬兩。

小莊道：「高興，你的派頭不小。」

高興道：「我一向如此，要玩就必須盡興。」

「我也有此同感，可是你怎知我能拏出同樣多的枱面？」

高興笑道：「這『狐堡』值一百萬兩吧？」

「當然……」

「如你輸了，把『狐堡』讓給我。」

「這……不大好吧。」

「怎麼？不亮出枱面光是數指頭呀？」

小莊在猶豫。

高興道：「似乎你對自己的賭技一點信心也沒有。」

小莊道：「一句話，就這麼辦！」

「『狐堡』押多少？」

「一百萬兩。」

「這麼說，我要贏得此堡，以三十萬的枱面來說，要連勝兩三次才行。」

「當然！」

「好！賭甚麼？」

「先賭骰子。」

高興道：「就先用你的骰子吧！」

小莊心想，這小子見過大場面，而且也很爽俐。二人決定先用小莊的兩副骰子之一，而且由小莊先擲。

連擲二次，以高點數爲準。

小莊心中盤算，這小子能掏出三十萬兩已不簡單。

這小子能揭穿他和「鈎子」及「隔墻倒」二女有來往，更不單純。

「鈎子」只是綽號，暗示這少女像鈎子一樣，一旦被鈎上就脫不掉。

「隔墻倒」顧名思義就是不必說了，也就是隔一道墻也能使你的骨頭酥了、痲了或者倒下，可見其媚騷。

其實「鈎子」叫海棠。

「隔墻痲」叫司徒紅，又稱「隔墻倒」。

小莊眞想不到，高興怎知他和二女的秘密。

小莊也知道，高興不單純。

要玩假骰，只怕行不通。

只有運用配合深湛內功的技巧來擲大點。

第一擲，只有六點。

第二次一點。

第三次居然擲了個八點，這已經很不錯了。

高興先搓搓手，還向手心吐了口唾沫，然後再拍拍手，甚至正反雙手，五指張開。

這當然是給小莊看清，他手上絕對沒有弄鬼。

賭場上的詐賭手法繁多，有時老手照樣會栽。

小莊十分注意高興的每一個細節和動作。

第一，這「狐堡」不能隨便輸掉。

其次，他也不甘輸給這個混混。

高興握着骰子在空中揮了幾下，表示鄭重其事，然後「嘩啦啦」聲中，落入大海碗中。

第一擲是七點，只差一點。

第二擲是八點，平手。

小莊再擲，第一次就是九點，再擲、三擲，都是五點以下。

高興第一擲，就是「豹子」，他跳了起來。

小莊心頭一涼。

他雖然有點流氣，却不是賴皮。

輸掉師叔的不動產，非同小可，但又不能反悔。

就在這時，裴蒂衝了進來，道：「不算！」

高興道：「爲甚麼不算？」

「你八成弄假！」

「你是說八成？」

「對。」

「弄假就是弄假，應該是十成十。妳說的八成就是猜測，妳怎可捕風捉影侮辱我？」

「我看你不像個好東西！」

「我是不是好東西無關宏旨，請問問小莊，我有沒有弄鬼？」

小莊道：「你有沒有作假你自己心裡清楚，至少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是不是代表我沒有弄詐？」

小莊表現了一言九鼎的作風。

他揮揮手，阻止裴蒂和高興爭執，聲言這賭局結果算數。

他們還要賭，因爲這「狐堡」不動產值一百萬兩。

小莊才輸了三十萬兩。

第二次是牌九。

仍由小莊作莊，洗牌砌牌打骰子牌，全由小莊及裴蒂動手。

小莊、裴蒂及高興三人，「末門」從缺，也發了一組牌。

裴蒂是「出門」。

高興是「天門」。

小莊極爲注意高興，裴蒂不須注意。

高興好像賭得很本份，看不出可疑之處。

小莊看了自己的牌，前面七點，後面是「地七九」。

這副牌雖不敢說鐵定贏，大概保本沒問題。

裴蒂是前三點後六點。

高興很高興地翻了牌，前面是板凳一對，後面是「天九王」。

小莊心想，手氣也未免太好了吧？

裴蒂對賭也挺在行，但到底精到何種程度？小莊也不大清楚。

小莊當然很懊喪，「狐堡」已輸掉了三分之二哩。

現在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

小莊也不是那種孬種。

裴蒂道：「我看他一定會詐賭。」

高興道：「姑娘說話要小心點！」

「要不是詐賭，爲甚麼老是你贏？」

「贏輸是靠運氣，你們二位四隻眼，看不住我這兩隻眼？」

小莊道：「最後一次，咱們賭『梭哈』。」

高興道：「我對這種洋賭不太在行，但又不能不捨命陪君子。」

裴蒂大聲道：「要是『梭哈』你也能贏，這『狐堡』輸給你也認了。你大概在走狗運。」

高興拿出一副撲克。

小莊也取出一副，想不到裴蒂也有一副。

小莊道：「就用裴蒂這副好了。」

高興道：「在下信任姑娘。」

裴蒂冷冷地道：「我不領情！」

高興道：「要姑娘領情是很難的。」

裴蒂道：「要小莊發牌，你不反對吧？」

高興道：「不反對，我要是反對，姑娘又有話說了。」

裴蒂把牌推給小莊。

小莊當然不會懷疑裴蒂，立刻洗

牌。

「莊少俠已輸了六十萬兩，而此別墅你押一百萬兩，所以餘下的四十萬就是我全部的枱面。」

裴蒂道：「小莊，我們是賭着玩的對不？」

小莊道：「是玩的！」

「既然是玩的，就可以不必認帳。」

「任何賭都是玩的，但要認帳。」

裴蒂道：「傻子，你把師伯的別墅輸了怎麼辦？」

「輸了就是輸了，那有甚麼辦法，賭本來有贏也有輸嘛！」

高興道：「莊少俠果然是一言九鼎，泱泱大度。」

裴蒂道：「怎麼？我就是小度了？」

高興沒有搭腔，叫小莊發牌。

小莊道：「你遷牌吧！」

「不必！我信任你就是了。」

這一次小莊暗暗盤算，信心大增。

他不信由他發牌而且還有助手會再輸了。

小莊發了兩張牌。

裴蒂的明牌是一張9。

高興是一張Q。

小莊自己是一張K。

他的牌最大，由他說話，他出了三萬兩。

兩家都跟了，小莊再發第三張牌。

裴蒂是一張J。

高興是一張K。

小莊是A，又是他的牌最大，仍由他說話。

小莊看了一會，湊成十萬兩。

裴蒂扣牌打了烊。

高興似乎不假思索，反而倒打十萬。

也就是說，要買這第四張牌要花二十萬兩。

絕對想不到，小莊再倒打十萬，湊成三十萬。

全部枱面，已下去了一半。

高興要了，沒有再倒打，小莊發了第四張。

高興是Q一對，他的牌面是QKQ。

小莊也發了一張Q，牌面是KAQ。

高興目前可能是兩對了吧？或者是三條Q？

小莊是甚麼呢，看大順？

看大順尤其是一頭順的牌會主動猛打嗎？

也許有時爲了打下一家會這麼作，但太少了。

Q一對大，這次由高興說話。

高興不假思索，出了十五萬兩。

小莊立刻就跟了。

看來高興不是三條必是兩對，小莊八成是個大順的架子。

小莊發了這最後一張決定性的牌。

高興是一張K，牌面是QKQK。

小莊來了一張10，牌面是KAQ10。看J順，且是大順。

J只有裴蒂的明牌中有一張。

裴蒂道：「別聽他唬，不過是KQ兩對而已。」

高興道：「姑娘請不要說話。」

「我說這話有甚麼關係？」

「在這緊要關頭，往往會改變別人的意思。」

看順子當然不能說話。

況且對方又是KQ兩對。

仍由高興說話，當然，他「梭」了。

也就是把六十萬兩最後的十五萬兩梭了。

四十五萬都進去了，又何差這十五萬兩？

但是，如果小莊不是「大順」，他頂多是一對。

如果高興不是「富爾豪士」，他至少也是兩對。

如果二人都是假的，高興穩贏小莊。

小莊道：「你決定『梭』了？」

「當然。」

小莊道：「你輸定了！」把票一掀，他自己先發出一聲驚噫。

裴蒂也一再楞住。

顯然，不論小莊或裴蒂，都以爲小莊是一副大順子的牌，也就是第一張扣着的暗牌是J。

那知揭開來竟是一張10。

如今他的牌是10KAQ10，不過是10一對而已。

高興不必有甚麼「富爾豪士」或三條，僅僅是兩對就贏了他。

小莊看了裴蒂一眼。

裴蒂幾乎哭出來，但又不便明說可能是她弄錯。

裴蒂的意思是，我已經配合你，照你的意思作了，怎會有此結果呢？

詐賭這玩藝，講的是眼明手快。

除了眼明手快，記憶力要好，更重要的是要找適當的機會。

並非只要眼明手快就可以在任何時候玩假下手了，沒有那麼容易。

小莊眞能作到一言九鼎。

雖然這是師門的基業，但他是男子漢大丈夫，說了就要算。

高興推牌而起道：「莊少俠，是不是自現在開始，這『狐莊』就已經屬於我了？」

小莊木然地點點頭，道：「不錯。」

「那就請少俠立個字據吧！」

「有必要嗎？」

「有，對少俠來說是無甚麼必要，但這只是一點手續而已。」

小莊道：「裴蒂，把文房四寶拿來。」

（未完．一）

上文提要：萬長青因不了解金燈門的組織，存心輕視而遭擒，從旁觀察，事實証明，只好暗中佩服，願意爲王俊作旁白、翻譯，使王俊對江湖事物更了解，有利發號施令，跟着命令言少秋殺了大盜花平，局勢更形有利之際，非凡大師出現了，他以武林盟主座前總護法的身份，向金燈門勸降，王俊不敢作主，召集各人商議，咨詢萬長青，議猶未決……

俠義奇情連載小説

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上囚車作爲被告　似犯人喪失自由

王俊道：「第二，我們不能戴上刑具，我們要保有自保的能力。」

非凡大師道：「這個麼，老衲不便答允，需知武林盟主對待天下的武林同道，執法如一，決不能有所偏袒不同。」

王俊一皺眉頭道：「總護法不答應了？」

非凡大師道：「不能，不過……」

王俊接道：「不過甚麼？」

非凡大師道：「老衲可以答允你保障安全，直到見過盟主爲止。」

王俊道：「見到盟主之後呢？」

非凡大師道：「那就是老衲所能擔負的責任了，諸位有寃屈可向盟主申訴。」

王俊道：「只有盟主一個，聽我們的爭論辯說麼？」

非凡大師道：「不論盟主是一位如何公道的人，一人斷事，難免有過於主觀之嫌，所以，執法堂的審判大會，除了盟主以外，還有八位聽證人，這些人都是武林中一向認爲公道的人。」

王俊道：「那是說連同盟主，一共有九個人了。」

非凡大師道：「正是如此。」

王俊道：「大師，可是聽證人中之一？」

非凡大師道：「老衲不是，老衲是執法的人。」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師，如是我們不答應呢？」

非凡大師皺皺眉頭，道：「不答應，對貴門將是很大的一項不利，不論你們含寃多深，將是永遠無法申訴的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大師，可否能說得明白一些？」

非凡大師道：「就依老衲而言吧，我相信諸位都是滿懷正義的人，但如藐視了老衲的執法行爲，有理也變成無理，那時，貴門處境，當然是一個和天下武林抗拒的局面了。」

王俊道：「大師，也不會放過我們？」

非凡大師道：「自然，老衲非出手不可，就算貴門和老衲對抗，但却無法和天下各大門派對壘。」

王俊道：「武林盟主眞的能號召天下武林門派，一齊和我們爲敵？」

非凡大師道：「不錯，這一屆武林盟主的個人聲望，已是天下敬仰，再加近來各門派已很重視這個武林分辯是非的組合，所以，組成一個執法會，這是各大門派出精英高手組成，人數之多，決非任何一個門派所能抗拒，除此之外，盟主一道令牌，天下各大門派，都將遣出高手，搜索抗令之人。」

王俊歎口氣，道：「這樣說來，天下之大，也沒有我們容身之地了！」

非凡道：「這幾年，武林中很少糾紛，搏殺，其故即在此，任何人都不

大敢抗拒武林盟主執法的人。」

王俊道：「大師，這都是後果，但不知道眼下的局面呢？」

非凡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既是總護法，也不容諸位抗命不理，我隨來的四位護法，諸位至少要先殺了我五人，才能有逃走的機會。」

王俊道：「一定要殺了才行？」

非凡大師道：「不錯，老衲本人執法，不同一般的比武過招，我們一動手，非要擒獲諸位不可，諸位抗拒，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而且，執法會有條很冷酷規定，那就是我們如不能拘回抗命人時，也要帶他的屍體回去覆命。」

語聲一頓，接道：「就算諸位能夠通過老衲這一關，也無法逃過天下各大門派的緝拿，想想看，以金燈門的實力，眞能和天下武林對抗麼？」

王俊沉吟了良久，目光轉注到于重的身上，道：「二弟，咱們應該如何？」

言小秋突然接口道：「大哥，非凡大師德高望重，咱們金燈門又沒有作過甚麼見不得天日的事，小弟之意，非凡大師能給咱們一種保證時，咱們應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于重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哥，金燈門成立數十年，從來沒有面對過如此重大的事，這件事要大哥決定了。」

王俊道：「好難的決定！」目光突然轉到萬長青身上，接道：「掌門人，在下擬領教一事。」

萬長青對金燈門中人，已生出了很强的佩服之心，道：「掌燈人請吩咐。」

王俊一字一句的說道：「非凡大師的爲人如何？」

萬長青道：「很受武林同道愛戴。」

王俊道：「他能守信諾麼？」

萬長青道：「一言如山，決不改變。」

王俊道：「我們雙方對答之言，掌門人都聽到了？」

萬長青道：「字字入耳。」

王俊道：「掌門人願意隨同一行，也好替我們作個見證。」

萬長青道：「這個，這個……」

非凡大師一合掌，接道：「就老衲暗訪所得，金燈門確是個俠義組合，掌門人如有暇方便，何不同赴武當山一行？」

萬長青道：「好吧！既然掌燈人和大師都看得起我萬長青，在下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王俊目光又轉到了齊子川的身上，接道：「齊老，你請便吧！敝門很感激你的幫助。」

齊子川道：「老朽這條命是貴門所救，如非貴門援手，齊子川早已身化塵土，老朽願和諸位同往武當山上行，作個證人。」

王俊回顧了非凡大師一眼，道：「大師，方便麼？」

非凡大師道：「方便，若貴門在聽證大會之上，能夠提出人證，盟主還要傳諭求證，能由證人同行，老衲是歡迎萬分。」

王俊仰面望天，緩緩說道：「我這決定，也許有違金燈門的傳統，但金燈門既屬武林一脈，我們也不能永遠獨行其是，我們該把自己的事交給武林盟主，由他去作這些事，也可以免去別人對金燈門的誤會。」

目光由于重黃媚等臉上掠過，道：「諸位賢弟，賢妹，放下兵器吧！」

當先把手中的金劍，遞給非凡大師。

非凡大師接過金劍，單掌立胸，道：「施主好明智的決定啊！老衲佩服得很。」

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黃媚依序交上兵器。

非凡大師一一接過，道：「但得諸位無罪離開武當山時，老衲立當原物奉還。」

口中雖在說話，右手却去接齊子川手中的拐杖。

王俊急急說道：「齊老並不是本門中人，不受此限制。」

非凡大師嗯了一聲，道：「掌燈人，他已和我們動過手，如若不收了他的兵器，如何能叫人心服？」

齊子川哈哈一笑道：「老朽決心已定，何在乎交出兵器。」

雙手把拐杖送了過去。

非凡大師接過拐杖，道：「齊兄，和執法會中人對抗過，只怕也要戴上刑具了！」

齊子川道：「爲朋友可兩脅插刀，何況，齊某是在報救命之恩。」

非凡大師點點頭，面對着守在數丈的人羣，高聲說道：「金燈門已交出了兵器，接受老衲的勸言，諸位之中，如有和金燈門中人鬧過糾紛，含寃莫白的，可以到武當山前院，七星峯上，武林盟的大會堂去投訴，武林盟主會給諸位一個公平的交代。」

語聲一頓，接道：「由此刻起，金燈門中人的安全，已由老衲負責保護，諸位若對金燈門中人有所擧動，那就是對着老衲來了，也是和武林盟主對抗了。」

這一番話似是發生很大的力量，大部份人轉頭而去。

非凡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隨行執法何在！」只聽一聲回應，四個人緩緩由人羣中行了出來。

四個人穿着不同，年齡也不同，第一個年約三十，穿着長衫，將一把長劍扛在肩上。

第二個人穿一身黑色勁裝，腰圍軟鞭，年約二十六七。

第三個一身白衣，身佩雙刀，長像很英俊，年齡不過十八九歲的樣子，只是臉色一片冷漠。

第四個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矮矮瘦瘦的，穿着一件月白長衫，背上插着一把判官筆，留着小羊鬍子。

非凡大師目光一掠金燈門的王俊，道：「掌燈人，這四位隨行執法，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各人都有着獨特的造詣，他們是老衲由天下各大門派之中，選出來的高手，這四個人，是老衲選出來的人，也是隨同老衲執法的人，如今貴門已經交出了兵器，這些人，都是保護你們的力量。」

王俊道：「大師，至少現在還沒有證明我們有罪，難道還要替我們戴上刑具？」

非凡大師道：「掌燈人，這是非履行不可的條件之一，諸位是被告，在武林盟中的規定，凡是被告，都要戴上刑具。」

王俊道：「你要我們戴上刑具，在大街窄道上行去？」

非凡大師道：「那倒不致於如此，咱們是有一輛篷車，諸位請坐在篷車上，咱們一起把諸位送上武當山去。」

王俊道：「這個麼？咱們要仔細的想一想了。」

非凡大師道：「掌門人，不用想甚麼了，諸位既已交出兵器，老衲不希望再引起一番紛爭。」

王俊回顧了于重等一眼，道：「諸位賢弟、賢妹，咱該如何？」

于重道：「非凡大師說的不錯，掌燈大哥既然已決定交出了兵器，等於是咱們已經接受了武林盟主統治，那就戴上刑具吧。」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賢弟，也許我的決定錯了！」

黃媚笑一笑道：「金燈門大哥，決定的事，決不會有錯！」

王俊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非凡大師道：「如若諸位不反對的話，老衲就叫他們上刑具了。」

王俊點點頭道：「好吧！」

非凡大師高聲說道：「刑具拿過來！」

一個中年大漢，應聲奔了過來。

他手中提着一個木箱，行到非凡大師的身前，停下了脚步。

打開木箱，取出了七套刑具。

那是七個手銬，一種銀色的手銬。

王俊怔了一怔，說道：「要我們戴上這個麼？」

非凡大師道：「不錯，這銀色手銬，是武林盟中規定的刑具，一共兩種顏色，這一種銀色的手銬，是還沒有定罪之人所用。」口中說話，手却沒有閑着，已經把手銬套在了王俊的手上，噗的一聲，鎖了起來。

他幾乎是用的半强迫的方式，把一隻手銬硬套在王俊的手上。

黃媚星目一瞪，道：「大師，你這是甚麼手法？」

非凡大師冷冷說道：「女施主，已經決定的事，老衲不想夜長夢多。」

黃媚冷笑一笑，道：「大師，咱門並沒有敗在你手中，而是自動放下兵器，你是有道高僧，希望你不會欺騙我們。」

非凡大師說道：「女施主最好相信老衲，我執法如山，從不徇私，也從未出過有甚麼錯誤。」

黃媚道：「大師，你這是威脅我們？」

于重道：「算啦，大哥已經被戴上了手銬，咱們爭執這些，又有甚麼用處？」

他伸出了雙手。

金燈門中人連同齊子川都未再交言，伸出雙手，被戴上了手銬。

非凡大師輕輕咳了一聲，道：「篷車。」

一輛黑色的篷車，疾馳而來。

黃媚冷笑一聲，說道：「大師準備很充分啊！」

非凡大師道：「那是因爲老衲做事，從未有失敗過！」

齊子川道：「說的是啊！武林盟主之下的總護法，自然權勢龐大，威風凜凜了」

非凡大師接道：「齊子川，你本來不是金燈門中人，爲甚麼要淌這次混水？」

齊子川道：「大師，也許你知道江湖上有一種道義，也有一種恩情，老朽在報恩，同時，也想看看武林盟主，審問江湖事，是不是眞的很公平？」

非凡大師道：「那很好，這篷車上，可以坐十個人，諸位請上來吧！」

齊子川笑一笑，當先行上篷車。

金燈門中人魚貫相隨，登上篷車。

這是一輛特別設計的篷車，篷面很寬大，果然有十個人的位置。

幾人上車之後，篷車的垂簾立刻放下。

輪聲轆轆，篷車以極快速的行動，向前行去。

齊子川輕輕吁一口氣，道：「掌燈人，老朽覺着情形有些不對。」

王俊道：「在下也覺着情形有些不對，也許我眞的作錯了事。」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不用內疚，我們流浪的太久了，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很安定的時間，讓我們休息一下，如若這位非凡大師眞的能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倒希望能夠到武當山去瞧瞧。」

王俊道：「六妹，我心中好後悔，也許讀書和學武是兩件事，這些江湖上的事，實叫在下想不明白。」

齊子川道：「以那非凡大師在江湖的聲望，該不會騙咱們的，但看情形，咱們却似是上了賊船。」

王俊接道：「在下也擔心一件事，他們會不會把咱們處決了。」

黃媚笑一笑，說道：「我想，這個，他還不敢，就算萬一發生了事，咱們也不能束手待斃。」

王俊道：「可是，你們已交出了兵器，而且，又戴上了手銬。」

黃媚說道：「這手銬，未必能眞的銬住咱們。」

齊子川道：「老朽試過了，這手銬相當的堅牢，只怕不易打開。」

黃媚笑了一笑，道：「那要看鎖的是甚麼人了。」

言小秋道：「六妹藝事博雅，開鎖之技，天下無多。」

王俊道：「可是她雙手被鎖，縱有開鎖的絕技，也是無法施展了。」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不用憂愁。」

突然一縮雙腕，一雙玉手竟然在手銬中退了出來。

王俊吃了一驚，詫異地道：「這個是怎麼回事？」

黃媚道：「他這個手銬若眞的鎖得住金燈門中人，咱們也不會在江湖上如此受人重視了。」

只見黃媚伸手由袋中，取出一截鐵絲，先在王俊手銬上撥動了一陣，竟然把特製的手銬撥開。

依次施展，片刻之間，打開了所有人腕上的手銬。

王俊呆呆的望着黃媚，臉上是一片驚奇和訝然混合神色。

如非是親身經歷，說甚麼也難相信，看上去嬌柔異常的黃六妹，竟然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

也許是王俊兩道目光看得太露骨，看得一身奇絕武功的黃媚竟然有些忸怩起來，垂下頭，低聲道：「大哥，還有甚麼吩咐？立刻逃走，還是……」

王俊霍然警覺，說道：「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言小秋接道：「不能逃走，聽傳說這屆武林盟主很公正，咱們何不看個水落石出。」

黃媚道：「若小妹的看法不錯，我相信，等不到咱們到武當山，途中就會有變。」

于重道：「非凡大師本是武林中很有名望的人，但處置此事，却是叫人難以心服。」

言小秋道：「咱們已恢復雙手自由，可以拒敵，何不索性多忍耐一些時間，看個水清魚現。」

王俊道：「對！咱們先看看非凡大師究竟是用心何在？」

車中人暗作議論，決心等待着，看個結果。

篷車却以極快的速度，沿着南下的官道上，奔馳如飛。

長程健馬，特製的輪車，其快不在奔馬之下。

一口氣，跑出了數十里。

篷車四週，密垂的黑色篷幕，使得車中人無法瞧到車外的景物。

忽然間，奔行的篷車急驟的停下，馬聲長嘶，人立而起，幾乎掀翻了篷車。

車中人都受到了劇烈的震動。

別人都有着深厚的武功，反應靈敏，但王俊却身難自主，被那急收之力，身子忽然向前撞去。

黃媚適時一伏嬌軀，硬把王俊向前奔撞的身子，給壓了下來。

齊子川回顧了于重一眼，低聲道：「于兄，有變化了。」

于重點點頭，低聲道：「三弟，你的傷勢如何？」

方昭道：「不妨事。」

言小秋突然一伸手，撥開車篷一角的布幕，向外看去。

只見篷車停在一片荒涼的官道之上。

七個幪面人，一字排在車前，攔住去路。

原來乘馬走在篷車後面的非凡大師，已然躍下馬背，行到車前。

四個隨行的護法，緊隨身後。

非凡大師單掌立胸，打了一個問訊，緩緩說道：「諸位施主，識得老衲和籠車上的標識麼？」

七個幪面人除了臉上那蒙面黑布只露出兩個眼睛之外，還穿着一身黑衣，看上去有一種詭異的味道。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篷車是武林盟下押送囚犯之車，大師是盟主之下總護法非凡大師。」

非凡大師道：「不錯，諸位既識此車來歷和老衲身份，請讓讓去路吧！」

居中黑衣人道：「如是咱們能爲閣下讓路，就不會現身攔道了。」

非凡大師回目一顧，四個隨行護法，突然散佈開去，亮出了兵器。

言小秋微微一笑，低聲說道：「咱們金燈門行俠江湖，一向都是保護別人的安危，今天嚐試一下被人保護的味道，倒也不錯。」

黃媚搖搖頭，道：「四哥我總覺情形有些不對，咱們要準備一下，免得變生肘腋，措手不及。」

于重道：「到目前爲止，咱們還未發覺事情的可疑所在，但有備無患，聽六妹的，準備應變。」

只聽非凡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老衲執法數年，來往押送囚犯，不下數十次，還未見到過搶劫武林囚車的事。」

居中黑衣人道：「不幸的是，今日叫你遇上了。」

非凡大師點點頭，道：「諸位可知道老衲這囚車之中，押送的甚麼人？」

居中黑衣人道：「金燈門中人的兄弟。」

非凡大師道：「諸位攔途截劫囚車，是爲了報仇呢？還是要解救他們？」

居中黑衣人道：「大師問得太多了。」

突然舉步直對非凡行了過來。

非凡大師戒刀出鞘，冷冷喝道：「站住！」

居中黑衣人突然一揮手，道：「大師，佛門弟子，怎可妄動殺機？還不放下兵器！」

那一揮手，似有着無窮的威力，非凡大師手中的戒刀，竟然握拿不穩，五指一鬆，戒刀落地。

緊接着身子搖了兩搖，摔跌在地上。

四個隨行護法，忽然一招，兵器出鞘。

但見居中黑衣人雙手連揮，四個護法，齊齊倒了下去。

透過篷布，向外查看的言小秋只瞧的臉色大變。

黃媚似已覺出情形不對，忍不住低聲道：「四哥，事情怎麼了？」

言小秋道：「一交手間，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護法，全都倒了下去。」

黃媚道：「有這等事？」

言小秋道：「他只是擧手一揮，有如施展魔法一樣。」

齊子川道：「不可能啊！那非凡大師武功造詣極深，武林中沒有幾個人能夠勝他，其中定有原因。」

言小秋接道：「七個黑衣人中的居中一個，像會神術魔法一樣，擧手一揮間，人就倒了下去。」

黃媚一皺柳眉兒，道：「有這等事，那簡直不是武功了。」

言小秋點點頭，說道：「六妹，那不是武功……」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黃媚望望王俊，又望望于重，欲言又止。

言小秋低聲道：「二哥，你出面吧！大哥對江湖事知曉太小。」

于重點點頭，重重的咳了一聲，道：「朋友是甚麼人？」

但見寒芒一閃，篷車上的車簾，突然飄落了地上。

只見一個黑衣人手中執着的長劍，正在還入鞘中。

除了那拔劍斬篷車的一個黑衣人外，還有六個黑衣人，遠遠的站在了七八尺外。

地上躺着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的護法。

趕車的車把式，也跌臥車門四五尺外之處。

那斬下車簾的黑衣人，並無進一步的行動，斬斷車簾之後，人又退回原處。

他是站在最左的一個。

七個黑衣人一樣的衣服，一樣的黑巾幪臉，除了兩個眼睛露出來之外，連使用兵器的雙手，也戴着黑色的手套。

黑色的高腰靴子，除了兩道眼神之外，全部隔在一片黑色之中。

七個人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居中那黑衣人高些。

如想分辨出其餘六個人，不同的身份，只有從他們眼中分辨。

而黃媚和言小秋正注意六個人的眼神之別。

一切似是都由那居中的黑衣人作主。

但聞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笑，道：「諸位請下來吧！」

黃媚低聲道：「大哥，戴好手銬。」

當即步下篷車。

羣豪魚貫相隨。

他們手銬，早已打開，此刻，却把手銬隱於袖中。

看上去，七個人，都戴着手銬。

居中黑衣人仰天打個哈哈，道：「金燈門在江湖上的行踪，一向行不留痕，飄忽不定，以此傲視天下，但諸位沒有想到，上得山多遇到虎，今日會一網成擒了。」

黃媚冷笑一聲，道：「你們感覺到已經把我們生擒了，是麼？」

居中的黑衣人道：「就算你們還有反抗可能，但你們比非凡大師如何？何況，你們手上還有手銬。」

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你叫黃媚？」

黃媚忍下口氣，道：「不錯。」

居中黑衣人又一陣哈哈笑，道：「江湖上只知金燈門行踪飄忽，難以預測，却不知金燈門中還有如此艷麗的美女。」

黃媚一揚柳眉，但却又强自忍下去，沒有發作。

黑衣人揮手，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站到一邊去。」

黃媚心中暗道：「我們可以反抗，至小可以跑，但大哥不會武功，無論如何是跑不了的，爲了大哥的安全，只好先忍耐一下了。」

心中念轉，人却依照那黑衣人的手勢，退到了一側。

居中黑衣人兩道目光，又轉注在蕭飛燕的身上，道：「你可是叫蕭飛燕？」

蕭飛燕道：「是！」

黑衣人道：「妳也站過去。」

蕭飛燕略一沉吟，行到了黃媚的身側。

黑衣人道：「那一位是金燈門中老大？」

王俊道：「在下便是。」

黑衣人打量了王俊兩眼，道：「你就是金燈門的掌燈大哥。報上姓名來。」

王俊道：「在下王俊。」

于重、方昭、言小秋按次序報上了姓名。

黑衣人望望地上非凡大師一眼，道：「諸位想試運氣呢，還是束手就縛？」

王俊說道：「束手就縛如何？試試運氣又如何？」

黑衣人道：「束手就縛，咱們點了諸位的穴道，再請上篷車，然後咱們帶諸位去一個地方。」

王俊道：「甚麼地方？」

黑衣人冷冷說道：「諸位別忘了，你們是階下之囚，並非是我們邀請的

貴賓，到那裏去，諸位沒有反抗的餘地。」

王俊輕輕嘆息一聲，道：「諸位是甚麼身份，爲甚麼黑巾幪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居中黑衣人道：「你們金燈門向以易容術自豪江湖，你竟然會問出這樣的話來。」

王俊道：「咱們束手就縛，那是因非凡大師是武林盟中的總護法，咱們不願反抗，才甘心束手就縛。但閣下……」

居中黑衣人冷接道：「對我們是最好別反抗，反抗的後果，會相當的悲慘。」

王俊道：「至少，我們應該知道你們是甚麼人，來自何處？」

居中黑衣人道：「用不着知道我們的身份，至於來自何處，諸位只要跟着走過去，自然就會知道。」

王俊呆住了，雙方話已說死，再辯論下去，似乎是只有眞刀眞槍的動手一途了。

只見齊子川身子一轉，突然向前行去。

居中黑衣人冷冷說道：「站住！」口中說話，右手却輕輕一揮。

在後側的一個黑衣人突然飛身而起，一個巧燕穿雲，由齊子川的頭頂飛過。

一回身，攔住了齊子川的去路，手中長劍同時出鞘，劍勢橫擧，冷冷說道：「你耳朵不聾，應該聽到咱們大哥的喝叫之聲了。」

齊子川緩緩回過身子，目光投注在那居中黑衣人的身上，緩緩說道：「老夫不是金燈門中人。」

居中黑衣人冷然一笑，道：「你既和金燈門中人走在一起，又被戴了刑具，那也只好把你算入金燈門了。」

齊子川雙眉聳動，準備反抗。

言小秋却突然開口說道：「齊兄，咱們金燈門連累了你，在下等心中不安得很，但人在矮椽下，不能不低頭，齊兄何不忍耐一時。」

齊子川輕輕咳了一聲，道：「言兄說的也是，非凡大師能把老夫視爲金燈門中人，替我戴上了手銬，也難怪這幾位把我看作貴門中人了。」

那攔路黑衣人長劍緩緩揚起，劍尖抵住了在齊子川的背心之上，道：「老頭兒，最好少耍花招，在下的手中之劍，可不懂敬老尊賢。」

齊子川道：「這老字，我是當之而無愧，賢字之稱，老夫可是愧不敢當。」

也緩步又走回原位。

居中黑衣人突然對着言小秋一招手，道：「你過來，這一次，咱們倒要談談了。」

言小秋應聲行了過去，站在那黑衣人的身前。

居中黑衣人哈哈一笑道：「江湖上傳說，金燈門中人，刁鑽古怪，但在下看來，諸位却聽話得很啊！」

言小秋强忍下心中的積忿，默然不語。

黑衣人伸手點了言小秋兩處穴道，道：「抬上車去。」

兩個黑衣人應聲行了過來，依言把言小秋抬上篷車。

方昭、于重、齊子川都被點了穴道，抬上篷車。

王俊最苦，他從未嚐試過被點穴道的滋味，但覺被點處一陣酸麻難當，着着實實的摔了一跤。

五個人都被送上篷車，居中黑衣人才對蕭飛燕和黃媚一抬手，道：「你們兩位也請過來吧！」

蕭飛燕、黃媚對望了一眼，緩步行來。

黑衣人雙目中射出來兩道奇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道：「金燈門能否存在江湖，你那幾個義兄的生死都已操諸你的手中了。」

黃媚嫣然一笑，道：「我當眞有那麼重要麼？」

居中黑衣人道：「很重要，不過，姑娘，聽在下勸妳一句話，別把條件提得太高。」

黃媚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多謝你的指教。」

黑衣人道：「看來，姑娘是一個很合作的人，不過，老夫也不能過於信任你，還是要點了你的穴道。」

黃媚道：「閣下請動手吧！」

黑衣人點點頭，道：「金燈門中人很識時務。」出手點了黃媚和蕭飛燕的穴道。

未待居中的黑衣人吩咐，兩個黑衣人疾奔而至，接住了兩個人，送上篷車。

篷車立刻又向前行去。

王俊睜大了眼睛，望着黃媚、于重，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

黃媚笑一笑，閉上了雙目。

王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却明白得很，耳朵也可以聽。

只聽篷車外面，傳來那黑衣人的聲音，道：「直馳荷花潭。」

王俊心中悔恨交集，暗暗忖道：「我如不擅自作主，要他們交出兵器，束手就就縛，只怕也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

悔恨儘管悔恨，但却無能爲力，索性閉上了雙目。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王俊突然覺得心頭一震，竟被人解開穴道，清醒過來。

緊接着一隻滑膩的小手，伸了過來，掩在了王俊的口。

是黃媚。

她的料斷沒錯，王俊正要張口大叫，却及時被黃媚堵住了嘴巴！

一縷柔細的聲音，傳入了王俊的耳際，道：「大哥，別出聲。」

一陣處子幽香，撲入鼻中。

（未完・八）

上文提要：妖眼秦娥帶江虹、文匡宋到未央宮，看到艾芙用言語說得鳩盤婆貼貼服服，使魔婆承認她是徒孫，艾芙也發現她們潛入，伺機和她們談話，文匡宋似發現甚麼隨即離去。她們的談話被鳩盤婆發現，喝令下來，幸得艾芙說項，魔婆沒有怪責，跟着白蓮敎的四嫘嫦潛伏殿外，候聖母一到採取襲擊，妖眼示意艾芙，伺機逃走，艾芙只好一試，未知能否逃脫……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妖眼言之鑿鑿　艾芙滿腹狐疑

艾芙跳了起來，一把摟住秦娥，眞心花怒放，道：「你是說，老神仙要帶我上崆峒？」

秦娥道：「這不是胡姬盼望，你朝思暮想的，你可高興了，我可愁得了不得。」

那林中雖然黑暗，林隙却有星光透下，被艾芙摟住的秦娥，現在臉對了臉，如何會看不到，秦娥眞愁容滿面，這還是第一遭兒。

艾芙怔道：「你愁甚麼啊？」

秦娥道：「你以爲我師傅今晚是爲甚麼突然現身的？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

「我師傅一直跟隨在我們後面，啊，不，我是說，跟隨在你後面，因此我們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他。」

「跟在我後面……你，胡說，老神仙怎會一直跟隨我後面。而且，你愁甚麼呀！你又沒做壞事？」

「我殺了人，」滿面愁容的秦娥道：「你忘了，那軍營中屍橫遍地的探馬赤軍。」

艾芙眉兒一挑，道：「誰都知道那是我殺的。」

「但是我假借你的名兒。」秦娥說：「瞞得過天下人，却瞞不過師傅。」

「但我也在那軍營中，難道那些殺人如蔴的探馬赤軍不該死，不該殺，我同胞不論男女老幼，死在那該死的韃子手中，何只萬萬千千，你不殺，我也不放過，你雖然假借了我的名兒，不也是我假借了你的手，不也等同我殺的一般，何況，老神仙怎會一直跟在我後面，我不信。」

秦娥道：「我可相信，師傅在鶴鳴山上演敎，竟把你喚近前，聽你們說時，我也沒有想到，但今晚，親眼見你降伏那連師傅也降伏不了的魔婆，我可相信了。」

「你是說祖師婆婆？我……降伏！我怎能？」

「你能夠，你已降伏了，」秦娥說：「你不知那魔婆如何兇殘成性，殺人不眨眼，謝天謝地，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她是胡姬的師傅，你親胡姬，於是，在這魔婆懷中，也自然生出孺慕的親情。唯有天性的自然，才令你在魔婆懷中亦無恐無懼，孺慕而親暱，也許你只想化解魔婆對胡姬的仇恨，但那是善念，存善念而忘我，故幾於嬰兒赤子，亦幾於道，這也就是，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

艾芙放開手，愕愕地說：「妖眼，你說甚麼呀，我可不明白。」

「但我已明白了。」秦娥說：「所謂仁者無敵，你的無敵，更超然於仁，不爭於無形，豈僅莫能與爭，現在我眞明白了，不怪無人能傷害你，無人會傷害你。甚至是逍遙公子和這魔婆，你就會懂的。」

「但我，眞不懂？」

「就會懂，」秦娥說：「也許從今而後，我不能再叫你小哥哥……」

「你胡鬧，我本就不是小哥哥。」

「該改口叫你師妹了。」

艾芙喜得一把抓住秦娥，激動得聲音也抖顫起來：「你是說……」

「我有了個乖師妹，師傅又收了個乖徒兒，那日我一遇見你，就再不能離開你了，相信小妹子也相同，也不再奇怪，你所稱的武林三聖，都把看家的功夫傳授給你了。無人不愛你，簡直無人不能不愛你，甚至你稱爲老神仙的——我的師傅。」

艾芙心裡甜甜的，她是在想瘋和尚醉菩提，現在她才明白，武功修爲上，她受益最多的不是她師傅南郭先生，亦不是啞婆婆，而是從小兒和她瘋在一起的瘋和尚，想到巴鼻那雜毛老道，她的臉兒就熱熱的，老道傳她奇門遁甲，假裝受了騙，其實這該說的雜毛老道把忍住的笑，藏在他那根根見肉的山羊鬍裡，其實被騙的是她自己。那心兒裡，如何不甜甜的。

「啊呀！你這該死的妖眼。」

她想得出神，驀然見到妖眼的一雙妖眼盯在她面上，倒嚇了她一跳，跳過一邊。

「還好，你不是想情郎，」秦娥說：「若是，我宰了你，只准你想我。」

「但我也沒有想你。」艾芙又摟住她，說：「你不會，也捨不得宰我的，是不是？却是你還沒告訴我，你怎知老神仙一直跟隨着我。」

「因爲你正是師傅要尋找的傳人。」秦娥說：「不爭，天下不能與之爭，現在，我明白更多了，師傅下西川，不是一遊張道陵那傍門左道的道場，分明是因爲西川出現了一個令天下英雄盡低頭的火鳳凰，而機緣巧合，你也出現在鶴鳴山上，於是，他就一直跟隨着你，暗中考察你。」

「當眞？」艾芙誠惶誠恐。

「如何不眞，而今，再不用考察了，因爲連師傅也降伏不了的魔婆，竟被你降伏了，還用再考察麼。」

「那麼，怎又不見老神仙？」

「他却不僅見到了我們，而且把我們送到這裡來，他有事要辦，而我們，也還要安頓小妹子。」

一句小妹子，當眞，一時間，竟忘了江虹，小妹子去了那裡？

一時間，話聲又復自林邊傳來，話聲本就不絕，是艾芙一時心無二用，入耳的話聲亦如無聞。

「跟我來，聽他們說甚麼，別讓小妹子發現咱們。」

艾芙跟隨着秦娥，騰身上了樹。古樹參天，何况風高夜黑，到了林邊，高處下望，只見人影幢幢，何止五七人，星光中，影雖朦朧，但一眼便認出身形小巧的江虹，正是站在文匡宋身邊。

面對的五人都認得，是丹鳳五傑。

艾芙不知與秦娥分手後之事，不由一怔，秦娥在她耳邊低聲道：「敢情這位文相公，是有心人。」

只聽文匡宋道：「原來那明玉珍要效法先主劉備，入西蜀，再兵出祁山。而今羣雄併起，各自稱王稱帝，雖說同是驅逐韃虜，還我漢江山，可惜韃虜未滅，小有割據，便只知中原逐鹿，徒令生靈塗炭……」

說着，一聲浩嘆，五傑中，那少年顯然最有見識，亦飽學，只見他排衆而出，拱手道：「先生憂國憂民，高風亮節，好生可敬，我兄弟自先祖避亂丹鳳山中，本來不問外事，淡泊而已，不敢言老，夏王明玉珍以匹夫之責相勉，這才出山相助，今晚得聆高論，我兄弟能不汗顏，尚未請教先生高姓大名。」

那古天雷亦拱手道：「先生武功蓋世，更遠矚高瞻，今晚若非先生相救，我兄弟已死無葬身地了，先生再生之德，感激不盡。」

這丹鳳五傑對文匡宋之感激與敬佩，豈僅形於顏色，那田舍郎亦上前道：「却是在下不解，先生既憂國憂民，志在家國，而今天下大亂，羣雄併起，先生因何反而如野鶴閒雲，何不……」

那江虹忽然哼了一聲，道：「何不甚麼？我知你要說甚麼，何不像你的一樣，投效那個甚麼夏王明玉珍，建功立業，是不是……」

文匡宋叫道：「江姑娘……」

江虹一擺手，反而上前一步，道：「你們聽着了，這位武功蓋世，遠矚高瞻，救你五人性命的相公，便是丹心照汗青，文丞相的公子，何物明玉珍，不過是草莽之夫，跳樑的小丑，豈會像你們一樣，賢愚不分，文相公有如這當空的皓月，豈是你們所知，好教你們得知，我姊姊，便是跺跺脚，西蜀亂顫，也救過你們的火鳳凰，對文相公也要敬重幾分……」

文匡宋再又叫道：「江姑娘……」

但那還阻止得了江虹，雖然高處下望，看不見她的臉兒，却見到了她揚起的眉兒，啊！當眞，一輪明月從雲隙中鑽了出來，洒下滿地清輝，果然已是皓月當空。

只聽江虹繼續說道：「甚麼野鶴閒雲，不過是謀定而後動，而今天下紛亂，此潛龍勿用，君子韜光隱晦時也，一朝風雲際會，就會飛龍在天天下驚，你們懂得甚麼。」

秦娥噗嗤一聲，笑道：「了不得，倒小看了這小妹子。」

艾芙却沒笑，道：「小別短短時日，倒眞要刮目相看了。我可明白，這必是小妹子與文匡宋在妙峯山上日夕相對，聽他談論得多了。」

樹高風更高，兩人的話聲，自是不怕被下面的人聽到。只見丹鳳五傑肅然倍敬，齊拱手道：「原來是文相公。」

江虹扭頭道：「你皺眉兒做甚麼？這裡又不是西川，不是賊霍爾的地頭

，特穆爾的鷹犬亦已被咱們殺得喪魄亡魂，再不用隱姓埋名了。」

只見那古天雷躬身道：「再生之德，我兄弟不敢忘，文相公他日若有差遣，水裡火裡，我兄弟絕不敢辭。」

秦娥把艾芙一拉，道：「快，跟我來。」

休道在樹上，便在下面的人跟前，兩人說一聲走，黑夜之中，只怕連影兒也瞄不見，秦娥在前，艾芙在後，一奔一逐，眨眼已出去了半里地。

秦娥停下來等她，道：「喂！你是捨不得有情有義的文相公，還是捨不得小妹子？」

「你胡說。」追上來的艾芙跺脚道：「妖眼，你這爛舌根的妖眼。」

「對，妖眼，你忘了我是妖眼啦。何況你的脚兒已告訴我了，還想否認。」

艾芙臉兒紅紅的，但黑夜之中，任她是妖眼，可也不怕她能見到。道：「你不但爛舌根，而且該死，我是怎生吩咐你來，你不打發他們上路去西川，倒帶他們來涉險。你明知我那祖師婆婆性烈如火。」

「兇殘如魔。」秦娥道：「哎唷，祖師婆婆，可眞叫得親熱。」

「閉上你的妖眼，不准那樣瞧我。」艾芙又跺起脚來，可不是被妖眼盯着瞧得好生不自在。那知第二脚還未跺在地上，秦娥只一斜身，就把她摟在懷裡了。

秦娥道：「眞愛煞人，也眞佩服你，那麼個形如鬼魔的魔婆，你竟能在她懷裡打滾親熱，還以爲你是裝出來的。現在才知不是。」

「放開我。」

秦娥要親她摟她，非但躲不開，從沒躲開過，而且被她一摟，就再不能掙扎，現在艾芙可知道了，這不邪門，而是通神玄奇的崆峒武功，索性不掙扎了，想到她若眞能拜老神仙爲師，及得上妖眼一半兒就好，心兒想，心兒也劇跳起來。

秦娥道：「除非你親我一下，而且要心甘情願，也要親親熱熱的。」

艾芙想到要拜老神仙爲師，非得妖眼相助不可，何況妖眼也眞心相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又如何不親熱。

仍然任由妖眼摟住，道：「我怎會假裝，你不知道，我從小兒在啞婆婆懷裡長大的，就是胡姬呀，醜怪得比祖師婆婆更可怕，從小見慣，自然也不怕了。妖眼，你要帶我去那裡？」

「弔今戰場，」秦娥把手放開，道：「先前只聞叱咤慘呼之聲，白蓮教的人馬必已全軍覆沒，無一生還。還有，若我猜得不錯，明玉珍那個甚麼大將，亦難逃性命。」

艾芙打了個寒顫，道：「死人有甚麼好瞧的，怕死人，咱們還是回去吧。」

「原來你仍捨不得文相公和小妹子。」

「你胡說，我是怕走開了，老神仙回頭找不到咱們。」

秦娥笑道：「你既叫我師傅是老神仙，還怕找不到我們麼，你放心，我師傅要收你爲徒，你便跑去天涯海角也躲不掉，他若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休想找得到他，再說，他正忙着哩。」

「他忙，你怎知道？忙甚麼呀。」

「忙把鳩盤婆押解回地獄門呀，你放心，你這個徒兒，師傅是收定了，他把你交給我了，你就得乖乖地聽我的話。」

艾芙道：「你胡說，老神仙何曾現過身，你連面也沒見到，怎說把我交給你，你！眞是正經不得的。」

秦娥又在她臉兒上擰了一下，道：「除了胡說，你大概再不會駡人的詞兒。這是你第三次胡說啦。」

艾芙傻傻地一笑，可不是多一句也不會，就像駡瘋和尚一樣，除了賊和尚，就只會駡殺千刀，好哇，這豈不是妖眼反過來駡她了。

秦娥道：「別說你，連我師傅心裡想甚麼，要做甚麼，不用說出來，我已先知道了。」

「難道你眞是妖眼？」

「也許是吧，師傅把我們送來這裡，就是知道你天性仁厚，若不把小妹子交給文相公，上了崆峒，你也不能安心的。這是一，再說，若不把我們送離未央殿，豈不礙手礙脚。」

「當眞，」艾芙道：「不知祖師婆婆現在怎麼了，那四嫘嫦和那聖母，不知……」

「要知道，那就跟我來。」

天上的浮雲雖未散盡，但洒了匝地清輝，兩人內功深厚，眼前的景色，自是有如在白晝一般。

艾芙叫道：「妖眼呀，你等一等。」

一見她回頭望，脚下遲疑，秦娥便明白了，道：「你是躭心文相公和小妹子，必要尋找，尋找不到，必不罷休？那容易。」

只見秦娥雙目垂簾，唇兒在動。知她在傳音，眞把艾芙羨慕死了，妖眼和她年歲差不多，內功竟深厚到了這般境界。

秦娥雙眼一睜，道：「我已告訴你那文相公，說你已得奇遇，相會有期，不必尋找等候，却是快些走，休被他們循聲尋來。」

艾芙不敢怠慢，忙緊緊跟隨，不辨東西南北，現在妖眼在她心目中，簡直也成了小神仙了，事事前知，沒有一宗兒是能瞞得過她的，不但相信老神仙已把她交給妖眼了，艾芙也把自己交給了她。

只不過一會工夫，秦娥忽然一縮步，啊呀，冷不防撞入艾芙懷中，幾乎把艾芙撞跌。

艾芙心知有異，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差點嘔了出來。

艾芙躲在秦娥背後，直作嘔，陣陣乾嘔。

何曾見過這般景象：屍橫遍地，那死狀之慘，眞慘不忍睹。先前聽聞的聲聲慘呼，像又回到耳中。那屍身不是缺了胳膊，就是斷了腿。

艾芙閉了眼睛，更糟了，從那死屍的慘狀，簡直像見到了那死前的打滾哀嚎。

她退一步，再退一步，那料一睜眼，就在脚邊，一雙睜得又圓又大的恐怖的眼睛正瞪着她，月光下，白牙森森，嚇得艾芙跳過了一邊。

原來是屍首分了家的頭顱，啊呀！不是一顆，草叢邊，坭地上，只覺那恐怖的眼睛，無處不在。

艾芙返身撲入秦娥懷中，再不敢睜開眼來。

秦娥沒有笑話她，好一陣，她的牙兒也咬得格格作响，半晌，才道：「逍遙宮就是這樣殺人的，聽說當年殺蒙古兵，不是屍橫遍地，而是屍橫遍野，現在你明白了麼，爲何三兩百婕衛女嬪，就能殺死數千韃子。」

「我……不明白。」

「先聲奪人，用對方的慘呼哀嚎，喪對方的鬥志，更兼來如狂飆，你試想想，眼前陡然湧現了這麼多貌美如花的美女，香風陣陣中，丁香結子芙蓉絛，羅衣飄飄，若舞霓裳，你試想一想……」

「對陣的人必是連兵刃也沒舉起來，便已非死即傷了。」

「眨眼間，便已屍橫遍地，慘呼哀嚎之聲，能不令人亡魂失魄，更不要說有鬥志了，怎不落荒而逃，但又豈能快得過逍遙宮的婕衛妃嬪，是以簡直殺敵如砍爪切菜。逍遙宮的婕嬪豈能武功皆已登峯造極，爲何殲敵數千，逍遙宮的婕嬪連一個也沒傷亡，其故就在此。」

艾芙心神定了些，道：「我眞明白了，爲何逍遙公子擄劫上山的，全是美女，不僅是供他淫樂作賤……」

「這就是那魔婆……你那祖師婆婆的牝能以靜勝牡。」秦娥道：「也許該把靜字改爲色字，倒更恰當些。」

艾芙道：「雖說殺的是該死的韃子，但也太殘酷了，啊！先前分明聽到有女子的慘呼聲。」

秦娥道：「這有甚麼不明白的，夜黑風高，可就無可施其技了，白蓮教的人馬中，豈無高手，今日晨早你已見到了。後來得知你被擄，落在逍遙公子手中，那會不調集更多高手前來，嘿嘿，今晚白蓮教的人馬便全軍覆沒，逍遙宮的嬪妃婕衛，必也傷亡不少。」

艾芙陡然間，打了個寒戰，不是因爲眼前的遍地屍體，和脚邊的頭顱，而是先前四嫘嫦一出手，當着鳩盤婆面前，四個婕衛已身首異處，如何不心寒。

那秦娥不心驚魄動，倒笑得出來，說道：「啊唷，原來跺跺脚，西蜀也亂顫的火鳳凰，只有這麼大的膽兒，你若是見到地獄門，你那祖師婆婆後山谷中，白骨堆積如丘，看你還能和她親熱不？不瞞你說，我初時一見，也嚇得脚軟了。爲何我一見地獄門，和逍遙宮的人，就份外眼紅，現在你明白了吧？」

艾芙道：「你殺了那麼多探馬赤軍，豈不是以暴易暴？」

只聽秦娥的牙兒咬得格格作响，妖眼中，像是閃過令人生寒的妖光，說道：「你忘了，我師傅，你稱的老神仙，是從何處把我拾回山的？是從路邊的屍堆中，被殺的全是老弱婦孺，全無反抗之力的，我的雙親也在其中，殺人的，不正是這些絕滅人性的探馬赤軍。」

艾芙的爹戰死沙場，潼關城破之日，她娘亦死於亂軍之中，同樣屍骨無處尋，何嘗不痛恨韃子，却不知怎的，面對着韃子，偏就是狠不起心腸來，甚至獨闖特穆爾大營之日，夷平一座小山，亦不曾傷得一個韃子，也許是天性使然，甚至連霍爾這個蒙古賊王子，非但不懷恨，甚至……甚至幾乎生了情愫。

艾芙慌忙掉過頭去，其實秦娥便有一雙妖眼，月下也不會看到她臉兒突然紅了。

「除奸懲惡，即是行善。」秦娥繼續說道：「佛菩薩，不也要降魔麼。走吧，未央殿那面已無聲息，且回去瞧瞧。」

「且慢，」艾芙說：「不知那個甚麼夏王的人馬，又怎麼了？」

秦娥道：「還用問麼？若不是你那文相公趕到，即時相救，丹鳳五傑必也身首異處了。你若眞想成全你那小妹子，那就快走。」

當眞，江虹與文匡宋會合了，不見她們前去，必要來尋。急忙跟隨秦娥，回到未央殿前。

夏王？文匡宋？艾芙心中一直在迷惑，文匡宋爲何獨自一人溜出來，爲何巴巴兒的救出丹鳳五傑，他和這五人以往從未交往，她知道，僅在今日有一面之緣？

忽然間，終南山上，明玉珍那將軍與這丹鳳五傑的一段談話，上了心頭，應該說先前她和秦娥趕到林邊，所聽到丹鳳五傑的談話，令她忽然回憶起來。不錯，西蜀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而得天下，而今中原與東南半壁，羣雄併起，韃子尚未追奔逐北，倒互相征伐火併，這明玉珍果然高明，用諸葛武侯三分天下的戰略，取西蜀以待時機，壯大自己，時機成熟，以一旅之師，兵出秦川。

秦娥回頭見艾芙並未跟來，佇立月下，忽然發起楞來。

未央殿前，風凄凄，月冷冷，在頹敗的殿閣，蕭蕭的草木間，已無人影，只有遒勁夜風在鬼唱歌，從遍地

可怖的屍骸中來，如何不倍增森森鬼氣，使秦娥不也感到砭膚生寒，偏是艾芙倒發起楞來。

秦娥走回她身邊，艾芙羅衣飄飄，竟如不見，兀自在發楞。

艾芙忽然一跺脚，道：「我明白了。」

秦娥幽幽地的道：「我也明白了，原來你忘不了文相公。」

妖眼的眼中失去了那令她心悸的妖光，艾芙的眼兒倒明亮了起來，道：「正是，文相公，他名叫文匡宋。」

「那麼，你承認啦?」

「是呀!」艾芙說：「我一直在想他，他為何巴巴兒的跑去救出丹鳳五傑，現在，我終於明白了，他這名兒就是答案：匡宋。」

妖眼中又復出現了妖光，艾芙却如不見，道：「妖眼，你已知他是文丞相之子了，你可知文丞相為何替他取了這名兒，意思就是勉勵他，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承繼文丞相未了之志，留取丹心照汗青，匡扶宋氏。」

「原來你，不過是為了這個。」

「那丹鳳五傑乃先朝遺孤，和他身世相同，陝南及河洛一帶，久負俠名，他不忘乃父遺志遺言，誓要匡扶宋氏，自要廣結天下豪傑之士。」

「而今，他對丹鳳五傑有了救命之恩……」

「不僅此，」艾芙道：「妖眼，今晚我們趕去時，他們不是說那明玉珍有取川為根據地之意麼?你可知宋氏不亡，現有福王在川中，小妹子的爹人稱一把銅壺煮三江，正廣聚天下英雄，在川中招兵買馬，而這丹鳳五傑，却是明玉珍那夏王所倚重之人，前日在終南山上，我無意中聽到他們私下所言，適才忽然記起來了。」

秦娥的妖眼又現了妖光，道：「那麼，你不是捨不得文相公，只是為了……」

艾芙眼中却放異彩，却又那麼深遠，喃喃地說道：「我明白了，他趕去救助五傑，他日那明玉珍的兵馬入川，這丹鳳五傑既是明玉珍倚重之人，那福王若因而得到明玉珍匡扶，何愁光復宋氏江山。」

秦娥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這文相公可眞是忠貞昭日月了，無時無刻不忘光復宋氏江山。」

艾芙道：「你!你說甚麼啊?」

秦娥道：「我是說……說不知咱們離去後，你那祖師魔婆不知有命沒有。」

當眞，眼前唯見風蕭蕭，月冷冷，半個人影也沒有。那秦娥已一掠數丈，落身已是先前那聖母立身之處。

艾芙忙也跟踵飛掠，道：「你在尋找甚麼?」

「蛛絲馬跡。」秦娥道：「若是那聖母與四嫘嫦遭了魔婆的毒手，就該有屍，奇怪，你看，地上連血蹟也沒有。」

艾芙道：「便是那四個婕衛的屍首也不見了。」

秦娥道：「白蓮敎全軍覆沒，但逍遙宮的人可沒死絕，若不是掩埋，便是把屍首帶走了，是了，我師傅既然適時趕到，豈容那魔婆逞兇。」

那殿階下的血蹟仍在，月光下，鮮血也成了黑色，想到那四嫘嫦揚手便是四道耀眼紅霞，四個搶出的婕衛，便已身首異處，不禁又駭然，道：「妖眼，當眞那是甚麼邪法兒，簡直像飛劍取人首級，你這妖眼可看清楚了?必定瞞不過你的。」

秦娥道：「那是甚麼邪法，不過是障眼法兒，還道你聰明，那魔婆為何命你打滅火把，我以為你就該明白了。若不是在火把的光亮照耀下，就不會有金光紅霞，不會先聲奪人，炫目惑神，那四婕衛也不致身首異處了。」

艾芙恍然大悟道：「是了，那聖母現身時，金橋陡現，原來也是故弄玄虛，裝神弄鬼，我明白了，不過是那四嫘嫦十丈飛虹。」

秦娥道：「那軟羅紅綢上綴滿金箔，在熊熊的火把光亮下，自然發出耀眼的金光，今日早晨在灞橋，那四嫘嫦的十丈飛虹亦會出手，既不在陽光下，亦無火把的光亮，是以便不能發出金光紅霞了，否則你若惑神炫目，說不定你也會着她們的道兒。」

艾芙道：「雖然如此，也可見那四嫘嫦的內家功夫了得，否則豈能數丈外取人首級，但我們不明白，既被祖師婆婆識破了，怎能全身而退?」

秦娥已跳上殿階，在殿前轉了轉，道：「除了那四婕衛，別無傷亡，可知我判斷不錯，師傅及時阻止了這場血腥屠殺。」

艾芙道：「當眞，老神仙在那裡啊?妖眼，你說來倒像親眼見到一樣，別是哄我吧?」

秦娥道：「殿中的燈火在你打滅火把時，同時盡皆熄滅，那時我們可仍在殿門口，你不覺得有甚麼奇異麼?」

「甚麼也沒有?」艾芙回想當時的情景，不由一怔，道：「祖師婆婆只吩咐我打滅火把，老實說，殿中的宮燈倒有一半被錦幔遮掩，也不是我能熄滅，當然也不是祖師婆婆。」

「而且破空無聲，風也不勁，當今天下，除了我師傅的先天罡氣，也沒有第二人能辦得到了，即使是鳩盤婆也不能，故爾我師傅到了，你想想，再仔細回想一下，隱藏在錦幔後的宮燈同時熄滅，而錦幔幻彩，並未飄捲。」

「便是佛家的無相神功亦不能。」

艾芙心花怒發，道：「我以為無相神功，已是天下無敵了，那殺千刀的醉菩提，修煉了數十年，也還不能達到無相的境界。」

「第二，」秦娥道：「我們逃走時，宛若馭風飛行，別說小妹子了，你能

不能?你不覺得被甚麼無形的力道托着麼?不是三五十丈，而是把我們送出老遠，當然不是你那祖師婆婆。」

艾芙不僅喜，簡直駭然，道：「也是先天罡氣!還說不是老神仙，老神仙在那裡呀!」

妖眼所說，分明句句是眞，想到她即將是老神仙的徒兒，如何不心花怒放，如何不急。

秦娥道：「記得你第一次叫我妖眼嗎，當時我驚奇，因為師傅也就是這麼叫我的，別說你了，我師傅心裡想甚麼，一舉一動，都瞞不了我。是兩年前了，師傅呵呵笑道：「你這雙眼兒呀，眞是妖眼，從此以後，妖眼就成了我的名兒，那日你叫我妖眼，還道是師傅已對你說了。」

「故爾你就和我親熱。」艾芙噘了嘴兒：「但你却再不叫我小哥哥了，也再不和我親熱了。」

秦娥一把摟住她，噗嗤笑道：「你可知道，今晚一見你，我傷心得了不得。」

「為甚麼?」

「為了小哥哥變成了美天仙，」秦娥道：「小哥哥在我心中已幻滅了，打從太白山中初次見到你，想想你是甚麼人?」

「小哥兒。」

「愛煞人的小哥哥。」秦娥道：「後來雖改了裝，也還是個讀書的小兒郎，只有更瀟洒翩翩，風流的少年郎。」

艾芙臉兒一紅，啐了一口，道：「我記得，那是在那酒家樓頭，不害臊，當你摟住我就親嘴，呔……你……」

摟住她的秦娥又親了她一下，道：「我為甚麼要害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入我門來，你就會懂得：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也，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你以為害臊的，我却以為自然近道。你剛才罵那醉菩提大師甚麼?殺千刀，而在你心目中，這殺千刀的和尚却是你最親最敬的人之一，你的武功修為，也從這和尚獲益最多，雖無名份，却是啓蒙且獲益最多的恩師，若按那其人無骨皆已朽己的教條，你豈非大逆不道，我懷疑，我師傅之所以要收你為徒，就是你這赤子純眞，自然近道。」

艾芙仍不明白，不明白她自己，秦娥當她是小哥哥，叫她是小哥哥時，她羞惱，而今，她却覺得失落了甚麼。

「你下終南山，再又改了裝扮，但仍還是個骯髒的野小子，而今……」

「而今?怎麼又……我不仍還是我?」艾芙說。眼巴巴地望着她。

秦娥道：「而今，那該死的魔婆，替你回復了本來面目，小哥哥幻滅了，嫦娥又來了月殿。」

艾芙反手摟住她，說道：「那還不容易，等到天明，到人家處轉一轉，我就還你一個小哥哥。」

「你聽說過人死能復生麼?幻滅了的幻象也相同，不過麼，而今我却有了個親親愛愛的小師妹。」

「不行，」艾芙叫道：「我比你年長，你才是我的小師妹。」

「但你入門晚了，」秦娥說：「而且，你甚至尚未入我師門來。」

「那還不快帶我上山，拜見老神仙。」

秦娥搖了搖頭，急得艾芙一把抓住她，叫道：「你要反悔，那可不行。」

秦娥兀自搖頭：「第一，我那崆峒山不是廣寒宮闕，你得先回復自然，換下你身上的綺羅裳。第二，師傅把魔婆押解回去地獄門，還要處置逍遙宮的人馬，三五日中，不會回到崆峒。」

「那也得快走，小妹子不見我們前去會合，必要回頭尋來，你明白嗎?」

「我明白。」秦娥說：「還有那文相公，你怕他們糾纏，而且，趁天色未晚，風高仍夜黑，去偷取衣衫來。」

秦娥一楞，掉頭就走，顯然聽到了甚麼，艾芙急忙緊緊跟隨，心想：這秦娥豈僅有一雙妖眼，見得到她不能見到的，而且還有一雙妖耳，聽得出老遠去。

「我要是及得上她一半就好了，慚愧。」

「不用慚愧。」秦娥說。

艾芙嚇了一跳，跳過一邊，咦!這是那裡?

只見黑壓壓一片房屋，冷月朦朧，無論街道房屋，都比長安狹小低矮些。

她並未說出來呀!却聽秦娥道：「這是咸陽，漢高祖先入咸陽為皇上的咸陽。」

艾芙愕然道：「還道一會工夫，怎麼出來這麼遠了?」

「所以說，你一點也不用慚愧，這兩日來，我一再考驗你，適才我有心丟下你，那知你始終寸步不離，不怪天下英雄在你面前低頭了。」

「你眞是個小妖精，怎麼我心裡想甚麼，總瞞不過你。」

「你也快成為小妖精了。」秦娥說：「我看得出，你心中仍惶恐，仍忐忑不安，你懷疑，你在心裡說，這妖眼連師傅的面也沒見到，怎知老神仙肯收我為徒!我沒說錯吧。」

艾芙臉上一熱，道：「果然你是妖精。」

秦娥道：「因為我知道師傅是為你入川的，故爾知道他一直在暗中考查你，我這些日來，可也在明裡考查。果然，你的名兒遠播，大得了不得。」

艾芙好生惶恐，臉也脹紅了。

秦娥一擺手，道：「名不能韁，利不能鎖，即使是萬縷情絲，也縛不住你，不用返回，你已自然，你已與自然合為一體，這正是師傅要尋找的。」

「那麼，」艾芙說：「你不是騙我、

哄我，老神仙眞會收錄我？」

「一旦收錄了你，你必能做到清靜自正，無爲自化。不用反虛，你已能生明，那時，你也是妖眼了，不但可怕，而且更可愛。」

艾芙格格一笑，不待秦娥動手，已跳了開去，那知仍然躲不過，面前的秦娥，不知怎麼竟是已在身後，她就不是跳開去，成了撲入秦娥懷裡。

艾芙叫道：「哎喲！你擰痛了我。」

秦娥道：「我不過心念才動，未出手，你却已先知道了，怎不愛煞人。」

「我倒寧願你不愛我。」

「我倒寧願你快去偷一套衣衫來了，早早帶你上崆峒。」

「聲聲說偷，多難聽，難道不能換，不能買，我從那河洛情俠偷來的銀子，還有不少在懷裡，啊呀！」

艾芙掉頭就跑，用偷來的銀子換衣衫，難道就不是偷了？

她偷河洛情俠的銀子，那是懲罰，不能算是偷，但窮人家的破衣，也是不能偷的，她脫下綺羅裳，人家屋後，豈無晾而未收的衣衫，她換上了粗衣布裳，取了個銀錠兒，放在脫下的衣衫上。

回到秦娥身邊說：「走啦。」

故意在秦娥身邊轉了轉，邁着步，挺着胸兒。

秦娥嘆嗤一聲，笑道：「小哥哥已幻滅啦，你再裝模作樣也沒用，小師妹，還是老老實實，乖乖跟我走罷。」

艾芙噘着，嘆了口氣，道：「我寧願仍是你的小哥哥，想起來，我好恨，都是那該死的賊霍爾。」

若不是賊霍在她初下秦嶺時，替她縫製那套羽衣霓裳，若不是雲想衣裳，就不會花想容，替她惹來這麼多痲煩，初時新鮮以爲得意，現在想起來，不僅是又羞又惱，而且害怕。

她艾芙可是總不知害怕的，而今却不由她不怕了，白蓮敎那妖言惑衆的宋王，和明玉珍這夏王，竟皆册封她爲后，與師動衆，務要迎娶她，還有那逍遙公子，要西夏復國，甚至連逍遙宮掃穴犁庭，姬妾妃嬪被散了大半，也不放在心上，必要得到她而後甘心。

現在，她再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不敢再輕視天下人了，初上太白山，便中了天仙子的毒癱軟，終南山上，再又着了那逍遙公子的道兒，又豈僅是暗箭難防，白蓮敎的聖母與四嫘嫦，若眞對敵起來，眞不敢相信能全身而退，現在她才明白爺爺所說的樹大招風。

秦娥的妖眼在她面上打轉，雖在月光下，也清楚見到艾芙臉上的變化，也見到她緊鎖的眉，不是在聳肩，而是縮肩頭。不自覺握着她的手，道：「小師妹，雖然你不再是我的小哥哥，可是小師妹啦，入我門來，任誰也不用怕了。」

艾芙的脚像是不再屬於她，不是長在她的腿上，跟隨秦娥走了，耳畔風生，身邊的樹木，房舍，在迅速向後退去。

當眞，她若得老神仙收爲徒，還怕誰來？她不再縮肩，胸脯兒也挺起來了。

「還有，」秦娥道：「現在我眞千信萬信，你眞天下無敵。」

艾芙臉紅了，道：「你也笑話我。」

「我沒有。」

艾芙不明白，只要秦娥握住她的手，身子就輕飄的，脚下就像有無形的眞力托着一般，飄然而行，房舍已遠去了，咸陽已被拋在迷茫的夜霧中，遠了，更遠了。

秦娥繼續說道：「連我……我應該我們了，連我們的師傅也降伏不了的鳩盤婆，也被你降伏得服服貼貼，當然，也更早降伏了我，你口口聲聲叫的老神仙，本是如野鶴閒雲，世事對他如雲煙的！這些日來，我絕不會猜錯，竟一直跟在你後面，不捨、不棄、不離，看來也把我們的師傅也降伏了。」

「那不是降伏，你胡說。」

「分別只在武功與愛。」秦娥道：「我沒胡說，我會疑惑，逍遙公子千方百計要得到你，而你已着了他的道兒了，爲何竟不傷害你？今晚我才明白了，爲何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明白甚麼叫上善若水，爲何牝能以靜勝牡，爲何兇殘成性的鳩盤婆，也顯露她久已被埋沒的本性來，今晚你撲入鳩盤婆懷中，那瞬間，你猜，我看到的是甚麼？是嬰兒在母親的懷裡。」

艾芙在想以前曾經有過的一段經歷，不僅是這逍遙公子，還有一個賊霍爾，只不過她羞於出口。

「爲何我知道師傅自從一見你，就不捨不棄不離，因爲你就是他要找的人，何況他本就是爲你入川的。」

「但老神仙爲何一直不現身？」

「因爲要暗中考察你，而且沒有必要。」秦娥道：「直到今晚，他非現身不可了。」

「但我仍未見到。」

「因爲不願你見到他降魔。」秦娥道：「師傅多年來，嚴禁鳩盤婆，不准她離開六盤山，我已告訴過你了，而今她趁我師傅不在崆峒，違反了我師傅的禁令，豈會輕饒。」

艾芙猛可裡一拋手，掙脫了秦娥的掌握，叫道：「不、不！祖師婆婆不是魔婆，我不許你叫她魔婆。」

秦娥一怔！萬萬想不到艾芙竟然惱怒，竟爲這個邪惡的殺人不眨眼的魔婆辯護。

「呔！妖眼。」艾芙是眞怒了，道：「你聽着了，啞婆婆，胡姬是我最親最愛的人！我從小沒了娘，她就像親娘一樣撫養我長大，祖師婆婆却同樣撫養大了胡姬。」

「哎唷！」秦娥笑得彎下了腰去，却驀地一滑步。

艾芙慌忙一閃身，這番秦娥却擰了個空，而且旋身一掌拍出，拍在秦娥手上，原來那一聲「哎唷！」是痛得秦娥大叫。

秦娥揉着拍痛了的手背，妖眼瞪大了，只不過妖眼無光。

是黎明前的黑暗來臨了，日已落在西山下。

原來她們停身在山脚下，離了咸陽，飛渡過渭水，兩人行走如飛，少說已奔了數十里地，原皆是草木茂盛的季節，但那山脚下樹木却疏落，荒野竟草不深，原來是貧瘠的黃土地，顯然已是黃土高地的邊緣。

秦娥瞪大了眼睛在瞧她，道：「原來，你是眞惱呀！你不是……」

艾芙可是眞惱了，道：「你敢再叫我祖師婆婆是魔婆，我可不饒你，先前我幾乎相信你說的了，其實祖師婆婆不過老醜些，誰又不會老呢！」

秦娥心想：是了，她見慣毀了容的胡姬，從小兒就見慣了，鳩盤婆雖醜，不過乾癟枯黑如骷髏，比較起來，胡姬更醜怪可怕，道：「但她殺人眼也不眨一下，你要是見到地獄門後山山谷中白骨堆積如丘……好吧，你沒見過，你可見到胡姬躲躲藏藏，被追殺了多年，見到她，不是如見鬼魔？而且，擄走了你。」

「祖師婆婆沒有擄走我，」艾芙道：「是我自願跟她們走的。」

「你自願？」秦娥妖眼又瞪大了。

「今日你走後，陡然間白影一閃，來了兩個白衣宮女，我可眞嚇了一跳。」

「只來了兩個宮女，你也會嚇了一跳？哈！天不怕，地不怕的神仙鳳凰，竟會嚇了一跳？」

「正因我不是神仙鳳凰。」艾芙道：「你忘啦，我扮成了骯髒的野小子，只道除了你，任誰也認不出來，竟仍被她們認出來了，如何不嚇了一跳。」

「只不過來了兩個宮女，竟把你擄走了？」

「我告訴你啦，沒人擄走我，人家是來試我，說道：公主有請鳳凰仙子。我已知道祖師婆婆是西夏公主，地獄門皆以公主相稱，忽然我心中一動，不行，我不能讓她難爲啞婆婆，你看，從小叫慣了，總改不過口來，不啞的胡姬，我的比親娘還要親的師傅。」

「於是，你就想化解她和胡姬的仇恨。」

「既是師徒，有何化解不了的仇恨。」艾芙道：「於是，我就跟她們走了。說眞的，初時我眞有點怕她，但當我一想胡姬師傅今早……」

「懼怕她如鬼魔，還說不是魔婆。」

「我就對自己說了，我是爲何而來？於是，我就不怕啦，我又對自己說啦，我爲何要怕她，她是我最親愛的師傅的師傅！也就是我最親愛的祖師婆婆呀！」

「於是，誠於中，形於外，你就一口一聲祖師婆婆滾在她懷裡，像扭股糖兒，把魔婆一陣搓揉。」

艾芙笑了，雖然黎明前的黑暗已來臨，但秦娥却是妖眼，看見她的笑是那麼天眞又嬌憨，幾乎又要把艾芙摟在懷裡，因爲那是嬰兒的甜甜的憨笑，陡然間，她明白了，即使邪惡如鳩盤婆婆，也無法抗拒。

「就像滾在啞婆婆懷裡一樣，」艾芙說：「從小，當黑夜來臨，就在啞婆婆懷裡扭呀！滾呀，就睡着了，就一覺睡到大天亮，呔！妖眼，不准你笑我。」

「我！沒有笑你。」秦娥說：「我怕你也在我懷裡扭呀滾的，噤聲！」

秦娥忽然低聲喝道，她不是怕，而是一把將艾芙摟過去，而且伸手掩着她的嘴。

艾芙亦有覺，不僅風聲颯然，而且在天際微光中，數縷白線如飛而來，野曠，樹木亦疏落。

好快！白線成了白影，如飛掠過，而且不僅身前，遠處，打長安方向，更有無數白影，只不過影像更朦朧，全投去右前面的山脚下。

那面山脚下，黑壓壓的，顯是林木比較濃密。

「這是打那兒說起。」秦娥並不放開掩着艾芙嘴兒的手，道：「可眞是冤家路窄了。奇怪，難道師傅未把這魔婆押解回山？」

艾芙一掙，却被秦娥摟緊了，「我先問你一句，你要不要去見老神仙，要不要我幫你上崆峒？說！低聲些。只能耳語，否則，咱們各走各路。」

秦娥放開手了，艾芙反而摟緊了她，道：「該死的妖眼，我聽你的話。」

「作個聽話的乖乖的小師妹，待會你無論見到甚麼，都不准言語。」

艾芙眞聽話了，在她耳邊道：「是地獄門和逍遙宮的人？」

「還會有誰，是地獄門中人，逍遙宮的姬妾嬪妃，會有這麼快的身法麼？除非是那魔婆……好吧，你那祖師婆婆身邊的八個宮女。」

「你若是敢再叫魔婆！」

秦娥搓着被擰痛的手臂，道：「你瞧見那株大樹麼，山坳邊上那株，咱們繞過去，溜上樹去，我可再警告一聲，你若開口說話，咱們就……」

「任你去到海角天涯，也休想丟下我。」

「好吧，那就跟我來。」

兩人一前一後，繞道從山坡上溜下，騰身上了大樹，見山坳裡，鳩盤婆盤膝坐在一塊大石上，那從四面八方奔回來的八個宮妝女子，正紛紛向她稟報。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鬼叫天」石大海奉吳非吾之命往烏鴉谷，不費吹灰之力，便把涂玫瑰的情人快刀劉幹掉，完成任務；自從十三惡整治了丁化龍部隊，回到老龍洞後，一住便是兩年多，丘浩一直被囚在長生室裡，已由一名活潑機靈的少年，變爲白髮滿頭、憤恨滿腔。這一天，丘浩又在小囚室內拳打石壁，發洩怒火，豈料隔壁竟有回應，傳來蒼老聲音，自稱是吳非吾的師父……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爲求早脫苦海　勤練辣手狠招

「他不說，証明他的心早黑了，他不說，也証明他眞的可惡，如果他說了，那表示他心中還有我這個把他一手調教大的師父，你明白嗎？」

丘浩道：「你是老惡人，能調教出比你更惡的人，你老人家應該驕傲，是不是？」

「如果不是有這麼一點點値得安慰的地方，老夫早已慾死在這小黑獄中了。」

丘浩道：「你老尚有安慰理由，而我……」

突聞老人道：「小子，你身上怎麼會有傢伙，敲得石壁『咚咚』响？」

丘浩道：「我身邊只有一把尖刀，那咚咚聲乃是我拳打足踢時發出來的。」

老人立刻又道：「石破了嗎？」

丘浩道：「早被我擊破許多了。」

老人撫掌笑了。

「小子，快，繼續，繼續的幹，老夫在此已近二十年了，每日算光線，除此之外，什麼也看不見，嗨，老天也有照顧我這老人的時候呀，嘿……」

丘浩道：「你是老惡人？」

「是呀！」

丘浩沉思了，他想着吳大叔的心態，原來他把自己的師父囚起來，他又怕自己教的人整倒他，所以又把自己先關起來，眞惡人之最。

「喂，小子，你快用掌擊壁，不久我們就可以共處一室了。」

丘浩道：「你是老惡人，我已被你徒弟囚在這裡，怎好再和你一室，我……」

「小子，和老夫同一室，你方有逃走的希望。」

眞誘人的一句話，又是拿希望來欺騙人。

丘浩還眞的動心了。

也許老人的話是對的，至少兩個人比一個人孤獨的處在小囚牢好多了。

丘浩很聽話，他被「希望」二字誘惑了。

希望總比沒有希望好多了，於是，他認準了方向，不斷的以掌擊石，當然，那也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只不過丘浩很幸運，因爲當他以掌擘石又進行了幾乎兩個月之久，忽然，被他一掌擊得石頭碎裂之後，石後面現出個洞，洞雖不大，只不過一個人也可鑽進去那個空間，但也足以令丘浩高興了。

原來這一帶的石洞屬於火成岩，內部的山洞大大小小多屬天然形成，而老龍洞附近就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岩洞附在老龍洞附近，被當年江湖大惡魔「秦嶺老怪」陰公度發現之後，便特意的經營、仔細的整頓，這之後，陰公度一擧殺了一百七十二名整修老龍洞之人。

然而，陰公度再也想不到，他曾細心調教的唯一徒兒，也是他自以爲

最適當的衣砵傳人，會把他困在黑獄二十年，實在是始料不及之事。

丘浩也想不到這老人就是陰公度，而陰公度又是「人魔」吳非吾的師父。

* * *

這世上有許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許多想不到的怪事未爲人知，那是因爲未曾公諸於世。

如果丘浩不是以掌碎石發出轟聲，陰公度的事情，就會永遠的不會爲人知道。

現在，丘浩跳進洞去，他低沉的叫：「喂，老惡人，你在那兒？」

附近發出「叭叭」聲，傳來老人的話：「小子，朝這個方向擊過來，唔，最近你的成就很大，聽聲音已快了。」

陰公度怎知中間有一段是空的，而丘浩已站在那個空間問他。

丘浩很興奮，他更加用力的劈石壁，他已不知不覺的到了一處缺口，就在一塊石頭「叭」的一聲碎裂開來，嚄，他的眼睛幾乎睜不開了。

其實突現的光亮並不強，只不過一支燭光似的從一個碗口大小的斜洞進來，但那些光也足以令丘浩難以適應，他已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

石縫中忽然伸進一隻枯槁的手臂，丘浩不由得伸手去握，那眞像握着一隻骷髏手一樣，既冷且硬不帶皮肉。

有一段騷臭味飄進丘浩的鼻子裡，隨之，老人已顫巍巍的道：「唔……小子呀……你有救了。」

丘浩道：「我有救，你老惡人也有救了。」

如是在過去，他會尊稱一聲老公公，但現在他不幹了，因爲他被人整得這麼慘，而整他的是「人」，只有「人」才叫他如此淒慘，還有什麼好禮貌的。

老人笑笑，道：「眞不容易呀！」

丘浩道：「老惡人，你鬆鬆手，我再擘石呀！」

老人道：「不必急，叫老夫多握一會兒，太不容易了，眞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還能握一握人的手，太不容易了，小子，你這手好像不對勁嘛！」

丘浩道：「像石頭？」

「不，像鐵疙瘩，我好像握着鐵疙瘩。」

丘浩只一用力，反抓老人的手，卻令老人「啊」了一聲，忙將一隻枯槁的手抽回去。

老人叱道：「你要抓碎我的手呀？」

丘浩根本未用力，他只是因爲老人的話——多久未握人手了，他也想握一握老人的手呀！

* * *

「轟！」

好大的一塊石頭被丘浩擘開了。

就着光芒一片看，丘浩吃一驚，因爲這個老人的臉上只能看見三個洞……兩隻眼睛一張嘴，除此之外滿面白毛，幾與白髮難分了。

那個瘦兮兮的模樣，實在叫人以爲他是鬼——比鬼還嚇人。

丘浩上前用雙手扶着老人，嚄，這一扶，扶下兩把碎布來了，老人的衣褲碎一半，如今又被丘浩這麼一扶，立刻又碎了兩大塊。

老人用力的看丘浩，他直搖頭。

「你……我不該叫你小子，我怎知你也是個小老頭？」

丘浩指着自己鼻尖，道：「你叫我小老頭？」

老者道：「難道不是？頭髮幾已花白了，你會是個年輕人？」

丘浩這才想起有一回發現白髮之事，不由怔住了。

他是被囚在石牢中急出來的。

精神上的煎熬，往往在生理上就會有異樣發生，古時候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之間白了頭。

丘浩三年多白了頭，這就不算稀奇了。

丘浩洩氣的跌坐下去，道：「我……老了嗎？」

老人也坐在他身邊，道：「小子再老，也沒有老夫的年紀大。」

丘浩道：「老惡人，你……」

老人叱道：「老夫叫陰公度，你休叫我老惡人。」

丘浩道：「什麼『要公道』，這世上有屁的公道，我吳大叔是惡人，而你又是他師父，我當然叫你老惡人。」

老人道：「我不要再當老惡人。」

丘浩道：「你已經當了多年了，你惡人惡到底吧！」

老人忽然出掌打來，他打在丘浩的右肩頭。

「叭！」

「啊！」

老人甩手直叫痛，丘浩却一點感覺也沒有。

丘浩笑笑，道：「對不起，害你手痛了。」

老人嘆口氣，道：「小子，你的身子像塊鐵，我不揍你了。」

丘浩道：「老惡人，你說你有辦法出去，快說，怎麼出去呀？」

老人哈哈大笑，道：「別打主意出去了，你我在一起也不錯呀！」

丘浩面色一緊，道：「你……你騙我？」

老人道：「小子，你也不想想，我這樣子怎麼見得了人？而你……哈……也不怎麼好看呀，倒不如終老此地，與世不爭，多麼的快活呀！」

丘浩聞言，火大了。

他一把抓住老人，叱道：「你眞的在騙我了？」

「這有什麼奇怪的？老夫騙人也不只你一個呀！」

丘浩的拳頭揚起來，對準老者的頭就要打，只不過他「霍」的一拳只走了一半，忽然的把拳頭又轉擊在一塊

石頭壁上。

「彭」，碎石紛飛，老者已抱住頭直搖。

丘浩的拳未打他，但拳風也叫他不舒服。

老者吃驚的道：「小子，你有隔山擊牛的鐵拳，你這是跟誰學的？」

丘浩那會知道什麼叫「隔山擊牛」，他只想快出洞。

「我不管，你要告訴我怎麼出去。」

「不容易呀，小子。」

「快告訴我，我不怕多難，也要出去。」

「那好，你的決心令老夫感動，你且先回洞室，容老夫想幾天。」

「爲什麼要想那麼久？」

老者火氣很大，他叱道：「悠悠二十年了，老夫早把這裡山洞忘得一乾二淨，一時間怎會說得清楚？回去回去，等我想通了再告訴你。」

丘浩道：「老惡人，我看穿你的心事了。」

「老夫有什麼心事被你小子看穿？」

丘浩道：「你根本不想出去，怕江湖上說你是個老怪物，你一旦出去，除了偷搶騙，你的武功也沒有了，誰管你吃喝？倒不如在此找個人陪你說話解悶，這個陪你的人就是我，是不是？」

老者哈哈大笑，道：「小子啊，如是在三十年前老夫遇上你，就不會收非吾當徒兒了，你比他更聰明。」他頓了一下，又道：「聰明的人幹惡人，那是最恰當不過了。」

丘浩道：「老惡人，我不會當你什麼徒弟的，我要急着出洞，告訴我怎麼找出路？」

老者道：「小子，我可以告訴你，但堵着洞口的石頭永遠也弄不開，想移動，那得十個大力士才推得動。」

這句話，丘浩相信，因爲當初他就見十三惡人一齊動手把那小囚室的大石推開的。

老者又道：「堵門的石頭是青石頭，乃石中除玉之外最堅硬的一種，你的掌力再厲害，也休想擘動一小塊。」

這也是實話，因爲丘浩的肉掌流了許多鮮血在堵門的巨石上，直到他發覺別的地方石質較鬆。

老者又道：「這個老龍洞附近，有許多天然形成的小石洞，有的互通，有的只能看見光亮，你小子可知道老龍潭吧！」

丘浩道：「老龍潭裡有肥魚，我常下水去抓魚。」

老者嘆口氣道：「我早已忘了老龍潭肥魚的味道是什麼樣的了。」

丘浩道：「如果能出去，我下水摸了送你吃。」

老者雙目一亮，道：「原來你還是個尊老敬賢之人，還以爲你是非吾一類的。」

丘浩道：「這多時我領悟了。」

「你領悟什麼？」

「見人說人話，見鬼不能說人話，要想不吃虧上當，就得叫別人上當。」

他疾伸手抓牢老者，又道：「你這老惡人叫我上當，我會把你的老骨頭捏碎。」

不料老者指指自己的頭殼，道：「小子，當你覺得上了老夫的當的時候，吺，你就捏這裡。」

丘浩怔了一下，道：「你不想活了？」

「王八蛋才想活下去，自從自己的徒兒把我關在這裡以後，老夫就不想活了。」

丘浩笑了。

「你笑什麼？」

「我笑你眞會說瞎話。」

「你小子不相信？」

丘浩道：「如果你想死，那太容易了，吺！」他指着石壁，又道：「去，一頭撞死呀！」

老者哈哈笑了。

「娘的，眞是個小惡人，你又不尊敬老人了。」

丘浩鬆開老者，道：「老惡人，你可以告訴我了，我保証，只要能出去，我一定孝順你，如何？」

老者嘴一撇，道：「這話是非吾說的，他却把我囚在這裡二十春。」

丘浩道：「我不是你的非吾，我和他不一樣呀！」

老者道：「都是人，而且都是惡人，有什麼不同之處，我還能再相信？」

這就叫常騙人者怕被人騙。

老者眞的怕被騙。

丘浩却又道：「老惡人，你已經被騙了二十年，就算再騙一次吧，又有什麼關係？何況我是個守信義的人。」

老者道：「小惡人也守信義？」

丘浩道：「試試嘛！」

老者想了又想，這才低聲問丘浩。「我問你，你的功夫怎麼樣？」

丘浩道：「我不知道。」

老者叱道：「算了，算了，如果武功不高，出去挨刀呀，倒不如在此陪老夫。」

丘浩道：「老惡人，我只是客氣一句，你就以爲我不行了？」

老者道：「我得考考你。」

丘浩道：「怎麼考我？」

老者道：「小惡人，你既是十三惡人的傳人，當知我徒非吾的武功吧？」

丘浩道：「知道啊。」

老者道：「你比劃幾招給我瞧瞧。」

丘浩立刻擺了個架式，吳非吾的「銀絲魔爪十八殺」他比了三五招。

老者呵呵撫髯笑了。

丘浩道：「還可以吧？」

老者收住笑，道：「小惡人，這是非吾教你的？」

丘浩道：「是呀。」

老者道：「他一共教了你幾招？」

丘浩道：「這幾招還不夠？」

老者道：「魔爪十八殺，一共十八招，一招狠過一招，你只不過學了五招，那個非吾惡徒……」

丘浩見老者在發怒了，他怔了一下。

老者又道：「當年我教了他十七爪，他還嫌我藏了一招，心中懷恨，而找機會將老夫囚在此地二十年之久，而他却只教了你五招，他……眞乃惡人中的惡人。」

丘浩總算明白了。

那年頭學武功，當師父的總會留一招不傳人，在惡人的世界裡，這更是平常已極，想不到吳非吾爲了一招絕學，而將他的授武師父囚入黑獄，實在令人吃驚。

丘浩道：「老惡人，你別以爲我只會這五招，我却能打得過你的徒弟、我的吳大叔。」

老者叱道：「胡說。」

丘浩道：「我老實對你老惡人說，老龍洞中十三惡，每人教我三五招他們的絕學，我平日裡下苦功，練得久了，便也把各家絕學融於一爐，棒爪刀劍帶飛刀，虎爪鐵鈎帶雙刀，一招之間三種武功，你想想，我的武功怎麼樣？」

老者吃一驚，道：「嘩，再加上你如今的鐵臂鐵拳，你果然不簡單，只不過，我老人家還是以爲，先教你學全了『魔爪十八殺 之後，才再指你往那一條路去打通，否則，老夫見你出去送死就不愉快了。」

說了半天，他原來是怕丘浩一旦出去遇上十三惡人，小命沒有了，那還不如留在囚牢中陪他的好。

丘浩這才眞的發覺老惡人也有可愛的一面。

他哈哈笑道：「老惡人，你的心還沒黑呀？」

「放屁，心黑的人，這人也快死了。」

丘浩道：「不過，你瘦得皮包骨，能教我甚麼呀。」

老者道：「我老了，力氣比不過你，但招式還記得清楚，你只要看清楚，來一個比葫蘆畫瓣，會使刀勁，也就行了。」

丘浩道：「那容易，咱們這就開始吧。」

老者道：「小子，解下你的腰帶，把你的刀子拴起來，咱們用它當魔爪。」

丘浩依言，把尖刀拴在腰帶上，他看着老者擺開架式，手腕未見稍動，一道寒光疾射而出。

寒芒本是往前刺，却在中途突然回刺，刺向丘浩而來，眞的是邪門至極。

丘浩不及細想，黑暗中來一個懶驢打滾，耳邊就聽「咻」的一聲，差一絲未刺中他的面頰。

再看老者，他的身子仍未動，他只是右臂動，顯然那是以上乘功力附着在內勁上使出來的。

丘浩以爲這一招完結了，不料空中平飛的尖刀稍擺之後又轉過來，距離近，丘浩看得準，尖刀直向他的胸口扎過來了。

丘浩厲吼一聲，一掌拍上刀身，上半身也跟着往側閃，「咯」的一聲，那尖刀已被他拍向一邊飛去。

老者已收回尖刀，交在丘浩手中，道：「老夫以魔爪十八殺的最後一招『妖龍三擺尾』的三成火候試試你，嗯，你却以三種身法閃過了，好，你可以出去了。」

丘浩道：「那就快說如何出去。」

老者道：「別急，先學會了我這魔爪十八殺之後，老夫才放心的隨你出去。」

丘浩道：「一定要先學你的武功？」

老者道：「一定要。」

丘浩道：「爲甚麼？我不是可以了嗎？」

老者道：「我要你用我這十八殺的最後一招，去對付我那可惡的徒兒。」

丘浩道：「你叫我去殺吳大叔？」

老者道：「你不答應？」

丘浩道：「不是呀，而是我心裡明白，吳大叔他們一共有十三個人，每個人的武功都厲害，我若殺吳大叔，他們一定會聯手對付我一個，我怕……」

老者道：「小子，你不會腦筋呀。」

丘浩一想，先出去再說，眼下先答應下來。

他急忙點頭，道：「對！對，我明白了，我出去一定會的，我頭一個就殺吳大叔。」

老者微微笑了。

他伸手拉着丘浩的右腕，抖了幾下，才把帶子塞入丘浩手中，道：「武功一途，往往最易學的招式，也就是最厲害的一招，你只要多抖這帶子，抖久了，便會從上面體會出其中奧妙，記住一點，那就是在你的前面選出三個定點，帶子的另一端，必須要點中你選的定點，不但要準，而且要有力量，你小子聽懂了嗎？」

丘浩只想出去，也不以爲意的點頭，道：「聽懂了。」

老者指着遠處丘浩的囚室，道：「回去吧，練成了再過來。」

丘浩道：「這就開始練？」

老者道：「當然，如果你不想出去，那就陪老夫終老此地，我也不反對。」

丘浩道：「老惡人，你一定要我用你的武功把吳大叔殺死？」

老者道：「我老了，再無能力殺這孽徒，所以我寄託在你小子身上，如果你不能夠，我又何必走出此地？」

丘浩不說話了，他還能再說甚麼？

原來這「秦嶺老怪」陰公度的眞正目的，是因爲他老了，但懲治惡徒之心却更熾烈，好不容易發覺丘浩，他又豈肯輕易放過這大好機會。

丘浩更不會放棄這逃出黑獄的機會，他開始在他那小小的囚室裡，不停的以腕力抖他的腰帶，看上去就好像他在玩皮鞭一樣。

他眞的在下苦功了。

＊　＊　＊

老龍洞中十三惡人下的苦功更多，因爲等了三年未再出洞，忽然消息傳來，丁化龍的府宅中，幾處機關的設置圖已經到手了。

機關圖到了誰手中？吳非吾高興的又把石大海叫去了。

石大海也有三年未去過烏鴉谷了吧。

「人魔」吳非吾十三惡人，如今又聚集在那個大石窟石廳上，他向另外十二人宣佈，洛陽丁化龍的宅子裡，那座三層樓的機關圖到手了。

「太行山君」尚不邪立刻就問：「圖呢？」

吳非吾道：「你問白狐。」

白狐就是「千面人狐」白盼兒。

尚不邪轉向對面坐的白盼兒，道：「白狐，圖在甚麼地方呀？」

白盼兒哈哈笑了笑，道：「這一年來，我巧裝改扮，常往洛陽城裡走動，有一半就是監視花滿天，眞怕她死了情夫造咱們的反，還好她沒有……」

屠大年吼道：「圖呢？誰聽這些狗皮倒灶的事。」

白盼兒道：「別咤唬，事情總得從頭說起吧。」

李老三道：「快說呀。」

白盼兒道：「我一張嘴兩片皮，總得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吧，打的甚麼岔？」

沒人再逼了，大伙瞪着眼，等她往下說。

白盼兒這才又道：「老大把一萬兩銀子交給花滿天，就是要她動腦筋設法把丁宅的內部設置，尤其是那座三層高樓的情況摸清楚，眞不容易。」

她見無人打岔，遂又道：「花滿天母女二人全出動，她的女兒叫花小蝶，如今正是一朵盛開的花一樣美，就憑這小妮子的風騷，結交了丁宅裡面的人，嗨，這母女二人住在洛陽後街上，沒多久，便摸清了丁化龍的內宅一切情況，我看着花滿天喜孜孜的回烏鴉谷去了。」

呂不悔道：「所以妳立刻趕回來了？」

白盼兒道：「是呀，老大叫我暗中察看，我的任務就是這麼一點呀。」

吳非吾道：「各位，咱們窩在老龍洞三年了，也該出去活動筋骨了，我叫石大海去取圖，咱們等着去奪寶。」

只一聽奪寶，大伙就樂了。

「鬼叫天」石大海更樂，他「霍」的一聲站起來，道：「老大，奶奶的，我這就去找花滿天。」

屠大年道：「記住，花滿天有一把殺人刀，你別在溫柔鄉裡變成風流鬼。」

石大海拍拍胸脯哈哈笑，道：「我操，睜大眼睛她敢出刀。」

齊飛兒笑道：「石大海，殺人的方法太多了，女人的殺人方法更多，你小心着。」

石大海嘿嘿笑道：「叫尚不邪小心吧。」

「太行山君」尚不邪罵道：「你娘的，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吶。」

吳非吾道：「咱們這是商議大事，你們鬥嘴皮子呀！」

石大海道：「老大，一半天後我就回來，我石大海不會迷上花大娘的。」

吳非吾道：「用點手段，多少也要叫花滿天雨露滋潤一番，過份的留戀忘返，誤了咱們大伙的事，小心我們剝你的皮。」

石大海哈哈笑了。

他起身就往外走去，那粗獷的臉上還眞帶着幾分使命感似的得意忘形。

吳非吾與另外十一人好一陣商議，三年了，江湖上的變化他們瞭如指掌。

「黑獄十三煞」不出老龍洞，他們却清楚洛陽知府的海捕公文貼得更多，那名捕「冷面金剛」羅玉，沒有一天放鬆捉拿他們的決心。

只官府這種決心，就把十三惡逼得長年躲在老龍峯上不下山。

＊　＊　＊

石大海興沖沖的趕往烏鴉谷，就在距離烏鴉谷西北方七里處，山溝裡他發現有個人走過來了。

石大海斜着豹目仔細看，嗶，花大娘正扭着肥屁股盤腿走，那模樣還眞輕鬆。

石大海閃身藏在大樹後，只等花大娘走到大樹邊，他猛古丁一個大抱腰，便把花大娘抱在懷裡。

「誰？」

「哈……」

「嗨，你呀，石大海，你嚇了我一跳。」

她的動作是火辣辣的，但見她反手勾住石大海的脖子，多肉的胖面已貼在石大海的鬍子上蹭起來，彷彿是一對情人多年之後又相逢似的。

石大海狠狠的在花大娘的面上啃了幾下，笑呵呵的道：「我可愛的花呀，你可把我想死了。」

花大娘道：「這話應該由我說。」

石大海道：「這麼說，你還眞想我呀？」

花大娘道：「你呀，吃到甜頭就不回頭了，害得我那些日子眞不好過，我是兩天吃不下半碗飯，三天喝不下半碗湯，早也盼，晚也盼，人都快盼乾了，也不見你貴人來。」

石大海哈哈笑道：「王八蛋不想和妳睡大覺，只是我……我得爲老命……呀。」

花滿天叱道：「看你說得多嚇人，果然被我料到了，你是因殺了我的老相好快刀劉，就怕我含恨對你抽冷子一刀，是不是？你想到那裡去了。」

石大海只是乾乾的笑，他不回答。

不回答，當然是承認了。

花大娘道：「你殺了快刀劉我不稀罕，你一去不回頭才叫我難堪。」

石大海道：「這話怎麼說？」

花大娘道：「難道我眞的是人老珠黃不夠瞧了？」

石大海哈哈又笑了。

「花滿天，我若相信妳的話，我他娘就是老王八，咱們這叫野鴨子碰上一隻野鴛鴦，種雖不同架子差不多，湊和着找樂子，我不會忘記你這位丹江夜叉曾殺人如麻。」

花滿天道：「那是年輕時候幹的買賣，如今我母女靠着你們十三人從指縫漏出些好處過日子，那是衣食父母，我花滿天再是傻，也不會斷了自己生路吧。」

石大海道：「這倒是實情。」他頓了一下，又道：「一萬兩銀子花光了？」

花滿天笑笑，道：「看，說着說着便說到正題上來了，對不？」

她拍拍石大海的毛臉蛋，又道：「石大海，你不是專門和我製造快樂而來的吧？」

石大海道：「公私兼而有之。」

花滿天道：「眞服氣，吳老大的消息夠快的，我還是剛從洛陽趕回來，他就派你迎來了。」

石大海道：「這趟差事我最樂意，哈……」

花滿天拍拍口袋，得意的道：「消息就在我口袋裡，石大海，跟我回去吧，你不會就此拿了消息便走人吧？」

石大海道：「那怎麼會呢，如是這樣，我才不會搶着出這一趟差吶，哈……」

「嘻……」花滿天還眞的笑得花枝亂顫。

石大海愉快的抱起花滿天，大步往花滿天那個石窟奔去。

一個四十歲出頭的女人，如果遇上四十多歲的大男人，那是再合適不過了。

花滿天如果是頭虎，那麼石大海就如同一頭狂獅，獅虎搏鬥，當然是十分慘烈不過了。

那石大海果然夠勁，花滿天更不含糊，只一上了石床，誰怕誰呀。

只不過，當狂風暴雨過去的一剎間，石大海正閉上獅目，脊樑骨猛一酥的時候，突覺脖子上一涼。

那不是花滿天的吻，更不是下面的女人手撫的。

石大海知道那是一把刀。

石大海不開口，當然他的眼睛也不睜開了。

「花滿天，妳不會殺了我吧？」

花滿天不動，她只哈哈笑。

石大海又道：「妳知道殺了我的後果嗎？」

花滿天仍然在笑。

石大海又道：「花大娘，如果妳想通了，就快把妳的血腥屠刀拿開。」

花滿天把一把尖刀在石大海的鬍子上磨蹭着，道：「石大海，我怎麼捨得殺你呀，我只想証明，如果我花大娘要對一個人出刀，大概這個人九成九活不了，而你呀，石大海，我是捨不得把你殺掉的。」

她把尖刀「咻」的一聲又藏起來了。

石大海獅目猛一睜，嚇了花滿天一跳。

他本想一掌打過去的，却突然哈哈大笑了。

石大海抱着花滿天笑了一陣，道：「好！好！好，花滿天呀，這以後我會常常的來，妳放心，石大海不是忘情的人，等我們這次洗了丁化龍的宅子之後，我挑幾件好的送妳母女，哈……」

花滿天笑得開了懷，抱着石大海就親起來。

石大海緩緩的坐起來了。

「花大娘，拿來吧，晚了吳老大會罵人的。」

花大娘道：「何不等明日一早再上路？」

石大海道：「再要和妳折騰一夜，怕是兩腿要發軟。」

花滿天只得把袋中的一個紙袋取出來，交在石大海手中，道：「拿去吧，吳老大一看就明白了。」

石大海道：「滿天吶，妳老實對我說，妳那個寶貝女兒，她喜不喜歡我？」

花滿天楞了一下，道：「石大海，你莫非打歪主意，要一箭雙鵰呀。」

石大海穿着衣褲把紙袋收起來，他嘿嘿一聲道：「別人也許會打這歪主意，妳他娘的看我是個好色的人嗎？」他指指西方，又道：「我若好色，爲何三年不下山？我們在洞中各有樂趣，至於找女人，除了吳非吾、尚不邪與呂不悔三人之外，餘下的我們幾個大男人，有則更妙，無則不勉強，一寶在手，其樂無窮呀，哈……」

花滿天也笑，她知道黑獄十三惡各人的嗜好大不同，她更明白的是這十三惡人惹不得。

花滿天的心中當然恨石大海，只不過她若殺了石大海，吳非吾就會殺了她母女二人，這種事情她是不會幹的。

花滿天還動手爲石大海弄了吃的東西包起來，那麼溫柔的塞在石大海的手中。

兩個人穿了衣裳又抱抱，好一陣溫存之後，花滿天幾乎還掉下眼淚來

，這可眞的感動了「鬼叫天」石大海。

石大海親親花滿天道：「滿天呀，妳好像和我玩眞的了，妳這光景不是心酸了嘛。」

花滿天雙肩聳動一下，道：「我動刀子時候心腸硬，可是我這種人也感情濃，大海呀，你要常來呀。」

石大海道：「我……好，下次來的時候，老龍潭的肥魚給你提上三五條來。」

他下山崖了。

花滿天沒有送下來，但她的手揚得高，面上的表情就好像是送她出遠門的丈夫一樣……戀戀不捨呀。

石大海走遠了，石大海內心中也緊緊的，他以為花滿天眞的是愛上他了。

其實……

當石大海走得沒影無踪的時候，花滿天便罵開了。

「你娘的臭皮，你八代老祖先，石大海，老娘恨不得剝你的皮、抽你的筋、晒乾你一身王八肉，快刀劉又沒惹你們，為甚麼切了快刀劉的頭，操你奶奶的。」

她只能在沒有人的時候罵，像這樣盡情的罵，也只有在她一個人悶極了，孤獨煩躁的時候，才會開罵。

當然，石大海在的時候，她就得把愛「快刀劉」的那股子風騷，毫不保留的用在石大海身上。

* * *

石大海奔回老龍嶺的時候，那已是第二天過午時分了，日頭頂在山頂上，石大海口中唱兒歌。

他不是唱的哥哥爸爸眞偉大，他唱的是王小二偷西瓜，石大海小時候為偷西瓜挨了不少打，想想過去，看看現在，石大海還眞快樂。

* * *

「黑獄十三煞」又聚在一起了。

石大海當衆把紙袋取出來，交在吳非吾的手上。

吳非吾笑笑，道：「還不錯，沒有被花滿天把你迷住，哈……」

石大海深深嚥了一口口水，道：「老大，我眞想把花滿天弄進老龍洞裡來。」

吳非吾叱道：「她的女兒怎麼辦？」

「邪刀」風雲怪笑，道：「我接收。」

吳非吾一瞪眼，道：「你接收花小蝶？」

風雲道：「有何不可？」

吳非吾道：「那好，你現在就喊石大海一聲爹。」

風雲怪叫道：「我為甚麼要喊這鬼叫天做爹？」

吳非吾道：「你沒有腦筋呀，花小蝶是花滿天的女兒，花滿天跟了石大海，你再娶她女兒，這關係很簡單，你變成石大海的兒子了。」

石大海眞會逗，他大叫：「我不要姓風的當我兒子。」

他此言一出，除了一人不笑之外，餘下的全哈哈大笑起來了。

那個不笑的人當然是「邪刀」風雲。

「奶奶的，這兩三年未曾見過花小蝶，如果她長得眞美，老子吃虧也認了。」

吳非吾突然把紙袋打開來，從裡面抽出一張牛皮紙，他把牛皮紙再攤開，却發現裡面甚麼也沒有畫。

牛皮紙上寫了五個字「巧匠劉炳川」。

吳非吾只一看，就一瞪眼，道：「他奶奶的，你們大伙都是豬，我……我也是……」

巧兒道：「你怎麼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咱們大伙怎麼會是豬？」

白盼兒道：「天下那有咱們這種豬的？」

齊飛兒道：「我就不承認自己是豬。」

吳非吾道：「白白糟塌了幾年時光，奶奶的，當時怎麼沒想到。」

尚不邪道：「我們甚麼沒想到？」

李老三也吼起來，道：「吳老大，你是咱們大伙的諸葛亮，有甚麼話就快快的說吧。」

吳非吾道：「你們看，牛皮紙上五個字，巧匠劉炳川，這是告訴咱們，想進丁化龍的府宅盜寶，先要破他的機關，那機關一定是這巧匠劉炳川設計的，他娘的，咱們只要找到劉炳川，還怕破不了機關？」

他一加解釋，屠大年就問：「老大，咱們到甚麼地方去找這劉炳川？」

吳非吾道：「不用找，花滿天的毛病我知道。」

石大海道：「老大，我在等候你的差遣了。」

吳非吾道：「娘的，這是她母女的老毛病了，你們難道也忘了？」

不錯，十三惡人要消息，花滿天母女很忠實，十三惡人要劫寶，那得先把銀子再送一些，至於奪寶成功否，那就不是她母女的事了。

這原是議定了的，成了當然好，失敗了，花家母女也沒損失。

此刻，吳非吾這麼一提起，大伙立刻明白，沒有銀子送過去，想找到劉炳川，那就等吧！

吳非吾對白盼兒道：「白盼兒，你陪石大海去烏鴉谷。」

他這麼一分派，呂不悔火大了。

「不可以。」

石大海道：「唉唉，別吃醋味，我不會惹你的白狐。」

白盼兒哈哈笑了。

有男人為她爭風吃醋，女人就會很高興。

呂不悔受不了的道：「為什麼不派我去？」

吳非吾道：「石大海已和花滿天之間產生了感情，他去，花滿天會高興

，石大海再加把勁，花滿天一定會很快的說出劉炳川在那裡。」

呂不悔道：「為什麼要派我的女人去？」

吳非吾道：「我要人去找劉炳川，不能明目張膽的去，萬一劉炳川住在洛陽城，那得白盼兒化個裝才能進去，到時候，石大海也只有在城外等了。」

呂不悔怔住了。

洛陽府的海捕文書貼得滿街都是，洛陽方圓五百里的人們，早已把他十三人看得清認得準記在心了，他若一出現，必有人對他指指點點，那可就麻煩大了。

呂不悔仍然在瞪眼，白盼兒上前哈哈笑，道：「有句話你聽過嗎？」

「什麼話？」

「小別幾日再相逢，老太婆變成新夫人，也就是說，小別勝新婚，你這幾天熄熄火，養養精神多麼好，我又不會被人吃掉。」

呂不悔道：「我不放心石大海，那小子外表忠厚，內裡藏奸詐，他會對你毛手毛脚的。」

石大海怒道：「娘的，你何不把她拴在你的褲帶上。」

吳非吾道：「少逗了，就這樣決定了。」

「黑獄十三煞」一經商定，沒有不卯足了勁去進行。

石大海與白盼兒還未走出老龍洞，吳非吾就把兩張銀票塞給石大海。

「去對花滿天說，口氣不要太大了，一萬兩銀子省着花，這一回行動之後，說不定五七年見不着咱們的面。」

石大海笑笑，道：「如果說動了，乾脆把她母女也接進來，五七年之後再出去。」

吳非吾一瞪眼，叱道：「娘的，鬼叫天，你莫非被花大娘的黃湯灌迷糊了，花滿天是個好動的人，她會住在洞中那麼久？」

石大海不出聲了。

不錯，花滿天母女都愛動，所以她們才會打探消息，如果一個人常年不出門，又怎會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事？

呂不悔把白盼兒送到老龍洞山口處，他抱緊白盼兒狠狠的香了又啃，啃了又香，白盼兒吃吃直發笑。

吳非吾道：「夠了，奶奶的，這是去辦公事，幹什麼呀，一副沒見過女人的樣子。」

白盼兒一扭腰，便出洞了。

呂不悔忿怒的戟指吳非吾道：「你……吳老大，你為什麼不派巧兒去呀？」

吳非吾道：「如是去盜什麼東西，不用你吼，我自然會派巧兒去，可是，如要改頭換面，呂不悔，你說應該派誰去？」

呂不悔瞪眼了。

其實他也明白這一點，只不過白盼兒一旦離去，他急得忘了這碼子事了。

* * *

天上的烏雲越聚越多，荒林子裡的樹梢東倒西歪，這好像就要下大雨了。

石大海尖聲似鬼叫，道：「白狐，快走呀，老天不作美，好像要下雨了。」

白盼兒哈哈笑，道：「再是快點跑，也跑不過天上的雲，倒不如先找個地方歇歇腿。」

石大海道：「妳累了？」

白盼兒道：「那倒不是，怕是走到沒躲雨的地方，淋成個落湯雞。」

石大海指着前方，道：「五七里處有幾個石窟，咱們緊着趕過去，妳說怎麼樣？」

白盼兒道：「石大海，跟你出來眞倒楣，才半天就遇上這種天。」

石大海哈哈笑道：「白狐呀，呂不悔那傢伙眞自私，把妳看得眞緊，妳一點自由也沒有。」

白盼兒一笑，道：「石大海，你在勾引我了？」

石大海道：「我說的是眞心話。」

白盼兒道：「如果不悔在，你敢如此說？」

石大海道：「我也不怕他。」

白盼兒哈哈笑道：「那好，且等這件事一了，我看你二人打一架。」

石大海叱道：「眞是騷狐。」

白盼兒仰天大笑，却也有雨點打進她的嘴巴裡。

「喲，下大雨了。」

石大海道：「快走。」

兩個人一前一後跑得快，還眞應了白盼兒的話，人沒有天上的烏雲飄得快，沒多久，大雨嘩嘩啦啦的下來了。

兩個地上跑的人都變成落湯雞了。

雨勢來得太快，也太大了，山洪也爆發了，所幸二人跑得也算快，見山崖上出現個石窟。

石大海一指山崖，大聲道：「快，上去躲雨呀！」

白盼兒只有點點頭，跟着石大海往山崖上躍。

那山崖距地面少說也有五丈高下，但對於白盼兒與石大海這兩個黑道男女是難不倒的，但見二人雙臂箕張，飛一般的到了斷崖上。

石大海抬頭窟中瞧，不由得笑道：「瞧，破蓆鋪在麥杆子上，鍋灶還在洞口吶。」

白盼兒道：「鍋灶用不着，快把衣褲弄乾才是呀！」

石大海看看鍋灶後，又笑笑，道：「還有乾柴十幾根，夠咱們烤乾衣褲了。」

他說着，就把火摺子取出來，還好未被雨淋濕。

白盼兒抓過一把麥杆子，又把乾柴放上面。

石大海把火苗子引在麥杆上，立刻就把火升起來了。

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由得哈哈笑了。

兩個人也同時看看山窟外，嗨，雨下得更大了。

* * *

白盼兒指着窟內，道：「石大海，你進去。」

石大海道：「幹什麼？」

白盼兒道：「我把衣褲脫下來烤呀，你坐在這裡我怎麼脫？」

石大海道：「我裝做沒看見。」

白盼兒叱道：「去你的。」

石大海哈哈笑，道：「我們的白狐也怕羞呀！」

白盼兒道：「怕羞？嘻……」

她說着就去解上衣，眞的要脫了。

石大海面皮一緊，這機會他要不要放過？

他把雙目一瞪，道：「白狐，妳大方，我却不大方，我進裡面面看洞。」

白盼兒笑而不答，她雙手把上衣托在火苗子上烤起來，她才不管石大海看不看她。

白盼兒烤了一陣子，却發覺石大海幪着雙眼，也把濕衣拿過來了。

這光景看得白盼兒哈哈笑起來了。

「唷！石大海呀，你還眞正經，把眼幪上呀！」

石大海道：「我不想穿濕衣褲。」

他把濕衣湊上去，又道：「白狐呀，乾柴只有十幾根，等妳把衣褲烤乾，柴也沒有了，乾脆我把眼幪上烤衣裳，我不看你，你看我，怎樣？」

白盼兒笑呵呵的道：「說的也是，二人分開烤，火就浪費了。」

說着，她伸手去摸石大海的胸膛，摸得石大海一哆嗦，白盼兒已笑道：「唷，石大海，你這胸脯上的毛眞多。」

石大海道：「呂不悔的也不少。」

白盼兒忽然伸手抓下石大海幪眼的布巾，倒把石大海嚇了一跳。

天爺，難怪呂不悔對白盼兒着迷了，這白狐眞夠白，一身嫩肉白得發光，四十歲的女人，看上去仍然動人。

石大海叫道：「白狐，妳在撩撥我了？」

白盼兒哈哈的一笑，道：「你們男人吶，那一個不是好話說盡，缺德事做絕，你石大海不是孔門中的人，休在老娘面前假正經。」

石大海哈哈笑了。

他伸手一把摸過去，白盼兒大方的送上門。

這二人都想找新鮮，如今正是天公作美時，若不折騰一番，那是違反天意的。

外面風雨大，石窟中的暴雨也不小，可上天眞會湊熱鬧，整整下了一夜雨，山洪也爆發了。

雖然山洪爆發，却阻擋不了去烏鴉谷的山道，白盼兒對石大海的「粗野」難忘記，她哈哈笑着望過去。

石大海站在石窟口上笑回頭：「嗨，白狐，走啦，雨不下了。」

白盼兒道：「鬼叫天，你就這麼走了？」

石大海道：「喂，妳還沒過癮呀？鬧了老子一夜未闔眼，妳呀！」

白盼兒哈哈的一笑，道：「看起來你不如我的呂不悔，他是樂此不疲的。」

她緩緩的走向石窟外，石大海却沉聲道：「老子也一樣喜愛，只不過咱們這是幹什麼出來的？休忘了，吳老大他們在等消息。」

白盼兒道：「所以我不纏着你，走吧！」

兩個人躍出石窟外，一路便奔往烏鴉谷，那白盼兒道：「我很久未見過花滿天了，不知這個『丹江夜叉』是否還是當年那麼風騷樣。」

石大海聞言，想起與花大娘的折騰，便不由得哈哈大笑了。

「笑什麼？」

「她與妳一個樣。」

「你說花滿天與我一個樣？」

「女人都是那模樣，男人下面亂晃盪。」

白盼兒一掌打過去，叱道：「去你的，原來你還和花滿天有一手。」

石大海不躲，他承受了白盼兒的一掌，笑道：「和她是遭遇戰，和妳呀，哈哈哈，只能說是際遇戰，咱們這難道不是上天安排的？」

白盼兒也笑了。

這二人一邊走一邊逗，只兩三個時辰便到烏鴉谷了。

石大海用手一指，對白盼兒道：「妳瞧，就在一堆老樹後，斷崖上面有個洞。」

白盼兒道：「不知花滿天在不在？」

石大海道：「等銀子的事，她當然在。」

兩個人一口氣奔到斷崖下，石大海敞開嗓門鬼叫了。

「喂，我的花滿天，妳的大海又來了。」

「誰呀？如此說話。」

這回聲很嫩，石大海與白盼兒抬頭看，兩個人的眼睛猛一亮，嚄，斷崖上伸出半個人身來，眞美呀，就好像月裡嫦娥下凡塵。

這光景令石大海吃一驚，他忽然想起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花滿天的女兒叫什麼花小蝶的。

石大海正要開口叫「小蝶」，忽聞花大娘的聲音傳過來：「女兒，快把繩子放下去，妳石大叔來了。」

上面轟的一聲拋下一條蔴繩。

石大海先叫白盼兒上，他隨後也

上了斷崖。

白盼兒看着花小蝶瞪眼了。

「妳是小蝶？」

「是呀！」

「妳長得比妳娘好看多了。」

花小蝶道：「我娘年輕時比我好看。」她一頓，又道：「你是石大叔？現在就比你十七八歲時候更難看了，是不是？」

石大海聞言哈哈笑，花滿天的女兒嘴巴利。

白盼兒笑道：「妳娘呢？」

花小蝶道：「紅燒豹肉，我娘在忙着。」

花滿天走出來了，她發現來了個白盼兒，嚄，高興得上前一把拉，笑呵呵的道：「白家大妹子也來了，快請裡面來，我弄了一隻豹，豹子肉配燒酒，吃了火旺呀！」

她用眼瞟向石大海，那句話是冲着石大海說的。

石大海只一笑，便拉過花滿天，道：「花滿天，咱們吃喝先擱一旁，正經事先辦完。」

花滿天道：「你不餓，我的白大妹子可餓了，咱們邊吃邊說，怎樣？」

石大海道：「一場大雨躭誤大半天，妳先說，妳那牛皮紙上的五個大字是什麼意思？」

花滿天道：「你是說『巧匠劉炳川』吧？」

石大海道：「我們就是爲『巧匠劉炳川』這五個字而來的，花滿天，該妳說清楚了。」

花大姐哈哈笑了。

她拉過她的女兒小蝶，道：「我女兒爲了打探丁化龍在洛陽的大宅子，她使出了渾身解數，幾乎把一切都貼上了，這還不是爲了替她的叔叔阿姨們效忠，我也在我女兒面前拍胸脯，說她這些叔叔阿姨絕對不會虧待她，所以嘛……」

花滿天搓雙手。

花滿天也伸舌頭。

她搓雙手當然等着接什麼，至於伸舌頭，那當然是口乾舌躁再加上饞。

這些動作，石大海當然很明白。

白盼兒也明白，她示意石大海。

石大海自懷中掏，還好，一萬兩銀票用油紙包，沒有被雨弄濕。

他舉着萬兩銀票，哈哈道：「花滿天，妳的毛病我知道，不就是這個嗎？吶，這兒是銀票一萬兩，足夠妳母女二人花個十幾年，若是拿去放高利，奶奶的，這一輩子也花不完，只不過……」

花滿天道：「就這麼一萬兩？」

石大海面皮一緊，道：「妳想要多少？」

花滿天道：「丁化龍的藏寶，只一件就不只這個數，石大海，你回回手吧！」

白盼兒道：「花大姐，妳別嫌少，事成之後，我保証再送妳母女十萬兩，如何？」

花滿天道：「大妹子，當年咱們在道上做買賣，規矩是如何定的？一分錢一分貨，成事之後不囉嗦，我花大娘母女二人幹包打聽，大消息換銀子，消息一到，你們的銀子也得到，若是等到事成，我們再找誰去要？」

石大海火了。

「操，老子們還未找妳把賬算呢！」

花滿天道：「算什麼賬？」

石大海道：「我問妳，丁化龍頭一回設計想坑我們，妳怎麼不弄明白？」

花大娘冷笑道：「石大海，你少來，我只打聽丁化龍什麼時候往長安，他的車隊怎麼行，我怎麼會知道他沒有把寶物運出府？如果知道他的寶在那兒，我自己幹了。」

石大海一瞪眼，心想，這女人眞難纏。

白盼兒道：「第二次又落空，若非我們另有消息，怕我們必死傷不少人，花大姐，這件事吳老大還未找妳吶。」

花滿天道：「我說過，我母女只打聽丁化龍的行踪，他在何日西行，至於如何對付丁化龍，那是你們的事呀！」

白盼兒也瞪眼了。

花滿天却嘻嘻笑的道：「只不過這一回，就不同了，這一回我相信丁化龍的寶物一定會被你們掏空。」

她此言一出，石大海與白盼兒面上好看多了。

兩個人乃江湖惡字輩高手，怎會任花滿天擺佈，二人只一出手，花滿天就苦頭大了。

花滿天也老江湖，她當然看出石大海與白盼兒的心，所以她及時的說出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句話，也是石大海與白盼兒最愛聽的。

石大海哈哈一笑，道：「騷娘們，妳何妨露露口風我聽聽。」

花滿天道：「替丁化龍設計那些機關的人，就是『巧匠劉炳川』，這話夠明白了吧？」

石大海問道：「姓劉的住在什麼地方？」

花滿天一笑，道：「先取你銀子一萬兩，二位吃過我滷的豹肉之後回去取，再取九萬兩來，換我的這句話。」

石大海罵道：「妳他娘的曹操的大鳥……好傢伙。」

花滿天笑道：「我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白盼兒回頭看看天，道：「石大海，我看咱們馬上走，明日傍晚再趕來。」

花滿天道：「那就不留二位了。」

她不留二人吃她滷的豹子肉了。

石大海無奈的怒視花滿天，咬咬牙，回頭又溜下斷崖—。（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由於「傳眞記」上記載的武功是邪多於正，七寶和尚待江楓及雪、霜兩女熟記後，引火把它燒掉，以免遺禍人間，四人離開小舟，來至山東境內一片人獸絕跡的幽谷中，江楓及兩女開始習練「傳眞記」上的武功，經過九十五天，吟雪首先霍然貫通，接着，吟霜亦挺身而立，兩女醒來後，馬上嚷着要往洗澡，七寶和尚欲攔阻，却聽江楓的聲音傳入耳際，阻止和尚的行動……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荒林公然挑釁　山區行踪暴露

「可是，近兩日來，常見飛鷹低掠而過，和尚雖然藉荆叢隱身，極盡小心，但鷹目犀利，可不敢保証是否已被發現，也無法確定那些飛鷹是否和敵人有關。萬一和尚不幸猜中，兩位姑娘會不會因沐浴而暴露行踪？」

「只怕你猜中了，」江楓笑道：「深谷環繞，孤峯隔絕，這裏蛇鳥絕跡，根本無可食之物，飛鷹低掠，可能已發現形跡，只是靈犬未至，他們還無法確定，還未搜尋過來。」

「這麼說來，是我隱匿得不好，被飛鷹發現了，」大和尚有些自責的說：「我已十分小心……」

「不用自責，」江楓道：「他們確有高手在暗中策劃，判斷出我們的去向，也可能想到了我們隱匿行踪，旨在秘密練武，但他們想不到世上會有『傳眞記』這樣一本寶典，也想不到書上有速成絕技的方法，所以沒有全力搜覓。」

「可是，雪、霜二女……」

「不要緊，我相信，二女早也想到了這個情況，」江楓道：「只是，現在不用怕他們了，他們找上門來，正好一試我們練成的身手。」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說得是，咱們只要離開此地，也無法逃過他們的追踪，和尚倒是想得痴了，」語聲一頓，接道：「你們三位練的武功，有沒有避穀術？」

「沒有，不過，氣血逆行，會使人的胃口不好，」江楓道：「所以，近日來我們很少進食，但這可能是暫時現象，身體逐漸適應之後，也許就恢復食慾。」

二女浴罷歸來，嬌容煥發，吟霜顰起秀眉兒，道：「江大哥，離開這裏後，我們可不可以換回女裝？適才見水中倒影，這身衣服難看死了。」

「當然可以，我也希望看妳們穿着女裝的婀娜多姿，」江楓道：「這些時日，眞是難爲妳們了！」

「最大的苦楚是不能開口，」吟雪道：「男裝女音，別人聽得奇怪，自己也說得別扭。」

江楓點點頭，步出石窟。

吟霜低聲道：「姐，江大哥要去那裏？」

「他也要洗個澡吧。」吟雪笑道：「我們難過，江大哥也不怎麼舒服，幾個月不洗澡啊，想想看便非吐不可，眞不知道怎麼熬過來的。」

「練氣練得頭昏腦脹，」吟霜笑道：「大概想不到這碼子事了，」轉望着七寶和尚，接道：「和尚伯伯，咱們幾時離開這裏？」

「等妳們的江大哥回來就走，這一片窮山惡水，不見一隻走獸，和尚百日未喝點滴的酒，恐怕連酒蟲都餓死了。」

「不見走獸，」吟雪心中一動，道：「那是見過飛禽了？」

「對！近日來，倒有幾隻飛鷹掠

過。」

「可是敵人已經發現了我們的行踪？」吟霜道：「有沒有人找上來？」

「還沒有，」大和尚笑道：「兩位及時功行圓滿，就算他們找上來，也無所畏懼了。」

「嗯！這裏窮山幽靜，惡水驚心，倒是一處很好的殺戮戰場，」吟霜嬌靨泛威，冷厲的說：「能在這裏先除去他們一兩個絕頂高手，對日後決戰，不無助益。」

「小霜兒，由現在起，隨時都有可能遇上强敵，展開一場惡戰，」大和尚道：「誅兇斬惡的大責重任，全仗憑你們小夫妻三個人了。」

兩個小狐女雖然大方，但驟然間聽到小夫妻三個字，也不禁臉上一熱，雙頰泛羞。

「和尚伯伯，我們會盡全力，」吟雪道：「只是我們對敵經驗不足，遇上强敵，還要伯伯從中點撥點撥，還有些分寸之間，我們也無法把握，先請伯伯指教。」

「好一碗又香又甜的迷湯，妳說吧！甚麼事？和尚是知無不言。」

「殺人，」吟雪道：「天狐武功配上張姨的五行遁術，詭在出手傷人，一且我們殺人過多，會不會使江大哥厭惡我們？」

「是嘛！小女人要溫溫柔柔、清清純純，才能討人喜愛，」吟霜道：「一且我們弄得兩手血腥，豈不是成了追魂奪命的惡婆娘，把未婚夫婿給嚇跑了？」

「妳們聽着，」大和尚神情嚴肅的說道：「江楓肩承了武林三聖遺志，江湖是否能重見光明，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心願，你們幫助他，他感謝還來不及，怎會厭惡妳們？」

「說說是一回事，做起來，又是一回事了，」吟雪道：「那些血淋淋的場面、詭異的出沒隱現、招招奪命的手法，看多了誰都會心生厭惡，可是，不如此，又不能幫他的忙，眞的是好難好難啊！」

「不用爲難，」江楓飄然而入，接道：「那夜在田府一戰，我已經動了殺機，不施展霹靂手段，已無法挽救江湖，妳們不用擔心猶豫，我要領頭帶着你們大開殺戒。」

二女微微一笑，憂心盡去。

「走吧！咱們找個市鎮，做幾件漂亮衣服，好好的吃喝一頓，」江楓道：「僱一輛豪華舒適大馬車，安安逸逸的坐車西下，等着他們沿途追踪送死，見一個就殺一個。」

「江大哥，有些武功不高的人，」吟雪道：「用不着一定殺死吧？給他們一點教訓，廢了他們的武功，留給他們一條生路如何？」

「好！酌情下手，各作主張，」江楓笑道：「我要替妳們選幾套衣料，造幾套華麗合身的衣服，一對小仙女、兩個大煞星，只怕不出一個月，就會揚名江湖了。」

二女聽得高興，臉上微笑如花，不是礙着大和尚，早就縱體入懷，纏着江楓撒嬌了。

＊　＊　＊

出了山區，大和尚立刻辨認出方向位置，放步直奔鄆城，投住客棧，一切照江楓吩咐，趕造了幾套衣服，又好好的吃了幾頓，休息了兩天，才僱了一輛大篷車，乘車西下，重返開封。

這一次，大和尚未作車夫，但却和車把式並坐篷車前面，爲了方便行動，大和尚仍然戴着假髮，身着長衫，一副大管家模樣。

一出山區，江楓等就發覺了追踪的靈犬和飛鷹，却未理睬，但住入鄆城客棧的第二天，又發覺了追踪的敵人，對方一直沒有加害的行動，江楓等也故作不知。

這些小脚色，不值一擊，不過，追踪踪跡的敵人出現，那是說明了敵人已準備有所行動。

吟霜撥開車後的篷布，探看了一陣，笑道：「江大哥，追踪的敵人似是已開始集結，好像準備出手了。」

只聽坐在車前的大和尚嚷道：「車把式啊！前面那一片棗樹林那麼大，會不會有截路的刀客啊？」

「這條路面上，還算平靜，沒有聽過有刀客截路，」車把式道：「車過深林三分險，我可不敢保証甚麼，這一段路，雖比較荒僻一些，但晨光還早，前有行車，後有商旅，應該不會有事。」

「會不會有人專打我們這輛馬車的主意呢？」大和尚在測試車把式。

車把式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就難說了，車裏的兩位姑娘，」放低聲音接道：「實在太漂亮了，如果早被歹人盯上，這裏就可能是下手的地方，唉！我說大管家呀！你如是早已心裏有數，就不該僱我的車了，這不是麻子改稱呼，坑人哪！」

「這種事，誰想碰上呢？時來風送滕王閣，運背雷轟薦福碑，」大和尚道：「眞的撞上了，也只好認命，你只管照顧好你的馬車，別讓牠們受驚奔逃，亂了章法。」

「聽口氣，你大管家還練過武功啊！」車把式道：「但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當人多，錢財是身外之物，用不着拏命去拚。」

「還未遇上截路刀客，咱們却自己在嚇自己了，走吧！」大和尚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車把式不再答話，却微收韁繩，放慢了車速，顯然是想等後面的商旅趕上來，走在一起，人多膽壯啊！

車近棗林，車把式突然嘆了一口氣，道：「大管家，還眞的被你說中了。」

原來，棗林旁側的大道上，早已一排橫立四個人，他們全身黑裝，手

執長刀，刀在日光下閃着寒芒。

大和尚看看車內無動靜，突然飛身而起，掠落路中，一揮手，笑道：「好狗不擋路，四位請讓路吧！」

四個黑衣人的四把刀同時揚起，人却分列兩旁，讓出了大道。

路是讓出來了，但車把式不敢走，因爲要從刀口下面走過去，那四把高舉的鬼頭大刀，隨時可能劈下來。

大和尚冷笑一聲，道：「過刀陣啊！」雙手向袖中一攏，大步向前行去。

那車把式看得眼都直了，心中那份佩服，簡直是不用提了，這位大管家的膽子好大。

那高舉的大刀沒有斬下，任憑大和尚走過去，車把式搖搖頭，仍是不敢過刀陣。

大和尚明知道這是江湖上一種迎客的規矩，但他不想勉强車把式，也不願江楓和二女屈從這種規矩，遂大聲喝道：「江湖上早已知道，這刀陣迎客的規矩已經失傳，用不着擺這個譜兒了。」

「說得也是，」林木深處，傳出一個沉重的聲音道：「既然不願闖過刀陣，這三杯壓驚酒，老夫只好自己喝了。」

車簾啟動，江楓飛身而出，道：「希望他們的刀能拏穩一些，別要失了你的面子。」

大步行過刀陣，四把鬼頭刀盡入江楓之手，但四個黑衣大漢，仍然站在原地，形態不變，顯然已被點中了穴道。

「車把式，走啊！」吟雪在篷內說：「他們手中無刀，人也不會動了，你還怕甚麼？」

車把式一提韁，馬車迅速馳過。

奇怪，後面隨來的七八位商旅却未跟過來。

和四個執刀大漢一樣，他們呆呆的站在原地，但手中物品，背上包袱，却是一樣不少。

「好傢伙，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拉的兩位女客，莫非是仙女不成？人間那有這麼嬌艷的姑娘，這位大管家和年輕人，沒有動手抬脚，就制住了劫路的，」車把式心中忖思：「傳說仙家會用定身法，大概就是這樣了。」

他認定二女是仙子，膽氣壯大不少，大聲說道：「請教兩位仙女，篷車向前走呢，還是要停在這裏？」

仙女如花，不能用手碰觸，但能和她們說上幾句話，也好沾點仙氣。

「留在這裏聽大管家吩咐！」吟雪低聲回答。

好甜的聲音，車把式聽得心花大開，連應了幾個是字，抬頭挺胸的坐在車轅前座上，大有仙女在車，百邪莫侵的氣勢。

「諸位請走，恕老朽不送了。」林木中又傳出了那沉重的聲音，似是一個負重千斤的人，在極大壓力下出口說話，一句一字的噴出來。

「閣下可否說出姓名？」大和尚道：「留個日後見面情誼。」

「老朽是八卦門掌門張進……」另一個清朗的聲音接道：「武當白雲，祝各位一路順風。」

「原來是張掌門和白雲道長，兩位盛情我們記下了。」

一招手，篷車向前馳去。

江楓撩開篷簾入車，大和尚仍和車把式並坐車前，車輪轉動，向前馳去。

「你認識他們？」江楓隔着垂簾問：「他們早已設好的攔截，怎會中途罷手呢？」

「聲音是八卦門張掌門的聲音，發言沉重，是表達他內心的痛苦，白雲道長是現今武當掌門的師弟，」大和尚道：「這兩個人搭配起來，在江湖上本有一定份量，只可惜遇上了三位，只看你江老弟取刀的手法，他們已自知非敵，吟霜姑娘的豆粒打穴手法，更使他們震驚，他們承認了失敗，但也表達出了他們的希望，這些人雖在抑壓下苟安偷生，心中仍存有反抗意識，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奮起抗拒。」

「這麼說來，我倒替他們擔心起來，不戰而退，會不會受到懲罰？」吟雪道：「其實，只要他們早和伯伯通個消息，我們會手下留情，讓他們全身而退。」

大和尚心中忖道：「奇怪，吟雪這丫頭時存慈悲心腸，究竟是怎麼回事，受了甚麼影响？」口中却笑道：「他們已經達到目的，倒不用爲他們憂心了。」

「達到了甚麼目的？」吟霜道：「他們的正主兒，面也未露。」

「小霜兒，妳那留在穴中的沙粒仍在，就是他們覆命的依據。」大和尚道：「需知當今江湖之上，能在數丈外，施展豆粒打穴手法，一舉制服了六七個人的高手，屈指可數啊！」

「原來和尚伯伯早知道了，」吟霜笑道：「看來，百日苦修還眞有用，百日之前，我可沒有這個本領。」

「他們已知難而退，一路上不會再有小痲煩了，」大和尚道：「但如一旦再有行動，必將是驚天動地的大舉來犯，敵人已盡悉我等實力，但我們却還不知敵人的主力何在，已犯了兵法大忌，何況敵衆我寡。」

「和尚伯伯不用擔心，由我們姐妹聯手，江大哥更是一柱擎天，就算敵人會聚上百位高手，」吟霜豪氣干雲的說：「也要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唉！如是千位江湖人物合擊呢？」大和尚道：「羣狼吞虎，萬蟻吃象，何況，他們能夠逐使的江湖人物，何止千數，如再加上劍陣困敵、百刀合擊，三位能支撐多久呢？和尚自作估算，力戰三個時辰之後，如不能稍作調息，絕無再戰之能。」

「說得對，人終是血肉之軀，力能

拔山舉鼎，也無法持久不衰，」江楓道：「就算銅澆鐵鑄的身子，也會在烈火烘爐中化作流汁。」

吟霜心中有些不服氣，道：「就算打不過他們人多，但至少我們可以跑啊！」

「吟霜，眞到了要跑的時候，」大和尚道：「恐已無法躲過別人的追襲攔截了。」

「和尚伯伯說得對，可是，我們應該作些甚麼呢？」吟雪道：「難不成和過去一樣，化明入暗？」

「不行，決戰形勢已成，我們站在明處，才能號召羣雄，化解敵人實力，只是張姑娘才具有對敵策略，必須和她會合，」大和尚道：「紅花雖好，仍得綠葉托襯，我們需要人手，我擔心的是，咱們已經無法擺脫鷹、犬的監視，西返長安，旅途遙遠，强敵中又有高人運籌帷幄，恐已不會再給我們聚合的機會，何況，我們先期的後援力量，仍在少林寺中，如能清除少林寺中的敵人，我相信可使少林重光，那時再聚集人手，掃穴犁庭。」

江楓揭開篷車垂簾，道：「進來吧！大家研商一個方法，看如何和四姑會合。」

大和尚移身車內，道：「和尚已經想了很久，只有三個辦法可行，一個是換乘快馬，直奔長安，不用隱密行跡，硬行闖關，給他們個措手不及，沿途雖有重重攔截，只要他們無法集中大批人手，就很難困住咱們；第二是在汴京潛隱行踪，故佈疑陣，讓他們捉摸不定，實力分散，咱們潛往長安；第三是先上少林寺，撲殺控制少林寺的敵人，以少林寺作基地，大張義旗，張姑娘自會聞風而來。」

「三個辦法都不錯，」江楓微微一笑，道：「但只能擇一而行。」放低了聲音，接道：「如能截長補短，分頭進行，先把張四姑、羅蘭夫婦率領的人手招來，再合力對付少林寺中敵人，勝算較大，何不暗中派人趕赴長安，招請四姑，咱們再施誘敵之法，使敵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身上？」

「好辦法，」大和尚道：「派人西下長安，大概可行，問題是，如何能找到張姑娘？」

「這倒不難，」吟雪道：「我給他一個香袋，可以香傳十里，張姨聞香必至，再由江大哥修書一封，取信張姨。」

商議計定，大和尚突然歎息一聲，道：「這一次，只怕要殺人滅口了。」

「不必，我已暗中用內力封住了趕車的兩處穴道，」江楓道：「他聽不到我們的談話。」

大和尚笑道：「好，好，好極了！」

好甚麼？大和尚未說出來，心中却暗自忖道：「吟雪、江楓果有過人的智慧，『傳眞記』上那句『干違天機，論劫莫怨』已使兩人生出警惕，處處心存仁慈，似已在積修善功了，我要點化吟霜幾句，讓她也有所警惕才好。」

「江兄弟有些變了。」

「江大哥本來就聰明啊！」吟霜道：「只不過他缺少江湖歷練，有些事無法立下評斷。」

「和尚指的不是這個。」

吟霜接道：「那你指的是甚麼？」

「吟霜，妳不覺得江楓的殺氣消退了很多？」大和尚道：「處處心存仁念，避免殺戮，適才棗林對敵，本可殺人立威，但妳的江大哥却只取下他們手中之刀。」

吟霜眨了一下眼睛，道：「取刀比殺人更難啊……」忽有所悟，垂首不言。

大和尚道：「我去陪車把式坐，就算料敵有準，也不能大意，這一番，我要仔細瞧瞧那些監視我們行踪的飛鷹、靈犬有甚麼特別之處。」

這一段行程是車走官道，明目張膽，直入汴京，投了客棧，遣走車把式，進入客房，吟雪突然掩上房門，笑道：「江大哥，快些親我一下，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這些時日之中，吟雪似已成熟、穩健了不少，這一刻却又恢復了過去的嬌痴天眞。

江楓怔了一怔，看看大和尚和吟霜，大和尚別過頭去，吟霜却掩口而笑。

（未完．四十一）



上文提要：金鸞、金母的首徒不分勝負，二老好勝又鬥起來，也是難分高下，此時被谷飛雲救出的聞野鶴，他本是二老的情侶，回來是牽掛谷飛雲會否被擒，見狀便將二老分開，打鬥算作結束，各自分手。醉道人同意許蘭芬要請谷飛雲父母到她家裡作客，一行人來到許家莊，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發覺谷飛雲母親席素儀失了踪，大家到處找尋，仍無下落……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偸窺莊院秘密　懷疑另有企圖

馮小珍道：「谷大哥結的怨可大呢。」

許蘭芬問道：「妳說的是誰？」

馮小珍道：「自然是通天教了。」

谷飛雲想起辛七姑曾經說過：「通天教的人，決不會放過你的……」不覺俊目之中，漸漸射出兩道冷厲的光芒，說道：「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放過通天教門下的東無忌、張少軒、秦劍秋、孟時賢等人，不爲已甚，他們眞敢劫持我娘，我非把他們劍劍誅絕不可！」

宇文蘭道：「我們都會幫你的。」

許蘭芬道：「九師姐說得對，我們都會幫你去對付通天教的。」

中午時光，分東西兩路出去找人的張日昇、年人俊雖沒回來，但兩人帶去的莊丁，却陸續有人回來了。回來的幾名莊丁，是奉命到附近幾個村落打聽的，都打聽不到絲毫線索。

下午，到較遠村落打聽的莊丁也先後回來了，依然沒有一點眉目。接着張日昇(許莊主二弟子)也回來了，他率同十幾名莊丁，負責東路，在老爺嶺以東的五十里方圓，所有村落差不多全找遍了。

直到傍晚時光，跟年人俊出去打聽西路村的，却還沒有回來。

現在已是上燈時候了，西花廳已經擺上一桌酒席，但因席素儀的失蹤，使得谷清輝、谷飛雲父子兩人食不甘味，谷大哥心情不好，四位姑娘家也好不起來了。

這頓飯菜餚縱然豐盛，大家也只是草草用過，一名使女給大家送上茶來。

谷飛雲朝孟君杰道：「孟兄，年三兄到這時候還沒回來，會不會出事？」

孟君杰道：「應該不會，年師弟只是打聽消息去的，又不是去和人厮殺的，再說從咱們這裡算起，西邊五十里見方，各個村鎮有頭有臉的人和家師都是素識，不至於會有甚麼事情。」

谷清輝道：「孟老弟說的是一般情況，以尊師的聲望，自可一言九鼎；但此次拙荊失蹤，或是遭人劫持，乃是突發事件，也許是因小兒和通天教結怨所引起，自然和一般情況有異了……」說到這裡，回頭朝谷飛雲道：「飛雲，咱們如果白天出去，敵暗我明，容易被人發現，現在天色已黑，你隨爲父出去走走。」

谷飛雲剛應了聲「是」，四位姑娘也搶着要去。

谷清輝道：「我和飛雲只是想去各處看看，有無線索，人去多了，容易被對方發現，姑娘們還是留在這裡的好。」

四位姑娘終究和谷伯父不太熟悉，他這麼說，就沒人敢再去了。

谷清輝站起身道：「飛雲，咱們走吧！」

孟君杰道：「谷伯父請稍候，在下替你老去選一口劍來。」他閃身走出，

不多一會，提着一柄長劍走入，說道：「這柄劍份量稍重，却是精鋼鑄製，不知谷伯父合不合手？」

谷清輝含笑接過，說道：「謝謝孟老弟，我已有二十年沒有使劍了，隨便那一柄都好，帶着防身也好。」

說完，便和谷飛雲一起往廳外行去。

馮小珍目光一溜三位姑娘，說道：「我們也該出去走走了。」出去走走，自然是要跟在谷清輝父子二人身後走去。

宇文蘭咭的笑道：「馮姐姐說的是，我們快些走吧！」

孟君杰爲人持重，忙道：「方才谷伯父要妳們四位不可跟去，留在這裡，爲的是怕人數多了，容易被對方發現，小師妹，妳們還是不去的好。」

馮小珍笑道：「孟大哥，我們不會被人發現的。」

宇文蘭道：「是啊！誰發現我們，就算他倒楣。」

許蘭芬接口道：「大師哥，你不用替我們擔心，我們只是悄悄的跟在谷伯父和谷大哥後面，也不會讓他們發覺的，萬一谷伯父、谷大哥和賊人動上手，只有兩個人，我們就可以作爲後援，如果沒發生事故，我們自會悄悄退回來的。」

孟君杰心知自己無法阻止這四位姑娘，只好點頭道：「這樣也好，只是妳們要小心些！」

馮小珍性子較急，連忙答道：「我們會小心的，快走吧！」

四位姑娘急步走出花廳，紛紛縱身掠起，越過圍牆，落到地上，舉目瞧去，四週黑壓壓的，那裡還有谷伯父和谷大哥的蹤影？

馮小珍埋怨道：「妳們瞧，都是孟大哥，咱們就是出來遲了一步，現在到那裡去找他們？」

荊月姑道：「孟大哥也是一番好意，妳不能怪他。」

馮小珍道：「不怪他怪誰？」

宇文蘭道：「妳們也不用鬥嘴了，據我推想，谷伯父和谷大哥，是因爲年三哥和兩個莊丁沒有回來，才追去的，年三哥負責的是老爺嶺以西五十里方圓，谷伯父二人自然往西去了。」

馮小珍輕哦了一聲，催道：「那我們就快些往西去。」

宇文蘭右手輕輕拉了一下許蘭芬的衣角，說道：「慢點，我和小師妹去換一件衣衫再走。」

馮小珍道：「這又不是去作客，幹麼還要去換衣衫？」

宇文蘭道：「我們馬上就來。」說着拉了許蘭芬急急回了進去。

馮小珍道：「這兩位小姐也眞是的，再遲便跟不上谷大哥！」

荊月姑道：「那就再等她們一會好了。」

不多一會，只見宇文蘭、許蘭芬已經換了男裝走出。許蘭芬還在一路咭咭格格的嬌笑着，等到走近，才拱拱手道：「二位兄台請了。」

原來她們是換男裝去的。（荊月姑和馮小珍一直就是穿着男裝。）

馮小珍披披嘴道：「妳就是穿了男裝，還是一眼就看出是女子喬裝的了。」

宇文蘭道：「妳看我呢？」

馮小珍道：「妳還差不多。」

許蘭芬粉臉一紅，問道：「我那裡不對了？」

馮小珍道：「妳一路扭着腰走路，那像是個男人？」

許蘭芬紅着臉道：「人家還是第一次穿男裝呢！」

荊月姑道：「不要緊，穿上一兩天，就自然習慣了。」

馮小珍從身邊取出一柄朱紅洒金扇骨的摺扇，豁的一聲打了開來，在前胸搖了兩搖，說道：「至少妳們沒有這個。」

許蘭芬哦了一聲，說道：「馮姐姐那裡買，明天我們也去買一把。」

馮小珍道：「我的小姐，在下這扇骨是精鋼打造的，大師姐也有一柄。」

許蘭芬羨慕的道：「九師姐，我們也找鐵舖去打造一柄才好。」

宇文蘭道：「我們朝西去，要到大的城鎮才會有鐵舖。」

馮小珍催道：「好了，我們應該快些走了！」

孟君杰跟在四人身後，叮囑道：「四位姑娘要早些回來。」

宇文蘭回頭道：「孟大哥只管放心，這一帶可以說是我們的家門口，如果還會有事，那就不用到江湖上去走動了。」

* * *

谷飛雲跟着爹出了許家莊，口中叫道：「爹，你老人家等一等。」

谷清輝回身問道：「你可是想到了甚麼？」

谷飛雲道：「如果娘遭人劫持，對方一定認識我們，敵暗我明，我們還沒找到人家，對方可能已經認出我們來了，因此孩兒覺得我們還是改變一下容貌的好。」

谷清輝笑了笑道：「不錯，爲父聽說你曾跟乙道長學過易容，那好，我們就易了容再走。」

谷飛雲道：「爹請坐下來，孩兒好替你老人家易容。」

谷清輝說了聲「好」，就在附近找了一塊石坐下。

谷飛雲從懷中取出一隻銅盒，打開盒蓋，仔細的在爹的臉上易起容來，不多一回工夫，就已易好，口中說道：「好了。」

谷清輝伸手摸摸臉頰，問道：「你給爲父易成了怎麼樣一個人？」

谷飛雲道：「爹還是一個中年人，只是皮膚較黑，兩鬢多了些白髮，臉型瘦了些，也蒼老了一些，像是久歷風塵之人。」

谷清輝問道：「那麼你呢？」

谷飛雲在說話之時，也迅速的在自己臉上易好了容，變成一個紫膛臉的年輕人，收起盒子，一面說道：「孩兒現在已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漢子，遇上人，就說是爹的徒弟好了。」

谷清輝頷首笑道：「好吧，現在可以走了。」

谷飛雲道：「爹，我們……」

谷清輝道：「年人俊的失蹤，很可能是落入人家手中，他爲甚麼會落入人家手中，很明顯的是查到了一些你娘失蹤的蛛絲馬跡，他負責的是老爺嶺西首一帶，我們縱然沒有目的，但只要稍加留意，總會找到一些線索的。」說到這裡，口氣微微一頓，又道：「從這裡朝西，只有從汧陽北通隴縣是一條大路，從汧陽向西，已是山區，屬隴山山脈，如果有人劫持你娘，和後來失蹤的年人俊，決不會走官道大路，因此我們要搜索的地區，自然以山區爲主了。」

谷飛雲道：「爹說得是，我們就去搜搜西首山區。」

從老爺嶺往西，不過二十多里就是隴山山脈，但這一帶，還是有不少村落，散居在這一片山區裡。

谷清輝父子兩人趁着夜色，一路往西，幾乎是逐個村落搜索過去。這時夜色漸深，山居人家習慣早睡，每個村落最多也不過一二十戶人家，那裡還有一點燈火。

兩人搜索了一個更次，經過十幾個村落，依然沒有一點眉目，谷清輝不覺站停身子，向天吐了口氣，緩緩說道：「看來今晚……」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谷飛雲目注遠處，伸手指了指，說道：「爹，前面山腳間，好像有一行人朝這裡走來。」

谷清輝順着他指處，凝目看去，果見人影浮動，少說也有十來個人，一路行來，只是相距尚遠，這就低喝一聲：「我們快藏起來，看看是些甚麼人。」

兩人迅即閃入右側一片雜林之中，藉着樹身，各自隱住身形。

不過一會工夫，那一行人業已漸漸行近，現在相距不過數丈，已可看清一共有十個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頭戴道帽，身穿紫色道袍，面色紅潤，白髯飄胸的老道人，手持一柄烏木拂塵，看去至少已有七十開外，但步履輕快，足不揚塵。

第二個是俗家裝束，身穿藍布長袍，走路划着雙手，赫然是荊溪生。稍後則是八個身穿藍布道袍的道士，每人都背着長劍，看去身手極爲矯捷。

這一行人很快就從林前過去，他們只是一心趕路，目不旁視。

谷飛雲直等他們行出老遠，才輕咦了聲道：「他們全是紫柏宮的人，這時候到那裡去呢？」

谷清輝問道：「你認識他們？」

谷飛雲道：「剛才走在第二個的，就是荊師妹的爹荊伯父，孩兒聽荊師妹說過，荊伯父是紫柏宮齊道長的師弟，那麼這一行人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齊道長了。」

谷清輝沉吟道：「紫柏山離這裡極遠，他們長途跋涉，趕到這裡來作甚？」

谷飛雲道：「他們要在夜晚趕路，顯然是不願人知道他們的行蹤，說不定有甚麼事故，爹，我們要不要跟下去看看。」

谷清輝道：「你們年輕人就愛多管閒事，我們是找你娘來的，現在還沒有一點眉目。」

谷飛雲道：「孩兒認爲我們既然找不到一點眉目，如今看到紫柏宮的人這般夤夜起程，他們去的地方，自然也有武林中人，那麼也許會跟娘的失蹤有關，亦未可知。」

谷清輝點點頭道：「你要跟下去瞧瞧，亦無不可，只是在沒弄清楚底蘊以前，能不驚動對方，自以不驚動爲上策。」

谷飛雲道：「孩兒省得，只要和娘失蹤無關，我們就悄悄退走就是了。」

這時紫柏宮一行人早已走得很遠，但對方只是急步走着，並未施展輕功，谷清輝父子自然很快就追上了，但爲了不使對方發現，只是遠遠的綴了下去。

不過一會工夫，前面的人忽然折入左首一片密林，兩人急忙尾隨過去，原來林間有一條小徑，一行人早已穿林深入。

谷清輝父子兩人藝高膽大，也就跟了進去，等到穿林而出，已經到了一處山坳，地勢開朗，前面的一行人正朝山坳間一座矗立的莊院行去。

莊院看去覆蓋極廣，圍以高牆，遠望過去，少說也有三四進之多。這座莊院既非道院，也不像是廟宇，紫柏宮的人夤夜趕來，究竟是做甚麼呢？

跟着谷飛雲早就掠到莊院附近去了，但谷清輝爲人謹愼，腳下不由一停，就在樹林中隱住身形，低聲說道：「我們暫且在這裡停一停，等看清楚了再說。」

現在一行人已在莊院前面的大門口停了下來，接着由荊溪生越過掌門人齊漱雲走近大門，舉手輕輕叩了三下。

兩扇黑漆大門徐徐開啟，走出一個青衣漢子。荊溪生拱着手，不知和他說了些甚麼，那青衣漢子側身抬了下手，荊溪生急忙躬躬身道：「掌門人請進。」

於是由齊漱雲爲首，魚貫進入大門，青衣漢子隨後立即關上大門。

谷清輝看得奇道：「這所莊院的主人不知是甚麼人，看他們不像是投宿來的，到底有甚麼事呢？」

谷飛雲道：「據孩兒看，此中恐怕另有蹊蹺！」

谷清輝微微搖頭，沉吟道：「也許……這莊院主人是他們紫柏宮的人。」

谷飛雲道：「孩兒進去瞧瞧。」

谷清輝道：「紫柏宮雖然不在九大門派之內，但齊漱雲爲人正派，武林中聲望極隆，今晚說不定是他們紫柏宮門內之事，覷人隱私，乃是江湖上的大忌。」

谷飛雲道：「爹，我們找了半夜，依然沒有一點眉目，只有這座莊院，顯得有些蹊蹺，說不定和娘失蹤有關，不進去瞧瞧，豈不是把這點線索也放棄了？」

谷清輝聽他提起娘，心頭一陣焦急，不覺點頭道：「好，我們進去，但你務必記住，能不驚動，最好不可驚動莊院中的人。」

谷飛雲道：「孩兒知道了。」

兩條人影從林間掠起，疾如飛鳥，不過幾個起落，就已越過一片廣場，落到牆頭上，再一點足，飛上簷角，隱入暗處。

這是大廳前面的大天井，兩廊各有四五間房屋，此時都已沒有燈火。

谷清輝心中暗道：「剛才進來的紫柏宮一行人，不在前進，那是到第二進去了。」一面朝谷飛雲打了個手勢，長身掠起，朝第二進投去。

谷飛雲跟在爹身後，心中也在暗暗奇怪，這座院落的主人，應該也是武林中人，何以如此疏於防範，連值夜的人都沒有？

現在二人已在第二進暗處隱住身形，堂屋、廂房、兩廊、大天井，依然靜悄悄得不聞一點聲息，不見一點燈火。

看來這所莊院的人果然全已入睡。

谷清輝再次騰身而起，越過屋脊，來至第三進，四處依然黝黑如墨，不見人影，屋上、四周，也不見佈有崗哨，父子二人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再往後一進，已是廚房、柴房、穀倉等處了。現在只有廚房裡還有燈火，但這時候已是半夜三更，縱然大宅裡住了不少人，不像一日三餐，要有許多人在廚房裡燒菜做飯，因此留在廚房裡的人手就不需太多。

此刻偌大的一座廚房，只有一個灰衣老婆子和一個小鬟守着，老婆子還自顧自的在打盹。

谷飛雲就蹲在廚房的對面屋脊上，中間雖然還隔着一個大天井，相距也不過五六丈遠，自可看得清楚，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前面三進房屋，早已沒有一點燈火，也不聞一絲人聲，所有的人全已入了睡鄉，自然沒有人會消夜了，那麼廚房裡還要留着兩個人做甚麼呢？

他心念轉動之際，這一問題立時有了答案，那是耳中聽到西首長廊間已經傳來輕盈的腳步聲，接着果見兩個青衣使女一手提着宮燈從走廊出現，朝廚房行去。

打盹的老婆子立即驚醒過來，站起身，陪着笑臉，好似對兩個青衣小鬟十分巴結，一面把燉好的一鍋東西放入盒籃之中，兩個青衣小鬟中的一個提起盒籃，另一個打着宮燈，退出廚房，朝西首長廊行去。

這情形使隱身不遠的谷清輝也看到了，立即以「傳音入密」朝谷飛雲道：「跟她們去，小心些，不可露了行藏。」

谷飛雲也早已想到了，聽到爹的話聲，正待掠起，瞥見從廚房中飛快的閃出一條人影，藉着暗影，悄悄跟在兩個青衣小鬟身後而去，只要看她躲躲閃閃的樣子，好像要去覷探甚麼秘密似的。

這人，正是廚房裡的灰衣老婆子。

谷飛雲看得奇怪，心想：這老婆子難道不是莊院裡的人？心念一動，也就飄然落地，遠遠尾隨着灰衣老婆子身後走去。

前面兩個青衣小鬟走上長廊，並不是朝前進去的。這裡是莊院最後一進，朝前進去，應該朝南走，但她們並肩徐行，却是往北行去。

原來這條長廊北首，有一個圓洞門，出了圓洞門，是一座佔地極廣的花園，夜色之中，但見林木參天，樓閣迷離，前面的兩個青衣小鬟，並肩走在一條兩邊都是花林的石板路上。

灰衣老婆子稍稍落後，一路掩掩藏藏，走得很小心，從她身法看去，輕功相當高明，她要如此小心，顯然住在後園的這人，決非尋常之輩了！

谷飛雲自然也有了警覺，這一路上耳目並用，仔細察看兩邊林中是否隱伏着人？經他查聽的結果，花林中根本沒有暗樁。

這一點，就有兩種解釋：一是此人根本沒有防範之心，一個處世坦蕩，胸襟磊落的人，俯仰無怍於心，何用埋伏暗樁，處處防範別人暗算？另一種是自視甚高，他住的地方，有誰吃了熊心豹膽，敢闖進來，自然用不着處處設防了。

一會工夫，前面兩名青衣小鬟走近一座樓宇，拾級而登，往裡行去。

灰衣老婆子早已在她們還沒走近之前，朝右閃出，悄悄朝樓前掩近，只見她長身撲起，一閃就隱沒不見。

這座樓宇，飛簷彩繪，曲檻雕欄，建築得極爲精緻，前面正門上懸一朱漆金字橫額，寫着「養心樓」三個擘窠大字，樓上還有燈光。

前面灰衣老婆子已經上去，谷飛雲藝高膽大，縱身飛起，一下躍登樓宇左簷，再一點足，就已掠入檻內，在轉角處以背貼壁，隱住身形、才見那灰衣老婆子剛從左首一根抱柱後面閃出身來，輕巧的掩近窗下，往裡望去。

谷飛雲隱身轉角處，自然看不到房中動靜，心想：難怪這老婆子要從抱柱後轉出來。心念一動，立即閃到右首一根抱柱後面，然後露出半個臉孔，凝目朝房中投去。

這是樓上正中間的一間，像是一間起居室，谷飛雲目光一瞥，看到右首一張木椅上，有一個人正襟危坐，神色恭敬，好像在等候甚麼人。

這人赫然是荊溪生！

那灰衣老婆子只是往裡打量了一眼，就閃動身子，循着曲檻往右繞去。

谷飛雲因看到了荊溪生，自然要看個究竟，這就隱住身形不動。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青衣少女搴帘走出，冷冷的道：「仙子來了。」

谷飛雲驟睹此女，心中暗道：「會是她？不知她口中的仙子是誰？」

原來這青衣少女叫做青雯，是金母門下大弟子陸碧梧的門人，谷飛雲曾在崆峒天池後山，削斷過她的長劍。

荊溪生聽到「仙子來了」這四個字，如奉綸音，雖然還沒看到仙子，已慌忙應了聲「是」，從椅上站起，低頭下視，垂手恭立，這份必恭必敬的樣子，就是覲見老佛爺也不過如此，任何一個主子，看了都會賞識。

谷飛雲暗暗歎息：荊伯伯竟是這樣一個人！

這時才見絨帘分處，走出一個面蒙黑紗的青衣中年婦人。

荊溪生趕忙一躬到地，彎着腰道：「屬下紫柏宮門下荊溪生叩見仙子。」

蒙面青衣婦人任由他彎着腰沒敢直起來，自顧自一直走到上首一把高背椅上坐下，才緩緩說道：「荊護法不可多禮，請坐。」

「果然是陸碧梧。」谷飛雲方才看到青雯，就想到可能是她，如今看到蒙面青衣婦人，再聽到她冷峻的話聲，証明他們口中的「仙子」，就是陸碧梧了。

本來嘛，她師父自稱「聖母」，既是聖母門下，自稱仙子也未嘗不可，她不在崆峒天池稱仙子，而在今晚忽然稱起「仙子」來，就使人覺得不大尋常，尤其荊溪生的自稱「屬下」，也有些怪怪的。

荊溪生耳中雖然聽到仙子說「請坐」二字，但他依然低頭下視，作出不敢仰視狀，口中說道：「屬下不敢。」

這句話，聽得陸碧梧極爲滿意，一個領袖慾極強的人，看到她屬下如此恭順，豈不顯示出她有着至高的權威，於是，她儘量使她冷峻的聲音放得柔和些，抬了下手道：「荊護法是自己人，不必拘禮，只管請坐，本座有話問你。」

仙子而稱本座，就顯得不倫不類了，只不知她的「仙子」和荊溪生的護法，以及荊溪生的「屬下」，這些稱呼，是從那裡排來的？

「是！是。」荊溪生因「自己人」這三個字出自仙子之口，立即感覺到自己臉上在刹那之間貼了一層金似的，他臉上每一粒白痲子都不由得綻出了無比的光彩，連聲應是，才在椅子上坐下，還是只坐了半個屁股，欠着身以示恭敬，一面答道：「屬下蒙仙子召見，深感殊榮，但請仙子指示。」

陸碧梧道：「荊護法的報告，本座已經看過了，你說你女兒月姑，和谷飛雲是同門師兄妹，拜在崑崙岳大先生夫婦門下，此話當眞？」

「千眞萬確。」荊溪生欠着身，抬起頭，連連陪笑道：「這是小女親口告訴屬下的，谷飛雲的師父是岳大先生，小女則拜在紫雲夫人門下。」

陸碧梧口中唔了一聲，問道：「岳大先生夫婦傳了他們一些甚麼武功，你知不知道？」

「這個……屬下倒是不大清楚。」荊溪生結結巴巴的道：「但小女學的好像是一套劍法。」

「很好。」陸碧梧道：「你設法去把你女兒和谷飛雲找來。」

「是！是……」荊溪生吃驚的望着陸碧梧，說道：「仙子……」

陸碧梧微哂道：「我不會難爲他們的，齊漱雲我有沒有難爲他？」

谷飛雲心中暗道：「她果然對自己懷恨在心，她要荊溪生把自己和月姑找來，哦，聽她口氣，好像齊漱雲也是他找來的了，這個『找』字，大概有甚麼蹊蹺了。」

荊溪生連連應是道：「屬下一定遵辦。」

陸碧梧頷首道：「好，你可以出去了。」

荊溪生連忙站起身，連連打躬道：「屬下告退。」急忙往帘外退去。

陸碧梧抬首問道：「青雯！平半山還沒來嗎？」

青雯躬身道：「剛才據報，平半山要明天午前才能趕到。」

谷飛雲聽得又是一驚，平半山是終南派的掌門人，終南派門人弟子衆多，在武林中，名氣之盛，不在華山派之下，聽她口氣，好像平半山也會趕來向她晋謁，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正在思忖之際，突聽一陣叱喝之聲傳了過來，其中還夾雜着金鐵擊撞之聲，細辨聲音似是從後進傳出，暗道：「莫非是那個灰衣老婆子出了事？」

陸碧梧爲人極爲機警，霍地站起，問道：「後進出了甚麼事？」

話聲未已，只見青衣少女急匆匆搴帘走入，躬身道：「啓稟仙子，有一個穿灰衣的老婆子闖入後進，此人武功極高……」

陸碧梧冷然道：「闖進來了，決不能讓她活着離去，我們出去。」

果然是那老婆子出了事。

就在這一瞬間，耳中聽到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快如奔馬，疾掠而來，緊接着又是嘶嘶兩聲，又有兩道人影一左一右飛射而來，其中一人越過前面人影，一下攔住去路，喝道：「老虔婆，妳再不束手就縛，老夫活劈了妳。」

後面一人洪笑道：「不錯，妳除了束手就縛，已別無生路。」

谷飛雲自然看清楚了，攔在前面的一個是闊肩方臉老者，手中橫着一把厚背金刀，氣勢極盛，就是方才超越到前面去的一式輕功，也顯示出他有一身極高的造詣。

後面一個是身穿青布長衫的瘦高老人，手持一支青竹杖，一看就知是一個扎手人物。

被這兩個老人一前一後截在中間的，不是那個灰布衣袴的老婆子還有誰來？

就在兩個老人堪堪把灰衣老婆子截住的一剎那，谷飛雲耳中又聽到兩聲極細的嘶聲，聲音堪堪入耳，灰衣老婆子左右又多了兩個老人。

左首一個是濃眉虬髯的藍掛老人，谷飛雲認識，他正是虬髯客尉遲律。右首一個是身材高大，手持一柄四尺闊劍的紅臉老者。

谷飛雲認出左首一個是虬髯客尉遲律之後，心頭不由猛然一緊，暗道：「這四個老人，莫非會是守山四老不成？那麼前面一個闊肩方臉、手持厚背金刀的該是開天刀陸南屏，後面一個手持青竹杖的瘦高老人該是竹杖翁竺天佑，右首一個手持四尺闊劍的該是霸劍祁浩了，這四位老人名之爲守山四老，只答應替金母守山，並不是崆峒派的人，怎麼會在此地出現的呢？」

守山四老，各有數十年功力，當今武林能和他們打成平手的人，已經不多，這灰衣老婆子被這四位老人截住，要想逃走，可說難如登天了。

灰衣老婆子一下被四個老人圍住，心頭自然大急，兩雙眼睛骨碌一轉，大聲道：「你們四個老不死想羣毆？」

開天刀陸南屏沉笑道：「對付妳老婆子，何需羣毆？」

「那好！」灰衣老婆子道：「是你和老婆子動手了？」

陸南屏雙目圓睜，洪笑道：「妳當老夫是甚麼人？」

「你總不是坐在金鑾殿上的皇帝老子吧，有甚麼好神氣的？」灰衣老婆子癟嘴披動，雙手朝前一攤，哼了一聲道：「老婆子手上沒有兵刃，你却持着一柄厚背金刀，這樣的決鬥公平嗎？」

開天刀陸南屏成名多年，被一個老婆子說他要用厚背金刀和她徒手決鬥，心頭不覺有氣，把手中金刀往地上一放，沉聲道：「老夫不用金刀，一樣可以把妳拏下。」

「這樣還差不多。」灰衣老婆子接着道：「不過你還要等一等。」

谷飛雲看她說了半天還不動手，心中覺得這老婆子好像想要甚麼花樣，但這四個老人都是成了精的老江湖，豈會上她的當？

只聽陸南屏不耐煩的道：「妳要做甚麼？」

「沒有甚麼。」灰衣老婆子咧齒一笑，說道：「老婆子只是想到，咱們兩人一旦動上了手，你們有四個人，一個動了手，還有三個閒着，萬一他們出手偷襲怎麼辦？從左右兩邊出手，老婆子還照應得到，從背後偷偷出手，老婆子豈不是完蛋了？」

陸南屏怒笑道：「老婆子，妳當他們三個是甚麼人，豈會出手偷襲於妳？」

「他們三個是和你一夥的，難不成還會幫老婆子？」灰衣老婆子笑了笑道：「這樣，老婆子還是和他說一聲的好。」

話聲一落，倏地轉過身去，朝竹杖翁竺天佑身前走上兩步，尖聲道：「老婆子要和使刀的老頭動手，你不會在老婆子背後偷襲吧？」

竹杖翁竺天佑一張狹長枯瘦的臉上木無表情，雙眼一霎不霎的盯注着她，沒有作聲。

灰衣老婆子被他目光盯着直瞧，一張老臉驀地紅了起來，一顆頭不禁低垂下去，故意扭一下身子，尖細的道：「死相，你這樣盯着老婆子看，多不好意思！」

竹杖翁竺天佑已是七十出頭的人了，縱然平日生性冷漠，但這灰衣老婆子總是女的，她這一忸怩作態，一時不由深感自己確實不應該這樣盯着她直瞧。

灰衣老婆子見他目光果然避了開去，心中一喜，低聲道：「你果然是個正人君子，那就拜託你替我接他兩招吧。」

話才說到一半，左手突然朝竺天佑臉上揚起，人也及時身形一矮，閃電般朝竹杖翁身邊竄了出去。

這一下她動作奇快無比，但竹杖翁是甚麼人，她想從他身邊溜出去又談何容易？只聽他口中輕哼一聲，身形一下轉了過來，左手五指一攏，已經一把抓住灰衣老婆子背後衣衫。

那知灰衣老婆子也是經驗老到、十分滑溜的人，她算準自己從竹杖翁身邊閃出，决沒有人家的快，一定會被他抓住，因此在對方五指抓落之際，使了一記「金蟬脫殼」，輕輕一掙，脫下灰衣大褂，人却絲毫不停，箭一般直射出去。

竺天佑一把抓落，只抓到灰衣老婆子的一件灰布大褂，不覺怒嘿一聲，手中竹杖在地上一點，一道人影凌空飛起，直向灰衣老婆子身後飛撲過去。

谷飛雲眼看灰衣老婆子對竹杖翁忸怩作態，心中暗暗好笑，那知在這一瞬間，灰衣老婆子揚了揚手，弓身竄出，竹杖翁迅即轉過身來，左手抓到的只是一件灰衣大褂，已教谷飛雲看得猛然一怔，因爲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竹杖翁一張臉，竟然變成了灰衣老婆子的面貌，這原是瞬息之間的事，竹杖翁左手丟去灰布大褂之時，已經舉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揭去面具，但谷飛雲看得眞切，心頭一懍，暗道：「李代桃僵，他會是乙道長的門人？」

心念一動，立即以「傳音入密」朝隱身暗處的爹說道：「爹，那喬裝老婆子的是孩兒同門，孩兒去助他一臂。」

說完，身形閃動，快速絕倫的往左首花林中追了下去。

灰衣老婆子丟出面具，脫下灰衣大褂，當然已經不是灰衣老婆子了，但她後面銜尾追去的竹杖翁竺天佑，並不管她是不是灰衣老婆子，只是認定前面黑影緊追不捨。

論功力，那個假扮灰衣老婆子的人，自然萬萬不及竹杖翁數十年潛修的深厚，輕功提縱，全仗提吸眞氣，才能快速飛掠，但前面那人却機伶滑溜，花園中到處都是花林樹木，他不時的東藏西躲，竹杖翁明明從他頭上飛過，他才悄悄拔腿飛跑，兩人就像捉迷藏似的，一時之間，倒也不易逮得住他。

這可把竹杖翁激得怒氣冲天，若是換在山林之間，他會一記接一記掌風，把花林劈個稀爛，但這裡可是人家精心佈置的花園，自然不好隨便發掌。

另外三個老人眼看竹杖翁已經追了下去，他們都是成名幾十年的人，自恃身份，豈肯合四人之力去對付一個老婆子，只是站在遠處，袖手作壁上觀。

假扮老婆子的人，雖然沒被竹杖翁追上，但這般躲躲藏藏，也是十分吃力，稍一不愼，就會傷在竹杖翁的掌下，此刻早已跑得氣喘如牛，汗流浹背。

突然，他聽到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兄台只管朝園外掠去，竹杖翁自有在下替你擋上一擋。」

一時心頭大奇，不知這個以「傳音入密」和自己說話的是甚麼人？他自然知道，老是在樹林中打轉，時間一久，非被竹杖翁逮住不可，當然越快離開越好，但一旦離開花園，失去樹林掩蔽，立時就會被竹杖翁追上。

這是利害各半，和自己說話的人既非素識，更是敵友難分。他猶豫了一下，心頭一橫，決定冒險一試，當下略爲調息，提吸一口眞氣，猛地雙足一點，身如離弦之箭，從林間激射而起，朝牆外飛去。

竹杖翁手拄竹杖，一直在耳目並用，搜索着附近一片花林，此刻驟覩右側林間飛起一條人影，企圖越牆逃走，不覺洪笑一聲：「老夫不信會讓妳逃得出去。」

竹杖點地，一道人影凌空飛撲過去，他去勢何等快速，喝聲出口，人影已撲到假扮老婆子那人頭頂。

此刻假扮老婆子的那人身在空中，眼看離圍牆還有一丈來遠，一道勁急風聲却已撲到臨頭，心中暗道：「自己竟會上他惡當，這回完了。」

就在此時，從另一叢花樹之間又飛起一道人影，揮手一掌，朝兩人中間撞來。

竹杖翁正待飛越過那人頭頂，出手拏人，陡覺一道無聲無息的內勁，一下橫亘到身前，這一道內勁，不聞絲毫風聲，柔若無形，把自己擋得一擋，心頭大驚，急忙收勢瀉落，耳中聽到有人說了句：「前輩多多恕罪。」

落到地上，心中兀自感到驚異不止，聽這人口氣，似乎年紀不大，但這一記極似道家罡氣功夫，却非數十年不爲功。但他被人一掌逼退，豈肯甘休，口中喝道：「你是甚麼人，還不給老夫站住？」隨着喝聲，朝牆外追出。

就在竹杖翁被逼飛身落地之際，陡聽有人狂笑一聲道：「閣下還想走嗎？」

又是一道人影宛如天馬行空，一下瀉落到一棵高大銀杏樹前面。這人是一個高大紅臉老者，肩負四尺闊劍，正是霸劍祁浩。

在他對面不遠，果然緩步走出一個人來，這人身穿青衫，臉型清瘦，兩鬢花白，看去約莫五十出頭，一副落拓樣子，像是三家村的塾師，他是藉着樹蔭閃動身形，被霸劍祁浩發現的。

這人不用說是谷清輝了，他看了霸劍一眼，徐徐說道：「老哥這是做甚麼？」

祁浩目光如電，洪笑道：「老夫看得出來，閣下不像是本園的人。」

在他說話之時，已從林中閃出一個臉如土灰、尖腮鷹鼻、身穿青布大褂的漢子，連連躬身，陪着笑道：「是、是、老供奉說得是，這人不是本園的人。」

祁浩笑道：「現在陳總管証明你不是本園的人了。」

谷清輝道：「在下沒說是園裡的人。」

陳總管道：「那麼朋友夤夜潛入園裡來作甚？」

祁浩不悅的道：「陳總管，是老夫在問他，還是你在問他？」

陳總管連連哈腰道：「是、是、你老問他，你老請問。」一面趕緊後退了七八步，才站定下來。

谷清輝朝祁浩拱拱手道：「老哥攔着在下，就是要問這句話嗎，那麼在下可以告訴老哥，在下是偶然經過這裡，進來看看的，這樣可以了吧？在下告辭。」

（未完・廿九）

血劍屠龍

趁招供殺人滅口　到冥府捉鬼追魂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徐不凡對斷腸人很不了解，追問又不得要領，只好暫時作罷。起程趕去河北饒陽縣，爲寃鬼秀才趙玉璞向縣太爺錢九通討血債，相連的命案還有趙玉璞的新婚妻子被太傅之子杜家駒姦殺，一併索償，將二人殺掉淸帳。一路南下找太行三雄曹傑、侯達、衞英三人，先將衞英砍殺，衆嘍囉們說淸原因，是爲報仇而來，然後再和他們力搏……

　侯達的大刀怎奈過徐不凡的意志堅決，如石！如鐵！如鋼！攻勢猛銳，如剪！如箭！如錐！登上巨石，起手一劍，就向侯達的刀影砍過去。

　血劍鋒芒太銳，侯達不敢硬接，滑步退了三尺，掃出一刀，劈出二掌。

　徐不凡先左臂一格，震歪他的單刀，然後揮劍橫斬，逼得他撤回掌招，緊接着劍鋒廻轉，立朝他的頸項抹上去。

　侯達嚇了一跳，縱身就逃，徐不凡咬着卯上去。

「侯達，你能走三招，已經很不錯了，上路吧！」

一聲慘叫！

一顆人頭！

　徐不凡就在侯達的血脖子上踹了一脚，借力彈起，飛向曹傑所在的小山崗，一點時間也不肯躭擱。

　可是，此刻的曹傑早已如驚弓之鳥，徐不凡前脚尚未落地，他已狠奔豕突，朝山溝裡鼠竄而去。

　曹傑急不擇路，一路狂奔，轉眼前路被一道山壁所阻，當下雙足一提，拔身而起，企圖越壁而遁，徐不凡驟然一聲虎吼：「納命來！」

　刷！血劍上的血影陡熾，暴長三尺，劈頭蓋面斬過來。

　曹傑反應夠快，縮頭矮身，墜落地面，饒是如此，頭上血劍過處，已被削下巴掌大的一塊頭皮。

　徐不凡雙目之中一片殺機，道：「曹傑，閻王要你五更死，絕不留命到天明，你最好打消逃走的念頭，有甚麼遺言後事，還是趁早交代的好。」

　太行三雄都是響叮噹的人物，侯達、衞英俱在舉手投足間丟了腦袋，曹傑早已嚇破了膽，突然噗通跪倒在地上，連說：「徐公子饒命！徐公子饒命！」

　這事大出徐不凡意料之外，想不到太行三雄之首，不可一世的曹傑，居然是個軟骨頭，不由嗤之以鼻，道：「哼，你少來這一套，當年五柳莊的老弱婦孺，向你苦苦哀求，你饒過誰？」

「大人不記小人過，事隔多年，你又何必斤斤計較。」

「一命抵一命，一報還一報，血海深仇，我當然要斤斤計較。」

「徐公子，你不說過，只辦元兇主犯，餘皆不予深究，此事主謀乃三才會長柳淸風、雙劍會長王坤元、與上官堡主上官嵩，曹某只不過依附驥尾，隨聲附和而已。」

「曹傑，你雖非主謀，却是主犯，論罪當誅，絕不寬貸，你就是說破嘴皮了，也休想活命到天明！」

　徐不凡心意堅決，曹傑百無生機，猛地大吼一聲：「老夫跟你拚了！」

　大刀貼地一掃，徐不凡跳起躲避，曹傑彈身而起，順勢又是三刀快攻，徐不凡騰身而起，三刀擦足而過，

曹傑毫不放鬆，躡踪而上，上挑，橫斬，斜劈，一輪猛攻。

　一夫拚命，萬夫莫敵，曹傑又是一等一的好手，一口氣連攻十三刀，徐不凡只有招架的份兒，找不到還手的機會。

　不禁激起了徐不凡的萬丈豪情，一式「天女散花」攪亂了他的攻勢，再一式「柳暗花明」斬斷了他的大刀，接着一招「伏虎屠龍」，卡察聲！曹傑的腦袋終於搬了家。

　三雄一死，羣龍無首，跟着他們來的數十高手，立即四下奔逃，一哄而散。

＊　＊　＊

　徐不凡將人頭擲給八駿，叫他們按規矩處理，天地二叟緊走幾步，同聲說道：「公子，太行三雄已提前喪命，明晨凌雲寨之會，無形中已告取消，我們該往何處去？」

　取出血債册，略一翻閱，徐不凡沉聲說道：「去找上官嵩！」

　天叟丁威一怔，道：「少主，上官姑娘對你一往情深，又有捨命相助之恩，這……」

「恩歸恩，仇歸仇，長痛不如短痛，我怎麼可以因爲巧雲姑娘對我好，而置師門血仇於不顧。」

　話完一招手，召來王石娘、高天木，方待命他二人去投遞血旗、血帖，驀聞山壁之上有人冷森森的笑道：「既然來了，何必急着走，咱們的新賬舊欠，也該好好算一算了。」

　餘音繞耳中，人如怒矢，鍾玉郎、一名金衣使者、二名銀衣使者，四名銅衣使者、更多的黑衣大漢，繼飄身落地，擋在徐不凡主僕面前。

　徐不凡沒料到鍾玉郎會在暗中窺伺，愕然一楞之後，冷聲說道：「徐某行踪所到之處，就有你鍾玉郎的足跡，不知是地方太小，還是寃家路窄？」

　鍾玉郎乾笑二聲，道：「好說，只要你徐不凡沒有死，只要血劍、血書沒有奪到手，不論天涯海角，我鍾玉郎將會追到底。」

「咦，那兩位番僧布魯圖、烏蘭格怎麼沒有跟你一起來？」

「他們兩位隨巴爾勒法王遊山玩水去了，算是你徐不凡的運氣好，倒看你有甚麼幫手，何不請現身一見。」

「幫手？徐某從來不需要幫手。」

「我是指上一次乘機奪去血劍的那一位神秘人物。」

「哦，你是說斷腸人。」

「你與斷腸人是甚麼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關係怎會拔刀相助？」

「大概是因爲路見不平。」

「替你奪回血劍，可不是一件小事。」

「可能是她生性淡泊，不喜歡身外之物。」

「可是我喜歡。」

「你喜歡又怎樣？」

「簡單，留下血劍、血書，咱們今夜就到此爲止。」

「假如徐某不答應呢？」

「那你可能就會埋骨荒山，命歸九幽。」

「你自認比令妹鍾雪娥的功力如何？」

「約在伯仲之間。」

「我告訴你，前不久她並未佔得半絲上風。」

「那是因爲她心高氣傲，單打獨鬥，現在的情形可不同。」

「怎麼？你準備羣毆？」

「當然，羣毆才熱鬧，不然本公子又何必養這麼多人。」

　徐不凡實在懶得和他多磨牙，道：「好，你上吧，今天不是你奪去血劍、血書，就是我逼出你的口供來，咱們是死是生，各憑本事。」

　鍾玉郎更乾脆，手一揮，屬下高手立即蜂擁而上，而且事先似有週密計劃，王石娘、高天木、以及二老，趕來馳援的四駿甫一動，便被他們井然有序的分隔開來，僅僅還剩下鍾玉郎，與那名金衣使者，準備對付徐不凡。

　金衣使者使的是一對鍊子棒，鍾玉郎的手中也多了一條皮鞭，顯然今夜是有備而來，志在必得。

　起先，徐不凡可應付裕如，時間一久，這才發現到，鍾玉郎的皮鞭，乃人髮與天蠶絲合織而成，韌性極强，以血劍之鋒利，仍無法一劍削斷，而金衣使者手中的鍊子棒，更是鎖拿刀劍這利器，二人單挑徐不凡，招招不離血劍左右，目標顯而易見是想奪下血劍來。

　徐不凡的脾氣最是剛强不過，只知前進，不知畏縮，壓力越大，抗力越强，故意賣了一個破綻，血劍被鍊子棒鎖住，左臂陡地電掣而出，猛砸金衣使者的腦殼。

　金衣使者急忙偏頭閃避，徐不凡的鐵臂內突然冒出一把刀來，金衣使者嚇了一跳，閃電一樣撤招後退。

　嗆郎郎！徐不凡功行右臂，力貫劍身，金衣使者的鍊子棒撤回一半，鎖鍊卒被血劍斬斷，一分爲二。

　還虧他身手敏捷，逃過了徐不凡的袖箭追魂。

　同一時間，鍾玉郎自然也不會袖手，徐不凡的背部吃了他一鞭不算，就在削斷鍊子棒同時，血劍又被絲鞭纏住了。

「放！」

　鍾玉郎猛一拉，徐不凡冷不防，收勢不住，向前衝了三四步。

　絲髮合織成的鞭子的確强韌無匹，但聞撕錦裂帛之聲，不絕於耳，却始終無法將絲鞭削斷。

「看打！」

　金衣使者趁火打劫，兩根鍊子棒劈面擲來，人也跟着彈飛而起，有如撲兔蒼鷹。

二老八駿，天木石娘，皆自顧不暇，困在羣魔重圍中，徐不凡以一對二，處境大險，情急事危之下，乍然怒喝一聲：「你活膩了！」

左鐵臂猛一抖，我的媽呀，鐵臂竟然飛了出去，砸爛鍊子棒不算，通！又擊中金衣使者的胸膛，痛得他嗚哇大叫，倒飛了一丈有餘。

鐵臂乃波斯名師的傑作，設計精巧中有韌帶相連，收發自如，徐不凡收回鐵臂，隨又閃電擊出，决心置鍾玉郎死地而後已。

「放！」

鍾玉郎已有準備，一擊未中，徐不凡鼓足全力，企圖將血劍抽回。

一個猛拉，一個猛抽，撕錦裂帛之聲更熾，劍刃之上氣爆連連，幾乎要冒出火星來，徐不凡霍地振劍上挑，再喝一聲：「放！」絲鞭再厲害，還是敵不過血劍的鋒芒，丈許長的一條鞭子，霎時斷成七八截。

鍾玉郎一臉寒霜，怒聲說道：「對付你徐不凡，用不到玩花樣，鍾某赤手空拳，照樣可以奪下血劍來。」

話完，立將斷鞭扔到一邊去。

突聞一個嬌聲嬌氣的聲音說道：「鍾玉郎，你吹牛皮不打草稿，也不怕閃了牙？」

場中多了一位姑娘，是古月蟬。

古月蟬的身後，還跟着一大羣人，分紮黃、紫、白巾，在她的指揮調度下，立將鍾玉郎的人圍困起來。

變生肘腋，場中惡鬥立止，銀衣使者等人圍成一圓圈，既要對付二老八駿，又要防備火焰教的人，腹背受敵，處境大爲不利。

鍾玉郎衡情度勢，可一點也不敢輕敵大意，强將滿腹的怒火壓下，含笑說道：「古姑娘此來的目的，想必是爲了血劍、血書？」

古月蟬直接了當的道：「那當然！」

「想要血劍、血書不難，咱們先合力殺掉徐不凡，就可如願以償。」

「姑奶奶我只想要血劍、血書，還捨不得殺了他。」

「古姑娘對這小子有意思？」

「看起來總比你要順眼得多。」

「可是，聽說他有了一個未婚妻，和上官巧雲也打得火熱。」

「這不用你操心，凡是我喜歡的東西，一定會弄到手，誰妨礙了我，就殺誰！」

「這樣好了，咱們携手合作，血劍歸我，血書歸你，徐不凡這小子算是白送。」

「抱歉，我要血劍也要人！」

鍾玉郎聽得一呆，道：「古姑娘，妳不覺得自己的胃口太大？」

古月蟬目光橫掃全場一眼，道：「姑奶奶我的胃口一向就很大。」

「妳不怕鍾某與徐不凡聯手對付妳？」

「徐不凡是一個最講原則的人，即使人頭落地，也不會和你這種人聯手。」

「然而，爲了血劍、血書，本公子勢必與妳週旋到底。」

「我說過，誰妨礙我，就殺誰！」

「甚麼？妳敢與我公子爲敵？」

「你要是不讓路，就只有一條死路。」

二人話不投機，針鋒相對，動口不足，繼之動手，雙方皆藉人多勢衆，各不相讓，一出手就是快攻猛打，狠招殺手，都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將對方壓住，控制全場。

古月蟬、鍾玉郎都是心性高傲，目空一切的人，一再交上手，便皆盡展所學，打來石破天驚，難分難解，立將全場的氣氛帶至最緊張的最高潮。

徐不凡凝立少頃，實在沒興趣看這種狗咬狗的場面，說了一句：「咱們走！」當即率衆彈身而起，從兩派高手頭頂越過，意欲返回血轎停放之處去。

「站住！」

「站住！」

兩派高手一齊騰身攔阻，三方面在空中掀起一場激烈空戰，掌劍交揮，招出如雨，危機重重，殺機重重，慘嗥震天，血雨如泉，前前後後總共不過一刹那的工夫，便已三死三傷。

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徐不凡主僕發動在先，古月蟬、鍾玉郎的人相互牽制，又抵消了不少力量，徐不凡等人各攻一招後，便自突出重圍，抬起血轎，頭也不回的下山去了。

雙方熱戰正酣，互不退讓，徐不凡心繫師仇家恨，又不屑與人爭强鬥勝，一行十三人發足疾走，很快便奔出四五里。

結果還是被一名金衣使者、一名銀衣使者、一名銅衣使者、兩名紫巾道士、及三名白巾道士追上了。

徐不凡雙眉一挑，威風凜凜的道：「我看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這樣苦苦追趕，究竟想要幹甚麼？」

一名白巾道士陰陽怪氣的說道：「想一睹血劍神威。」

徐不凡將血劍斜直擧起，映着月光，血影閃爍，一本正經的說道：「血劍在此，各位如果純粹是想看一看，儘管看個夠。」

一名紫巾道士皮笑肉不笑的道：「血劍、血書乃武林至寶，人人欲得之而後快，再怎麼看也不夠。」

「閣下的意思是想佔有？」

「這是每一個武林人心中的願望。」

「我提醒你，誰要是想搶奪血劍、血書，就只有死路一條。」

「徐不凡，你休出狂言，火焰教自立教以來，打遍天下無敵手，適才二虎相爭，被你僥倖免脫，幸運之神不可能永遠在你身邊。」

「你眞的想動手硬搶？」

「不想貧道何必追上來。」

話未落地，人已虎撲而出，五人一齊行動，目標全部集中在徐不凡一人身上。

五人皆非泛泛，論功力，紫巾道士的相當於銀衣使者，白巾道士與銅衣使者相伯仲，又是一齊出手，其快如電，其勢如刀，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睹狀大怒，及時反手還擊，卸去不少力道，却被那發話的紫巾道士乘機而入，雙手抱住血劍。

「殺！」

徐不凡言必踐，行必果，從不空言恫嚇，腕上加力，血劍猛挺，噗！紫巾道士當場開膛破肚，直從前心刺到後心去。

武林中人視血劍比命還重要，人已氣絕，雙手仍緊握住血劍不放，徐不凡用力抽回，割斷了他的雙掌，紫巾道士才告萎縮在地。

另三名白巾道士亦已傷在二老等人手下，剩下一名紫巾道士孤掌難鳴，再也不敢輕擧妄動。

徐不凡不爲已甚，沒再理會火焰教的人，目光從銀衣使者侯方的臉上掃過，望着金衣使者，道：「朋友可是呂忠？」

金衣使者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是。」

「姓呂的現在何處？」

「不知道！」

「你們這個秘密組織的首腦是誰，你不能不知道吧？」

「無可奉告。」

「你再說一遍我就對你不客氣。」

「無可奉告。」

「你找死！」

徐不凡盛怒之下連攻六七劍，金衣使者的身手眞不賴，反擊三掌後，見苗頭不對，這才彈身飛退，徐不凡卯着追上去，又是三劍快攻，金衣使者忽然取出一把大板斧，一陣亂劈，却被血劍削去一大半，金衣使者大急，抖手擲斧，徐不凡上升五尺避過，當下身形迴旋，頭上脚下，一劍刺過去。

金衣使者猛提一口眞氣，向右閃蕩，居然再度逃過血劍的追魂一擊，徐不凡氣極，怒氣中左鐵臂又告甩出，通！金衣使者結結實實打在胸脯上，悶哼聲中，倒飛數丈，摔落地面時，已經爬不起來。

徐不凡也勢竭而墜，落在原地。

剩下侯方及一名銅衣使者，早已魂飛體外，想逃走却被二老八駿卡住，徐不凡踏上三步，對另一名銅衣使者道：「朋友，你說不說？」

銅衣使者眼見赫赫有名的金衣使者都不是他的對手，不禁心頭發毛，頭皮發炸，明知說出來是死，不說也是死，與其洩漏組織秘密，被嚴酷處死，倒不如死在敵人的手下壯烈些。

於是，心一橫，牙一咬，吐出四個字：「無可奉告！」

「你選擇死？」

「死也要拉上一個墊底的！」

誰也沒有想到，銅衣使者會捨徐不凡，而攻向另一名八駿，而且攻勢銳利，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當那名八駿發現不對，想到還手時，已經來不及，全身三十六處要害全部罩在對手掌影劍氣之中。

幸虧徐不凡眼明手快，一劍從後心刺到前心，及時解了八駿之危。

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等人動作也不慢，徐不凡的劍還沒有拔出來，風火劍、乾坤圈，掌風拳影齊到，銅衣使者的屍體立被分割支解。

徐不凡拔劍而出，正要找侯方，侯方已乘亂逃走，奔出數丈遠，徐不凡人去如風，隨後猛追，終於在三十丈外將他追上。

將血劍往侯方脖子上一架，厲色喝問：「你說不說？」

同伴一死一傷，侯方的膽都嚇破了，顫聲說道：「我說，我說，但請徐爺高抬貴手，將血劍移開。」

徐不凡移開血劍，插入腰帶中，沉聲說道：「想活命不難，只要實話實說就行了。」

「我知道的告訴你就是，不知道的則無能爲力。」

「首先，我想確定，僞詔是否你與呂忠送到大同的？」

「不錯。」

「當時，在大同指揮全局的人，除褚鵬擧、褚鵬飛兄弟外，是否還有別人？」

「沒有。」

「你與呂忠，是否參加屠殺的行動？」

「我們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這我知道，我想曉得你們是否全部太監出身？」

「大部份是。」

「毫無疑問，僞詔是來自大內？」

「當然，外人不可能僞造得那麼像。」

「我要知道，僞詔係出自何人之手？」

「是太傅杜伯元的傑作。」

「杜太傅？他……聽說杜伯元的書法天下第一，皇帝的詔書全部由他一人包辦，在這種情形下，先父如何能發現是假詔？」

「毛病可能是玉璽有瑕疵，僞造的手法欠佳。」

「我們徐家與杜家，無怨無仇，杜太傅爲何要下此毒手？」

「事實上杜太傅也是受人之託。」

「你是說杜伯元並非你們這個組織的首腦？」

「他乃一介腐儒，不可能領導這麼大的一個暴力組織。」

「你們是錦衣衞？」

「不！我們自稱四衣衞。」

「四衣衞？怎麼說？」

「金、銀、銅、黑！」

「不屬於朝廷？」

「當然，我們只效忠一個人。」

「是誰？」

「是……」

是誰還沒有說出來，斜刺裡突然冒出一個黑衣蒙面人，侯方僅僅叫得一聲：「主人！」以下的話根本沒有機會說，黑衣蒙面人的蒲團大手一伸，已將侯方的腦袋抓在手中。

黑衣蒙面人好駭人的「鷹指功」，五根手指頭一齊用力，全部插入侯方的腦殼中，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各攻一掌，全被他單手接下，連馬步都不會動一下。

侯方腦殼已碎，腦漿從黑衣蒙面人的指縫裡噴出來，拔出右手，在侯方身上擦一擦，然後飛起一脚，將侯方的死屍踢到三丈外的懸崖下去了。

這時候，黑衣蒙面人兩道電炬似的目光，才轉移到徐不凡的身上及劍上，聲音沉穩有力，似有無比威嚴道：「你就是徐全壽的兒子徐不凡？」

徐不凡點點頭，表示同意，馬上反問道：「閣下大概就是四衣衞的頭子了吧？想不到你對付自己人，也這麼殘酷無情。」

「沒有規矩，難成方圓，處置洩密者，是惟一的死罪。」

「你與我們徐家有仇？」

「仇高如山，深似海。」

「你能否說得詳細一點？」

「往者已矣，老夫不想舊事重提。」

「閣下究竟是何許人？」

「你問的太多了。」

「扯下遮羞布，讓徐某瞧一瞧，你到底是一副甚麼嘴臉。」

「徐不凡，你馬上就要死了，瞧與不瞧都一樣。」

「老賊，我就是死，也非要把你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不可。」

說話中，左鐵臂斜舉護胸，脚踩迷踪步，右手閃電疾抓，企圖扯下他的蒙面巾，黑衣人不閃不避，劈面就是一掌，徐不凡變抓爲掌，硬往上撞，蓬！雙方皆立地如山，難分高下。

徐不凡不服，黑衣人更不服，雙方各盡全力，又拚了十二掌。

這十二掌，直如驚濤駭浪，足可震山撼嶽，三丈方圓之內，砂飛石走，枝斷樹折，威力之强，拚鬥之烈，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十招之內雙方仍相持不下，第十二招一出，徐不凡立被彈飛出去，落地後蹬！蹬！蹬！連退三步，終於拿椿不穩，一屁股栽坐下去。

一撞之力，石破天驚，黑衣人也倒退了七八步才站穩馬步，隨即一聲獅子吼：「徐不凡，老夫今夜要血書、血劍，更要斬草除根，你就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雙掌一挫，運足了十二成的功力，似出柙猛虎，更似撲羊餓狼，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徐不凡衝過去。

「住手！」

天叟丁威第一個撲出去，意欲攔下來，反被黑衣人震倒在地。

「住手！」

地叟毛奇是第二個出手的，仍然不是黑衣人的對手。

高天木擋不住！

王石娘擋不住！

最後，斷腸人出現了，雖然實力相埒，秋色平分，却未能將黑衣人堵住，黑衣人如決堤狂濤，一瀉而下，眨眼便到了徐不凡面前。

黑衣人右手屈指如鈎，「鷹指功」宛若五根鐵箸。徐不凡猛地起身拔劍，不顧一切的撞上去。斷腸人也不稍慢，劈出二道「綿陰掌」。

這一次黑衣人可沒有討了好，血劍鋒芒太銳，「綿陰掌」柔可克剛，黑衣人被迫無功而退。

臨陣交手，尤其是高手過招，勝負的契機，往往取決於瞬息之間，黑衣人未能在斷腸人未到之前，制住徐不凡，自知先機已失，復見王石娘、高天木等人俱已趕到，主客優劣之勢立易，當下一言不發，拔腿就走。

黑衣人眞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果斷明快，行動敏捷，斷腸人儘管一再大聲吼叫：「殺了他！殺了他！」却沒有一個人能攔得住，追得上，眼看着他消失在蒼翠叢樹中。

* * *

四衣衞中，侯方是第一個肯於招供的人，可惜已死於非命，魂歸九幽。

爲了查明黑衣人的來龍去脈，爲了揭開徐家滅門慘案的全部內幕秘辛，徐不凡只好先覓好一個隱秘所在，安頓好二老八駿，帶着血書、血劍、與王石娘、高天木，再度遠赴西方，深入幽冥。

闖進鬼門關，先在孽鏡台前向陰官查詢：「有一個四衣衞的銀衣使者，叫侯方的，到了沒有？」

陰官認得是閻王特使，一點也不敢輕慢怠忽，打開生死簿一查，恭恭敬敬的答道：「回特使的話，侯方已到，是與另一名銅衣使者一起來的。」

「他們到冥府多久了？」

「大約半個時辰不到。」

「現在何處？」

「他們生前作惡多端，已被小鬼押往十殿受審。」

「好，謝謝你，本使到十殿去查好了。」

侯方關係重大，徐不凡一點也不肯躭擱，立與高天木、王石娘進入地獄門，直奔十殿而去。

鬼門關至十殿，路不在近，兩側白楊垂柳，百花爭妍，景色甚是秀麗，來往的鬼魂，則一個個行色匆匆，不苟言笑。

正行間，突聞有一個微弱而又驚惶的聲音，傳入耳中。「救命啊！救命！」

循聲疾馳，翻過一座小山，在一棵老槐樹下，發現有一個小鬼倒臥血泊中，已是奄奄一息，在他身邊的另一小鬼已氣絕多時。

徐不凡急忙餵了他一粒靈丹，待他元氣稍復後，才開口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小鬼一眼就認出徐不凡的身份，道：「特使大人來得正好，我們是遭了罪犯的毒手。」

徐不凡一怔，道：「罪犯？是甚麼人？」

「是侯方，與一個銅衣使者。」

「啊，原來這兩個傢伙是你們押送的，怎麼會遭了他們的毒手呢？」

「這兩個傢伙狡滑得很，到達附近後，說要小解，我就帶他們來到此地，不料却中了侯方的奸計，猝然施襲之下，我的同伴首先一擊斃命，我也支持不到五個回合，便重創而倒，他們以爲我們都死了，便即揚長而去。」

「可知他們的去處？」

「不清楚，但親眼見到一個接應的人。」

「還有人接應？是誰？」

一個熟悉的聲音，突然接口說道：「是與王倫一起逃出小洞天，那六名護衞中的一個。」

話一落地，人也來至面前，原來是十殿的紅衣捕頭，與黑衣捕快。

徐不凡主僕抱拳爲禮，與他們一陣寒暄。

「說來慚愧，」徐不凡說道：「我們相識已久，又屢承二位鼎力相助，到現在還不知道兩位尊姓大名？」

紅衣捕頭朗聲笑道：「老夫何三虎，原爲開封府總捕頭，死後承閻君器重，已在十殿當差近百年。」

黑衣捕快接着說道：「在下王勇，乃何總舊屬，[illegible]，已追隨總捕百多年。」

徐不凡道：「王倫那個老奸臣，到現在還沒有逮捕歸案？」

何三虎憂心忡忡的道：「不但王倫，六名在逃的護衞沒抓到，近來死在特使手下的武林人物，也有不少人被老賊網羅，爲此喪生的牛頭、馬面、以及小鬼，已多達十名以上，何某此來，就是爲了調查這件案子。」

「王倫這個老狐狸現在何處？」

「狡兔三窟，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半點頭緒。」

「莫非這冥府之內，還會有第二個小洞天？」

「老夫懷疑，可能還不止一處，否則，歷史上不會有這麼多懸而未決的案子，王倫也無從招兵買馬。」

「何總，有一點本使甚是不解，想那王倫與侯方，並非同一個時代的人，姓侯的怎麼會去投靠姓王的？難不成王倫有交通陰陽的能耐？」

「據何某所知，王倫並無交通陰陽之能，侯方亦非存心投靠，而是被他手下的人，在鬼門關附近臨時收買的。」

「如此看來，鬼門關乃冥府的惟一出入孔道，關防宜特別加强才對。」

「閻君業已下令，居停門、地獄門的警衞，即將加派一倍，類似的情事，今後將可斷絕。」

「如此甚善，本使就此告辭了。」

「特使意欲何往？」

「想先至小洞天，稍作停留，然後再全力追查侯方的[illegible]」

「請，一有王倫、侯方這一夥人的消息，請即刻通知何某，閻君下定決心，除惡務盡，不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一定要將幽冥的牛鬼蛇神掃除盡淨。」

大家互相一揖而別，徐不凡主僕經過枉死城、望鄉山、原形樹林，直奔筆管山的小洞天。

驀在此刻，王石娘突如其來的怒叱一聲：「甚麼人？」身形暴轉直起，照準一棵老榆樹攻出二掌三劍。

枝斷樹折，落葉繽紛中，竄出來一頭灰色的狼。

高天木認得正是上次死釘不捨的灰狼，身形三閃，先到後邊堵住牠的退路，道：「朋友，久違了，如果我沒有看走眼，你就是當年肆虐金家莊，在玄武觀拜張半仙爲師，後被家師無根大師打下崑崙天柱峯的畜牲？」

灰狼居然會說話，嘿嘿冷笑道：

「既然被你認出，又何必多此一問。」

王石娘上前一步，厲色說道：「你一再釘咱們的梢，居心何在？」

「我們之間，少說也有一籮筐的仇恨，早該算算了。」

「我看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石頭！妳以爲有多複雜？」

「我問你，古月蟬是不是你的化身？」

「不是！」

「不是？你是張半仙的徒弟，火眼眞人的徒孫，牛鼻子創立火焰教，你[illegible]

「嘿嘿，拜張半仙爲師，只是[illegible]之計，火眼眞人未在天柱峯救得了我們，師徒之情已盡，我沒有理由再爲他們師徒賣命。」

「你說我們，使我想起來了，閣下還有一位同伴呢？」

「死了！」

「你不是古月蟬，那麼，鍾玉郎？」

「也不是。」

「是鍾雪娥？或者斷腸人？」

「都不是，而且要扮也絕不會扮女人。」

「那你究竟是誰？」

「我就是我，一匹來去自如的狼。」

「你不是一頭喜歡寂寞的狼，從你曾托附尤猛體內一事來看，十之八九，鍾玉郎就是你的化身。」

「哼！」灰狼一聲冷哼，不置可

否。

徐不凡怒形於色的道：「石娘，別跟牠磨蹭，殺了牠就可以眞相大白。」

高天木、王石娘就等主人這一句話，聞言互換一個眼色，風火劍、乾坤圈一齊出手掃、斬、鎖、套一路搶攻，灰狠好絕妙的身法，四蹄騰飛，柔若無骨，不僅可以逢兇化吉，避過要命的攻勢，往往尙可憑藉詭異的身法，施以奇襲，是以，大戰三十餘合，王石娘、高天木並未佔得多少上風。

反而，王石娘被牠撞了一頭，高天木的肩頭也被牠抓了一把，血跡殷然。

王石娘忍不住脫口說道：「你的功力進步得好快。」

灰狠張開血盆大口一笑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老子在天柱峯下苦修數年，爲的就是對付你們兩個。」

不禁激怒了王石娘，道：「畜牲，你休張狂，再過一百年你依然不是姑奶奶我的對手。」

風火劍挽起一團寒芒，單挑牠的肚皮、四腿猛攻不休。

狠，最厲害的是頭部背部，最弱的是肚皮四腿，故有銅頭、鐵背、紙糊肚皮、蔴稭腿的說法。王石娘就抓住牠這個弱點，全力進攻，一招緊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灰狠敗象畢露，險象環生，猛一個跳躍，騰身就逃。

「那裡跑？」

王石娘一劍掃空，被牠兔脫，高天木發足猛追，乾坤圈堪堪就要套住牠的後腿，猛可間，暴喝聲起，劍光閃爍，嚐的一聲！乾坤圈被震歪尺許，灰狠復告死裡逃生。

場中多了一個猴臉尖腮的老頭，不是秦檜的六大護衛之一還會有誰。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徐不凡精神爲之一振，道：「相好的，你來得正是時候，徐某正愁找你不到呢。」

猴臉老頭根本不答腔，給灰狠丟了一個眼色，一東一西，分道電奔而去。

對徐不凡來說，這兩個傢伙都是重要的角色，偏偏一東一西，一時間還沒有決定該追那一個，就這麼一猶豫，兩個都消失了，此刻再追，已經不可能再追到任何一個。

氣得他直跺脚，却無可奈何，只好領着王石娘、高天木，一同走進小洞天。

小洞天內好不熱鬧，黃宏德、黃綿綿，尤猛將軍搬進來了，還呼朋引友，召來一大羣孤魂野鬼，當年五柳莊的盛況，似乎又在小洞天重現。

陰陽兩隔，久別重逢，自有一番難以言宣的喜悅，爭着互道短長，說個沒完沒了。黃綿綿更像一隻依人小鳥，一直膩在徐不凡身邊。王石娘、高天木二人四眼，則直瞪瞪的死盯着尤猛將軍不放。

時間一久，尤猛將軍感到怪不自在的，先摸摸頭臉，瞧瞧自己的衣着，訕訕的道：「兩位覺得老夫有甚麼不對勁嗎？」

王石娘歉然一笑道：「對不起，將軍，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我們是在觀察，那匹灰色的狠有沒有再作怪。」

尤猛尷尬的笑笑，道：「不會了，前次是本將軍太粗心大意，才着了牠的道兒，絕對不會再有第二次。」

聽出她話中有話，旋又說道：「怎麼，你們又發現了那頭灰狠？」

高天木道：「嗯，就在小洞天外不遠，被牠逃掉了。」

徐不凡見兩位師叔鼓脹的肚皮已消，身輕體健，心下甚感欣慰，這時正容說道：「兩位師叔的腹痛痼疾已經好了吧！」

黃明德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腹疾一瘉，有如再世爲人，慶祝了三天三夜。」

黃宏德接着說：「濟公老佛爺也來了，爲了他老人家，還特地殺了一條狗。」

黃綿綿望了徐不凡一眼，道：「哥，那天你開棺的時候，我正在望鄉台前，親眼見到你取出血劍、血書，親眼見到你殺掉西門豹，也親眼見到你遭羣魔圍困的驚險場面，後來還是那位斷腸人替你解了圍。」

「綿綿，在望鄉台上看到的斷腸人，也是黑巾蒙面？」

「出現在望鄉台前的人，都是本來面貌。」

「她，長得甚麼樣子？」

「哥，你……喜歡她？」

「妳想到那兒去了，我是想查明她的身份。」

「是個醜八怪，臉上有好幾道疤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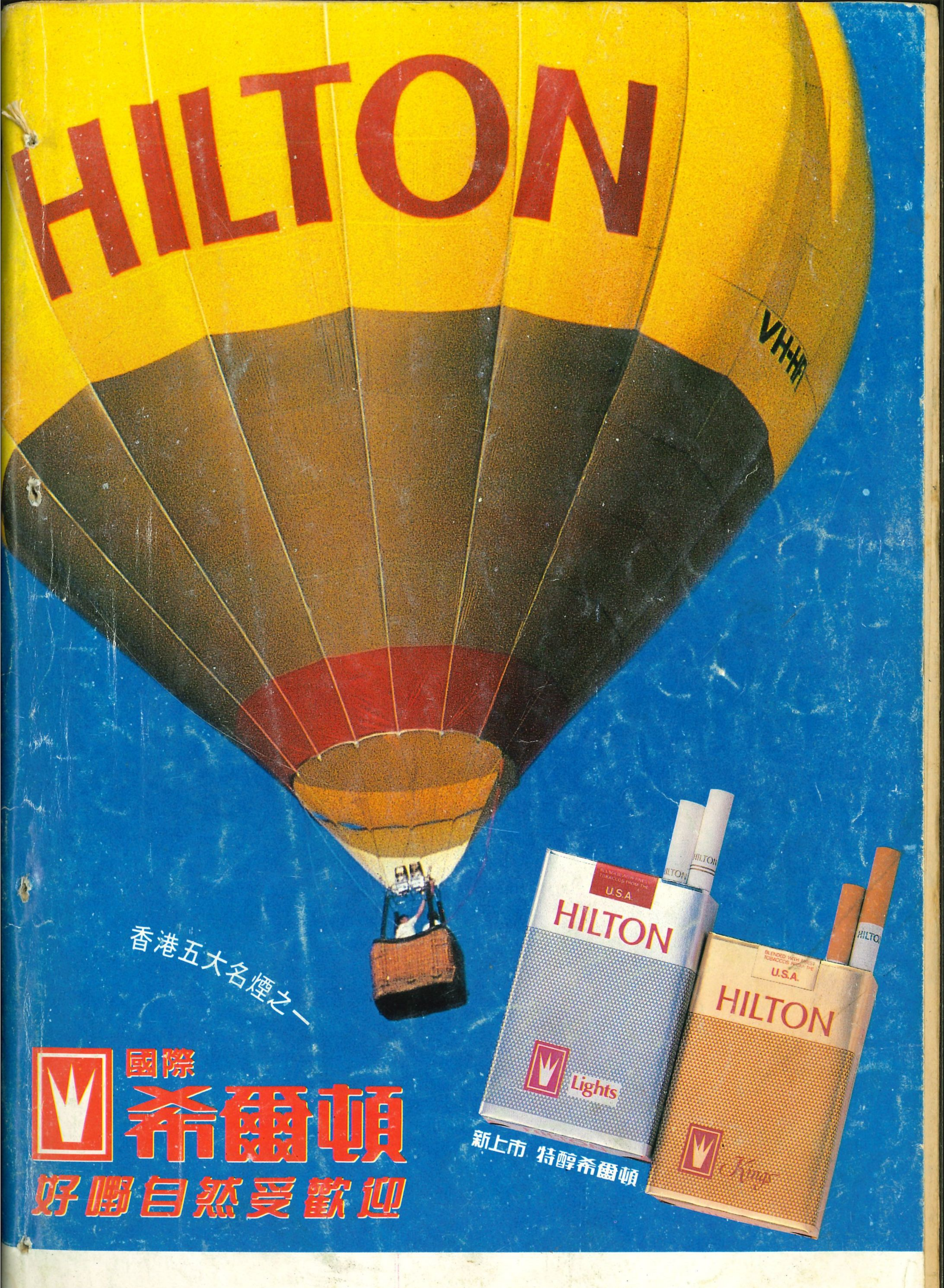
徐不凡心想：「奇怪，鍾雪娥自稱是醜八怪，臉上有疤痕，斷腸人怎麼也是一個醜八怪，臉上有疤痕？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

心中疑雲重重，但並未說出口來，取出血書、血劍，當面呈給黃明德，道：「二師叔，血書、血劍在此，請你老人家收下。」

黃明德伸手一推，道：「不凡，此乃陽世之物，不便留在陰間，但願你藉聖劍之助，能早日將家仇師恨料理清楚。」

徐不凡本欲拒絕，奈何黃明德心意甚堅，在師命難違的情形下，也只好勉爲其難的接受下來，道：「師叔，得到血書之後，徒兒亦曾翻閱瀏覽過幾次，怎奈內容太過艱澀深奧，至今仍未得窺堂奧，可否請兩位師叔指點一二，以啟茅塞？」

（未完・十三）


HILTON
香港五大名煙之一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U.S.A.
HILTON
Lights
U.S.A.
HILTON
Kings
新上市 特醇希爾頓